

真誥

經名：真誥。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編撰。約成書於梁武帝天監年間。是記錄東晉南期上清派歷史及道術之重要著作。原本十卷，後分作二十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玄部。

真誥卷之一

金闕右卿司命蓬萊都水監梁國師貞白真人華陽隱居陶弘景造

運象篇第一

愕綠華詩

神嶽排霄起，飛峰鬱千尋。寥籠靈谷虛，瓊林蔚蕭森。此一字被墨濃黯，不復可識，正中抽一腳出下，似是羊字，其人名權。生標美秀，弱冠流清音。棲情莊慧津，超形象魏林。揚彩朱門中，內有邁俗心。我與夫子族，源胄同淵池。宏宗分上業，於今各異枝。蘭金因好著，三益方覺彌。靜尋欣斯會，雅綜彌齡祀。誰云幽鑿難，得之方寸裏。翹想籠樊外，俱為山巖士。無令騰虛翰，中隨驚風起。遷化雖由人，蕃羊未易擬。所期豈朝華，歲暮於吾子。

愕綠華者，自云是南山人，不知是何山也。女子年可二十，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剪缺此兩字，即應是羊權字。自此往來，一月之中，輒六過來耳。云本姓，又剪除此一字，應是愕字。贈此一字本是權字，後人黯作此字。詩一篇，并致火澣布手巾一枚，金玉條脫各一枚。條脫乃太而異精好。神女語：此本是草作權字，後人黯作見字，而乙上之。君慎勿泄我，泄我則彼此獲罪。訪問此人，云是九嶷山中得道女羅郁也。宿命時曾為師母，毒殺乳婦，玄州以先罪未滅，故今謫降於臭濁，以償其過。與此權亦草作，故似前體而不被黯耳。尸解藥，今在湘東山。本懸此中一寸。此女已九百歲矣。尋此應是降羊權，權字道輿，忱之少子，後為晉簡文黃門郎，即羊欣祖，故欣亦修道服食也。此乃為楊君所書者，當以其同姓，亦可楊權相問，因答其事，而疏說之耳。按升平三年是己未歲，在乙丑前六年，衆真並未降事。

右三條楊君草書於紙上。

南嶽夫人與弟子言，書識如左：弟子即楊君自稱也。此衆真似是集洞宮時，所以司命最在端，當為主人故也，夫人向楊說次第位號如此，非降楊時也。

東嶽上真卿司命君。

東宮九微真人金闕上相青童大君。

蓬萊右仙公賈寶安。鄭人，自此後皆是稱諸真人之字，非其人名也，氏族亦見世道書傳中也。清虛小有天王王子登。案青童高尊，乃可不敢稱諱字，此清虛是南嶽之師，尚稱字，獨不顯茅司命字，亦為難詳也。

桐柏真人右弼王領五嶽司侍帝晨王子喬。

青蓋真人侍帝晨郭世幹，衛人。
戎山真人太極右仙公范伯華。幽人。
少室真人北臺郎劉千壽。沛人。
蟠冢真人左禁郎王道寧，常山人。
大梁真人魏顯仁。長樂人。
岷山真人陰友宗。
陸渾真人太極監西郭幼度。
九疑山侯張上貴。楚人。
岱宗神侯領羅酆右禁司鮑元節，東海人。
華山仙伯秦叔隱。馮翊人。
葛衍真人周季通。
陽洛真人領西歸傅淳于太玄，西域人。
潛山真伯趙祖陽。涿郡人。
勾曲真人定錄右禁郎茅季偉。
鬱絕真人裴玄人。
白水仙都朱交甫。
三官保命司茅思和。
太和真人山世遠。

右二十三真人坐西，起南向東行。此於禮乃是南向，以西方為上，而後女真東向，則應起南，今反北者，當是以側近高真故也。

太和靈嬪上真左夫人。
北海六微玄清夫人。
北漢七靈右夫人。
太極中華右夫人。
紫微左宮王夫人。
滄浪雲林右英夫人。案右英是紫微姊，今反在後，當位業有升降耳。

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此即魏夫人也，自說故不稱姓。

八靈道母西嶽蔣夫人。案有數號者，並以多為高，西王母稱九靈，則八靈宜在七靈前，而今返在後者，亦所未詳。又受讀黃庭事云，北嶽蔣夫人與今不同。

上真東宮衛夫人。
方丈臺昭靈李夫人。
紫清上宮九華安妃。
朱陵北絕臺上嬪管妃。

北嶽上真山夫人。

西漢夫人。

長陵杜夫人。

右十五女真東向坐，北起南行。說此事時雖不記月日，不知在何年，既是衆真名位，故出以居前，後衆真位號前云以為高者，猶今世之徽號也。

六月二十一日夜，定錄問云：許長史欲云何尋道。登答懃修真誠之意。定錄又言：昔有趙叔臺、王世卿，亦言篤學，而竟不如人意，遂為北明公府所引。此是乙丑年六月也，自此前唯有六月十五日，定錄授是答長史書，論茅山中事。此前又已有一授，不記何月日，並在第四卷中，自餘無有先此者。北明公府，鄴都宮中官屬也。昔扉廓天津，採華赤丘，是時聲穎靈袂，蒙塵華，此即應是說初降華僑事，字少倚人。發煥秀山，高說延霄，自謂玄響所振，無往不豁，既濯以靈波，實望與物榮菴，既未能暢業駢羅，遊岫逐逸，然後知悟言之際，應玄至少，於是佛音弗駕而旋，偃靜葛臺。夫玄刃無親，流鑒遁真，若以雲壁一往，想齊獨邁，俯自啟灑，動應潛逸，始乃吾等並有欣慨耳。往見況意，相知篤末。書云：伏覽聖記，事跡淵妙，金策素著，青錄玄定，遂跨塵俗，逍遙紫陽，何蕭蕭之清遠，眇眇之真貴哉，若能者矣，請借來喻。又云：得道之階，錯厲精神，靖躬信宿，洗誠求矜，如斯而言，道已邇也，然夤夜之間，宜篤經營，乃後得手結天維，足浮靈綱，心遊太空，目擊洞房，不待久日也。若五情愆波，三魂越，於是三真舞劍，黃闕捷關耳，可不力之，可不力之。

六月二十二日夜鷄鳴喻書，此紫陽旨也。

右二條有長史寫。

清靈真人說《寶神經》云云。抄此修行事，出在第三卷中，不復兩載。

紫微夫人喻書如左云云。事亦在第三卷。

興寧三年，歲在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夜，喻書此。其夕先共道：諸人多有耳目不聰明者，欲啟乞此法，即夜有

降者，即乃見喻也。此楊君自記也。長史年出六十，耳目欲衰，故有咨請，楊不欲指斥，託云諸人。

又告云：道士有耳重者云云。事亦在第三卷。

右一條清靈真人言。

真人告云：櫛頭理髮，欲得過多。事亦在第三卷。

右一條紫微夫人言。

其夜初降者，適入戶未坐，自言今夕波聲如雷。弟子請問其故，答云：向見東海中大波耳。弟子者，楊君自稱也。

右南嶽夫人言。

又告云：汝憎血否？答曰：實憎之。云：血在路上，若汝憎之，當那得行？又答曰：當避之耳。又云：避之佳，故不如目不見乃佳。

右南嶽夫人言。

自此後諸真共語耳。

又云：《寶神經》是裴清靈錦囊中書，侍者常所帶者也。裴昔從紫微夫人授此書也，吾亦有，俱如此寫西宮中定本。

問西宮所在，答云：是玄圃北壇西瑤之上臺也，天真珍文盡藏於此中。

右南嶽夫人言。

裴真人又言：此書與《隱書》同輩，事要而即可得用也，一名《七玄隱書》。右二士二日授訖此。

南嶽夫人見告云：紫微左夫人王諱清娥，字愈意，阿母第二十女也，鎮羽野玄壟山，主教當得成真人者。

右一條先此一夕所授。些條即是二十二日夜與紫陽所喻，同夕當復大應有事，後云聲氣下，亦是此夕，楊後又追憶此一事，更贍在二十二日例中，故云先此一夕也。

右從清靈來，凡十二條，有長史寫。

六月二十四日夜，紫微王夫人來降，因下地請問：真靈既身降於塵濁之人，而手足猶未嘗自有所書，故當是卑高邊邈，未可見乎，敢諮於此，願誨蒙昧。夫人因令復坐，即見授，今書此以答曰：此楊君自述事也，例多如此。夫沈景虛玄，無塗可尋，言發空中，無物可縱，流浪乘忽，化遁不滯者也。此二行皆浮沈冥淪，儵遷灼寂，是故放蕩無津，遂任鼓風拖，存乎虛舟而行耳。故實中之空，空中之有，有中之無象矣。至於書邇之示，則揮形紙札，文理曷注，麤好外著，玄翰挺煥，而範質用顯，默藻斯坦，形傳塵濁，苟騫露有骸之物，而得與世進退，上玷逸真之詠，下虧有隔之禁，亦我等所不行，靈法所不許也。今請陳為書之本始也，造文之既肇矣，乃是五色初萌，文章畫定之時，秀人民之交，別陰陽之分，則有三元八會羣方飛天之書，又有八龍雲篆明光之章也。其後逮二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為龍鳳之章，拘省雲篆之迹，以為順形梵書，分破二道，壤真從易，配別本支，乃為六十四種之書也，遂播之于三十六天十方上下也，各各取其篇類，異而用之，音典雖均，蔚跡隔異矣。校而論之，八會之書是書之至真，建文章之祖也，雲篆明光是其根宗所起，有書而始也。今三元八會之書，皇上太極高真清仙之所用也，雲篆明光之章，今所見神靈符書之字是也。爾乃見華季之世，生造亂真，共作巧末，趣徑下書，皆流尸濁文，淫僻之字，舍本效假，是囂穢死邊耳。夫真仙之人，曷為棄本領之文邊，手畫淫亂之下字耶。夫得為真人者，事事皆盡得真也，奚獨於凡末之廳衛

，淫浮之弊作，而當守之而不改，玩之而不遷乎？夫人在世，先有能書善為事者，得真仙之日，外書之變，亦忽然隨身而自反矣，真事皆邇者不復廢，今已得之濁書，方又受學於上文，而後重知真書者也。鬼道亦然，但書字有小乖違耳。且以靈筆真手，初不敢下交於肉人，雖時當有得道之人，而身未超世者，亦故不敢下手陳書墨，以顯示於字邇也。至乃符文神藻，所求所佩者，自復始來而作耳，所以爾者，世人固不能了其端緒，又使吾等不有隱諱耳，冥中自相參解矣，內外自相關矣。又《四極明科》，高上禁

重，亦自不聽我等，復為世間常書也。我既下手，子固不解，亦將何趣，兩為煩濫耶。此亦當闡其可否，殆不足嫌，想少暢豁於胸懷，盡不自書之流分矣。

上真司命南嶽夫人授，今書如左：

若夫仰擲雲輪，總轡太空，手維霄綱，足陟玉庭，身升帝闕，披寶歛青，上論九玄之逸度，下紀萬椿之大生，遂竦景電肅，千霞煥明，真言玄浪，高談玉清，激朱脣之流徽，運日氣之零零，爰乃吐烽却煙，彈金奏瓊，鸞音情榮，鳳唱嘉聲耳。若但應景下旋，迴靈塵埃，參輦弊宇，敖佛朝市，來成真才，訓我弟子，則玉振落響，琳鐘內抑，周目五濁，契闊愆室，神勞臭腥，填鼻斂氣，遂閉蘭音於中華之元，退案金聲之劣劣而發耳。夫神者，言微於邇，萬里必接，奇韻雖觸，鑒無滯，故真理之既分，聞遐則道高邈，璞不肆瑩，而致有卑微之聰也。今子乃有心覺之至，將致嫌似之思，外觀流俗之對，內有遲疑之悟乎。不運事宜，亦已邁也，望所營者道，研味者妙耳，道妙既得，高下之音必坦然矣。此非所謀，吾子加之至慮，散蕩斯念，宜慎之耳。

右三條有楊書。

六月二十四日夜，南嶽夫人見授，令書此。先是二十二日夕，有在別室共論講道，紫微南嶽二夫人聲氣語音殊，下不解其趣，今故授書此，以答所共講者之疑心也。初來見授時，色氣猶不平，授畢可爾，弟子唯覺色有不平，都無他可道。此一條亦是場君自記論。

南嶽夫人其夕語弟子言：我明日當詣王屋山清虛宮，令汝知之所至也。

其夕又言：海東桐柏山西頭適崩二百許丈。

紫微王夫人云：世人之思慮，何得事事真審耶，可不事有答其心也。南嶽夫人言：戲之耳，欲建堅之也，瑩實之也。

興寧三年，歲在乙丑，六月二十五日夜，此是安妃降事之端，記錄別為一卷，故更起年歲號首也。紫微王夫人見降，又與一神女俱來。神女著雲錦，上丹下青，文彩光鮮，腰中有綠繡帶，帶擊十餘小鈴，鈴青色黃色更相參差，左帶玉佩，佩亦如世間佩，但幾小耳，衣服儵儵，有光照朗室內，如日中映視雲

母形也，雲髮鬢此應是鬢字。鬢，黑髮貌也。鬢，整頓絕倫，作髻乃在頂中，又垂餘髮至腰許，指著金環，白珠約臂，視之年可十三四許。左右又有兩侍女，其一侍女著朱衣，帶青章囊，手中持一錦囊，囊長尺一二寸許，以盛書，書當有十許卷也，以白玉檢檢囊口，見刻檢上字云：《玉清神虎內真紫元丹章》。其一侍女着青衣，捧白箱，以絳帶束絡之，白箱似象牙箱形也。二侍女年可堪十七八許，整飾非常。神女及侍者顏容瑩朗，鮮徹如玉，五香馥芬，如燒香嬰氣者也，香嬰者，嬰香也，出外國。初來入戶，在紫微夫人後行。夫人既入戶之始，仍見告曰：今日有貴客來，相詣論好也。於是某即起立。夫人曰：可不須起，但當共坐，自相向作禮耳。夫人坐南向，某其夕先坐承床下西向，神女因見，就同床坐東向，各以左手作禮。作禮畢，紫微夫人曰：此是太虛上真元君金臺李夫人之少女也。太虛元君，昔遣詣龜山，學上清道，道成受太上書，署為紫清上宮九華真妃者也。於是賜姓安，名鬱嬪，字靈簫。紫微夫人又問某：世上曾見有此人否？某答曰：靈尊高秀，無以為喻。夫人因大笑，於爾如何？某不復答。紫清真妃坐良久，都不言，妃手中先握三枚棗，色如乾棗，而形長大，內無核，亦不作棗味，有似於梨味耳，妃先以一枚見與，次以一枚與紫微夫人，自留一枚，語令各食之。食之畢，少久許時，真妃問某年幾，是何月生，某登答言：三十六，庚寅歲九月生也。真妃又曰：君師南真夫人，司命秉權，道高妙備，實良德之宗也。聞君德音甚久，不圖今日得叔因緣歡，願於冥運之會，依然有松蘿之纏矣。某乃稱名答曰：沈湎下俗，塵染其質，高卑雲邈，無緣稟敬，猥虧靈降，欣踴罔極，唯蒙啟訓，以祛其闇，濟某元元，宿夜所願也。真妃曰：君今語不得有謙飾，謙飾之辭，殊非事宜。又良久，真妃見告曰：欲作一紙文相贈，便因君以筆運我鄙意，當可爾乎？某答奉命。即襞紙染筆，登口見授，作詩如左，詩曰：

雲闕堅空上，瓊臺聳鬱羅。紫宮乘綠景，靈觀藹嵯峨。琅軒朱房內，上德煥絳霞。俯漱雲瓶津，仰掇碧柰花。濯足玉天池，鼓枻牽牛河。遂策景雲駕，落龍轡玄阿。振衣塵滓際，褰裳步濁波。願為山澤結，剛柔順以和。相携雙清內，上真道不邪。紫微會良謀，唱納享福多。某書訖，取視之，乃曰：今以相贈，以宣丹心，勿云云也，若意中有不相解者、自有微訪耳。

紫微夫人曰：我復因爾作一紙文以相曉者，以示善事耳。某又襞紙染筆，夫人見授詩云：二象內外泮，玄氣果中分。冥會不待駕，所其貴得真。南嶽鑄明金，眇觀傾笈。良德飛霞照，遂感靈霄人。乘飈儔衾寢，齊牢携絳雲。悟歎天人際，數中自有緣。上道誠不邪，塵泮非所聞。同日咸恒象，高唱為爾因。書訖，紫微夫人取視，視畢曰：以此贈爾，今日於我為因緣之主，唱意之謀客矣。紫微夫人又曰：明日南岳夫人當還，我當與妃共迎之於雲陶間，明日不

還者，乃復數日事。又良久，紫微夫人曰：我去矣，明日當復與真妃俱來詣爾也。覺下牀而失所在也。真妃少留在後而言曰：冥情未據，意氣未忘，想君俱味之耳，明日當復來。乃取某手而執之，而自下牀，未出戶之間，忽然不見。

六月二十六日夕，衆真來疏如左：

紫微王夫人，

紫清上宮九華真妃，

上真司命南嶽夫人某師，凡此前筮石某者，皆楊君自隱名也。

紫陽真人，

茅中君，

清靈真人，

茅小君。

又有一人年甚少，整頓非常，建芙蓉冠，著朱衣，以白珠綴衣縫，帶劍，都未曾見，此人來多論金庭山中事，與衆真共言。又有不可得解者，揖敬紫微、紫清、南真三女真，餘人共言平耳，云是桐柏山真人王子喬也，都不與某語。又前後初有真人來見降者，時皆自不即與某共語耳。

各坐良久，紫清真妃曰：欲復煩明君之手筆，書一事以散意忘言，可乎？某又襞紙待授，真妃乃徐徐微言而授曰：我是元君之少女，太虛李夫人愛子也。昔初學真於龜臺，受玉章於高上，荷虎錄於紫皇，秉瓊鐵於天帝，受書於上真之妃，以遊行玉清也。常數自手扉九羅，足躡玄房，霄形靈虛，仰歎日根→入宴七闕，出轡雲輪，攝三辰而俱升，散景霞以飛軒也。非不能採擇上室，訪搜紫童，求王宮之良儔，偶高靈而為雙，接玄引奇，友于帝郎矣，直是我推機任會，應度歷數，俯景塵沫，參龍下邁，招冥求之雄，追得匹之黨耳。自因宿命相與，乃有墨會定名，素契玉鄉，齊理二慶，携鴈而行，匏爵分味，醮裊結裳，顧儔中績，內藏真方也。推此而往，已定分冥簡，青書上元，是故善鄙之心亦已齊矣，對景之好亦已域矣，得願而遊，歡兼昔旨，豈不冥乎自然，此復是二象大宗，內外之配職耳，實非所以變無反淡，凝情虛刃，靈刀七累，遺任太素，保真啟玉，單景八空之謂也。秀寂高清，鬱輿流霄，使鳳歌雲路，龍吟虎嘯，天皇雙景，遠升辰樓，飛星擲光，日月映軀，口吐冥煙，眼激電光，上寢瓊房，流行玉清，手掣景雲，足陟金庭，若自此之時，在得道之頃，為當固盡內外，理同金石，情纏雙好，齊心幃幙耳，為必抱衾均牢，有輕中之接，塵穢七神，悲魂任魄乎。蓋是妾求氏族於明君耳，非有邪也，今可謂得志懷真，情已如一，方當相與，結駟玉虛，偶行此玄，同掇絳實於玉圃，併採丹華於閭園，分飲於紫川之水，齊濯於碧河之濱，紫華毛帔，日冕蓉冠，逍遙上清，俱朝三元，八景出落，鳳扉雲關，仰漱金髓，咏歌玉玄，浮空寢晏，高

會太晨，四鈞朗唱，香母奏煙，齊首偶觀，攜帶交裙，不亦樂乎，不亦得志乎，明君其順運隨會，妾必無辭，且亦自不得背實反冥，苟任胸懷矣。授畢，復自取視而言曰：今以此書相詣，庶豁其滯疑耳。言畢乃笑。良久，紫微夫人曰：真妃之辭盡矣，論好之緣著矣，爾亦不得復有所容也，玄運冥分使之然耳。南岳夫人見授書曰：冥期數感，玄運相適，應分來聘，新構因緣，此携真之善事也，蓋示有偶對之名，定內外之職而已，不必苟循世中之弊穢，而行淫濁之下邇矣。偶靈妃以接景，聘貴真之少女，於爾親交，亦大有進業之益得，而無傷絕之慮耳。千神於是可使試觀，不得復陳矣。真旌必可尅往，雲耕必可俱駕也。吾往曾因紫微夫人為汝構及此意，今遂如願，益使我欣欣，慎復疑矧於心胸矣。我昨見金臺李夫人於清虛中，言爾尚有疑正之心，色氣小有 謂應作悵悵字，汝違此舉，誤人不小，真妃有神虎內真丹青玉文，非爾所有者輩，良才求寫，故當不為隱耳，今日相携，何但文章而已，將必乘景王霄乎。若有未悟者，宜微訪可否。真妃見夫人書言，乃笑而言：携手雙臺，娛歎良會，景駟同機，於此齊乎。

真誥卷之一竟

真誥卷之二

金闕右卿司命蓬萊都水監梁國師貞白真人華陽隱居陶弘景造

運象篇第二

清虛真人授書曰：黃赤之道混氣之法，是張陵受教施化，為種子之一術耳，非真人之事也。吾數見行此而絕種，未見種此而得生矣，百萬之中莫不盡被考罰者矣，千萬之中誤有一人得之，得之遠至於不死耳。張陵承此以教世人耳，陵之變舉，亦不行此矣，爾慎言濁生之下道，壞真霄之正氣也，思懷淫慾，存心色觀，而以兼行上道者，適足明三官考罰耳，所謂抱玉赴火，以金棺葬狗也。色觀謂之黃赤，上道謂之隱書，人之難曉，乃至於此。

紫微夫人授書曰：夫黃書赤界，雖長生之祕要，實得生之下術也，非上宮天真流駟晏景之夫所得言也，此道在長養分生而已，非上道也。有懷於淫氣，兼以行乎隱書者，適足握水官之筆，鳴三官之鼓耳，玄挺亦不可得侍，解謝亦不可得賴也。要而言之，貞則靈降，專則神使矣。

夫真人之偶景者，所貴存乎匹偶，相愛在於二景，雖名之為夫婦，不行夫婦之迹也，是用虛名以示視聽耳。苟有黃赤存於胸中，真人亦不可得見，靈人亦不可得接，徒劬勞於執事，亦有勞於三官矣。鷄鳴時，南岳夫人授書曰：雞既鳴矣，論好之緣篤也。

紫陽真人授書曰：太虛遠逸，高卑同接，體賢之義，著之於冥運耳，慎心係於黃赤之疑也。

茅中君授書曰：玄標觸景，俯和塵藹，玉振愆房，清風逸邁，可不勗之也。

言畢，諸真人去，真妃少留在後曰：又煩明君為一辭也。而授書曰：

忘懷蘭素暉，心齊契方當。數親虔清宇，德與流景合。宜歡會理髮，領秀伏度明。君高尚靈映，縱滯忘鄙耳。言畢，持手而下牀，未至戶之間，忽失所在。

六月二十六日夜，降八真人：

紫微左夫人一。

紫清上宮九華真妃二。

上真司命南岳夫人三。

紫陽真人四。

清靈真人五。

茅中君六。

茅小君七。

又有一人甚少，整頓，建芙蓉冠，朱衣帶劍，未曾見也，意疑是桐柏山真人王子喬，多論金庭山中事，言多有不可解者，恭敬紫微上真九華妃也。皆禮揖稱下官。此條重出而小異者，前所書是楊君自記九華降事；隱之不出，從此後是更疏說長史事，以示長史，故此一片兩本也。

上真云：昨與叔申詣清虛宮，校為仙真得失之事耳，近頓除落四十七人，都復上三人耳，并復視爾輩之名簡，如今佳耳，許某乃得在伯札中。許某即長史名也，楊君疏呈，故不載名耳。

吾初不悟其如此益好也，其洗心戀邁，宗注理盡，心丹意竭，如履水火。若久如此者，真人亦不得迹矣，仙道亦不得隱矣，但當杜絕其淫色之念，吾等亦即可得見，可疏示之。此南嶽夫人言。此即是前二十四日所道明日當詣王屋山事也。

中君曰：伯舉在於下官耳，大老子將復可念，江東未見有如此而懃道者，然勿恃伯而忘道也。虛妄者德之病，華街者身之灾，滯者失之首，恥者體之籥，遣此四難，然後始可以問道耳。於是靈軫鳴轅，日有彷彿也。有淫愆之心，勿以行。上真之道也，昨見清虛宮正落除此輩人名，而方又被考罰，以度付三官推之，可不慎乎。

右南嶽夫人言。

許長史慎臨尸弔喪，年內耳示許仙侯如此。小君言，言畢大笑。心既忘，得亦不同，鄙恥不除，生籍不書，許長史雖已慙除，當復曾除而復除之。此清靈言東卿司命甚知許長史之慈肅，小有天王昨問此人今何在，修何道。東卿

答曰：是我鄉里士也。鄉里者，謂句容與茅山同境耳，非言本咸陽人也。

內明真正，外混世業，乃良才也，今修上真道也，此語乃稱人意，略有伯形也。此南岳夫人言。

右從六月二十四日來。凡二十四條，並有楊書。

蕭邈真才，內鏡外和，曾參出田，丹心同丹，素糸三遷，來庇方頭。此四句是離合作思玄字，即長史之字也。

錄名太極，金書東州，蹇裳七度，耽凝洞樓，內累既消，魂魄亦柔，守之不倦，積之勿休，五難既遣，封伯作侯。七

度，飛步事也。洞樓洞房事也。

右紫微王夫人所喻，令示許長史。

右一條有長史寫。

紫微夫人喻曰：披華蓋之側云云。此事出在第三卷中。

六月二十七日夜喻書此。

右一條有楊書。

積精所感，萬物盡應，妙誠未匝，則形華不盡，形華不盡，則洞房之中難即分明也。吾昔受此法，常向西北存之耳，西北存如小為易見，可明示如此。

西北為天地之爽，內照之玄門也。

六月二十七日紫陽所喻。此二十七日衆

真復降，其事亦應甚多，並不出。

右一條有長史寫。

二君各有六僮，裴君從者持青髦之節，一僮帶繡囊，周君從者持黃髦之節。無囊。

右二條是甲手書。

六月二十九日，九華真妃授書曰：

景應雙粲，雲會玄落，龍秀五空，採瓊闔臺，長歌靈螭，煥啟玉扉，眇矣遺事，與世長辭，霞軸絳波，電赴紫栖，共携清響之外，同遊雲岫廣崖，豈不善乎，豈不樂哉。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君唯聞服日實之法，未見知餐霞之精也，夫餐霞之經甚祕，致霞之道甚易，此謂體生玉光霞映上清之法也。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妾有磨鏡之石，決牖之術，即能徹洞萬靈，眇察絕響可乎。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所以精元內喪，丹津損竭也，妾有童面之經，還白之法可乎。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所以老隨氣落，耄已及之，妾有益精之道，延明之經可乎。此四道乃上清內書，立驗之真章也，方欲獻示，以補助君之明照耳。授畢，取以見與，某口答唯唯，乞請之也。

六月二十九日夜，桐柏真人同來降，復諭授，令某書曰：

夫八朗四極，靈峰遼遐，奇言吐穎，瓊音餐振，晨飛陵清，玄氣赴霄，體邁玉虛，心遺艱鋒，沈滯於眇羅之外，凝和于寂波之表，若此人者，必能旋騰玄漢，周灑真庭矣，三元可得而見，絳名可得而立耳。如其心併愆浪，目擊色袂，動與罔罟共啟，靜興爭競之分者，此乃適仙路邈，求生日闊也，子其慎之。某書畢，取視乃以見與。此前是桐柏辭也，既同一夕，安妃授竟，桐柏次口，故云復授耳。卒看如似猶是安妃，故顯注之。

六月三十日夜，九華真妃與紫微王夫人、南嶽夫人同降，真妃坐良久，乃命侍女發檢囊之中，出二卷書以見付，今寫之，題如左：

《上清玉霞紫映內觀隱書》《上清還晨歸童日暉中玄經》

右二卷名目：此題本應是三元八會之書，楊君既究識真字，令作隸字顯出之耳。

七月一日夜，紫微王夫人、南嶽夫人、九華真妃、紫陽、桐柏、清虛三真人、茅二君同降，良久，某乃自陳於衆靈，求安身之術，欲知貴賤之分，年命之會，多少定限。於是真妃乃笑，良久，見授書此曰：

明君夷質虛閑，祕構玉朗，蘭淵高流，清響金宮，可謂能珍寶藏奇，幽真內煥，標拂靈篇，乘數順生，素德神園，丹錄玉清，興煙拔景，冥鼓遐聲也。必三事大夫侍晨，帝躬高佐，四輔承制。聖君理生斷死，賞罰鬼神，攝命千靈，封山召雲，主察陰陽之和氣，而加為吳越鬼神之君也。妾將挺命凝觀，憑華而生，靈飛九天，虛音飈房，因運四覺，玄梯同象，紫名太上，清文八景，神映西暉，德明內隸，乃受書乘氣，得為真妃之任矣。又當助君總括三霍，綜御萬神，對命北帝，制敕鄴山，又應相與携袂靈房，乘煙七元，嘉會希林，內據因緣也。是故君姓於楊，我得為安，妾自發玄下造，君自受書於西宮，從北策景，乘餅東轅，握髦秉鐵，專制束蕃，三官奉習，河山啟源，天丁獻武，四甲衛輪，當此之時，實明君之至貴，真仙之盛觀也。三官中常有諺謠云：楊安大君，董真命神，正我等之謂耳。蓋聖皇之方駕，於今有二十八年也，復二十二年，明君將乘龍駕雲，白日昇天，先詣上清西宮，北朝玉皇三元，然後乃得東軫執事矣。此自是君玉朗紫微，金音虛領，為太極所旌，乃玄德上挺，不復用勲學劬勞，陸足山川矣。若為精勗之者，當小神清瑩鮮耳，亦不甚今日不勞之舉也。世俗縈網，貴賤之間，涉塵塗之役，在得失之津，信非真人所得經營，乃自坦乎艱泰之用，任乎遇否之頃耳。見明君之逸，誠欣然也，睹明君之否，誠感顏也，此二感發於顏色之上也，復未足以致遠悲抱長感矣。至於內冥偶景，併首玄好，輕輪塵藹，參形世室，妾豈以愆累浮卑少時之滯，而虧辱於當真之定質耶。夫陰陽有對，否泰反用，二象既羅，得失錯綜，此皆往來之徑陌

耳，今人居風塵之休盛者，乃多罪之下鬼，趣死之考質也，夫處無用於囂塗，乃得真之挺樸，任凡庸以內觀，乃靈仙之根始也。蓋富貴淫麗是破骨之斧鋸，有似載罪之舟車耳，榮華矜世，爭競徼時，適足以誨愆要辱，為伐命之兵，非佳事也。是故古之高人，覽罪咎之難豫，知富貴之不可享矣，遂肥逛長林，柄景名山，咀嚼和氣，漱濯清川，欲遠此惡邇，自求多福，超豁絙聘，保全至素者也。君亦奚足汲汲於人間之貴賤，投身於榮辱之肆哉。且方交兵，日會三災，向臻神風口除，臭氣參天，明金生穢於泥漬，寶玉投糞以招塵，褰衣振血，濁精虧真，玄通遠逸，是其時也，君若其不耐風火之煙，欲抱真形於幽林者，可且尋解劍之道，作告終之衍乎。自盡出嘿之會，隱顯之邇，臨時分處，有任於明君矣。冥數上感，有命而交，靈書玉臺，真契合景，是以言單於辭，心訖於筆，妾豈獨歎於一人乎。蓋示名分之判例也。書訖，取以與某，復曰：君省此當少愈不。

右從六月二十九日來，几十四條，並楊君自記書。

東卿大君昨四更初來見降，侍從七人入戶，一人執紫旄節；一人執華幡，一名十絕靈幡，一人帶綠章囊；三人捧牙箱，一人握流金鈴，乃年少於二弟。二弟昨並倚立，東卿命坐，乃坐耳。良久，言語委曲，先昨神女來降，意本疑是王母女，昨又來，定是也。南真說云：是阿母第十三女王媚蘭，字申林，治滄浪山，受書為雲林夫人。此兩事並是七月五日夜略記，後更復委曲重數在後。如此則右英夫人始以七月三日、四日，頻夕降也。

右二條有楊自記。

乙丑歲，晉興寧三年七月四日夜，司命東卿君來降，侍從七人入戶。其一人執紫旄之節；其一人執華旛，一名十絕靈幡；一人帶綠章囊；其三人捧白牙箱，箱中似書也，其一人握流金鈴，侍人並朱衣，司命君形甚少於二弟，著青錦繡裙紫毛帔巾芙蓉冠，二弟並同來倚立，命坐乃坐耳。言語良久。七月六日夜，司命君又降，良久喻書曰：

若必範玄秉象，清淨罕時，遂拔羣幽藻，戢翼高栖，感味上契，淵停岳峙，蕭寥玉篇，翫寶神生，遺放俗戀，調彈清靈，澄景虛中，五道發明，色絕化浪，慾與淡并，空同冥衢，無視無聽爾，乃遠齊妙真，重起玄覺，明德內圓，靈標外足矣，終能策雲駟以赴霄，書司命之丹錄耳。若精散萬念，為生不固，烝隨塵波，心不真合，適足勞身神於林，謂應作岨字。實有誤於來學也。其道微而易尋，其道艱而難得乎，亦令示許長史。此二條又有長史寫。

許長史欲山居，宗道者貴無邪，栖真者安恬愉。至寂非弘順之主，惓然非教授之匠，故當因煩以領死耳。意云爾不代謝，奚必四時，氣如呼吸，千齡如寄，趙子可憂，不信而末，疑其心亦已醯矣。

司命君與南岳夫人言。

為道者常淵淡以獨處，每栖神以遊閑，安飲啄以自足，無謂應作祈字眄於籠樊，哀樂所以長去，天關何由而臻者乎。

稟志各有所宅，資性咸有其韻，豈可履逐物之邪，蹤矯我之正業乎。

何不肆天標之極縱，適求真之內娛，從幽諍以熙心，綏所託以栖意，處東山以晦跡，握玄筌於妙領，保隨珠以含照，遣五難於胸次耶。

此三條亦似是東卿言。

七月十五日夜，紫微王夫人授書曰：

懃精者味玄之靈標也，凝安者拘真之寢衾矣，子懃澡丹心，競赴高嶺，可謂務道之柄，懃甚至也。然道柔真虛，守淡交物，安靜任栖，神乃啟煥耳。要而言之，躁疾非盡理矣，違之者亦取勞乎。

與許玉斧。

七月十五日夜，清靈真人授詩：

企望人飛，若感若成，威不內接，驕女遠屏，三四縱橫，以入帝庭，歷紀建號，得為太齡，亦必秀映，四司元卿，翻然縱羽，遂登上清。此離合掾大名，名翺字也。

與許玉斧。此夕又有中君授書與許卿，答欲知洞天中之事。今載在第四卷中。

鳳巢高木，素衣衫然。此八字是作長史小名穆字也。履順思真，凝心虛玄。仍取此思字玄字，即成長史字也。五公石腴，彼體所便，急宜服之，可以少顏。三八令明，次行玄真，解駕偃息，可誦洞篇，瓊刃應數，此瓊刃字，即是掾小名玉斧也，與外傳青錄義同，故云應數。精心高柄，隱嘿沉閑，正氣不虧，朮散除疾，是爾所宜。次服口飯，兼穀勿違，益髓除患，肌膚充肥。然後登山，詠洞講微。寅獸白齒，此四字即是云虎牙也，亦能見機，遂得不死，過度壬辰，偃息盛木，玩執周書，此八字即是作楊字也。太極植簡，金名西華，學服可否。自應靈符，理異契同，神洞相求。

定錄中候告。道藥事，是定錄言也。

此並離合譬喻四人姓名，各詮所宜修行服御事，尋辭意皆相貫次，不知云何得兩人共說。

寓言必可用，不用是無情，焉得駕欵迹，尋此空中靈，微音良有旨，當用慎勿輕，事事應神機，保爾見太平。

右右英吟此。

茅定錄言，良箴也，可記之。仙才不用心煩曲，故能得也。保命言。

八月中，彼人必東秀鬢看燒香必也。保命臨去言。

右從乙丑歲來，凡十五條，並有楊書。

欽想風流，託心靡景，愧以愆昧，鄙素彰，思自策勵，沐浴陶冶，濟否之階，幸垂眷逮耳。許玄惶恐再拜，長史大名謚，字思玄，今此直云玄，其意未允。詣賈先生。此是長史聞楊宣、周紫陽說，賈玄道等主知試校事，故有此書。賈即以呈司命，司命後所答，云賈生近以此書來者也。周君說事在第四卷中也。

右一條是長史自書本也。

太元真人以此書見與，因授令書如左：

若夫能眇邈於當世，則所重唯身也，罕營外難者，則無死地矣。是以古之學者，握玄筌以藏領，匿穎鏡於紛務，凝神乎山巖之庭，頤真於逸谷之津，於是散髮高岫，經緯我生，暉暉景曜，採吸五靈，遊躡九道，登元濯形，投思絕空，人事無營，閉存三氣，研諸妙精，故能迴日薄之年，反為童嬰耳。苟事累沙會，交軒塞路，但所守之不能勗也，何試校之能停耶。物物相要，觸類興患，天人之眇，豈時漏哉。所司賞於修業，所試在於不日新矣。賈生近以此書來，託向臚臚，可謂有情，然無逝我梁，有似逆詐耳。

七月十六日，此一條又有掾書。省所諮，有心哉。子望對山嶺，增懷遠想，欣然稟向，常見此意。夫為道者，精則可矣，有情不懃，則無所能為也；懃而不專，亦不能有成也。要當令心消豁，此後人贍作穢字，不可復識。疾開散，此亦似東卿告長史。爾何以不數看東山，鬱望三秀，徘徊葦宇，目擊林水，平彼人往，殆無所復益耳。凡云三秀者，皆謂三茅山之峰。山頂為秀，故呼三秀也。

右南嶽夫人與弟子言。

夫言者，性命之全敗也；信者，得失之關鍵也。張良三期，可謂篤道而明心矣。

右南嶽夫人與弟子言。

性甚寬仁而所聞急，而應物速者，更違旨耳。火棗事未宜問也。論火棗事在後。

右九華真妃言。

右從太元來，凡五條，並楊書。

轡景落滄浪，騰躍清海津。絳煙亂太陽，羽蓋傾九天。雲輿浮空洞，儵忽風波問。來尋冥中友，相携侍帝晨。王子協明德，齊首招玉賢。下眇八阿宮，上寢希林顛。漱此紫瓊腴，方知穢塗辛。佳人將安在，懃之乃得親。

七月十八日夕，雲林右英王夫人授詩。此詩與長史，兼及掾事。

高興希林虛，遐遊無員方。蕭條象數外，有無自冥同。臚臚德韻和，飄飄

步太空。盤桓任波浪，振鈴散風中。內映七道觀，可以得兼忘。何必反覆酬，待此世文通。玄心自宜悟，嘿耳必高蹤。

七月二十六日夕，紫微夫人喻作，令與許長史。

絳闕扉廣霄，披丹登景房。紫旗振雲霞，羽晨撫八風。停蓋濯碧谿，採秀月支峰。咀嚼三靈華，吐吸九神芒。椿數無絕紀，協日積童蒙。携袂明真館，仰期无上皇。北鈞唱羽人，玉玄粲賢衆。云河波浪宇，得失為我鍾。引領囂庭內，開心擬穢衝。習適榮辱域，罕躡希林宮。一靜安足苦，試去視滄浪。

右右英夫人所喻。

右從轡景來三篇，並有長史寫。

弱喪洞港，篤靈未盡，倚伏異因，雲梯未抗，雖有懷於進趣，猶未淵於至理矣。君才實天工，以清瀾凝浪於高韻，志栖神乎太玄，期紫庭而步空矣。有心洞於飛滯，柔翰蔚乎冥契也。動合規矩，等圓殊方，靜和真味，吐納興音，可謂縱誕德挺，良為欽然矣。然穢思不豁，鄙內固，淫念不漸，靈池未澄，將未得相與論內外之期，汎二景之交耳。夫失機者貴在能改，相釋有情，今無妨矣。雖暫弭羣聽，故克和也。前塗謂應作攸字邈，此比非一，漏緒多端，當恒戰密，苟情有愆散，得隨事失，悟言微矣，將何以遏之，將何以遣之。

右七月二十六日夜，雲林右英王夫人喻書，見與勿答。

右一條有長史寫。

世珍芬馥交，道宗玄霄會。振衣尋冥疇，迴軒風塵際。良德映靈暉，穎根集華蔚。密言多儻福，沖淨尚真貴。咸恒當象順，携手同衾帶。何為人事間，日焉生患害。

七月二十八日夕，右英王夫人授書此詩，以與許長史。後十二月長史答書云：咸恒之喻，即是酬此詩也。咸恒，義出周易。右一篇有長史寫。

清響散空，神風灑林，身超冥衢，志詠靈音，仁侯其人也。欲以裴真人本末示郟者可矣，其必克諧，不善誘之心亦內彰也，裴亦何人哉。郟即愜也，小名方回。裴真人本末，即是清靈傳也。有謝過及七經之士，故令示之。

八月七日夕，右英王夫人授書，令與許長史。

右一條楊書，又有長史寫。

守真一，篤者一年，使頭不白，禿髮更生。夫內接兒孫，以家業自羈，外綜王事，朋友之交，耳目廣用，聲氣雜役，此亦道不專也，行事亦無益矣。夫真才例多隱逸，栖身林嶺之中，遠人間而抱淡，則必櫻顏而玄鬢也。

玉醴金漿，交梨火棗，此則騰飛之藥，不比於金丹也。仁侯體未真正，穢念盈懷，恐此物輩不肯來也。苟真誠未一，道亦無私也，亦不當試問。火棗交梨之樹，已生君心中也，心中猶有荊棘相雜，是以二樹不見不審。可剪荊棘

，出此樹，單生其實，幾好也。

雖云問也，其欲希之近也，當為君問主領者，三年更相問，以即日始。

丑年此二字長史後益上八月七日夜，雲林右英王夫人口授，答許長史。

凝心虛形，內觀洞房，抱玄念神，專守真一者，則頭髮不白，禿者更軫字亦應是琴，未有以百思纏胸，寒熱破神，營此官務，當此風塵，口言吉凶之會，身凡作扉字者，皆是排音，非扉扇之扉也。得失之門，衆憂若是，萬慮若此，雖有真心，固為不篤，抱道不行，握寶不用，而自然望頭不白者，亦希聞也。玉醴金漿，交生神梨，方丈火棗，玄光靈芝，我當與山中許道士，不以與人問許長史也。

八月七日夜，紫微王夫人授答許長史。

右六條有掾寫。

擬駕東岑人，停景招隱靜。仁德乘波來，俱會三秀嶺。靈芝信可食，使爾無終永。噲真獻金漿，不待百丈井。

八月十六日夕，清靈真人授。

右一篇有長史寫。

虛和可守雄，蕭蕭可守雌。夫蕭蕭者，單景獨往也。君絳宮中，謂應作詎字能仰飛空同上，上雲玄之涯不？道易聞而患不真，書易得而患不行，若專如此，大天之中，盡真仙比肩也，我亦無咎於不能為者。

心不定而欲書，將欲沽之哉。意不往而求真，似欲街之也。願告。

八月十七日夜，右英王夫人授書此，與許長史。似答心求守雌之真一也。

肇祖植德華，條翁即謂七世祖許肇也。隊字應作墜。頓足，懸車無早晚也。但心堅注真，微密靈機則可矣。至於高逸長嶺，寢冥林澤，縱時事之難鄙，遣九親而味神，實美舉也。心苟不專，愆念填胸，雖躡閬山以遊步，造圓壘以朝冥，然亦必敗也。若必空空，我自當相告有可動之時也，今且未可議耶。

八月十七日夜，保命仙君小茅口授，與許長史。

含仁守慈，發拔幽憂，單心慈誘，栖神靈鏡者，許長史其人也。所恨在於應物速，招真急耳。夫浩挺虛映，乃可守雌，已求故當能守之，守之蓋易，恐亦宜無不可耶。

八月十八日夜，紫微王夫人授，示許長史。

右四條有楊書。

穆奉被音告，頻煩備至，仰銜恩潤，光華彌煥，披覽欣慶，感荷罔極。穆沉滯流俗，豈忘拔邇，輒已誓之中心，思為階漸，考室東山，栖景林壑，此志必也，此舉決也。方當憑庇靈宗，諮稟神規，若此之心，揆亦鑒之，真一之雌，其道玄遠，妙出祕領，穆愆穢未蕩，俗累未拔，胸心滓濁，精誠膚淺，未敢

預聞，南真哀矜，去春使經師授以方諸洞房步綱之道，八素九真以漸修行，不敢謂應作怠字懈，九真至須幽靜，人事雜錯，患在未專耳。昔人學道，尋師索友，彌積年載，經歷山岳，無所不至，契闊險試，備嘗勞苦，然後授以要訣。穆德薄罪厚，端坐愆室，橫為衆真所見採錄，鑒戒繼至，啟悟非一。古人有言，非知之難，其行之難，夫人垂恩所賜，自可徐徐，此須字長史自儻移東山，然後親授，道之來也，不計遲速，恩之隆也，何限早晚，命使願告，敢不上答，謹白。此長史答前右英論雌一事者，掾為書之，既被儻更寫，故此本得存焉。

真語卷之二竟

真誥卷之三

金闕右卿司命蓬萊都水監梁國師貞白真人華陽隱居陶弘景造

運象篇第三

北元中玄道君，李慶賓之女，太保玉郎李靈飛之小妹，受書為東宮靈照夫人，治方丈臺第十三朱館中。夫人著紫錦衣，帶神虎符，握流金鈴，有兩侍女，侍女年可二十許，夫人年可十三四許。聞呼一侍女名隱暉。侍女皆青綾衣，捧赤玉箱二枚，青帶束絡之，題白玉檢曰太上章，一檢曰太上文。此記織檢上文，亦同前九華也。

夫人帶青玉色綬，如世人帶章囊狀，隱章當長五丈許，大三四尺許。臨去授作一紙詩，畢乃吟歌：

雲塘帶天構，七氣煥神馮。瓊扇啟晨鳴，九音絳樞中。
紫霞興朱門，香煙生綠窗。四駕舞虎旅，青駟擲玄空。
華蓋隨雲倒，落鳳控六龍。策景五嶽阿，三素眇君房。
適聞臊穢氣，萬濁蕩我胸。臭物薰精神，囂塵互相衝。
明王皆摧爛，何獨盛德躬。高揖苦不早，坐地自生蟲。

八月二十二日夜，靈照夫人授作此詩。此長史書作靈照夫人，而楊君書多其照靈。

臨去吟曰：心勿欲亂，神勿淫役，道易不順，灾重不逆，永喪其真，遂棄我適。

復生許家不，我方當復來，爾勤之而已。

右從北元來八條，有長史寫。

王子晉父周靈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晉太子也，是為王子喬。靈王第三女名觀香，自衆愛，是宋姬子，於子喬為別生妹，受子喬飛解脫網之道，得去入外書作維字氏山中，後俱與子喬入陸渾，積三十九年，觀香道成，受書為紫清宮內傳妃，領東宮中候真夫人。此即中候王夫人也。子喬弟兄七人得道，五男

二女。其眉壽是觀香之同生兄，亦得道。此似別有眉壽事，今不存，而掾書中有夢見人，云我是王眉壽之小妹，疑此或當是相答也。

右二條有楊書。

駕欵敖八虛，徊宴東華房。阿母延軒觀，朗嘯躡靈風。我為有待來，故乃越滄浪。

右英王夫人歌。

乘飈遊九天，息駕三秀嶺。有待徘徊眄，無待故當諍。滄浪奚足勞，孰若越玄井。

右紫微夫人答英歌。

寫我金庭館，解駕三秀畿。夜芝披華 謂應作峰字，咀嚼充長飢。高唱無逍遙，冬興有待歌。空同酬靈音、無待將如何。

右桐柏山真人歌。

朝遊鬱絕山，夕偃高暉堂。振轡步靈 謂應作峰字，無近於滄浪。玄井三仞際，我馬無津梁。儵欵九萬間，八維已相望。有待非至無，靈音有所喪。

右清靈真人歌。

龍旅舞太虛，飛輪五岳阿。所在皆逍遙，有感興冥歌。無待愈有待，相遇故得和。滄浪奚足遼，玄井不為多。鬱絕尋步間，俱會四海羅。豈若絕明外，三劫方一過。

右中候夫人歌。

縱酒觀羣惠，儵忽四落周。不覺所以然，實非有待遊。相遇皆歡樂，不遇亦不憂。縱影玄空中，兩會自然疇。

右昭靈李夫人歌。

駕欵發西華，無待有待問。或眄五嶽峰，或濯天河津。釋輪尋虛舟，所在皆纏綿。芥子忽萬項，中有須彌山。小大固無殊，遠近同一緣。彼作有待來，我作無待親。

右九華安妃歌。

無待太元中，有待太有際。大小同一波，遠近齊一會。鳴絃玄霄顛，吟嘯運八氣。奚不酣靈液，眄目娛九裔。有無得玄運，二待亦相蓋。

右太虛南嶽真人歌。

偃息東華靜，揚餅運八方。俯眄丘埋間，莫覺五嶽崇。靈阜齊淵泉，大小互相從。長短無少多，大椿須臾終。奚不委天順，縱神任空同。

右方諸青童君歌。

控飈扇太虛，八景飛高清。仰浮紫晨外，俯看絕落冥。玄心空同間，上下弗流停。無待兩際中，有待無所營。體無則能死，體有則攝生。東賓會高唱

，二待奚足爭。

命駕玉錦輪，僂轡仰徘徊。朝遊朱火宮，夕宴夜光池。浮景清霞杪，八龍正參差。我作無待遊，有待輒見隨。高會佳人寢，二待互是非。有無非有定，待待各自歸。

右南極紫元夫人歌。按此諸歌詩，並似初降語，而嫌衆真多高唱，上清童紫元太虛未嘗有雜降處，恐或遺失耳。有待之說，並是指右英事，非安妃也。

騰躍雲景轅，浮觀霞上空，霄駟縱橫僂，紫蓋託靈方。朱煙纏旌旄，羽帔扇香風。電嗥猛獸攫，雷吟奮玄龍。鈞籟昆庭響，金笙唱神鍾，採芝滄浪阿，掇華八溟峰。朱顏日愈新，劫往方嬰童。養形靜東岑，七神自相通。風塵有憂哀，隕我白鬢翁。長冥遺遐歎，恨不早逸縱。

九月三日夕，雲林王夫人喻作，令示許長史。

停駕望舒移，迴輪反滄浪。未睹若人遊，偶想安得康。良因俟青春，以叔中懷忘。

右右英吟此再三。

龜闕鬱巍巍，塘臺絡月珠。列坐九靈房，叩璈吟太元。玉簫和我神，金醴釋我憂。宴酣東華內，陳鈞千百聲。青君呼我起，折腰希林庭。羽帔扇翠暉，玉珮何鏗零。俱指高晨寢，相期象中冥。

右紫微歌此二篇。

超舉步絳霄，飛飈北壘庭。神華映仙臺，圓曜隨風傾。啟暉抱丹元，扉景准月精。交袂雲林宇，謂應作皓鬢還童嬰。蕭蕭寄死宅，是非豈能營。陣上自擾競，安可語養生。

右玄壘紫微作。

控晨浮紫煙，八景觀振流。羽童捧瓊漿，玉華餞琳腴。相期白水涯，揚我萎蕤珠。滄房煥東霞，紫造浮絳辰。雙德秉道宗，作鎮真伯蕃。八臺可眇目，北看乃飛元。清淨雲中視，眇眇躡景遷。吐納洞領秀，藏暉隱東山。久安人事上，日也無虛閑。豈若易翁質，反此孩中顏。

九月六日夕，雲林喻作，與許侯。

解輪太霞上，斂轡造紫丘。手把八空烝，縱身雲中浮。一眇造化剛，再視索高疇。道要既已足，可以解千憂。求真得真友，不去復何求。

九月六日夕，紫微夫人喻作，示許長史，并與同學。同學，謂郗回也。

晨闕太霞構，玉室起霄清。領略三奇觀，浮景翔絕冥。丹空中有真，金映育挺精。八風鼓錦被，碧樹曜四靈。華蓋應蘭暉，紫轡策綠駟。結信通神交，觸類率天誠。何事外象感，須觀瑤玉瓊。

九月九日雲林右英夫人喻作。

紫空朗明景，玄宮帶絳河。濟濟上清房，雲臺煥嵯峨。八輿造朱池，羽蓋傾霄柯。震風迴三辰，金鈴散玉華。七轡絡九垓，晏眇不必家。借問求道子，何事坐塵波。豈能柄東秀，養真收太和。

九月九日紫微夫人喻作，因許示郗。郗猶是方回也。

二景秀鬱玄，霄映朗八方。丹雲浮高晨，逍遙任靈風。鼓翮乘素颺，竦眇瓊臺中。綠蓋入協晨，青駟擲空同。右揖東林帝、上朝太虛皇。玉賓剖鳳腦，嗽酣飛藥漿。雲鈞迴曲寢，千音何琅琅。錦旌召猛獸，華幡正低昂。香母折腰唱，紫煙排棟梁。總轡高青闕，解駕佳人房。昔運挺未兆，靈化順氣翔。心眇玄涯感，年隨積椿崇。形甘垢臭味，動靜失滄浪。我友實不爾，榮辱昨已忘。

九月十八日夜，雲林右英夫人作喻曰：吾辭訖此。

絳景浮玄晨，紫軒乘煙征。仰超綠闕內，俯眇朱火城。東霞啟廣暉，神光煥七靈。翳映汜三燭，流任自齊冥。風纏空洞宇，香音觸節生。手擔 謂應作織字女僊，併衿匏瓜庭。左徊青羽旗，華蓋隨雲傾。晏寢九度表，是非不我營。抱真栖太寂，金恣愈日嬰。豈似愆穢中，慘慘無聊生。

九月二十五日夜，雲林右英夫人授作。

三嘗抓紫軒，傾雲東林阿
右英吟此道。

右從騰躍來，凡十三篇，并有楊書，又雜有據寫。

遣滯悵賴窮行德，不亦甚佳乎，患德之不報，所患種福之不多耳。此一行則似乎福田也，萬事云云盡可觸類矣。

十二月三日，雲林右英夫人告。

右一條有楊書，又有一本小異。

穆惶恐言：仁愛之至，猥惠新詩，雲藻綺絡，金聲玉榮，誠翰林之奇秀，華錦之盛肆也。義類淵微，仰覽無射，佩之丹心，奉以周旋，功德淺陋，冥報已重，福田之喻，敢不自勵，憑託徽猷，情若山海，動靜啟悟，望垂矜錄。許穆惶恐，言詣雲林右英夫人机前。此即答遣滯悵書也，有自起草存。

青童大君常吟詠曰：欲殖滅度根，當拔生死栽。沉吟墮九泉，但坐惜形骸。

太虛真人常吟詠曰：觀神載形時，亦如車從馬。車敗馬奔亡，牽連一時假。哀世莫識此，但是惜風火。種罪天網上，受毒地獄下。

西城真人王君常吟詠曰：神為度形舟，薄岸當別去。形非神常宅，神非形常載。徘徊生死輪，但苦心猶豫。

小有真人王君常吟詠曰：失道從死津，三魂迷生道。生生日已遠，死死日

已早。悲哉苦痛容，根華已顛倒。起就零落生，焉知反枯老。

以去月秋分日，於瑤臺大會，四君各吟此言，以和玄鈞廣韶之絃聲也。十月告云去月，如似是九月，南秋分必在八月，則去月自為通乎耳。

十月十五日，右英夫人說此，令疏。

右五條有掾書。

四旂曜明空，朱軒飛靈丘。玉蓋蔭七景，鼓翻霄上浮。九音朗紫空，玉璣洞太無。宴詠三辰宮，唱嘯呼我儔。不覺椿已來，豈知二景流。佳人雖兼忘，而未放百憂。長林真可靜，巖中多自娛。

十月十七日，雲林夫人作與許侯。

左把玉華羞，飛景躡七元。三辰煥紫暉，竦眄撫明真。變踊期須臾，四面皆已神。靈發無涯際，懃思上清文。何事生橫徐，令爾感不專。烏禁反。烏賀反。此應作喑啞，言其速也。夫去機，不覺年歲分。

十月十八日紫微夫人作。

右二篇有楊書。

北登玄真闕，携手結高羅。香煙散八景，玄風數絳波。仰超琅園律，俯眄霄陵阿。玉簫雲上唱，鳳鳴洞九遐。乘氣浮太空，曷為躡山河。金節命羽靈，徵兵折萬魔。齊挹二晨暉，千椿方嬰牙。喪真投兢室，不解可奈何。

仰眄太霞官，金閣曜紫清。華房映太素，四軒皆朱瓊。擲輪空同津，總轡儻綠駟。玉華飛雲蓋，西妃運錦旌。翻然濁塵涯，儵忽佳人庭。宿感應期降，所招已在冥。乘風奏霄晨，共酣丹琳罍。公侯徒眇眇，安知真人靈。

右二篇，十月二十日授。亦應是右英喻長史也。

右二萬有楊書。

車馬雖重，為路人所略，推分任運，有以招之，不必也。卮子誠小，還為童史所偷，故疾而惜之，今冥鑒即擒。蓋所以懼惡而善者別矣。今雖嘿然不言，小人足知靈驗，有訓在其中，非直區區，若此小小而不能坦也。謹白呈雲林右英夫人。

十一月九日。此所答右英授事，事今不存。

穆惶恐言：沉染鄙俗，流浪塵昧，罪與年長，愆隨日積，幸遭玄運，靈啟其會，披散氛霧，朗然達觀，真靈清秀，並垂戒悟，猥辱文翰，華藻成林，金聲玉振，規矩有章，父子凡微，無以堪荷，夙興策勵，不敢怠惰，顛顛傾注，言不自暢。穆惶恐言。此亦是答右英詩，不審的是何詩，亦似不存。

右二條長史自書本。

靈谷秀瀾榮，藏身栖巖京。被褐均袞龍，帶索齊玉鳴。形磬幽遼裏，擲神太霞庭。霄上有陞賢，空中有真聲。抑我曲晨飛，案此綠軒駟。下觀八度內

，俯歎風塵縈。解脫遺波浪，登此眇眇清。擾兢三津竭，奔馳割爾齡。

十二月一日夜，南岳夫人作與許長史。

飛輪高晨臺，控轡玄壘隅。手携紫皇袂，條欵八風驅。玉華翼綠幃，青裙扇翠裾。冠軒煥崔嵬，珮玲帶明珠。薄入風塵中，塞鼻逃當塗。臭腥彫我氣，百痾今心殂。何不颯然起，蕭蕭步太虛。

十二月一日夜，方丈左臺昭靈李夫人作，與許玉斧。

清晨揖絳霞，總氣霄上遊。徊駟躡曲波，遂親世人憂。辭旨蔚然起，不散三秀嶠。何若巡玄鄉，撫璫為爾娛。君安有有際，我願有中無。

右英作此。

駕景遊賢良，促轡東圃下。

右英吟此道。

咀嚼玄句，柔音蔚暢，曲夾適宣，辭喻標朗，欽欽之詠，有由然也。玄宗以安，我其會矣。

十二月十四日，雲林夫人作與長史。

此所答長史之詩，詩今不存。

右五篇有楊書。

該清道難，通幽妙達，許侯其人也。方將曜靈方丘，騰躍暉霞，身飛九天，作則羣真，師傳金闕，撫極種人，其德仁以融，其教整以和，可謂天秀標韻，為後民之圓匠也。斧子乃潛晨密煥，秀霄空上，託心玄宅，神栖入領，心標寂刃，歸形太初，志割姻親於內外，寄幽會於隱觀矣。雖自思入庇重岫，穎翳雲暉，故叛父也。若父愚可也，交當同編雲札，列名靈簡，運會相遇，何以陳之耶。昔薛旅字季和，往學真道於鍾山北阿，經七試而不過，即長里薛公之弟也。不過者，由淫妖失位，鄙內滯，石性不迴，致敗其試耳。然其人好慈和篤，又心愛嘯音鳳響及玄絃之彈，是故虛唱凝神，徽聲感魂，神不遂落，由好嘯唱願鳳鳴之故矣。長里先生燕代人，周武王時人也，先生比乞之於太上，太上故使生 謂應作繼字肇阿之陰運，致欲其該微，釋滯於染練，新暉速升虛之超，長里君之願也。若 謂應作猶字愆波不激，淫 謂應作愈字出，雖百過試之，故亦昔之薛旅耶。師宗相期，拂飾盡性，苟能其事，我亦罕勞，賢者之舉，此復宜詳，密告由來，宿命之始，想有 應作以字悟也。燕氣內果外柔，沉德樂景，故其人聞北風則心悲，睹啟曜則懷泰，思駿駟以慕聘，嘉柔順以變蔚，彼人之心，曷曾不爾乎。此則本鄉之風氣，首丘之內感也。苟能信之，君其諧矣。如其 謂應作壅字秉欲，丹絳不暢，靈人携手而空反，高友歛袂而迴晏，神氣不眇，其宅寂通，不鼓其目，命矣夫，固可悲耶。長里之弟本燕代人，故此稱其谷氣，以喻長皮之心也。

十二月十六日夜右英告。

右二篇有楊書。

太元真人。

雲林右英王夫人。

南岳紫虛元君。

九華真妃。

清靈真人。

紫陽真人。

桐柏真人。

昭靈李夫人。

右八人

十二月十七日夜，方諸宮東華上房靈妃歌曲：

紫桂植瑤園，朱華聲悽悽。月官生藥淵，日中有瓊池。左拔員靈曜，右掣丹霞暉。流金煥絳庭，八景絕煙迴。綠蓋浮明朗，控節命太微。鳳精童華顏，琳腴充長肌。控晨揖太素，乘欸翔玉階。吐納六靈氣，玉嬪把巾隨。彈璫南雲扇，香風鼓錦披。叩商百獸舞，六天攝神威。儵欸億萬椿，齡紀鬱巍巍。小鮮未烹鼎，言我巖下悲。按楊君記云，東方赤氣中有言曰：小鮮未烹鼎，言我巖下悲。當以此事諮啟司命，故譽稱此詩，仍及後篇也。

太微玄清左夫人北渟宮中歌曲：

鬱藹非真虛，太无為我館。玄公豈有懷，縈蒙孤所難。落鳳控紫霞，矯轡登晨岸。寂寂無濠涯，暉暉空中觀。隱芝秀鳳丘，逡巡瑤林畔。龍胎嬰爾形，八瓊迴素旦。琅華繁玉宮，綺葩凌巖榮。鵬扇絕億領，撫翮扶霄翰。西庭命長歌，雲璫乘虛彈。八風纏綠宇，藥煙豁然散。靈童擲流金，太微啟壁案。三元起折腰，紫皇揮袂讚。朗朗扇景曜，曄曄長庚煥。超駟竦明刃，下盼使我惋。顧哀地仙輩，何為栖林澗。

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真人司命君書出此詩，云是青童官中內房曲，恒吟讚此和神。其夜衆真降集，唯有此書存，餘悉不顯。後丁卯年論挺分事，亦是十二月十七日，恐偶同耳，此前一事，不應是卯年也。

右三條有楊書。

玄玄即排起。注之曰：故玄玄以八風為關籥，天地為隄防，四海為甕盎，九州為糝糠，積之以萬殊，蒸之以陰陽。其陶鑄也，充隆炊累，剛柔清濁，象類不同，呼吸吐合。

恭伯榮注之曰：九絕獸神禽也，在乎羣猛之中，猖獗乎激奇之際，千年不足極其變，萬殊不足適其內，日月不足照其眉，八澤不足遊其足，清雲為卑

，九垓為淺，八宏為小，四極為近，變動無常，恒入之芥子之內，玉晨之玉寶，太微之威神矣。

此二條是釋神虎隱文中語，不知何真所告，又無日月，是兩手同書。

君惶恐言：仁德流映，高應彌綸，每貽翰音，恩逮譴繆，旨諭有咸恒之順，宗期則玄霄之會，雖欽願榮崇，欣想靈誥，竊懼熠懼之近暉，不可參二景之遠麗，嚙彼之小宿，難以廁七元之靈觀，尊卑殊方，高下異位，俯仰自失，罔知所據。凡善誘者，勤其切磋；忠愛者，憂其怠惰。大易所以乾乾，仲尼所以發歎於不倦者也。自奉教以來，洗心自勵，沐浴思新，其勸獎也標明得道之妙致，其檢戒也陳宿命之本迹。淫所以喪基，鄙滯所以伐德，雖盧醫之貢針艾，扁鵲之獻藥石，無以喻也。子張存聖教於紳帶，西董佩韋絃以自矯，蓋以外戒內，以義規心，仰銜清訓，謹書之丹懷，藏之六腑，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庶五難解凍於爐門，七試飈靜於淵谷，方將逍遙東山，考室龍林，靈構蕭蕭，丘園冲深，庭延雲駕之奇友，堂列羽服之上真，句金錫五芝之寶，滄浪施長年之珍，期實夙夜之乃願，信誓不敢誣於神明者也。唯少鑒之，君惶恐言。此長史答右英前七月二十八日喻詩，世珍芬馥交者，并酬前書論薛旅事，猶恐是十二月中。

右此一篇，長史令乙寫。

真語卷之三竟

真誥卷之四

金闕右卿司命蓬萊都水監梁國師貞白真人華陽隱居陶弘景造

運象篇第四

仙道寂寂，尋之亦使人不勸也，況復求之於無涯耶。假令東山忽有石髓磐結，紫芝映林，夜光煥燭，燕胎曜峰，靈津肆顯，衆真羅吟，人人往者，皆得掇玄華而揖玉腴，對天仙以散想也，將必相與把臂太虛，駕絡慶雲矣。未審子當刀赴，此二日暫遊山澤不，將故以官私自切，不獲一果耶。今之所以為懈難者，蓋聞推於有無之間耳，以無期我，我亦無也，空中有真，子不睹之，不可謂罕彷彿矣，所望在於不褻裳耳。二日可不果，何時能屈駕看金陵乎？

十一月二十九日夜，定錄君告許侯。

豈能割目前之近滯，慕難成之遠功耶。若故栖情丘林，憑託京畿者，觀金陵以偶想，將任意於吾子，勿謂我無方從無以鑒矣。心革則試不眇，神苦則教不生，賢者之舉，可不察耶。

保命君告。

右二條楊書。斯告實至言矣。

奉十一月二十九日告，得道者以其能排却衆累，直面而進，於是百度自淨

，衆務雲散，該其優者不足為勞，披于艱者可以表心。正月中必有龜山客來東山，至時此應作詎字可不一力乎。奉覽高命，欣然無量，始入此月，公私艱掇，未獲從心，此本是令鑿字，後人改作命使。到京，往反計日，還便沐浴，躬詣朝拜，不失此月，若吉日未過，願垂告敕。又告：賢者之舉，復宜詳之。昔未受上道之前，有欲索側人意，有稱說堪陶獎者，受隱書之後，此計都冥也。此下有兩字被贖，又齊行剪去，後似復更有語。此論賢者之舉，似仍是前書上紙，而復酬十一月二十九日告。此告今不存，前十一月二十九日告語不同。又云正月龜山客來事，如此復酬後定錄告。亦可是右英書中兼有此語耳，記不具存，難用顯證。

右二篇長史自書本。

令勲者勲其事，耽其玄微耳，慎者亦觸類而作也。學道之難，不可書矣。有恥鄙之心者，於道亦遼乎灌秉，然後可貴耳。賢者之舉，自更始爾，今且當內忘。

右紫微夫人道此言。此是紫微見長史答右英道賢者之舉事，故復酬此語也。長史婦亡後，更欲納妾，而修七元家事，最是所禁，故屢有及之。

手筆何其落落，盧醫之喻，復有韋絃之功，解凍爐門，其旨乃佳，當實心在此濟矣。

定錄告。此是中君見長史答右英書後，賞讚之也。

心已至也，不復須詣山也。每空懷以向真，單誠以汎道者，雖欲不教，其可得乎。瞻赴山澤，乃更餘事耳。要都無懷者，實使人悒然，今可停也。

十二月一日夜定錄告許侯。尋此語，復似酬到京不得來事，事相關涉，不可領。

正月二十七日，將不能躋詣欲營宅處耶？龜山真人似當其日來，未真至齋者，自可無彷彿，且欲令彼見我乎。

正月十四日保命告。案此告極似前所疑事，所以翻覆難解也。從此正月起至後，並是入丙寅年中事。

右五條有楊書。

轡景登霄晨，遊宴滄浪宮。綵雲繞丹霞，靈藹散八空。上真吟瓊室，高仙歌琳房。九鳳唱朱籟，虛節錯羽鐘。交頸金庭內，結我冥中朋。俱挹玉醴津，儵歎已嬰童。云何當路蹲，愆病隨日崇。

二月九日夜雲林作。

晨遊太素宮，控駟觀玉河。夕冥鬱絕宇，朝採圓景華，彈璈北寒臺，七靈暉紫霞。濟濟高仙舉，紛紛塵中羅。盤桓囂藹內，愆累不當多。

二月十六日右英作。

玄清眇眇觀，落景出東停。願得絕塵友，蕭蕭罕世營。吟此再三
右三篇有楊書。

靈人隱玄峰，真神韜雲采。玄唱非無期，妙應自有待。豈謂虛空寂，至韻
故常在。携襟登羽宮，同宴廣寒裏。借問朋人誰，所存唯玉子。卓雲虛之駿
，抗翻於空同之上，斯人矣。豈不長揖南面，永謝千乘乎。

紫微詩及詠此。

駕風騁雲餅，晨登太淳丘。絳津連岑振，清波鼓浚流。步空觀九緯，八剛
皆已遊。覲宴三金秀，來觀建志儔。懃懈不相淹，是以積百憂。

二月三十日夜右英作。

褰裳濟綠河，遂見扶桑公。高會太林墟，寢宴玄華宮。信道苟淳篤，何不
栖東峰。

紫微夫人歌此。

陵波越滄浪，忽然造金山。四顧終日遊，罕我雲中人。

右英吟此。

控景始暉津，飛飈登上清。雲臺鬱峨峨，聞闈秀玉城。晨風鼓丹霞，朱煙
灑金庭。綠藥集玄峰，紫華巖下生。慶雲纏丹爐，練玉飛八瓊。晏昞廣寒宮
，萬椿愈童嬰。龍旂啟靈電，虎旗徵朱兵。高真迴九曜，洞觀均潛明。誰能步
幽道，尋我無窮齡。

紫微夫人作。

紫闕構虛上，玄館衝絕飈。琳琅敷靈囿，華生結瓊瑤。騁駟滄浪津，八風
激雲韶。披羽扇北翳，握節鳴金簫。鳳籟和千鍾，西童歌晨朝。心豁虛無外
，神襟何朗寥。迴儻太空嶺，六氣運重幽。我塗豈能尋，使爾不終彫。

右英夫人作。

翳藹紫微館，鬱臺散景飈。鸞唱華蓋間，鳳鈞導龍朝。八狼擁絳旌，素虎
吹角簫。雲勃寫靈宮，來適塵中囂。解轡佳人寢，同炁自相招。尋宗須臾頃
，萬齡乃一朝。椿期會足衰，劫往豈足遼。真真乃相目，莫令心徂。側交反虛
刀揮至空，鄙滯五神愁。

右紫微作。

朝啟東晨暉，飛駟越滄淵。山波振青涯，八風扇玄煙。迴昞易遷房，有懷
真感人。三金可遊盤，東岑宜永甄。紛紛當塗中，孰能步生津。飄飄八霞嶺
，徘徊飛晨蓋。紫駟騰太空，麗昞九虛外。玉簫激景雲，靈煙絕幽藹。高仙宴
太真，清唱無涯際。去來山岳庭，何事有待邁。

四月十四日紫微夫人作。

玄波振滄濤，洪津鼓萬流。駕景昞六虛，思與佳人遊。妙唱不我對，清音

與誰投。雲中騁瓊輪，何為塵中趨。

右同夕右英夫人吟歌此曲。

松柏生玄嶺，鬱為寒林桀。繁葩盛嚴冰，未肯懼白雪。亂世幽重岫，巡生道常潔。飛此逸轡輪，投彼遐人轍。公侯可去來，何為不能絕。

右右英作。

神玉曜靈津，七元煥神扉。靈遷方寸裏，一躍登太微。妙音乘和唱，高會亦有機。齊此天人眇，協彼晨景飛。總轡六合外，寧有傾與危。

四月二十三日夜紫微夫人作。

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雲鬱紫晨，蘭風扇綠輶。上真宴瓊臺，邈為地仙標。所期貴遠邁，故能秀穎翹。翫彼八素翰，道成初不遼。人事胡可豫，使爾形氣銷。

四月二十七日夜南嶽夫人作。

右十二篇有楊書，又雜掾寫。

清淨願東山，蔭景栖靈穴。愔愔閑庭虛，翳蒼青林密。圓曜映南軒，朱鳳扇幽室。拱袂閑房內，相期啟妙術。寥朗遠想玄，蕭條神心逸。

閏月三日夜右英作，示許長史。案晉曆丙寅年閏四月也。

右有楊書，又掾寫。

縱心空同津，總轡策朱駟。佳人來何遲，道德何時成。吟此道。

有心許斧子，言當採五芝。芝草不必得，汝亦不能來。汝來當可得，芝草與汝食。此兩得及來並戲作吳音。

右英吟此。

右二篇有楊書。

八塗會無宗，乘運觀囂羅。化浮塵中際，解衿有道家。騁煙忽未傾，携真造靈阿。虛景盤瓊軒，玄鈞作鳳歌。適路無軌滯，神音儻雲波。齊德秀玉京，何用世間多。

授書畢，又吟良久，而復授，今書此詩，似不與書上相連也。

坦夷觀天真，去累縱衆情。體寂廢機駟，崇有則攝生。焉得齋物子，委運任所經。

右中候夫人作。

薄宴塵飈領，代謝緣還歸。奚識靈劫期，顧眇令人悲。

紫微夫人作。

右三篇有掾書。

林振須類感，雲蔚待龍吟。玄數自相求，觸節皆有音。飛駟出西華，總轡忽來尋，八遐非無娛，同詠理自欽。悼此四羅內，百憂常在心。俱遊北寒臺

，神風開爾襟。

六月二十三日夜南極夫人作。

登駟發東華；扇欵儷太玄。飛轡騰九萬，八落亦已均。蹙眇山水際，窈窕靈岳間。同風自齊氣，道合理亦親。龍芝永遐齡，內觀攝天真。東岑謂應作岑字可長掙，何為物所纏。

六月二十三日夜中候夫人作。

右二篇有楊書，又掾寫。

五月十二日中君喻書：此九字題卷外，從此後並似是丁卯年中授書，此事皆論三許挺分也。

阿映遂能絕志山林，懃心道味，淨神注精，研澄虛鏡，玄寧獨宴，孑栖偶真，乃翁道遠之疇匹，姜伯真之徒也。服炁挹夜，卒獲其益，亦至事也。昔又入在臨海赤山中，赤山一名燒山，遇良友王世龍、趙道玄、傅太初者，此數子始以晉建興元年渡江，入東山中學道耳。并與相見。數人之業，皆勝於映矣。映遂師世龍，授解束之道，修反行之法，服玉液，朝腦精，二三年中，面有光華，還顏反少，極為成道，但恨其所稟不饒，不得高品之通耳。於是司命敕吾舉之，使奏聞上宮，移名東方諸署為地仙。時三官都禁左郎遣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嚴白虎來於赤山中，即欲執之以去，且話其罪狀。吾時禁，謂應作訝字，又乃馳啟司命，司命即遣中侯李遵握火鈴而來，呵攝之，於是魴及白虎乃走去耳。李遵未來之時，映懼怖失膽，亦喪氣矣，亦賴龔幼節、李開林助映為答對，亦幾至敗也。自無此二人，及其師王世龍，亦早惡矣。魴謂應作詰字之亦有實，映答對亦可可。三官出丹簡罪簿，各執一通，而問映云：夫欲學道慕生，上隸真人，玄心栖邈，恭誠高靈者，當得世功相及，禍惡不遘，陰德流根，仁心上逮，乃可步真索仙，度名青府耳。云何父手殺謝弓，且亂逆三光，又許朝斬李玘之頭以代蔡扶之級，又走斬射潘綦等，支解鈴下曹表等，水沉湯雲之尸，火燒徐昂之骸，絞殺桓整，剗割振噲，酷害虐暴，刑謂應作濫字四十有三，張皇訟冤，事在天帝，禍戾山積，善功無一。又汝本屬事帛家之道，血食生民，通愆宿責，列在三官，而越幸網脫，奉隸真氣，父子一家，各事師主，同生乖戾，不共祭酒，罪咎之太，陰考方加。有如此積罪，亦無仙者，當可得欺太上之曹，使汝得名刊不死之紫錄耶？汝其無對者，有司必執也。映自強長嘯，振褐撫髮，爾乃整氣扉口，叱咤而答曰：大道不親，唯善是與，天地無心，隨德乃矜。是以坂泉流血，無違龍髯之舉；三苗丹野，謂應作涿字鹿絳草，豈妨大聖靈化，高通上達耶。吾七世父許子阿者，積仁著德，陰和烏獸，遇凶荒之年，人民飢饉，加之疫癘，百遺一口，阿乃施散家財，拯其衆庶，親營方藥，懃勞外舍，臨人之喪，如失其親，救人之患，如己之疾，已死之命，懸

於阿手，窮垂之身，撫之如子，度脫凶年，賴阿而全者，四百八人。仁德不謂應作墜字，後當鍾我等。是以功書上帝，德刊靈閣，使我祖根流宗澤，磨光後緒，故使垂條結華，生而好仙，應得度世者五人，登升者三人，錄名太上，策簡青宮，豈是爾輩所可豫乎。言畢，魴等豁然而笑，遵至而去矣。此意雖復是世龍之助，吾亦壯其辭也。於是即得度名東宮，當為仙之中者。然其身中自宿有陰罪未了處，已日就補復，解謝太上，行當受書署者也。蓋爾不復受考於三官，已定名於不死之錄矣。今已移在竹葉山中，或名此山為蓋竹山。山之東面，兩隴西上，其中有石井橋，橋之北小道直入，其間有六叢杉樹，樹之左右三百步，有小石探室，室前有流泉水，映與三人共止其中。此辰年當自覓出，還人食詭，亦欲覓還鄉里山之近處，令其家兄弟見之者也。臨時自當令其弟知所在，乃又寄謝，令弟子勸之，若欲至竹葉山索映，亦即得相見竹葉山東上石橋，橋之北小道甚徑易，勿從南山上山，南道絕險。竹葉山中仙人陳仲林、許道居、尹林子、趙叔道，此四人並以漢末來入此山，叔道已得為下真人，仲林大試適過，行復去此，是竹葉山中舊仙人也。其王世龍、趙道玄、傅太初、許映或名遠遊，適來四年耳。

右從五月十二日至此，並楊書受旨本。

納納長者，蔚蔚內明，撥于昔累，非復故形，變扇澡鍊，得道之情，和挹神心，仰秀雲靈，傾觀晨景，德音蘭馨，方及十載，季謂應作偉字舉名，每事勗焉，勿復不精。

太和二年歲在丁卯，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真人司命君告穆，到丙子年為十年矣，時當七十二也，到亥子年神化變鍊，子年始餘十年。

蕭條斧子，和心凝靜，道炁雖妙，乘之亦整，澄形丹空，擢標霄領，其神以暉，其光將穎，實侍謂應作晨字之高舉，谷子之羅此古鼎字，可謂秀落衆望，縈停之仙，才又當勗，進德修業，淡然虛眇。

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真人司命君告玉斧。祖司徒府辟掾不赴，隱在本縣茅山五年，此十六字榮弟後所注，其公府辟似妄也。

淵奇體道，解幽達精，虛中受物，柔德順貞，慈寬博採，聞道必行，逍遙飛步，啟誠坦平，策龍上造，浮煙三清，實真仙之領帥，友長里之先生，必當封牧種邑，守伯仙京，傅佐上德，列書絳名。

右說道許長史所得限分。爾時護軍長史，此六字亦榮弟所注。

瑋灼清暉，潛光翳真，二景落鋒，飛霞流纏，於焉玉子，採此雙辰，遂開上道，允得妙門，儀璘洞煥，玉標玄金，登名五宮，懸書七元，寔迭域之併羅，為上清之卿君，是子內和感虛託真情專之所致，亦南人雲軫之必駕，三元景輦之携遊也。此云迭域，即谷希子也，與前司命所答谷子之羅鼎事同。

右說道許玉斧所得之分。此前後二右字下說字，出長史書，云右清靈真人說云云。而楊君書無此四字，當是于時楊向長史口道，是裴君也。

此是道成懃至受書之時，初所舉定目之名也，亦得道齋詣之分限矣，而替者，得來必無從矣，當共寘此。

右五條有楊書、長史寫兩本。

保命告云：許子遂能委形冥化，從張鎮南之夜解也，所以養魂太陰，藏魄于地，四靈守精，五老保藏，復十六年殆睹我於東華矣，既適潛暢，莫覺不真。許子即是掾也。按張係師為鎮南將軍，建安二十一年亡，葬鄴東。後四十四年，至魏甘露四年，遇水棺開，見尸如生，出著牀上，因舉塵尾覆面，大笑咤，又亡，仍更殯葬。其外書事邊，略如此。未審夜解當用何法。依如許掾，似非劍杖也。

右英告曰：自古及今，死生有津，顯默異會，藏往滅智，與世同之者，皆得道之行也。若夫瓊丹一御，九華三飛，雲液晨酣，流黃徘徊，仰咽金漿，咀嚼玉蕤者，立便控景登空，玄升太微也。自世事乖玄，斯業未就，便當蹙履太陰，潛生冥鄉，外身棄質，養胎虛宅，陶氣絕籥，受精玄漠，故改容於三陰之館，童顏於九鍊之戶，然後知神仙為奇死而不亡，去來之事，理之深也。

南人告云：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託體遺邇，道之隱也。或有再酣瓊精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虫出戶，仇季子咽金液而臭聞百里，黃帝火九鼎於荆山，尚有橋領之墓，季主服雲散以潛升，猶頭足異處，墨秋咽虹丹以投水，育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剪韭以入清玲之淵，□成納氣而腸胃三腐，諸如此比，不可勝記，微乎得道，趣舍之迹無常矣。南人，即南真人夫也。此諸仙人出諸傳記，而事邊有參差不同者。

保命又云：既適潛暢，莫覺不真，如此之指，非真尸也。

右四條有長史書。

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皆尸解也；視足不青、皮不皺者，亦尸解也；要目光不毀，無異生人，亦尸解也；頭髮盡脫而失形骨者，皆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之例也。

右一條甲手書寫。

若其人蹙死適太陰，權過三官者，肉既灰爛，血沉脈散者，而猶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三元權息，太神內閉，或三十年二十年，或十年三年，隨意而出，當生之時，即更收血育肉，生津成液，復質成形，乃勝於昔未死之容也。真人鍊形於太陰，易貌於三官者，此之謂也。天帝曰：太陰鍊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為真人。趙成子死後五六年，後人晚山行見此死尸在石室中，肉朽骨在，又見腹

中五藏自生如故，液血纏裹於內，紫包結絡於外。

夫得道之士暫遊於太陰者，太乙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掾氣。右三條是長史抄寫《九真經》後服五石腴事。

其用他藥得尸解，非是用靈丸之化者，皆不得反故鄉，三官執之也。有死而更生者，有頭斷已死乃從一旁出者，有未斂而失尸骸者，有人形猶在無復骨者，有衣在形去者，有髮脫而失形者，白日去謂之上尸解，夜半去謂之下尸解，向曉向暮之際而謂之地下主者也。

右一條是據抄寫《劍經》後論尸解事。

真語卷之四竟

真誥卷之五

金闕右卿司命蓬萊都水監梁國師貞白真人華陽隱居陶弘景造

甄命授第一

道授

此有長史、掾各寫一本，題目如此，不知當是道家舊書，為降楊時說，其事旨悉與真經相符，疑應是裴君所授。所以爾者，按說《寶神經》云道曰，此後云我之所師南岳赤松子。又房中之事，惟裴

君少時受行耳。真誥中有，吾昔常恨此，賴解之早耳。此語亦似是清靈言故也。

君曰：道者混然，是生元炁，元炁成然後有太極，太極則天地之父母，道之奧也。故道有大歸，是為素真。故非道無以成真，非真無以

成道，道不成，其素安可見乎？是以為大歸也。見而謂之妙，成而謂之道，用而謂之性，性與道之體，體好至道，道使之然也。此說人體自然與道

炁合。所以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修道謂教。今以道教，使性成真，則同於道矣。

君曰：太上者，道之子孫，審道之本，洞道之根，是以為上清真人，為老君之師。此即謂太上高聖玉晨大道君也，為太極左真人、中央黃老君之師。

君曰：老君者，太上之弟子也，年七歲而知長生之要，是以為太極真人。

君曰：太極有四真人，老君處其左，佩神虎之符，帶流金之鈴，執紫毛之節，巾金精之巾，行則扶華晨蓋，乘三素之雲。此二條事出《九真中經》，即是論中央黃老君也。黃老為太虛真人南岳赤君之師，裴既師赤君，所以崇其本始，而陳其德位也。

君曰：道有八素真經，太上之隱書也，在世。

君曰：道有九真中經老君之祕言也，在世。

君曰：道有太清上經變化七十四方。

君曰：道有除六天之文三天正法，在世。

君曰：道有黃氣陽精藏天隱月。

君曰：道有三元布經道真之圖。

君曰：道有黃素神方四十四訣。

君曰：道有黃書赤〔界〕長生之要。長史書本，杜家剪除此一行。

君曰：道有赤丹金精石景水母。

君曰：道有青要紫書金根衆文。

君曰：道有玉清真訣三九素語。

君曰：道有石精金光藏景錄形，在世。

君曰：道有丹景道精隱地八術。

君曰：道有白簡素籙得道之名。

君曰：道有紫度炎光夜照神燭。

君曰：此皆道之經也。杜家鑿易此字為經方，世多有者，然亦是祕道之事矣。天師取其名而布其化，事旨大略猶同，但每增廣其法耳。此所云黃書赤界三一經，涓子所說黃赤內真者，非今世中天師所演也。

君曰：仙道有飛步七元天綱之經，在世。

君曰：仙道有七變神法七轉之經。

君曰：仙道有大洞真經三十九篇，在世。

君曰：仙道有大丹隱書八稟十決。

君曰：仙道有天關三圖七星移度。

君曰：仙道有九丹變化胎精中記。

君曰：仙道有九赤班符封山墜海。

君曰：仙道有金液神丹太極隱芝。

君曰：仙道有五行祕符呼魂召魄。

君曰：仙道有曲素決辭，以招六天之鬼，在世。

君曰：仙道有黃水月華，服之化而為月。

君曰：仙道有徊水玉精，服之化而為日。

君曰：仙道有鑲剛樹子，服之化而為雲。

君曰：仙道有水陽青映，服之化而為石。

君曰：仙道有赤樹白子，服之化而為玉。

君曰：仙道有絳樹青實，服之化為黃金。

君曰：仙道有琅玕華丹，服之化為飛龍。

右此十七條，在《靈書紫文》中，並琅玕丹之所變化也。

君曰：仙道有九轉神丹，服之化為白鵠。右在《茅司命傳》中。

君曰：仙道有天皇象符，以合元炁，亦在紫文中。

君曰：仙道有白羽紫蓋，以遊五岳。

君曰：仙道有三皇內文，以召天地神靈。右世中雖有，而非真本。

君曰：仙道有玉珮金鐺，以登太極。

君曰：仙道有神虎之符，以威六天。

君曰：仙道有流金之鈴，以攝鬼神。

君曰：仙道有素奏丹符，以召六甲。

君曰：仙道有金真玉光，以映天下。

君曰：仙道有八景之輿，以遊行上清。

君曰：仙道有飛行之羽，以超虛躡空。

君曰：仙道有紫繡毛帔丹青飛裙。

君曰：仙道有白羽黑翮，以翔八方。

君曰：仙道有翠羽華衣金鈴青帶。

君曰：仙道有曲晨飛蓋，御之體自飛。在劍經中。

君曰：仙道有三十七種色之節，以給仙人。

君曰：仙道之妙，皆有方也，能盡此道，便為九宮真人，不但登仙而已。然道之多方，各備則可知矣。此蓋能為盡一條之道，便得九宮真人。若各各備具，則為太極真人矣。

君曰：今子既至心學道，當以道授子耳。然學者皆有師，我之所師南岳松子，松子為太虛真人左仙公，谷希子為右仙公。昔太上以德教，老子以得道。松子以道授於我，〔我〕#1以得仙。我之得道於松子。今子欲學道，彼必試子，試而不過，是我之恥也。今既語子以得道之方，又悟汝以試觀之法，於此試而不過者，亦子之愚也。夫欲試之人，皆意之所不悟，情之所不及者而為之，子慎之哉。

君曰：仙道十二試皆過，而授此經，此十二事大試也，皆太極真人臨見之，可不慎哉。

君曰：昔中山劉偉道，學仙在蟠冢山，積十二年，仙人試之以石，重十萬斤，一白髮懸之，使偉道卧其下，偉道顏無變色，心安體悅，卧在其下，積十二年，仙人數試之，無所不至，已皆悟之，遂賜其神丹，而白日昇天，此應是漢時人。

君曰：昔青烏公者，身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至於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洵而升太極，太極道君以為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為真人，況俗意哉。青烏公似是彭祖弟子也。

君曰：大洞之道，至精至妙，是無英守素真人之經，其讀之者，無不乘雲

駕龍。昔中央黃老君隱祕此經，世不知之也，子若知之，祕而勿傳。又昔周君兄弟三人，并少而好道，在於常山中，積九十七年，精思無所不感，忽然見老公頭首皓白，三人知是大神，乃叩頭流血，涕淚交連，悲喜自搏，就之請道。公乃出素書七卷；以與誦之，兄弟三人俱精讀之。奄有一白鹿在山邊，二弟放書觀之，周君讀之不廢，二弟還，周君多其弟七過。其二弟內意或云仙人化作白鹿，呼周視之，周君不應。周君誦之萬過，二弟誦得九千七百三十三過，周君翻然飛仙。二弟取書誦之，石室忽有石爆成火，燒去書，二人遂不得仙。今猶在常山中，陸行五嶽也，子慎之哉。

君曰：昔在庇伯微，漢時人也，少時好長生道，常以日入時正西北向閉目握固，想見崑崙，積二十一年。後服食，入中山學道，猶存此法。當復十許年後，閉目乃奄見崑崙，存之不止，遂見仙人授以金鈞之方，遂以得道，猶是精感道應使之然也，非此術之妙也。

君曰：真人隱其道妙而露其醜形，或衣敗身悴，狀如癡人，人欲學道，作此試人，卒不可識也，不識則為試不過，汝但當慎此也。

昔漢初有四五小兒路上畫地戲，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到復是隱言也。時人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之，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仙人拜王公，揖王母。

君曰：昔有傅先生者，其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詣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便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清為南嶽真人。此有志之士也，子其識之，若有此試，慎勿言不能也。

君曰：昔有黃觀子者，亦少好道，家奉佛道，朝朝朝拜，叩頭求乞長生，如此積四十九年。後遂服食入焦山，太極真人百四十事試之皆過，遂服金丹而詠大洞真經，今補仙官為太極左仙卿，有至志者也，非佛所能致，是其中寸定矣。此說與傅含真奉佛事亦同。

君曰：昔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皆後漢時人也。學道在王屋山中，積四十餘年，共合神丹。毛伯道先服之而死，道恭服之又死，謝稚堅、張兆期見之如此，不敢服之，并捐山而歸去。後見伯道、道恭在山上，二人悲愕，遂就請道，與之狹苓持行方，服之皆數百歲，今猶在山中，遊行五嶽。此人知神丹之得道，而不悟試在其中，故但陸仙耳，無復登天翼也。謝稚堅有三處出，一云與葛玄相隨，一云在鹿迹洞中，一即是此，未詳為是一人，當同姓名耳。

君曰：晉初有真人郭聲子，在洛市中作卜師，時劉石張臧四姓，並欲學道，常自歎云不遇明師，明師出而已不覺，皆為試不過，皆無所得也，常當慎此

。有異不覺，便為試不過也。人有學道之心，天網疏而不失，皆並試人，汝深思此意，慎之也。

君曰：昔閻成子少好長生，好學道四十餘年，後入荆山中，積七十餘歲，為荆山山神所試，成子謂是真人，拜而求道，而為大蛇所噬，殆至於死，賴悟之速，而存太上，想七星以却之，因而得免。後復為邪鬼所惑，失其左目，遂不得道，而絕山中。子當慎此之試，恒存於師也。猶是成子用志不專，頗有邪心故也。

君曰：黃子陽者，魏人也，少知長生之妙，學道在博落山中九十餘年，但食桃皮，飲石中黃水，後逢司馬季主，季主以導仙八方與之，遂以度世。此六國時魏，非漢後魏世也。

君曰：有劉奉林者，是周時人，學道在嵩高山，積四百年。三合神丹，為邪物所敗，乃行徙入委羽之山，能閉炁三日不息，於今千餘年矣，猶未升仙。猶是試多不過，道數未足故也。此人但服黃蓮以得不死耳，不能有所役使也。

君曰：昔高丘子，殷人也，亦好道，入六景山，積五百二十餘歲，但讀黃素道經，服餌木，後合鴻丹以得陸仙，遊行五嶽二百餘年，後得金液以升太清也，今為中嶽真人。此說與《劍經序》亦略同。

君曰：為道當令三關恆調，是根精固骨之道也。三關者，口為心關，足為地關，手為人關，謂之三關。三關調則五藏安，五藏安則舉身無病。昔趙叔期學道在王屋山中，時時出民間，聞有能卜者在市閭中，叔期往見之，因語叔期曰：欲入天門，調三關，存朱衣，正崑崙。叔期知是神人，因拜叩頭，就請要訣，因以一卷書與之，是《胎精中記》。拜受此書，入山誦之，後合神丹而升天。此皆前事之徵者，汝當識此言。三關事與黃庭同，並有說而無法。

君曰：當存五神於體。五神者，謂兩手、兩足、頭是也。頭想恆青，兩手恆赤，兩足恆白者，則去仙近矣。昔徐季道學道在鵠鳴山中，亦時時出民間，忽見一人著皮袴練褶，拄桃杖，逢季道，季道不覺之，數數非一，季道乃悟而拜謝之。因語季道曰：欲學道者，當中天青，咏大曆，雙白，徊二赤，此五神之事也。其語隱也。大曆，三皇文是也。此即太素五神事也，別有經法。

君曰：欲使心正，常以日出三丈，錯手著兩肩上，以日當心，心中間暖，則心正矣。常能行之佳。昔有姜伯真者，學在猛山中，行道採藥，奄值仙人，仙人使平倚日中，其影偏，仙人曰：子知仙道之貴，而篤志學之，而不知心不正之為失。因教之如此，後遂得道。定錄目，許先生云姜伯真之徒，不知即此姜不。

君曰：常以夜半時，去枕平卧，握固放體，氣調而微者，身神具矣。如有不具，便速起燒香，平坐閉目，握固兩膝上，心存體神，使兩目中有白炁，如

鷄子大，在目前，則復故也，五日一行之。此即二十四神中事也。

君曰：食草木之藥，不知房中之法及行炁導引，服藥無益也，終不得道。若至志感靈，所存必至者，亦不須草藥之益也。若但知行房中、導引行炁，不知神丹之法，亦不得仙也。若得金鈞神丹，不須其他術也，立便仙矣。若得《大洞真經》者，復不須金丹之道也，讀之萬過，畢便仙也。房中之術，導引行氣，世自有經，不復一二說之。此謂徒服藥存修，而交接之事不絕，亦不得長生，非言都不為者，若都不為，止服藥皆能得仙。

經曰：得道者皆隱穀虫之法，而見三尸之術，夫穀虫死則三尸枯，三尸枯自然落矣，殺穀虫自有別方，得者祕之。此即蘇傳中初神丸方也，其餘雜法皆不及此也。

君曰：人生有骨錄，必有篤志，道使之然。若如青光先生、谷希子、南岳松子、長里先生、墨羽之徒，皆為太極真人所友，或為太上天帝所念者，興雲駕龍以迎之，故不學道而仙自來也。過此以下，皆須篤志也。案此諸人學道，皆有事邊，並經辛懃，而云不學自得，其義未了。墨羽應是墨翟，亦或是木羽也。

君曰：然則學道者有九患，皆人之大病，若審患病，則仙不遠也。患人有志，無時有時，無友有友，無志有志，不遇其師，遇師不覺，覺師不懃，懃不守道，或志不固，固不能久，皆人之九患也。人少而好道，守固一心，水火不能懼其心，榮華不能惑其志，修真抱素，久則遇師，不患無也。如此則不須友而成，亦不須感而動也。此學仙之廣要言也，汝當思此。

君曰：夫喜怒損志，哀感損性，榮華惑德，陰陽竭精，皆學道之大忌，仙法之所疾也。雖還精胎息，僅而補之，內虛已徹，猶非本真。莫若知而不為，為而不散，此仙之要道，生之本業也。

君曰：欲得延年，當洗面精心，日出二丈，正面向之，口吐死炁，鼻噏日精，須鼻得嚏，便止是為炁通，亦以補精復胎，長生之方也。

君曰：食慎勿使多，多則生病；飽慎使卧，卧則心蕩，心蕩多失性。食多生病，生病則藥不行。欲學道者，慎此未服食時也。

君曰：式規之法，使人目明，久而徹視。常以甲子之旬，取東流清水合真丹以洗目，日向清明平旦二七過，常行之佳。此事一出二十四神中，彼謂之拂童，而用庚午日中時也。

君曰：欲為道者，目想日月，耳響師聲，口恒吐死氣，取生炁，體象五星，行恒如跚空，心存思長生，慎笑節語，常思其形，要道也。

君曰：七五之法，常當存之，五者在身，七者在經。

君曰：世有下土惡強之鬼，多作婦女以惑試人。若有此者，便閉炁思天關

之中衡輔之星，具身神，正顏色，定志意，熟視其規中珠子，濁不明者，則鬼試也。知鬼試則思七星在面前，亦可在頭上，以却之。若規中方明者，仙道人也。悟者便拜之，不悟為試不過。若遇邪而謂真人，亦是不過之例也，子慎之焉。邪正相亂，此最試之難者。

君曰：飲食不可卒斷，但當漸減之耳，十日令減一升，則半年便斷矣。斷穀自有方，世多有者，不復重說之。世人之食桃檔以補身，不知桃皮之勝也，桃皮別自有方。

君曰：斷穀入山，當煮食白石。昔白石子者，以石為糧，故世號曰白石生，此至人也，今為東府左仙卿。煮白石自有方也，白石之方，白石生所造也。又善《太素傳》，所謂白石有精，是為白石生也。此方在世。

君曰：《太素傳》者，道書也。學此應奉太上老君，上清皇人，此皓然虛映景中之道，非仙之尊也，老子所謂谷神是也。

君曰：王屋山仙之別天，所謂陽臺是也。諸始得道者，皆詣陽臺，陽臺是清虛之宮也。欲入山者，此山難尚也，下生鮑濟之水，水中有石精，得而服之可長生。此山在河內泌水縣，即濟水所出之源也。

君曰：大洞者，神州是也。神州別有三山，三山有七宮，七宮有七變，朝化為金，日中化為銀，暮化為銅，夜化為光，或化為山，或化為水，或化為石，謂之七變。七變有七經，七經有二十一玉童隨此書，故曰《大洞真經》，讀之萬過便仙，此仙道之至經也。

君曰：閩野者，閩風之府是也。崑崙上有九府，是為九宮，太極為太宮也。諸仙人俱是九宮之官，謂應作僚字耳。至於真人，乃九宮之公卿大夫。仙官有上下，各有次秩，仙有左右府，而有左右公、左右卿、左右大夫、左右御史也。明大洞為仙卿，服金丹為大夫，服衆芝為御史，若得太極隱芝服之，便為左右仙公及真人矣。

君曰：有尸解乃過者，乃有數種，并是仙之數也。尸解之仙，不得御華蓋，乘飛龍、登太極、遊九宮也。此謂自然得尸解為地下主者之類耳，非云託化運變之例也。

君曰：陽丹九轉，世人皆有此術，不復說之。此謂房中之事耳，陽丹或應作陰丹。

君曰：在人問學生，唯當服藥，子不斷穀，則大洞未可得。聞斷穀之法，世自有方。

君曰：吾欲說仙之妙，論道之變化，子必祕之，慎識吾言也。當謂後二條事。

君曰：昔有郭崇子者，殷時人也，彭真人之弟子。嘗兄弟四人俱行，為惡

人所擊，傷其左臂，三弟大怒，欲取治之，崇子曰無用，笑而各去。此人後仕宦，而崇子譽致之，數數非一，此人乃往謝之，而猶譽不止。其人曰：我惡人也，不可以受君子之施。乃自殺。後崇子得道，太極真人以為有殺人之過，不得為真人。此蓋為善之過，尚招其弊，況為惡乎？今時事亦多有類此者，故以為戒。

范零子少好仙道，如此積年，後遇司馬季主，季主將入常山中，積七年入石室，東北解有石 此作之葉反音，即是大瓮也，或可是石牖。季主出行，則語之曰：慎勿開此，如此數數非一。零子忽發視，下見其家父母，大小近而不遠，乃悲思。季主來還，乃遣之歸。後復取之，復使守一銅櫃，又使勿發，零子復發之，如前見其家。季主遣之，遂不得道。此事乃入不可思議之境，然每當依此觸類，慎之。

積功滿千，雖有過，故得仙。功滿三百，而過不足相補者，子仙。滿二百者，孫仙。子無過又無功德，藉先人功德，便得仙。所謂先人餘慶，其無志多過者，可得富貴，仙不可冀也。此一條功過之標格也，可不勉乎。

右道授卷訖此。

右一卷，有長史書，又掾書。

真語卷之五竟

#1『我』字據上下文義補。

真誥卷之六

金闕右卿司命蓬萊都水監梁國師貞白真人華陽隱居陶弘景造

甄命授第二

服朮敘

紫微夫人

此有緣書兩本，雖曰朮叔，其實多原大略極論，似乎不自書意也。紫微才豐情綺，動言富逸，牽引始末，恒超理外，其後所譬，深明黃赤之致矣。

夫晨齊浩元，洞冥幽始，八炁靡渾，靈關未理者，則獨坦觀於空漠，任天適以虛峙，於是淳音微唱，和風合起，二明鑒暉，霄翳無待也。擁萌肇於未剖，塞萬源於機上，含生反真，觸類藏初，爰可矧萬歲以為天，願嬰札而長和耳，何事體造靈神之冥鄉，心研殊方之假外哉。自形無得真之具，器無任真之用者，誠宜步天元之妙攝，推萬精以極妙，尋九緯以挺生，覩晨景之迴照，仰觀煙氣則靈雲纏虛，俯眄六律則八風扇威，太無發洞冥之嘯，圓曜有映空之暉，於是紫霞靄秀，波激岳頽，浮煙籠象，清景遁飛，五行殺害，四節交擲，金土相親，水火結隙，林卉停偃，百川開塞，洪電縱橫而响沸，雷震東西而折裂。天屯見矣，化為陽九之灾，地否闔矣，乃為百六之會。亢悔載窮於乾極，睹

羣龍攫示，流血乎坤野。爾乃吉凶互衝，衆示灾咎，履坦道者將幽人貞吉，居肥遯者亦無往不利，冒嶮巖也，行必輿尸，涉於東北，則喪朋而悔至，苟大川之不利，明坎井之沉零矣。此皆人失其真，物乖我和，遊竟萬端，神鬼用謀。容使天地無常，以百姓為心，於是太上真人，愍萬流之鼓動，開冥津以悟賢，遂爾導達百變，攝生理具，居福德者常全，處危害者彫折，御六氣者定壽，服靈芝者神逸。奇方上術，演於清虛之奧，金簡玉札，撰於委羽之臺，窈窕神唱，真暉合離，歌其章則控晨太微，用其道則揚輪九陔，軒蓋於流霞之陣，眷眄於文昌之台。或爐轉丹砂之幽精，粉鍊金碧之紫漿，琅玕鬱勃以流華，八瓊雲煥而飛揚，絳液迴波，龍胎隱鳴，虎沫鳳腦，雲琅玉霜，太極月醴，三環靈剛，若以刀圭奏矣。神羽翼張，乃披空同之上文，煒燁元始之室，瓊音琅書，發乎三玄之宮，寶紱紆三元之贈，藥珮發丹林之房，上帝獻紫駟之重躍，太真錫流金之火鈴，神童啟轅，九鳳齊鳴，天籟駭虛，晨鍾零鏗，竦身抑旄，八景浮空，龍輿虎旂，遊扇八方，上造常陽之絕杪，下寢倒景之蘭堂，月妃參駟，日華照容，靈姬抱裊，香煙溢窗，顧眄而圓羅邁矣，何九萬之足稱哉。然後知高仙之道蓋上，尋靈之徐微妙，服御之致合神，吉凶之用頓顯也。自非無英公子，黃老玉書，大洞真經三十九章，豁落七元太上隱玄者，莫有羣偶於此術矣。復有體神精思，寶鍊明堂，朝適六靈，使五藏生華，守閉元關，內存九真，三氣運液而灌溉丹田，亦其次也。夫丹誠而蔬禱者，亦奚用東鄰之太牢哉，乃可加以五雲水桂，朮根黃精，南燭陽草，東石空青，松柏脂實，巨勝茯苓，並養生之具，將可以長年矣。吾又俱察草朮之勝負，有速益於己者，並未及朮勢之多驗乎。且頃以來，殺氣蔽天，惡煙弭景，邪魔橫起，百疾雜臻，或風寒關結，或流腫種病，不期而禍奏，意外而病生者，比日而來集也。夫朮氣則式遏鬼津，吐煙則鎮折邪節，強內攝魂，益血生腦，逐惡致真，守精衛命，餐其餌則靈柔四敷，榮輪輕盈，服其丸散則百病廖除，五藏含液，所以長遠視久而更明也。古人名之為山精之赤，山薑之精。《太上導仙銘》曰：子欲長生，當服山精，子欲輕翔，當服山薑。此之謂也。我北謂諸物皆當減朮為益也。且朮氣之用，是今時所要，末世多疾，宜當服御耳。夫道雖內足，猶畏外事之禍，形有外充者，亦或中崩之弊。張單偏致，殆可鑒乎。朮亦可以長生永壽，二可以却萬魔之枉疾。我見山林隱逸，得服此道，千年八百，比肩於五岳矣。人多書煩，不能服一二記示之耳。今撰服朮數方，以悟密若必信用，庶無橫暴之灾，既及太平，則四炁含融，天緯荐生，灾煙消滅五毒匿形，二辰朮察，萬物自成，於是時任子所運而御，亦無復天傾也。今所言朮，欲令有心取服，遏此灾痾耳。又頃者末學，互相擾競，多用混成及黃書赤界之法，此誠有生和合二象匹對之真要也。若以道交接，解脫網羅，推會六合，行諸節氣，却灾

消息，結精寶胎，上使腦神不虧，下令三田充溢，進退得度而禍除，經緯相應而常康，敵人執轡而不失，六軍長驅而全反者，乃有其益，亦非仙家之盛事也。嗚呼危哉，此雖相生之術，俱度之法，然有似騁冰車而涉乎炎州，泛火舟以浪於溺津矣。自非真正，亦失者萬萬。或遠戾天文，讚害嫉拓，靈根鬱塞，否泰用隔，犯誓愆明，得罪三官；或構怨連禍，王師傷敗；或坑降殺服，流血膏野；或馬力以竭，而求之不己。若遂深入北塞而不御者，亦必絕命於匈奴之刀劍乎，將身死於外，而家誅於內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我見諸如此等，少有獲益，徒有求生之妄作，常歎息於生矣。豈若守丹真於絳宮，朝元神於泥丸，保津液而不虧，閉幽術於命門，餌靈術以頤生，漱華泉於清川，研玄妙之祕訣，誦太上之隱篇，於是高栖于峰岫，並金石而論年耶。諸侯安得而友，帝王不得而臣也。遠風塵之五濁，常清掙以期真，優哉悠哉，聊樂我云。案此後應有術方相連，而二本並無，乃別有掾書二方，似即是此法，今撰取在第三卷中。

右一條有掾書兩本，一黃棧，一碧棧。

方諸青童告曰；人為道亦苦，不為道亦苦，惟人自生至老，自老至病，護身至死，其苦無量，心惱積罪，生死不絕，其苦難說，況多不終其天年之老哉。為道亦苦者，清淨存其真，守玄思其靈，尋師轆軻，履試數百，勤心不墮，用志堅審，亦苦之至也。視諸侯之位如過客，視金玉之寶如磚石，視紈綺如弊帛者，始可謂能問道耳。

方諸青童君曰：人之為道，能拔愛欲之根者，譬如攘懸珠，一一攘之，會有盡時，稍去外惡，會有盡時，盡則得道矣。又近喻牛負重行泥中，疲極不敢左右顧，趣欲離泥以蘇息，道士視情慾甚於彼泥中，直心念道，可免衆苦，亦得道矣。謹案上相都無降口事，唯有此二告及歌詩一首，恐未必是楊君親所瞻奉受記也。

西城王君告曰：夫人離三惡道，得為人難也；既得為人，去女為男難也；既得為男，六情四體完具難也；六情既具，得生中國難也；既處中國，值有道父母國君難也；既得值有道之君，生學道之家，有慈仁善心難也；善心既發，信道德長生者難也；既信道德長生，值太平壬辰之運為難也。可不勗哉。三惡道者，生不得作人，得作鳥獸虫畜之三惡也。

太上問道人曰：人命在幾日間？或對曰：在數日之間。太上曰：子未能為道。或對曰：人命在飯食之間。太上曰：子去矣，未謂為道。或對曰：在呼吸之間。太上曰：善哉，可謂為道者矣。吾昔聞此言，今以告子，子善學道，庶可免此呼吸。弟子雖去吾 謂應作校字，皆猶差懸也。千萬里，心存吾戒，必得道矣，研玉經寶書，必得仙也。處吾左側者，意在邪行，終不得道也。人之為

道，讀道經，行道事者，譬若食蜜，遍口皆甜，六腑皆美，而有餘味，能行如此者，得道矣。上宰亦無降楊事，有此及服日月芒事耳。

太虛真人南岳赤君告曰：人有衆惡而不自悔，頓止其心，罪來歸己，如川歸海，日成深廣耳。有惡知非，悔過從善，罪滅善積，亦得道也。夫人遇我以禍者，當以福往，是故福德之氣，恒生於此，害氣重殃，還在於彼，此學道之行也。

又告曰：惡人害賢，猶仰天而唾，唾不洩天，還洩己，凡刑字皆應作形。逆風揚塵，塵不垮彼，還灌其身，道不可毀，禍必滅己。

太虛真人曰：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學道者，寒栖山林者，益當以為意。赤君亦無復別授事。

紫元夫人告曰：天下有五難，貧窮惠施難也，豪富學道難也，制命不死難也，得見洞經難也，生值壬辰後聖世難也。我昔問太上，何緣得識宿命。太上答曰：道德無形，知之無益，要當守志行道。譬如磨鏡，垢去明存，即自見形，斷六情，守空淨，亦見道之真，亦知宿命矣。又曰：念道行道信道，遂得信根，其福無量也。

紫微夫人告曰：為道者譬彼持火入冥室中，其冥即滅而明獨存，學道存正，愚癡即滅而正常存也。財色之於己也，譬彼小兒貪刀刃之蜜，其甜不足以美口，亦即有截舌之患。

玄清夫人告曰：夫人係於妻子寶宅之患，甚於牢獄桎梏，牢獄桎梏會有原赦，而妻子情慾雖有虎口之禍，有此一異手寫本，無此十九字，恐是脫漏。己猶甘心投焉，其罪無赦。情累於人也，猶執炬火逆風行也，愚者不釋炬火必燒手。貪慾恚怒，愚癡之毒，又闕此十五字，於辭有不應爾。貪嗔癡所謂三毒。處人身中，不早以道除斯禍者，必有危殆。愚癡者，火燒手之謂也。為道者猶木在水，尋流而行，亦不左觸岸，亦不右觸岸，不為人所取，不為鬼神所遮，又不腐敗，吾保其入海矣。人為道不為穢慾所惑，不為衆邪所誑，精進不疑，吾保其得道矣。

南極夫人曰：人從愛生憂，憂生則有畏，無愛即無憂，無憂則無畏。昔有一人夜誦經甚悲，悲至意感，忽有懷歸之哀。太上真人忽作凡人，徑往問之：子嘗彈琴耶？答曰：在家時嘗彈之。真人曰：絃緩何如？答曰：不鳴不悲。又問：絃急何如？答曰：聲絕而傷悲。又問：緩急得中如何？答曰：衆音和合，八音妙奏矣。真人曰：學道亦然，執心調適，亦如彈琴，道可得矣。愛慾之大者莫大於色，其罪無外，其事無赦，賴其有一，若復有二，普天之民，莫能為道者也。夫學道者，行陰德莫大於施惠解救，志莫大於守身奉道，其福甚大，其生甚固矣。有人惡我者，我不納惡，惡自歸己。將禍而歸身中，猶謂應作

影字響之隨形聲矣。

右衆靈教戒所言。按此三男真，二女真，並高真之尊貴者，降集甚希，恐此是諸降者叙說其事，猶如秋分日瑤臺四君吟耳，非鈴親受楊君也。

三見易遷，再云可待，要乃起東山屋舍，且可離護之耳。問其故，未見答，問衆靈云：我或爾耶。未詳此意，欲識之。此一條楊君自記，是論長史事。

數遊心山澤，託景仙真者，靈氣將愍子之遠樂，山神將欣子之向化，是故百疾不能干，百邪不得犯，屢燒香左右者，令人魂魄正而但聞芳風之氣，久久乃覺之耳，覺之則入道，入道則得仙，得仙則成真。從前卷有待歌詩十篇接戒來，至此凡八紙，並更手界紙書，後截半行書字，即是楊書。淨觀天地行，此前當並有楊續書，後人更寫別續之耳，所以前脫三十四字，楊所書今未知何事。

靜親天地念飛仙，靜親山川念飛仙，靜親萬物念覆載慈心，常執心如此，得道也。人生者如幻化耳，寄寓天地間，少許時耳，若攝氣營神，苦辛注真，將得道久，道成則同與天地共寓，在太無中矣。若洞虛體無，則與太無共寄寓在寂寂中矣。能洞寂者，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死生之根易解，久長之年易尋，尋之可得，解之可久。

夫可久於其道者，養生也；常可與久遊者，納氣也。氣全則生存，然後能養至，養至則合真，然後能久登生氣之二域，望養全之寂寂，視萬物玄黃盡假寄耳，豈可不懃之哉。氣全則辟鬼邪，養全則辟百害，入軍不逢甲兵，山行不觸虎兇，此之謂矣。

學道之心常如憶朝食，未有不得之者也。惜氣常如惜面目，未有不全者也。然面目亦有毀壞者，猶氣亦有喪失，要人之所惜，常在於面目，慮有犯穢，次及四肢耳。若使惜氣，常為一身之先急，吾少見其枯悴矣。案此所云氣，蓋是房中精氣之氣，非呼吸之氣。

人隨俗要求華名，譬若燒香，衆人皆聞其芳，然不知薰以自燔，燔盡則氣滅，名立則身絕。是故高人哂而遠之，遂為清淨。生之為物，譬日月天地，此四象正與生生為對，失生則四象亦滅，非四象之滅，生滅之也。若使常生，則四象常存，非四象之常存，我能常生故也。常生亦能生於無景，何四象之足計哉。灾遘禍生，形壞氣亡，起何等事耶，似由多言而不守一，多端而期苟免耳。是以玄巢頹枝以墜落，百勝喪於一敗矣。惜乎通仙之才，安可為堅子致弊也。堅子致弊，蓋為膏肓之患不除。借取晋景公之夢，不爾則是別有小兒事也。

南嶽夫人所言。

鴻鷺對南旅，以遐扇揚翻，在於十百之野，彼烏自謂足矣。然鷓鴣歎其眇邈，大鵬哂鴻舉之 謂應作咫字尺耳。苟安其安，而是非自足，故三鳥不相與議

焉，何譏之乎。

紫微言。

右八條並楊書。

古之至人，獨秉靈一之符，玄覽委順之化，明坦途而合變，捫冥樞以齊物，故自然之表，則存之而不論；域領之內，則論之而不議矣。昔玄風泯絕，埃氣彌氛，弘猶淪喪，澆偽滋起，馳驟之徒，替真於崖分之外；躁兢之羣，饜利於形名之肆，擅智生流蕩之患，希求致矜伐之累，乖常適於所適，離至當於非當矣。名身孰親，道家良謂應作箴字。履淹者守一之至戒。良可歎息。

六月八日夜保命告許長史。

知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豈若守根淨沖，栖研三神，所以彌貫萬物，而玄同鏡寂，泯然與泥丸為一、而內外均福也，可示虎牙。

南嶽夫人言。

促催進散，不可令河上有事。散似是木散，河上，水官也。

保命言。

不修道德，及學道無成，則肇功之徒不相逮也。自頃未見有日進之人矣。學志故自少也。七世之德，本鍾於學者，若不學則非復所賴，故以為戒。徒攝上道而不懃者，故下鬼耳。下鬼謂下解主者，鬼師耳，不必是艷宮之鬼也。經中亦云如此。

在官無事，夷真內鍊，紛錯不穢其聰明，爭兢不交於胸心者，此道士之在官也。

秀玄栖標者，雖山河崩潰而不眇，志道存真者，雖寒熱飢渴猶不護，此一往之至也。精散八虛，魂遊萬徐，或因風以投間，或挾魍以結痼，將一切撥之而勿耳矣。昔之道非今道也，靈覺苟殊，百隳其如，予何章聞之，亦足以檢撲矣。

右九條並楊書。

夫真者，都無情慾之感，男女之想也。若丹白存於胸中，則真感不應，靈女上尊不降矣，縱有得者，不過在於主者耳。陰氣之接，永不可以修至道也。吾昔常恨此賴改之速耳，所以真道不可對求，要言不可偶聽也。有匹則不真，外併則真假，真假之邇，斷可見也。

此一應是裴君言，某書

哭者亦趣死之音，一及者乃朽骨之大患，恐吾子未悟之，相為憂耳。極哀者則淫氣相及，來子雖善於耳，爾曹當柰張者何。

定錄君所戒。

右一條楊書，後被割不盡。

穆惶恐言：逢遇玄運，得聞宗告，每事將順，啟悟胸心，仁廕纏綿，仰感罔極，至於始終之分，天然定理，樂生惡亡，人情常感，哭泣之哀，奔臨之制，內以叔情，外以順禮，賢庶所守，莫之虧也。穆內雖修道，外故俗徒，未能披褐山栖，帶索獨往，不得不叙順情禮，允帖內外，一旦違之，既恩情未忍，亦懼傷之者至矣。夫人之言，宛而附情，弘道長教，可謂遠矣，輒當奉遵告敕，使哀不至傷，哭不過慟，柄道任適，不敢有違，謹白。此是答右英書本，今闕所授事，非謂前中君所告趣死之音者，而亦應相關涉也。

右一條據為書。

真語卷之六

#1《上清衆真教戒德行經》，兩『養至』並作『養生』。據上下文義，疑當作『養全』。

真誥卷之七

金闕右卿司命蓬萊都水監梁國師貞白真人華陽隱居陶弘景造

甄命授第三

體 此一字後人儼益標高運，味玄咀真，呼引景曜，凝靜六神，煥領八明，委順靈根，寶鍊三度，養液和魂。假使衝風繁激，將不能伐我之正性也；絕颺勃藹，焉能迴己之清淳耶。爾乃空沖自吟，虛心待神，營攝百絕，栖澄至真，當使憂累靡干於玄宅，哀念莫擾於絳津也。淡泊眇觀，顧景共歡，於是至樂，自鎗零聞於兩耳，雲傲虛彈乎空軒也。口抱香風，眼接三雲，俯仰四運，日得成真，視盼所涯，皆已合神矣。夫真人之得真，每從是而獲耳。不真而強真，亦於此而顛蹙也。復使愆痾填籍，憂哀塞抱，經營常累，憑惜外道，和適羣聽，求心俗老，忽發哀音之。此作奚胡音，猶今小兒啼不止，謂為咳呼也。長悼死沒以悲逝，必精滅神離，三魂隕炁，邪運空間，魄告魍魎，乘我虛陣，造邁百崇，何可握生道以奔於死房，陶靈風而踐於尸室，擲己吉象，投之凶穢乎？已聞高勝而故由豫，屢睹明科而釋疑，遂羅垮上章，使臭染隱書，四極擊鼓，三官尋好，誓信云何而忘，太初於焉而遊，神虎奮爪，毒龍效牙，八方誠曠，謂應作曷字處而逃，身謝之後，方悟清僚之可羨，言者之不虛矣。且哀聲亂真，干作正炁，明君胡不常處福鄉，於此振衣而歸室乎？

正月十一日夜安妃告。此一條是寅年正月，九華告楊君相譏誚之事，故南真後復有所論也。楊書。

真人歸心於一正，道炁標任於永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則利貞兆，此自然之感對，初無假於兩際也。夫惑生是非，嫌邁疑似，潛滯於中，抱間心裏，外握察觀之炁，內有縊結之晒，遺初覺於建始，乖玄梯而密猜者，有如此徒。我見其敗，未見其立矣。蓋有懷而懼者，豈獨一人哉。

二月三十日夜，南嶽夫人告許長史，可以示同烝而墮惑者。此是授長史，令說喻楊君，勿疑九華之事也。楊書。

故望洪濤之暨天，則知其不起乎垮池之中矣。睹玄翰之汪滅，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也。紫微言。

衆藻集而龍章成，羣聲會而雲韶諧，辛酸備則嘉味和耳。中候夫人答此二辭，乃出抱朴子外篇博喻中。後復有此例，當是衆真借取，以譬而用之，猶如所稱周易、毛詩中語耳。

彼人如梁伯鸞乎？中候言。彼人當是指長史也

梁氏德狹也。此子蕭條，氣遠甚矣。夫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振岑者，必發板桐之源。洪哉積陰德之賢，有似邠人也。紫微答。邠即幽國，以比周太王也。自蔭以下，至板桐之源，亦是博喻中語，唯改襄陵作振岑。

彼愈北而聰明愈閉，右英言。

聰者貴於理道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迹矣。逸麟逍遙於太荒之衣，故無羈絡之憂，靈羽振翅於玄圃之峰，以遺羅縵之患，何其識吉凶哉。保命仙人答。此復是博喻，兩篇合為今語，而改機穿作羈落，靈鵠作靈羽，罩羅作羅縵耳。

尋飛絕影之足，而不能騁逸於呂梁；波波泳淵之屬，而不得陸峻攀危。彼子誠可才異也，安能內攝哉。

輔機者，欲仁人也，德欲茂矣。繁林鬱蒼，則羽族雲萃，玄淵浩汗，則鱗羣競赴。若其宅心者，衆將何事於近。紫微言。

右八條楊書，又有掾寫。

有道者皆當深研靈奧，栖心事外，但思味勤篤，糟粕餘物，亦足自了耳。桐柏真人言。

夫清諍未若東山，養真未若幽林，栖形景而虛上，遠風塵之網纏，於是榮辱之羅，何足以羈至士耶。

右二條楊書。

夫金玉山積，猶非我也；肱篋之擔往矣，猶非己也；榮冕之盛陳矣，猶非貴也；采艷之芬華矣，猶非真也。能消而蕩之，則淫之心亡也，鄙滯之門閉矣，尚真之覺漸也，謂應作阡字陌之情見矣。如其不爾，四者皆成內賊之害，外為驩兜之患，不去之不散，無所復營措於其間矣。亦無事趣當爾也。戒長史也。些二字本朱書，亦應是右英夫人言也。

為道者實有勤苦，斯人也可謂必得之矣。

右二條長史、掾書。

夫學道者，當得專道注真，情無散念，撥奢侈，保沖白，寂然如密有所睹

，熙然如潛有所得，專專似臨深谷，戰戰如履於冰炭，始得道之門耳，猶未得道之室也。所謂為難者，學道也；所謂為易者，學道也。寂玄沉味，保和天真，注神栖靈，耽研六府，惜精閉牝，無視無聽，此道之易也。即是不能行此者，所以為難。許侯研之哉，斧子瑩之哉。

右右英所道，令疏彼君。勤其事者，有獲福者多也。

謂應作隋字之者禍敗積矣，范帥言不知道誰。應是鬼帥范疆矣。

右二條有掾書。

昔因華氏，累白書敬，靈道高邈，音饗冥絕，仰瞻九霄，注心罔墜，矜逮不遺，特蒙酬告，雲華斐暢，玉音粲發，誘導恂恂，啟悟丹至，披覽欣欣，五情悅懌。某志好有年，未獲，缺失二字，別本作剋遂。恭黨幽晦，始親天日，靈真此缺失一字，別本作微字，疑非。請，訓誨交湊，剋已補過，思釋鄙滯，夙興勤惕，悟寐自厲，庶幾積誠，卒獲微感，玄運既會，奉覲有期，疑長些字。良為，缺失二字，別本作延仰。生染迷俗，沉溺塵昧，不達上真。謂道盡此決，欲習性以靜之，損，缺失一字，四字朱書。以寶之，非為色欲，缺失一字多，而患在難。缺失一字。至於水火之戒，冰炭之喻，朗然照豁，敬承清規，務損之又損之，謂應是以字至於死灰也。歎覺悟之不早，恨知機之將晚，用火之言，其旨頗微，思之觸類，良追愧悚。

昔憑賴華氏，每輒獎勸，願其有成，得見陶冶，而耽味華競，蹈道不篤，恒欲與共清閑，使意盡言苦而已。趣向不同，密言難遇，然喁喁之懷，要欲獻其丹款矣，不審故可復有冀不。此二書，長史答先因通華僑意，似酬前書，而又言用火之言。此授今闕。

右二條么書。

茅小君去五月中失日有言云：華僑漏泄天文，妄說虛無，乃今華家父子被考於水官。華僑之失道，由華騎之佞亂，破壞其志，念華團華西姑者。三官因之以試觀，試遂不過，僑於是得有死罪，故名簡早削奪，尋輸頭皮於水官也。可密尋彼家有此人名不，是誰者。此前並是酬問華氏事，不知是子年丑年耳。

許朝者，暴殺新野郡功曹張煥之，又枉煞求龍馬。此人皆看尋際會，比告訴水官。水官逼許斗使還其丘墳，伺察家門當衰之子，欲以塞對解逼，示彼訟者耳。是斗亡月亡日，其應至矣，君自受命，當能治滅萬鬼，羅制千神，且欲視君之用手耳。欲令無他者，宜以此日詣斗墓，叱攝煥等，制敕左官，使更求考代，震滅爭源也。可勿宣此，當言我假威於君矣，不知君宜往試攝滅之耳，滅鬼之迹，事中慙應爾。

六月十六日夜，小君授書此。此令楊君為長史家攝遏豕訟也。許朝先為南陽郡，故得殺新野人，而此三人事，不出周魴誥先生中，當是四十三條限也

，斗為仙品，而猶被水官之逼者，是喪服中殃氣尚相關涉故也。

紙三百，酬鬼帥王延，近報錄書以杵宗會，有功。

油三斗，酬鬼帥傅晃，近與功曹使者令勢盛，照鬼形，使不得暴。

青絹三十尺，酬鬼帥范疆，近執裁百惡，滅訟散禍，有功。

銀叉三枚。酬鬼帥梁衛，近防護疾者，招魂安神，使冢訟不行，有殊功。

右四條詭，以六月十三日，小茅君假作玉斧之形。

以夢告於虎牙，使令夫婦明輸此四種詭，以酬四帥之禽鬼者。何以不復憶此，可餘問。餘問，謂令與同，勿忿忿耳非使此四鬼帥，本亦道家之祭酒也，得下解法，受書為鬼帥耳。

既有酬詭，後長為己用心也。所以夢假於玉斧之形者，虎牙魂魄未得通接仙真故也。玉斧清淨藻潔，久齋濯魄，心近於仙，故假象以通夢也，通夢而猶不悟，可謂信之不篤，或悟而忘其詭，可謂篤而不思。

夫詭誓者，悉皆受命密交，慎不可令人知。外書云：我聞有命，不可以示人乎。《毛詩口楊之水篇》云：我聞有命，不可以告人。當謂此也。

六月三十日夜小君授書，密密示之。

真司科云：有用力於百鬼騁帥，御於天威者，宜須此詭。地下主者，解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帥，解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十年一進，武解二百八十年一進。武解，一解之下者也。夫心動於事慾，兼味於清正，華目以隨世，而畏死以希仙者，皆多作武解也。此武解之目，世中諸人多有相類。

宜服五飲丸，去水注之氣，可急合，不但治疾而已，亦以住白，而有氣色也。

六月二十三日夜，南嶽夫人告。長史素患談飲，比來疾動，故有此告。五飲丸，即是世中者耳。

精合五飲丸，當大得力，且可自靜息乎。范安遠所言。語許長史無所憂，不煩此詭，可還之。右保命君語許侯，勿憂嗣伯之詭，且還之。

右右英夫人語。

小君曰：我二人吏兵，恐宜詭謝，獻以體上之密寶，不爾，小子後不肯復為爾用力也。許厚之徒也，許托子所賴在其弟，許牙所賴在其父，佳事不可忘也，惡事不可忘也。又為寶密關達機密，銀亦為次寶也，其今多情彌精耳，後勿復數爾，勞損其神。

右小茅君口所言。

許賤者，戴石子之女也，為讎家薛世等所殺，又世殺賤抱小兒阿寧，賤今在水官，與兒相隨，骸骨流漂，亦訟在三官，求對考今生人也。寧見殺時，頭先患瘡，瘡流面目。檢譜不見載賤，當是婦人，不顯名也。

七月二日夜小君授書。

其夕長史亦得。此夢字也，真書多如此。

死生之機，得失之會，蓋更切耳，何不遠存玄味，耽虛擗流乎。求之近應，應愈賒也，此亦入失之路耳。想體尚高韻，不細求之於毫末矣。

七月二十六日夜，紫微夫人授作，令與許長史。

右從小茅君來几十八條，楊書。

七月二十七日禺中，許主簿、華侯當入靜中，爾時無復所有，為防未然耳。

近不得以疾篤告者，我慎法之故，且世人知未病之困，必泄三官之禁，則累加漏身，增療絕疾，今何乃用憂之甚耶。名身誰親，蓋宜思之。

縱令以小代大，如父何如，大小俱來，於母何如。衰自己身，訟自家人耳。三官自有成事，憂惋亦無所解，自非齊達於內外者，將不得不懼悸。

今月六日是赤孫絕日，先處事耳。今雖停放，無所復畏，然四帥逆已關之於都禁，至日為能遣尸殺使者看望之，雖弗復慮矣。至日父母將入靜中，靜中疾發，亦無苦也，我其日亦當視汝。

右三事小茅君說。

右三條么書。

八月六日，父母將赤子入靜燒香，北向陳乞於二君，爾時自當有所見，所見萬無所苦也。其日中時，當有前日碧衣介華袴人來，在靜前立徘徊者，小君也，可就請乞也。

八月六日中，當有一人著平上幘，多髭鬚長長爾，著紫皮袴褶，將黃娥來。此人是鬼帥王延也。延自為人作益，為將娥見人耳，娥其日或當被縛，華書吏其日當內井上，助主人耳，日中當來，須臾去也，故宜力上風注冢訟章，於卻氣毒之來往也。三過如此，考者匿矣。夫散翳布考，皆因人之不陳，疾者懼焉，則精胎內戰，是故疾痼流發，非唯一身而已。今所以令上章者，亦以遏虎牙之盈縮耳。

范中侯所道如此。范中侯名邈，即是撰《南真傳》者。

許厚，當謝詭南真夫人吏兵，告大章如此。

右小君。

以小代大，復請何為，當啟太上停之，何如。

右小君。

牙亦爾耶，勿忿忿演小子耳，許牙何豫乎，焉敢復相迫爾，娥與厚有水火之書，吾近承南真命，推縛盡執也，小鬼頭不制服，豈足憂，亦許長史甩心之所剋也。

右小君。

許厚自是其丈人所責，責亦至也，責不以家事，往來之賓經意，意亦當得之也。云何每爾，此自家長之教忌，不豫我也，重謝斗，當必釋耳。范帥頃者以其不詭，乃欲不復豫事，我不聽之，今無為也。詭當一須疾愈送斗。恒渴而飲，不可飲，食多困，故而不可食，子婦不經心，亦不可不令知，死丈人之責耶，故宜以家事為勤，為爾不已，或能致之於丈人宇下受教耶。

八月二日夜，小君授書此，使示斧。

右十條楊書。

許長史所使人盜他家狗六頭，於長史竈下蒸煮，共食之，長史何以不檢校，使臭腥之氣薰染肴飯，既食而步上道，亦已犯真人之星也。

有一白犬，俗家以許禱土地鬼神，云何令人盜烹之，土地神言許長史教之使爾，不言小人盜自爾也。密尋之，爾在宇下而不覺，恐方有此，此亦足以為一病，宜慎。

八月六日夜茅小君授，以與許長史。

亦宜有辭詣南嶽夫人，乞疾病得愈之意。又宜辭詣保命、定錄二君，辭旨當令如南嶽夫人，疾者自當告乞於玄師，不爾不差。

易遷昨來道此，此二字題紙背。

右四條楊書。

男生許玉斧辭：玉斧以尸濁肉人，受聖愍濟拔，每賜敕誠，實恩隆子孫，常仰銜靈澤，永賴天廕。玉斧以駑鈍頑下，質性難訓，雖夙夜自厲，患於愆失，此夕夢悟，尋思此意，皆玉斧罪責，慙懼屏營，無地自厝。靈道高虛，肉人未達真法，唯執心守敬，修行寶祕而已。或恐靈旨高遠，誠喻幾微，玉斧頑闇，不能該悟，如此之罪，日月臻積，違法犯誠，亦當千萬，神母仁宥，輒復原赦，故今日憂惶深重，肝膽破碎，唯謂應作折字骨思愆，無補往過，連陳啟煩多，希請非所，兼以愧怖。玉斧歸誠乞誓，以今日更始，當洗濯心誠，盟於天地，靜守形骸，軌承訓誨，乞原父穆、兄虎牙小大罪考，玉斧不修，乞身自受責，原赦大小。若神母遂見哀愍，許玉斧思愆補過，舉家端等受恩，是永睹三光，受命更生。謹辭。此與是虎牙病時掾與南真辭也，掾自書本。

虎牙慎不可復履淹，及見人之新淹者，三元驚喪，多喜殺人。

八月二十四日南真告。

學道者常不能慎事，尚自致百病，歸咎於神靈，當風卧濕，反責他於失覆，皆癡人也，安可以告玄妙哉。

保命告牙。

右二條有掾書。

須臾自吟曰：朝華煥晨井，九蓋傾青雲，前此珪璋庸，不識萬流椿，解落
儵欵頃，寅客何必人。或云是誠，誠則能改。

右英晚而言曰：見形之子，守分業於儒墨，栖沈之客，步玄辭而詠虛，彼
人自可晚曉耳。

許伯兄弟復有心乎，恐皮耳，試復一悟，忌其微路耳。

九月十八日茅保命告。

可成與不極此舉。

定錄君說此。

違內負心，三魂失真，真既錯散，魄乘其間。夫為道者，當使內外鏡徹
，宮商相應，靈感於中，神降於外，信不虛也。映昔亦如此，諸人陶其心，今
已消也。夫須人陶而改者，故下通耳，所以懃懃，期不令在此，近亦粗具。

右小君言。

世事非所期，時運何足聞，有道自當見，中路莫不煩。吾欲因楊問，便自
知，乃作此。

右清靈。

有間於邪，而邪炁為之踴也，非病也。

右安九華語。

念不宜多，多則正散，正散而求不病，猶開門以捍猛敵。

右紫微語

治自當差，無苦。

保命君言。

何以至喪家。

保命君言。

欲服符飲水，使即愈，不欲者當與。

定錄君語。

尋自差。

保命君語。

多有所道，甚云云，覲當乙二，第七無慮也。此一行楊君與長史書語耳。

戲言猶耳，許長史勿笑此。落廓不束，高下失常，定之勿疑，若不加意
，勿單用此，慎示人，慎示人。

一句保命告長史。

又十四條么書。

衰年體羸，多為風寒所乘，當探頤養，晏此無事，上味玄元，栖守絳津
，體寂至達，心研內觀，屏彼萬累，蕩濯他念，乃始近其門戶耳。若憂累多端

，人事未省，雖復憩靈，空洞存心，淡泊纏綿，亦弗能達也。漁陽田豫曰：人以老馳車輪者，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以此喻老嗜好行來屑屑，與年少為黨耳。若今能誓不復行者，則立愈矣，如其不爾，則疹與年階，可與心共議耶。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有幹略，為并州刺史，遷衛尉，年老求遜位，與司馬宣王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年八十二亡。引此語以動長史，令去官也。

藥四丸，日服一。

行來宜詳，前後已累言之矣。

右三條楊書。

夢惡者，明旦當啟太上，一以正魂魄，二以所除不祥。

奉道之家，當精治靜舍。

右二條△〔書〕。

《禮》：年七十懸車。懸車者，以年薄虞淵，如日之仄，體氣就損，神候方落，不可復勞形軀於風塵，役方寸於外物矣。許長史既至此時，始可隱逸耶，還親華陽之館，修乎黃老之業，北河之命方旌，遷擢之華亦顯，豈不快哉。今此疾方愈也，不足憂也，雖爾慎接於紛紛之務，經緯人事之寒熱矣，於今乃未可動腳，動腳人當言爾畏鬼。北河之命，即易遷所聞竇氏之言，似有所疑者也。此年六月，憂長史不佳，非重疾也。今年許家鬼注小起，雖爾無可苦，保命及范中候已為申陳之，右帥晨許肇亦深以為意，無所憂也。去留之會，死生之事，三官祕禁，不宜外示，今所以道此者，蓋以謂應作彼字人已聞至道於胸心也。且可官身，未宜去位，可去可罷，方更相示也。

右夜荀中侯言此，故書以示。

人家有疾病死喪衰厄，光怪夢悟，錢財滅耗，可以禳厭，唯應分解冢訟墓注為急，不能解釋，禍方未已。

右保命答許長史。

真語卷之七竟

#1『告』字原誤作『古』，據前後文義改。

真誥卷之八

金闕右卿司命蓬萊都水監梁國師貞白真人華陽隱居陶弘景造

甄命授第四

遊精罔象，誠不可信，然多勞多事，多念多端，所以損神喪真，擾競三關，遂當以此害明德也，故令許君之徒，含景內魄，若抑四者，研虛注靈，則仙可冀。

定錄告。

除治爾床席左右，令潔靜，理護衣被者，使有常，人常燒香，使泠然不雜也。南嶽上真當數看出內，便料理起居，可使草及木瓜耳。手自先有風患，是以今風氣之本至耳，多云針灸佳益，使人無憂。此易遷令告長史也，草及木瓜，當是理衣下人名也。可迎黃民來，出民奴，既欲來，又云：其月末左右，當小小疾患，迎來在此，則疾患除也。當部分護靜屋以為急，并欲得一室可栖息處。今年欲取草當為民奴，留之，草今年自有本命厄，非欲取也，令其乞符自保而帶之。

卧床後孤有懸風，可安北面下一，謂應作障字。亦可以床著近北壁下，勿使虛懸，晨夕當心存拜，靜心存行道也。身既有疾，不能拜起，故令心存不替。斧有霍亂疾，勿使冷食，此兒常不大宜住此，今自無他耳。

右易遷一夕再來，四更中。

獨來道此，先初來，又與保命俱。此似在縣下所授，令掾還山，使黃民歸家也。易遷即掾母，亡後得入易遷官，因呼為號，前所呼亦皆是也。

斧學道如穿井，井愈深而去土愈難運出，自當披其心，正其行，乃得見泉源耳。有人說中候言如此，可令知之。李中候名遵，即撰《茅三君傳》者。人學道譬如萬里行，比造所在，寒暑善惡，草木水土，無不經見也，亦試在其中也。頃數聞人道此，始乃悟之耳。彼君念想殊多，謂應作詎字能成遠志不，平昔時常多所恨，始悟人難作，而善不可失，云學道者除禍責此，審爾當懃。

右易遷夫人所道。

山嶽氣擾，則強禽號於林，川瀆結滯，則龍虬慘於澤，此自然象也。故豪盛微覺，將類獸告其駭浪，玄數纖兆，而號眺徵乎治亂矣。斯蓋山川之盈縮，非人事之吉凶。若墳附丘山，誠與汧岫等波，苟趣舍理乖，則吹萬之用不同也。非靜順無以要謙，非虛栖無以冥會，是故死生之幾，吉人不復豫，苟思之無邪，不為禍害。

五月十四日，右英夫人答，後人贗作謝安字，孔氏，孔默也，云似是孔巖兄弟，長史父先為巖從兄坦前鋒都督，是討沈充時，既有因緣，故得此也。虎頃大號墓下事

自未得和神靜形，俯頤幽精者，疾源或與年而積耶，若未能用交賒之途者，將奚促促於藥。

定錄仙人答孔求乞藥方。

想早葬兄，今注煙速消，雖不辦妨於生者，要欲得柩物，時寧三泉，使凶氣泯靜也。

小兒疾方行當示。

五月十七日夜，保命仙君所言，答一字被剪除，疑猶是孔字。所問疾息者

。右從禮年來凡十九條，並有掾書。

遵懃心香火，有情向藥，故有言消磨之愈疾，謂其將聞斯而請命耶。仙真並呼藥為消摩，故稱消摩經也，誦之亦能消疾也。

應南趁而北騁，既心口違矣。夫捐齋以茹荼，哂九成而悅北鄙者，捐齋至此，亦是《抱朴子博喻》中語。我知其無識和音之聽鑒也。當永為吉人，爰及母奴，然所起是學而不思，浚井不潔，蓋肉人之小疵耳，無乃此也。今事結水禁，猶有可申，若許長史能於靜中苦救之者，則一門全矣，亦是師主祭酒之宜請，而為德惠乎。

五月二十日夜，右英作與長史。

劉遵心故為修耳，何不令其母服大遠志丸。劉遵祖善譚說，殷浩向庾亮稱之，後一會談論殊不合，遂名之為羊叔子鶴。於是失名。

七月七日夜，紫微夫人告。

即啟：可得疏方不。良久答言：世間自有可尋索密用。

保命君問紫微曰：此方用牛黃、銀屑者，非若是者，小為難合。此即今大鎮心丸也，先以水銀摩銀屑使消，故為難合。

紫微答：但頷頭。

右三條楊書。

陸納兄弟清真淳一，有姜伯子之風，知欲有遠志，欣然。其祖父有陰德，當慶流七世。知陸荀子自誓、乞苦齋一年，欲受經，此二字後人僥益，非真。更量之。劉遵乃有好心，早自知。

保命答許長史。陸納兄名始，並有德行，祖名英，仕吳丹陽郡太守。荀子當是人小名，不詳是誰。納為尚書令，太元二十年亡。

虞昭為其 此二字後人贖易作先人字，本猶可識。事文書牽連，身被攝擊，方未已，殆欲無理，賴其世粗有功德，且其家福德強，章聞累疊，皆被上御事已散，尋蒙追遣之，其病雖篤，無所憂，許侯為之甚至，密相示。

保命答許長史。

庾道季身處陽官貴勢，不能順天用法，憤憤慢信，心形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積惡不改，其罪目已定，今臨命方欲修德，以自濟免，徒費千金之用，不亦晚乎。

保命答許長史。庾穌字道季，亮第二子也，幼有才辭文義，升平中為丹陽尹，表除諸侯六十餘事，太和初為領軍。如此行迹，不似為惡，恐是聞戒修善，故得申遂。

郗回父無辜戮人數百口，取其財寶，殃考探重，謂應作怨字主恒訟訴天曹，早已申對，回法應滅門，但其修德既重，一身免脫，子孫豈得全耶，回當保

其天年，但仙道之事，去之遠矣。太元真人答許長史。郗回父鑒，清儉有志行，不應殺掠，如此或是初過江時擺併所致，不爾則在京時殺賊有檻也。鑒年七十餘乃終，即得為酆宮職。

右從陸納來四條有甲手寫。

平凝夷質，淵通妙靈，神造重絕，栖真攝生，太玄植簡，太素刊名，金庭內曜，玉華外瑩，朱軒四駕，嘯命衆精，騁龍玄州，飛雲浮冥，必能上友逸臺之公，下監御于太清矣。

八月十七日夜，紫微王夫人授，令因許長史示都。

希遐遠曜，冥響凝玄，蕭浪上韻，耽夢逐真，仰飛霄霧，俯散靈根，飛步四覺，內觀七緣者，則必有丹書秀簡帝房之錄。玄聲八振，栖身五嶽，於是灌胎朝元，吐納六液，從容三道，誨此景福，上可以策軒空洞，下可以反華變黑矣。若形羈榮羅，鼓輪華園，乘波適物，鳴簪風塵，外有謀道之名，內有百憂來臻者，適足勞天年以騁思，終歸骸於感三官耳。齋之不專，徒悟而無益，可謂意不盡言乎。

蓋行真炁當吐三納四，乘七吞九，今吸之不足，躡之失序，神漏泝源，精亡胎擾，雖休糧日抱，而莫知道與年喪矣。欲階此渡也，其未接乎。夫索長生者多津，尋靈塗者千百，何必用冰爐以盛火，趣償責於三官耶。

右中君言，因許長史示都。

紫微夫人云：郗若得道，乃當為太清監也。若能聞要道而勤者，當至此格，若不專篤而守迷行，外舍道法者，則都失也。紫微前語與太元殊乖，而如此所云，當是迷不能勤乎要道，司命顯其終迹故也。情不餘念者，道乃來耳，郗回猶未足以論至道耶。小君。郗綜婦丁淑英者，有救窮之陰德，又遇趙阜之厄而不言，內慈自中，玄感皇人，故令福逮於回，使好仙也。綜墓在東平，淑英今為朱陵嬪，數遊三上，司命亦令聽政焉。此二人當是回之曾祖也，外書不顯。郗瞿與薛春華，至垂心於門宗，初不以生人為事，然訟者多，但不能咸制之耳，每見諫考訴者，甚懃至也，時節宜祠之耶。此二人，郗家之福鬼。外書亦無此二人，不知是何親。郗雄與閻屈女，不相當負石之役，于今未了，喜擊犯門宗，心常殺絕，此二人是都家之禍鬼。郗 鑿除此名，不可識，與殷武姬被考，以燒殺朱奢、李賤，以致灾也，其無後，亦求代逮，又與高豐相扇，甚助馬頭之訟，石公未便可得佳，恐不止耳，亦何趣欺其婦耶，省來懃懃，試為掩正之，亦無此諸人。

右保命答許長史。

小君說言：郗鑿今在三官，為劉季姜所訟，爭三德事。周馬頭在水官訟其婿，引理甚苦。郗朗、伊香之二人，今為牙女子奇求此。

范帥昨受江羅辭。

郗相今為大曹吏所逮，其婦形嬰桃，受事未了，方索代人於此家。

此自是旁聽小君之言語耳，不令書之，為自疏識以示耳。些二十二字是楊君自記與長史。

高齡反化晚，而祭酒弱，道氣不交，靈助無主，是以羣邪纏玄，急行其禍。奚不宗生生乎，於我助之有緣，其婦言亦急，家事當須了之，非他得豫。

今六天之橫縱，而太平之微薄，靈不足以助順，適足以招羣奸，所以神光披越，而邪乘正任矣。高齡之無德久矣，鬼訟之紛錯積矣。

許長史黃氏雞作掾字。將欲理之耶。若翻然奉張諱道者，我當與其一符，使服之，如此必愈而此豁字也矣，不然往詣水官，所謂嗚呼哀哉。張諱即天師名也，楊不欲顯疏也。邪氣入體鬼填胸次，其將迴惑於邪正，必不能奉正一於平氣耶，如此吾治疾之方，殆不可得。正一平氣，即天師祭酒之化也。

彼往其子亦去，何一身之永逝乎。

八月十九日夜，保命君密語許長史。

豕訟尤甚，恐亦未已。齡曾鑿敗古人碑銘之文，以自顯焉，陰賊於鬼神，謂應作蔽字善以自標，訴者誠多事，以此為首先。

八月二十四日夜，保命告：欲取謝奉補期門郎，而今已有兼人二北帝故權停之耳，近差王允之兼行得代奉，若服術酒，可未便恭命也。高耆亦可服術，其家豕訟亦為紛紛，術遏鬼炁，故必無他耳。范中候言此。謝奉字弘道，會稽人，仕至吳郡丹陽尹，吏部尚書。王允之，敦同堂弟王舒子，有智幹，為河南中郎將江州，遷衛將軍會稽，封番禺侯，年四十七，謚中侯。高耆即謂齡也，期門郎鄴都中官，而記中不見此職，惟有脩門耳。

從平凝來凡十四條，有掾寫。

夫觀物適任，內順明靈，託性命於高真，委形氣於神攝者，亦剋疆以永遐，迴秋齡以保真。今德匠既凝神杖信，澄心密靜，圓順廣敬，固天祐焉，然胤嗣不多，或時彫落，將猶靈關失緯，潛機未鎮耳。當今五氣滋曜，常朗文昌之房，三星結華，每煥璇衡之內，是以玄潤胎萌，遂其流根矣。

我案《九合內志文》曰：竹者為北機上精，受氣於玄軒之宿也，所以圓虛內鮮，重陰含素，亦皆植根敷實，結繁衆多矣。公試可種竹於內北宇之外，使美者游其下焉。爾乃天感機神，大致繼嗣，孕既保全，誕亦壽考，微著之興，常守利貞。此玄人之祕規，行之者甚驗。

六月二十三日，中侯夫人告公。孝武壬戌生，此應是辛酉年，而後又云上相座動，後以臨登極，乃是後午未年，此為大懸。

靈草廕玄方，仰感旋曜精，似草竹言邊，應說銑字。即《毛詩口盆斯》羽

誥誥兮，宜爾子孫之義也。繁茂萌，重德必克昌。

紫微夫人作。

福和者，當有二子，盛德命世。福和似是李夫人賤時小名也。今《晉書》名俊容。二子，即孝武并弟道子也。

同夜中侯告。

右三條楊書，又掾寫。

德匠既凝，玄範自天，安危之事，未宜問也。公傾注甚至，所以未相酬者，豫事難論耳。頃天氣激逸，陰景屢變，太白解體於二辰之中，愆勃於紫房之下，王者惡焉。天子有憂，上相座動，今聊作讖，密以相示。有此及讖，有掾寫，在掾自記修事後。共紙尋真綜迴文，令難解耳。今拘連相取，又別疏出之。其授之時，維當道其辭，楊君後自更錯義，皆是說晋代之事，並有明徵也。

相欺豈妙道要吾知之天祕能
有術金之萬尋師疾逆除惡子
自之制夷遂平世天命乘驅寶
奇龍者墓可悲真間世復思宜
神熙逆歷有數在茲基無不無
兵隆誰定帝紘室來之皇慎地
先卒兒必虧金紛異五亂德天
火數失期座當變見遠凶匠制
規三由匠足不慮憂危撥保封
寸莫其測源劉知向有明施者
三五瑞天之代隆換迭相運推
精氣神妙二參儀慎凡傳人賢。

精氣神妙參二儀，慎傳凡人賢者施，封天制地無不宜，子能寶祕天知之。吾道要妙豈相期，自有奇神先兵規，火寸三五天瑞之，隆代迭換運相推。明匠保德慎無思，驅惡除逆疾尋思，萬金之術龍之熙，隆數卒三失由兒。莫測其源劉向知，有凶撥亂皇復基，乘天命世遂平夷，制逆者誰必定期。匠不足慮憂遠危，五世之間真可悲，驀歷有數帝座虧，當見變異紛紛來。

金室在茲，枕麝香一具於頸間，辟水注之來，絕惡夢矣，常存三關佳也。

右英告公。凡云公者，皆簡文帝為相主時也。

右一條楊書。五字朱書。

太元真人告許長史：此後非真說。

我嘗見南陽樂子長，淳朴之人，不師不受，順天任命，亦不知修生之方；行不犯惡，德合自然，雖不得延年度世，死登福堂，練神受氣，名賓帝錄

，遂得補修門郎，位亞仙次，緣天資有分，亦由先世積德，流慶所陶。若使其粗知有攝生之理，兼得太上一言之訣，如此求道，無住不舉矣。夫人所以不盡年壽，中多天遏，涉世者或遭刀兵之難，致榮祿不終，祚胤不長。志道之人，雖有一生之心，鑽求匪懈，徒復遭遇真文，耽玄精微，慕尚者衆，得升騰者稀。經非不妙，靈豈無感，愚愚相隨，安知修真之本，營神養性鎮守之法。世人積小以來，形中傷犯者多，帝一不治，百神驚散，考試萬端，所謂荒城之內，荊棘生焉。無妙術以自導，修道以求仙，貪榮慕貴，多垂成而敗，皆由喪真犯氣，愚瞽罔昧，豈識此機耶。致奪年減筭，萬事不成，以此求生，去生遠矣，虛自苦耳。太上有玄機之道，煥落七神枕中之要，此道微乎妙哉，初不傳於下挺愚俗之人。有此道者，帝一治於玄宮，萬神守備，與天同心。案訣謹而修之，登山越海，萬試不干，修仙升度，所欲從心，斯豈虛言耶。卿父子玄機邈世，理妙接真，故可榮神之仙才，而為眾真所稱，非吾獨所稱舉。故當與卿同編仙錄，無復理外之嫌，亦已諮啟卿，故令知乃心。

受用金龍玉魚，此不可闕，所以爾者，詣太上前昭靈亦當粗具。近所寫神虎符，意嫌不精，可更書為善。卿前所道相王事，頃面都回，亦知有好心，但所得少耳，自當保其天年也。

見謝所作傳未易功，乃能序述聖邊，賞解作奇，此是天發其心，昨亦已見司命君，大以為佳，冥中自當報之有緣。其子孫若知醮靈岳，祈天真降，應必也，豈虛言哉。謝家一門，唐承之世，繁林蔚然，甚可欣也。安石先對，所鍾如何，具如近面，不足宣。

真人西城王君答許侯。

右四條別一手書，陸修靜後於東陽所得，不與諸迹同，辭事偽陋，不類真旨，疑是後人所作。樂子長非受五符者。唐承，即《列紀》所云四十六丁亥之期。

真語卷之八竟

真誥卷之九

金闕右卿司命蓬萊都水監梁國師貞白真人華陽隱居陶弘景造

協昌期第一

經曰：行事時北向，執隱書而為之者，謂始學真妙，未涉微遠，不解星位之首向，不識玄斗之指建，故當北向執書，以漸求之耳。若既解書意，識星轉之隨時，自宜隨斗所指，按而存步，如此則無有常向，不為皆向北也。夫一切北向，自為始學者耳，恐此將可以意通觸類，不足復問邪。此答長史諮《飛步經》中北向執書意也。

太上真人步五星之道，以致五星降室，閉氣上綱，當先呼五星、星夫人名

字，畢乃越綱蹈星，謂始上綱，便頓住，呼名字，呼名字畢，乃越綱蹈星耳。若每致星上，得復重心呼所至星處之名字，益其佳也。若其煩重難常，但可案舊而行耳。昔鬱沙公、北里子、長陵老人，皆案此法而得升天，不以煩難為辭也，所謂治生者矣，商販之汲汲，豈憚險難哉，所期唯錢貨而已耳。若使求道者，常如賈販之用心，亦有何不得仙耶。但惜初學者皆言專心盡懃，至而後漸縱，有亦似車之將故，而百節緩落，又似負重之牛，造遠足蹇。夫學者之所患，而為得者之所笑，皆如此輩事耳。苟能心研內鏡者，是為感發乎神，將有靈人發子之蒙，攜辰景之輿矣。此答諮步五星法也，經圖唯言隨綱往還，又有一法云越綱蹈星，今即是訣此事也。獎戒之言，實為切至。

五星圖布常向南也，以太白位在西，歲星位在東，案而施之。所以爾者，五星隱伏，縱橫無常，不如北斗列象，恒在故一，以定位於五方，不得隨星之所在也。此答諮施安五星圖也，經中無旨訣，所以宜問。

三八景二十四神，以次念之，亦可一時頓存三八，亦可平日一存上景，日中存中景，夜半存下景，在人意為之也。若外身幽巖，屏絕人事，內念神關，攝真納氣，將可平旦頓存三八景，二時又各重存一景，益當佳也。但人間多事，此煩難常行耳，事不得常，為益自薄。西城王君、桐口上真，皆案此道也。案苞玄玉籙白簡青經云：不存二十四神，不知三八景名字者，不得為太平民，亦不得為後聖之臣。此答諮《二十四神經》中修存之意，亦是祕訣。

右此四訣事，今有長史所寫本，不知此因楊諮何真，若非東卿，則紫微南真也。

太上真人撰所施行祕要

長史寫本，有題如此，此猶是衆真授說，經中所可修用還童反白諸要事，令長史施行之耳，非成事一卷經也。

《太素丹景經》曰：一面之上，常欲得兩手摩拭之使熱，高下隨形，皆使極匝，令人面有光澤，皴斑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所謂山川通氣，常盈不沒。先當摩切兩掌令熱，然後以拭兩目，畢又順手摩髮，謂應作如字理櫛之狀，兩臂亦更互以手摩之，使髮不白，脈不浮外。

右一條出《丹景經》中卷。此經未出世，是下真品目。

《大洞真經精景案摩篇》曰：卧起當平炁正坐，先叉兩手，乃度以掩項後，因仰面視上，舉項使項與兩手爭，為之三四止，使人精和血通，風氣不入，能久行之，不死不病。畢又屈動身體，伸手四極，反張側掣，宣搖百關，為之各三，此當口訣。此運動應有次第法用，故須口訣，益亦熊經烏伸之術也。卧起先以手巾若厚帛拭項中四面及耳後，使圓匝熱溫溫然也，順髮摩項，若理櫛之無數也，良久，摩兩手，以治面目，久之，使人目明而邪氣不干，形體

不垢 此應作膩字生穢也。都畢，乃咽液二十過，以導內液。

右一條出《大洞精景經》上卷。亦未出世，非三品目。

《消魔上靈經》曰：若體中不寧，當反舌塞喉，漱漏咽液，亦無數，須臾不寧之病自即除也，當時亦當覺體中寬軟也。

右一條出《消魔上靈》叙中。亦未出世，非三品目，應是智惠七卷中事。

右前三條，不顯誰之所授。

《消魔經》上篇曰：耳欲得數按抑其左右，亦令無數，令人聰徹，所謂營治城郭，名書皇籍。

又曰：鼻亦欲得按其左右，唯令數，令人炁平，所謂灌溉中嶽，名書帝籙。

右此斗條法，方丈臺昭靈李夫人出用。此云消魔上篇，亦應同是前限。

《太上籙寧發華經》上案摩法：常以生氣時咽液二七過，畢，按體所痛處，向王而祝曰：左玄右玄，三神合真，左黃右黃，六華相當，風氣惡疫，伏匿四方，玉液流澤，上下宣通，內遣水火，外辟不祥，長生飛仙，身常體強。畢，又咽液二七過，常如此，助無疾，又當急按所痛處二十一過。

右一條滄浪雲林官右英王夫人所出。錄淳經亦未出世，非三品目。

《丹字紫書三五順行經》曰：坐常欲閉目內視，存見五藏腸胃，久之，自得分明了了也。此經中真品目。

《石景赤字經》曰：常能以手掩口鼻，臨目微炁，久許時手中生液，追以摩面目，常行之，使人體香。此經非三品目。

《紫度炎光內視中方》曰：常欲閉目而卧，安身微氣使如卧狀，今傍人不覺也。乃內視遠聽四方，令我耳目注萬里之外，久之，亦自見萬里之外事，精心為之，乃見百萬里之外事也。又耳中亦恒聞金玉之音，絲竹之聲，此妙法也。四方者，總其言耳，當先起一方而內注視聽，初為之實無彷彿，久久誠自入妙。此經下真品目。

《太上天關三經》曰：常欲以手按目近鼻之兩眦，閉炁為之，炁通輒止，吐而復始，恒行之，眼能洞觀。此經下真品目，云天關三圖，疑闕圖字。

右四條玄師所敕用。玄師即南真夫人。此四經并未出世。

清真人說寶神經

長史寫本，亦題如此。此指是前一事之目耳，其復并衆真雜說，標題有前後之異，猶是真誥之例。今人皆別呼《寶神經》。《寶神經豈得下教耶，此唯是一片鈔耳。

夫注心道真，玄想靈人，冥冥者亦具監其意也。若外難未披，假詠兼存，實復未能迴西榆之年，還發玄童矣。苟耽玄篤也，志之懃也，縱令牙彫面皺

頂生素華者，我道能變之為嬰，在須臾之間耳。但問志之何如爾，老少之學無所在也，吾往即其人也。說此諸事，皆是令告長史也。

求道要先令目清耳聰，為事主也，且耳目是尋真之梯級，綜靈之門戶，得失擊之而立，存亡須之而辦也。今鈔徑相示，可施用也。此謂《寶神經》中要徑之事，故云鈔徑。

道曰：常以手按兩眉後小穴中三九過，又以手心及指摩兩目權上，以手旋耳行三十過，摩唯令數，無時節也。畢，輒以手逆乘額上三九過，從眉中始，上行入髮際中，口傍咽液，多少無數也。如此常行，目自清明，一年可夜書。亦可於人中密為之，勿語其狀。

眉後小穴中為上元六合之府，主化生眼暉，和瑩精光，長珠徹童，保鍊目神，是真人坐起之上道，一名曰真人常居內經。真諺曰：子欲夜書，當修常居矣。真人所以能旁觀四達，使八霞照朗者，寔常居之數明也。

目下權上是決明保室，歸嬰至道，以手旋耳行者，採明映之術也，旋於是理開血散，皴兆不生，目華玄照，和精神盈矣。夫人之將老，鮮不先始於耳目也。又老形之兆，亦發始於目際之左右也。以手乘額上，內存赤子，日月雙明，上元歡喜，三九始眉，數畢乃止。此謂手朝三無，固腦堅髮之道也。頭四面以兩手乘之，順髮就結，唯令多也，於是頭血流散，風濕不凝。都畢，以手按目四眦二九過，覺令見光分明，是檢眼神之道，久為之，得見百靈。凡修行此道及卷中諸雜事，并甚有節度，悉以別撰在《登真隱訣》中，今不可備皆注釋。

懃而行之，使手不離面乃佳，以成真人，猶不廢也。欲行此道，皆盟金為誓，金之多少，在人盡誠而設耳，不徒爾，苟行而已。

真官曰：欲聞起居，金為盟書，謂非其人而不傳授也。此道出《太上寶神經》中，此經初不下傳於世也，當來為真人者，時有得者，反白之要，事盡於此。盟信既定無科，謂受此宜用金環二雙。

紫微夫人喻書如左：紫微是承裴君說《寶神經》畢，仍復更接論寶神事，如此則裴所說亦同此夕。

夜外覺，常更叩齒九通，咽液九過，畢，以手按鼻之邊，左右上下數十過，微呪曰：太上四明，九門發精，耳目玄徹，通真達靈，天中玄臺，流炁調平，驕女雲儀，眼童英明，華聰晃朗，百度眇清，保和上元，徘徊九城，五藏植根，耳目自生，天臺鬱素，柱梁不傾，七魄澡鍊，三魂安寧，赤子携景，輒與我并，有敢掩我耳目，太上當摧以流鈴，萬凶消滅，所願必成，日月守門，心藏五星，真皇所祝，羣響敬聽。卧覺輒按祝如此，勿失一卧也。真道雖成，如我輩故常行之也，但不復卧，自坐為之耳。

此《太上寶神經》中祝辭，上道也。令人耳目聰明，強識豁朗，鼻中調平，不垂津演，四響八徹，面有童顏，制魂錄魄，卻辟千魔，七孔分流，色如素華，真人起居之妙道也。所以名起居者，常行之故也。畢，又咽液九過，摩拭面目，令少熱以為常，每欲數也。

興寧三年，歲在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夜，喻書此。其夕先共道諸人多有耳目不聰明者，欲啟乞此法，即夜有降者，即仍見喻也。此楊君自記也，長史年出六十，耳目欲損，故故諮請，楊不欲指斥，託云諸人耳。

又告云：道士耳重者，行黃赤炁失節度也，不可不慎。此蓋指戒長史也。右一條清靈言。

櫛頭理髮，欲得多過，通流血氣，散風濕也，數易櫛，更番用之也，亦可不須解髮也。

右一條紫微夫人言。

《太極綠經》曰：理髮欲向王地，既櫛髮之始，而微祝曰：泥丸玄華，保精長存，左為隱月，右為日根，六合清鍊，百神受恩。祝畢，咽液三過。能常行之，髮不落而日生。

常數易櫛，櫛之取多而不使痛，亦可令侍者櫛取多也，於是血液不滯，髮根常堅。

右一條安九華所告，令施用。此二條皆駐白止落之事，亦是令答示長史也。

。

紫微夫人喻曰：披華蓋之側，延和天真，入山澗之谷，填天山之源，則虛靈可見，萬鬼滅身。所謂仰和天真，俯按山源也。華蓋，一名華庭也。

天真是兩眉之間眉之角也。山源是鼻下人中之本側，在鼻下小入谷中也。華庭在兩眉之下，是徹視之津梁，天真是引靈之上房。旦、中、暮，恒咽液三九過，急以手三九陰按之，以為常，令致靈徹視，杜遏萬邪之道也，一日三過行耳。紫微夫人言：人有卒病垂死者，世中凡醫，唯知針人中，不知針山源谷中，此太謬也。本注從此注起，是楊接長史書也。

按而祝曰：開通天庭，使我長生，徹視萬里，魂魄返嬰，滅鬼却魔，來致千靈，上升太上，與日合并，得補真人，列象玄名。

楚莊公時，此即春秋時楚莊王也。市長宋來子恒，酒掃一市，久時有一乞食公入市，經日乞，恒歌曰：天庭發雙華，山源彰陰邪，清晨按天馬，來詣太真家，真人無那隱，又以滅百魔。恒歌此乞食，一市人無解歌者。獨來子忽悟，疑是仙人，然故未解其歌耳。乃遂師此乞食公，棄官追逐，積十三年，此公遂授以中仙之道。來子今在中嶽。乞食公者，西嶽真人馮延壽也，周宣王時史官也。手為天馬，鼻下為山源。

六月二十七夜喻書此。楊接書訖此。

雲林王夫人曰；仙真之道，以耳目為主，淫色則目間，廣憂則耳閉，此二病從中來而外奔也，非復有他矣。今令人聰明益易耳，但不為之者，行之難。欲得上通徹映，旁觀鬼神，當洗心絕念，放棄流淫，所謂嚴其始矣。夜卧，先急閉目束向，以手大指後掌，各左右按拭目就耳門，使兩一掌俱交會於項中三九過，存目中當有紫青絳三色氣出目前，此是內按三素雲，以灌合童子也。陰祝曰：眼童三雲，兩目真君，英明注精，開通清神，太玄雲儀，靈驕翩翩，保利雙闕，啟徹九門，百節應響，朝液泥丸；身升玉官，列為上真。凡四十八字。祝畢，咽液五十過，畢乃開目以為常。坐起可行之，不必夜也，要以生炁時。一年許，耳目便精明，久為之，徹視千里，羅映神靈，聽於絕響者也。此亦真仙之高道，不但明目開耳而已。

夫欲學道者，皆當不欲令人知見所聞，每事盡爾。太上宮中歌曰：手把八雲氣，英明守二童，太真握明鏡，鑒合日月鋒，雲儀佛高闕，開括泥丸宮，萬響入百關，驕女坐玄房，愈行愈鮮盛，英靈自爾通。此歌正言耳目之經也。我滄浪方丈仙人，常寶而為也。此道出《太上四明玉經》中，傳行以青金為誓，然後乃施行耳。右此並是右英夫人受，令告長史也。又用盟信，兼有青帛，令亦宜依准立格乃得受傳耳，謂青可二十尺，金環二雙，此《四明玉經》三品元目也。

閉炁拜靜，百鬼畏憚，功曹可見與語，謂久行之耳。

七月二日南嶽夫人喻。

燒香時勿反顧，作真炁，致邪應也。入靜戶，先前使人通達上聞。臨食上勿道死事，洗澡時常存六丁，令人所向如願。理髮欲向王地，既櫛髮之初，而微呪曰：泥丸玄華，保精長存，右為隱月，左為日根，六合清鍊，百神受恩。祝畢，咽液三過。此一條猶是安妃所說無異，但不知何者前後耳，按以日月推，此則是後也。

右四條南嶽夫人喻。

《正一平經》曰：閉氣拜靜，使百鬼畏憚，功曹使者龍虎君可見與語，謂能精心久行之耳。泰清家有正一平炁，今此悉載拜靜衆事，必應是《泰清經》，恐脫炁字也。

又曰：燒香時勿反顧，反顧則忤真炁，使致邪應也。

又曰：入靜戶，先前右足著前，後進左足，令與右足齊，畢乃趁行如故，使人陳啟通達上聞。

又曰：臨食上勿道死事，勿露食物，來衆邪炁。

又曰：數澡洗，每至甲子當沐，不爾，當以幾月旦，使人通靈。浴不患數

，患人不能耳。蕩鍊尸臭，而真炁來入。

右玄師所敕使施用。右六條與前所說大同小異者，是受旨是略記，今更詳記寫此，並益後二條，以示長史也。

右十條並長史寫。

服仙藥，常向本命，服畢，勿道死喪凶事，犯胎傷神，徒服無益。

東卿司命君。此一條本在受明堂玄真法後。

右一條楊書。

《太上九變十化易新經》曰：若履淹穢及諸不靜處，當洗澡浴與解形以除之。其法用竹葉十兩，桃皮削取白四兩，以清水一斛二斗，於釜中煮之，令一沸出，適寒溫以浴形，即萬淹消除也。既以除淹，又辟濕痺瘡癢之疾，且竹虛素而內白，桃即卻邪而折穢，故用此二物，以消形中之滓濁也。天人下遊既反，未曾不用此水以自蕩也。至於世間符水祝漱，外舍之近術，皆莫比於此方也。若浴者益佳，但不用此水以沐耳。鍊尸之素漿，正宜以浴耳，真奇祕也。下真品目有九化十變，疑此目是例言也。

紫微王夫人所敕用。

右一條長史寫。

受洞訣，施行太丹隱書存三元洞房者，常月月朝太素三元君。以正月九日、二月八日、三月七日、四月六日、五月五日、六月四日、七月三日、八月二日、九月一日、十月十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月十二日夜，於寢靜之室，北向六再拜訖，稽首跪曰：謹啟太上大道、高虛玉晨、太素紫宮八靈、三元君、中央黃老、無英、白元、太帝五老高真上仙、太極皇精三皇君，大洞三景弟子某，謹以吉日之夜，天關九開之間，上聞太上玉皇真君，乞得長生世上，壽無億年，時乘黃晨綠蓋龍輶，上詣紫庭，役使萬神，侍衛四明。畢，勿令人知也。此一條掾寫。

右四朝太素三元君法，以吉日夜半時。

太上大道玉晨君，常以正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十五日、四月八日、五月九日、六月六日、七月七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五日、十一月三日、十二月十二日，登玉霄琳房，四眇天下有志節遠遊之心者，子至其日平旦日出時，北向再拜，亦可於靜中也，自陳本懷所願，畢因咽液三十六過。長史寫。

東海青童君，常以丁卯日登方諸東華臺四望，子以此日，常可向日再拜，日出行之，可因此以服日精。又掾寫。

右紫虛元君所出。右些三事，并上學隱朝之法，其經並不顯世，故南真出之，亦是令長史遵用也。

右三條有長史、掾共書，同在一紙上。

常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十日夜，於寢室存思洞中訣事，而獨處不眠者吉也。其夕衛經玉童玉女，將太極典禁真人，來於空中而察子也。是其夜，常燒香精苦，有如所待者也，坐卧存思，或讀書念真，在意為之，唯不可以其夕施他事，非求道之方耳。若兼慎於其日益善，匪唯守夜矣。受洞訣之始，常當修此，好以為意也。

數遇惡夢者，一曰魄妖，二曰心試，三曰尸賊。厭消之方也，若夢覺，以左手躡人中二七過，琢齒二七遍，微祝曰：大洞真玄，張鍊三魂，第一魂速守七魄，第二魂速守泥丸，第三魂受心節度，速啟太上三元君，向遇不祥之夢，是七魄遊尸來協萬邪之源，急召桃康護命，上告帝君，五老九真，皆守體門，黃閣神師，紫戶將軍，把鉞搖鈴，消滅惡津，反凶成吉，生死無緣。畢。若又卧，必獲吉應，而造為惡夢之氣則受閉於三關之下也。三年之後，唯神感旨應，乃有夢也，夢皆如見將來之明審也，略無復惡占不祥之想矣。長史作惡字，皆西下心，其義與西下心亦同，但謂西方金炁之心剛惡也。

若夜遇善夢吉應好夢，而心中自以為佳，則吉感也。卧覺，當摩目二七，叩齒二七遍，而微祝曰：太上高精，三帝丹靈，絳宮明徹，吉感告情，三元柔魄，天皇授經，所向諧合，飛仙上清，常與玉真，俱會紫庭。畢。此太洞祕訣，以傳於始涉津流者矣。

右此三事，亦是洞房太丹家事，真經亦未顯世，令世中經乃粗有其事，皆增損不同。

右三條有長史寫。

此符華長史畫

已上符本朱畫。

明堂內經開心辟符，王君撰用。開日旦，向王朱書，再拜服之，祝曰：五神開心，徹聽絕音，三魂攝精，盡守丹心，使我勿，五藏遠尋。拜畢祝，祝畢乃服，服畢咽液五過，叩齒五通，勿令人見。兩妄字謂皆應作忘。若不用開日，以月旦、月十五日、二十七日，一月三服，一年便驗祕術也。

右符及此三條有長史掾寫兩本，掾朱書。

東卿司命曰：先師王君，昔見授《太上明堂玄真上經》，清齋休糧，存日月在口中，晝存日，夜存月，令大如環，日赤色，有紫光九芒，月黃色，有白光十芒，存咽服光芒之液，常密行之無數。若不修存之時，令日月還住面明堂中，日居左，月居右，令二景與目童合炁相通也。此道以攝運生精，理和魂神，六丁奉侍，天兵衛護，此上真道也。太上玄真經，先盟而後行，行之然後可聞玉佩金噹之道耳。季偉昔長齋三年，始誠竭單思，乃能得之，於是神光映身

，然後受書耳。此玄真之道，要而不煩，吾常寶祕，藏之囊肘，故以相示，有慎密者也。明堂玄真自有經，經亦少耳，大都口訣，正如此而行之，偉昔亦不得經，但按此而行，始乃得經耳。爾欲得，可就偉取，玉佩隱書，非偉所見耳。

。

夜行及冥卧，心中恐者，存日月還入明堂中，須臾百邪自滅，山居恒爾，此為佳。

右此是說玄真經存之法，其大經在《茅傳》中。

右三條楊書。

太虛真人南嶽赤君內法曰：以月五日夜半時，存日象在心中，日從口入也，使照一心之內，與日共光，相合會畢，當覺心暖，霞暉映驗。良久，乃祝曰：大明育精，內鍊丹心，光暉合映，神真來尋。畢，咽液九過。到十五日、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復作如上，使人開明聰察，百關鮮徹，面有玉光，體有金澤，行之十五年，太一遣寶車來迎，上登太霄。行之務欲數，不必此數日作也。

。

右一條出《太上消魔經》中。此經亦未出世。

右一條長史寫。

東華真人服日月之象上法：男服日象，女服月象，日一不廢，使人聰明朗徹，五藏生華，魂魄制鍊，六府安和，長生不死之道。此兩字是摹真本，朱書。

。

右書日月象法，亦可圓書日也。

右一條楊書。

右此二法，不審是何真所受。

漢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長丈六，項生圓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遍問朝逕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國有得道者，號曰佛，傳聞能飛行，身有白光，殆其神乎。帝乃悟，即遣使者張騫、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國，採寫佛經四十二章，祕蘭臺石室第十四。即時起洛陽城西門外道北，立佛寺。又於南宮清涼臺作佛形像，及鬼子母圖。帝感非常，先造壽陵，亦於殿上作佛象。是時國豐民安，遠夷慕化，願為臣妾。佛像來中國，始自明帝時耳。此說粗與外書同，而長安中似久已有佛，裴君即是其事。且佛法乃與天竺廚賓，而月氏無有，與此為異。今既欲說小方諸奉佛，故先宜叙此也。按張騫非前漢者，或姓名同耳。傅毅字仲武，見《漢書》。秦景、王遵等不顯。此寺名白馬寺。明帝乃葬顯節陵，此云壽陵者，漢諸帝在位時，皆預造壽陵，猶今世人作壽冢，非陵名也。外書記亦云遣侍中張堪，或云郎中張愔，並往天竺寫致經象，并沙門來至。又恐今此說未必是真受，猶可楊君疏舊語耳。但真經

誥中，自亟有論及佛事也。

方諸正四方，故謂之方諸。一面長一千三百里，四面合五千二百里，上高九千丈。有長明太山夜月高丘，各周迴四百里，小小山川如此間耳。但草木多茂蔚，而華實多菑柴饒，不死草、甘泉水，所在有之，飲食者不死。青君宮在東華山，上方二百里，中盡天仙上真宮室也，金玉瓊瑤，雜為棟宇。又有玄寒山，山上別為外宮，宮室周二百里。中方諸東西面，又各有小方諸，去大方諸三千里。小方諸亦方面各三百里，周迴一千二百里，亦各別有青君宮室，又特多中仙人及靈鳥靈獸輩。大方諸對會稽之東南，小看去會稽岸七萬里，東北看則有湯谷建木鄉，又去方諸六萬里。方諸是乙地，湯谷是甲地，則自寅至辰十萬里，方五隅七，言之邪角十四萬里，故去會稽七萬里也。

大方諸之西，小方諸上，多有奉佛道者，有浮圖以金玉縷之，或有高百丈者，數十 謂應作層字樓也。其上人盡孝順而不死，是食不死草所致也。皆服五星精，讀夏《歸藏經》，用之以飛行。按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此不同。依如三弟子，雖奉佛道，不作比丘形服，世人謂在真菩薩家耳。大方諸之東，小方諸上，多奇靈寶物，有白玉酒、金漿汾。青君畜積天寶之器物，盡在於此。亦多有仙人，食不死草，飲此酒漿，身作金玉色澤，常多吹九靈簫，以自娛樂，能吹簫者，聞四十里，簫有三十孔，竹長二三尺，九簫同唱，百獸扑併，鳳凰數十來至，和簫聲。

大方諸宮，青君常治處也。其上人皆天真高仙，太極公卿，諸司命所在也，有服日月芒法，雖已得道為真，猶故服之。霍山赤城，亦為司命之府，唯太元真人南岳夫人在焉。李仲甫在西方，韓衆在南方，餘三十一司命，皆在東華，青童為太司命，總統故也。楊君亦云東診執事，不知當在第幾住耳。直存心中有象，大如錢，在心中赤色。又存日有九芒，從心中上出喉，至齒間，而此字儻非真徊還胃中。如此良久，臨目此字儻非真見心、胃中分明，乃吐氣嗽液三十九過止。一日三為之，行之一年，疾病除，五年身有光彩，十八年必得道，行日中無影，辟百鬼千惡災氣。恒存日在心，月在泥丸中，夜服月華，如服日法，存月十芒，白色，從腦中下入喉，芒亦不出齒間，而迴入胃。

右此方諸真人法，出《大智慧經》上中篇，常能用之，保見太平。此即應是《消魔智慧》七篇之限也。

右南極夫人所告。

行此日在心、月在泥丸之道，謂省易可得旨，行無中廢絕者也。除身三尸百疾千惡，鍊魂制魄之道也。日月常照形中，則鬼無藏形，青君今故行之，吾則其人也。今以告子，子脫可密示有心者耳。行此道，亦不妨行寶書所服日月法也，兼行益善善也。仙人一日一夕行千事，初不覺勞，明懃道之至生，不可

失矣。寶書日月，即謂紫文所用者。

右西城王君告。此並告楊君，令以示諸許也。

為道當如射箭，箭直往不顧，乃能得造壻的。操志入山，唯往勿疑，乃獲至真。

玄清告。按南極西城、玄清二高真，未當有餘降受，唯戒及詩各一條耳，不審此當是何時所喻。

右八條並楊書。

行此四道，按玉玄上法，一年便驚視聽，自可懃之舉之無疑。中君此事失前紙，不知是何法也。

太極真人云：讀《道德經五千文》萬遍，則雲駕來迎，萬遍畢未去者，一月二讀之耳。須雲駕至而去。

右二條某書。

山世遠受孟先生法，暮卧，先讀《黃庭內景經》一過乃眠，使人魂魄自制鍊，恒行此二十一年亦仙矣。是為合萬過，夕得三四過乃佳。北嶽蔣夫人云：讀此經亦使人無病，是不死之道也。此十一年夕一過，不得萬遍，一恐應為七，或為八字，不爾夕則二三過耳。

存五星，當謹按八素，以王星為始，存以生氣時。若不王星先出者，故宜不先存王也。至於視星，入室任意耳，唯以懃感為上耳，亦不必須都見星，然後速通也，視之亦審耳。

清靈君告存思要法，當覺目睹五星於方面，並乘芒而下行我，然後依王星下而存王星，但吞咽一芒畢，又當鎮星下，又存鎮星，良久，總五星各一芒，使俱入口而咽之，如鎮星星過數也。此一事異法，經中無此說。

若頓存五星，自當依常法，不心存對星下也。依此言則後是單修法也。

六月一日夜，青靈真人言。右四條楊書。青當為清也。

日中五帝字曰：日魂珠景昭韜綠映迴霞赤童玄炎飈象，凡十六字。此是金闕聖君採服飛根之道，昔受之於太微天帝君，一名《赤丹金精石景水母玉胞之經》。

右英云：珠圓會暉韜綠凝日霞煥明赤童秉靈玄炎散光飈象鬱清，此日之勢也，神之威也。此說按紫文曰日魂事，義旨不正可領。

右二條么書。

扶晨始暉生，紫雲映玄阿，煥洞圓光蔚，晃朗濯耀羅，眇眇靈景元，森灑空清華，九天館玉賓，金房煙霄歌。

右《大洞真經》中篇，今鈔數行。今洞經亦有此四句。

外國呼日為濯耀羅，方諸真人呼日為圓羅曜，夢見此濯耀羅者，日之應也

。紫雲中人者，胎宮神也，玄真之道矣。日德應澤，長生之象，紫雲罔晨，魂魄安也，身康神寧，從此始矣。辭四通已呈，意氣安和。此楊君自與長史書語耳。

右英疏《大洞真經》言，以釋夢濯耀羅之義也，如別。此亦自語也，長史夢事不顯。

右四條楊書。

真語卷之九竟

真誥卷之十

金闕右卿司命蓬萊都水監梁國師貞白真人華陽隱居陶弘景造

協昌期第二

微誠因理感，積精洞幽真，斐斐乘雲綵，靈像憑紫煙，眇眇濯圓羅，彷彿#1駕飛輪，玄翰啟矇昧，顧景恩自新。長史既開啟告，賦詩一篇，本注之，此即酬釋夢之旨也，長史自書。凡真書及古書作髣髴字，皆作彷彿字，此則是髣髴也。此字已下至也字，並朱書。

范幼沖遼西人也，受胎化易形，今來在此，恒服三氣。三氣之法，存青炁、白氣、赤氣，各如艇，從東方日下來，直入口中，挹之九十過，自飽便止。為之十年，身中自有三色氣，遂得神仙。此高元君太素內景法，旦旦為之，臨目施行，視日益佳。其法鮮而其事甚驗，許侯可為之矣。范即是華陽中監也，事在第四卷。

右一條楊書。

東海東華玉妃停文期，授含真臺女真張微子服霧之法：常以平旦於寢靜之中，坐卧任己，先閉目內視仿佛，使如見五藏，畢，因口呼出氣二十四過，臨目為之，使目見五色之氣，相纏繞在面上鬱然，因入口，內此五色氣五十過，畢咽液六十過，畢乃微呪曰：太霞發暉，靈霧四遷，結氣琬屈，五色洞天，神煙含啟，金石華真，藹鬱紫空，鍊形保全，出景藏幽，五靈化分，合明扇虛，時乘六雲，和攝我身，上升九天。畢，又叩齒七通，咽液七過，乃開目，事訖。此道神妙，又神州玄都多有得此術者，久行之，常乘雲霧而遊也。

右一條楊書，又掾寫。

守玄白之道，常旦旦坐卧任意，存泥丸中有黑氣，存心中有白氣，存臍中有黃氣，三氣俱生，如雲氣覆身，因變成火，火又繞身，身通洞徹，內外如一。旦行至向中，乃止。於是服氣一百二十，都畢。道正如此，使人長生不死，辟卻萬害。尤禁六畜肉、五辛之味，當別寢處靜思，尤忌房室，房室即死。

初存出氣如小豆，漸大衝天，三炁纏煙繞身，共同成一，混忽生火，在三煙之內，又合景以煉一身，一身之裏，五藏照徹，此亦要道也。

右二條有掾寫，并右三事在論華陽第四卷中，今又重鈔可修事出此耳，其本文猶在彼卷。

太極真人敕酆臺北帝 此三字被後人贖，不可復識。官樹神滅鬼靈符，盛以重紫之囊，此九字又被青贖刀，不可都識，而非今所書字。衛符有三天直使者二人，凶鬼萬邪，有干佩符者即死。此下復有十字亦被贖，不可復識。男女各佩一，已別題之。

小君今書此符，相與佩之，在《玉馬經》上，一名《北帝書》。七元符中有一符無題，相傳言是此符，而《玉馬經》世未嘗見，不敢為定。

一雄黃、二雌黃、二鉛黃。

右三黃華。先投朱砂一，熟研之於器中，次投雄黃，熟研之，次投雌黃，熟研之，次投鉛黃，合研之，良久成也。以膠清合研之。言一者，以意為之，一分之品量多少也。此是論作三黃色以畫符法，真符多用此。

右三條楊書。

合藥當令精，不精者不自咎，反責方之不驗，若是人可謂咎乎？可使鈔方合耳。

可用昌蒲五兩，所以用十兩未知道門戶之人耳，可用茱萸根皮二兩，紫雲芝英三兩。

此用君口訣。此是論合初神丸事，其方在蘇傳中，即周紫陽所撰，故受此訣，是告長史也。

右一條么書。

成治木一斛，清水潔洗，令盛訖，乃細搗為屑，以清水二斛，合煮令爛，以絹囊盛，絞取汁，置銅器中，湯上蒸之。內白蜜一口，大乾棗去核，熟細搗，令皮肉和會，取一口，又內木蜜之中，絞令相得如鋪狀，日食如彈丸三四枚，一時百病除，二時萬害不傷，三時面有光澤，四時耳目聰明，三年顏如女子，神仙不死。

又法：成木一斛，水盛洗，洗乃乾，乾乃細搗為屑，大棗四口去核，乃搗令和合，清酒五口，會於銅器中，煎攪使成餌狀，日服如李子三丸，百病不能傷，而面如童子，而耐寒凍。

又法：木散五斤，伏苓煮三沸，搗取散五斤，右二物合和，更搗三千杵，盛以密器，旦服五合，百災百毒百疫不能犯，面童而壯健，久服能飛越峰谷，耳聰目明矣。此三方有掾寫，似是紫微夫人所授，繼術叔後者。

鍊麻腴法：清水三斛，麻腴一斛，薤白二斤，合三物會煎之，以木蓋蓋上，勿令腴煙散出，取一斛止內酒中服之，亦可單服。此一方有長史寫，乃別出四藥丹方中，而世之方本又加葱白二斤。

太極真人遺帶散，白粉，服一刀圭，當暴心痛如刺，三日欲飲，飲既足一斛，氣乃絕。絕即是死也。既斂，失尸所在，但餘衣在耳，是為白日解帶之仙。若知藥名者，不復心痛，但飲足一斛仍絕也，既絕，已自覺所遺尸者在地也。臨時自有玉女玉童，以青輶輿共來載之也。欲停者，當心痛三日，節與飲耳。其方亦可舉家用，雲霞衣九兩是其首。此一條不知出何處，事即應是白翳散也。世未見方。

右一條么書。

齋者不宜雜不齋者而相混，并未體正道，後宜改之。

上道之高，《神虎經》是也，自非傳授者，皆不得令其見所寫之紙也，此又一未體矣。

南真云：寫神虎文不精，則萬物不為己用心，將徒勞耳。得紙更留心謹寫，燒香先者寫上書，當恒燒香文之左右，亦初不能令專，使煙清恒也。精誠務在匪懈，求道唯取於不倦耳。此又近於替乎。

夫得道者，常恨於不早聞受，失道者，常恨於不精懃。何謂精耶？專篤其事也，何謂懃耶？恭繕其業也。既加之以檢慎，守之以取感者，則去真近矣，爾其營之，勿忘也。此前五條並似止告楊君。

受書則師乃恥之耶，真心既有不盡，獲考者非一人。子往師蘇林守一，當先齋受戒，能得此度世，幾未可量也。九華真妃言：守五口內一，是真一之上也，皆地真人法也。上黨王真、京兆孟君、司馬季主，皆先按於此道而始矣。魯女生、那鄂張君，今皆在中嶽及華山。正守此一，亦可得漸階上道而進，復為不難也。

五斗內一，涓子內法，昔所授於峨眉臺中，本其外守一玄一之屬，莫有逮其蹤者也。

小君言。五口真一，即今蘇傳中，分至日所存用者是也。

中君曰：良懃不休，吾當與其流珠真，此亦中真之上道也。流珠，亦九官家事，其經未出世。此前五條，並似令告牙也。

又云：性躁暴者，一身之賊病，求道之堅梯也。遂之者真去，改之者道來。每事觸類，皆當柔遲而盡精潔之理，如此幾乎道者也。此語似令告掾。

小茅君云：丹砂、雄黃、雌黃，家家皆有之，至於無一人合藥者也。皆如傳國璽印，父傳子，子傳孫耳。好道而不專，疲志而不固，華名鍾於胸心，榮味交於外視，萬萬皆是也，適足疲我三官之司矣。此語似命告牙。

可令許斧數沐浴，濯其水疾之氣也，消其積考之痕也，亦致真之階。

右紫陽真人言。

沐浴不數，魄之性也，違魄返真，是練其濁穢自亡矣。

右紫微夫人言。

上道法，衣巾不假人，不同器皿者，車服床寢不共之也，所以遏穢垢之津路，防其邪風之往來耳，此甚易行，而更以為難所為，信道不篤，欲飛反沉者也。心違何必言哉，其自當知所為。此三條以令告長史

右南岳夫人語。

右十六條，並楊書，又雜掾寫。

人卧床當令高，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干。鬼炁之侵人，常依地而逆上耳。高謂三尺已上也。

人卧室宇，當令潔盛，盛則受靈氣，不盛則受故氣，故氣之亂人室宇者，所為不成，所作不立。一身亦爾，當數洗沐澡潔，不爾無冀。盛字是淨義，中國本無諍字，故作盛也，諸經中通如此。

勿道學道，道學道，鬼犯人，亦不立，使人病，是體未真故。青童亦云：一言一事泄，減一筭，如此可不慎之。此三條本在《酆官記》中，楊書又掾書。

大洞真經高上內章遏邪大祝上法曰：每當經危險之路，鬼廟之間，意中諸有疑難之處，心將有微忌，敕所經履者，乃當先反舌內向，咽液三過，畢以左手第二第三指躡兩鼻孔下人中之本，鼻中隔孔之內際也，三十六過，即手急按，勿舉指計數也。鼻中隔之際名曰山源，山源者，一名鬼井，一名神池，一名邪根，一名魂臺也。躡畢，因叩齒七通，畢又進手心以掩鼻，於是臨目，乃微祝曰：朱鳥浚天，神威內張，山源四鎮，鬼井逃亡，神池吐氣，邪根伏藏，魂臺四明，瓊房零琅，玉真巍峨，坐鎮明堂，手暉紫霞，頭建神光，執詠洞經，三十九章，中有辟邪龍虎，截岳斬堙，猛獸奔牛，銜刀吞鑲，揭山攫天，神雀毒龍，六領吐火，啖鬼之王，電猪雷父，掣星流橫，梟磕駁灼，逆風橫行，天禽羅陳。皆在我傍，吐火萬丈，以除不祥，羣精啟道，封落山鄉，千神百靈，併手叩顙，澤尉捧燈，為我燒香，所在所經，萬神奉迎。畢，又叩齒三通，乃開目，除去左手。

手按山源則鬼神閉門，手薄神池則邪根散分，手臨魂臺則玉真守關，於是感激靈根，天獸來衛，千精震伏，莫干我炁，此自然之理，使忽爾而然也。

鼻下山源是一身之武津，真邪之通府，不真者所以生邪氣，為真者所以遏萬邪，在我運攝之耳，故吉凶兆焉。

明堂中亦一身之文池，死生之形宅，存其神可以眇乎內觀，廢其道所以致乎朽爛，故由我御順其術，而死生悔定焉。

右一條出大洞真經高上首章。此一條不審誰口，有長史寫此經，亦未出世也。

夜行常當琢齒，亦無正限數也，煞鬼邪鬼常畏琢齒聲，是故不得犯人也，若兼以漱液祝說益善。

世人有知酆都六天宮門名，則百鬼不敢為害。欲卧時，常先向北祝之三過，微其音也，祝曰：吾是太上弟子，下統六天，六天之宮，是吾所部，不但所部，乃太上之所主，吾知六天門名，是故長生，敢有犯者，太上斬汝形。第一宮名紂絕陰天宮，以次東行，第二宮名泰煞諒事宗天宮，第三宮名明晨耐犯武城天官，第四宮名恬照罪炁天官，第五宮名宗靈七非天宮，第六宮名敢司連宛屢天官。止，乃琢齒六下，乃卧，辟諸鬼邪之氣。如此凡三過也。此二法出《酆都記》，今鈔相隨。

北帝煞鬼之法：先叩齒三十六下，乃祝曰：天蓬天蓬，九元煞童，五丁都司，高刁北公，七政八靈，太上浩凶，長顛巨獸，手把帝鐘，素梟三晨，嚴駕夔龍，威劍神王，斬邪滅蹤，紫氣乘天，丹霞赫衝，吞魔食鬼，橫身飲風，蒼舌綠齒，四目老翁，天丁力士，威南禦凶，天縑激戾，威北銜鋒，三十萬兵，衛我九重，辟尸千里，去卻不祥，敢有小鬼，欲來見狀，攫天大斧，斬鬼五形，炎帝裂血，北斗燃骨，四明破骸，天猷滅類，神刀一下，萬鬼自潰。畢，四言輒一琢齒，以為節也。若冥夜、白日得祝，為恒祝也，鬼有三被此祝者，眼精目爛，而身即死矣。此上神祝皆斬鬼之司名，北帝祕其道，若世人得此法，恒能行之，便不死之道也。男女大小，皆可行之。

此所謂北帝之神祝，煞鬼之良法，鬼三被此法，皆自死矣，常亦畏聞此言矣，因病行此立愈，叩齒當臨目存見五藏 此中一字，楊本穿壤不可識，掾亦仍闕無。具五神自然存也，酆都中祕此祝法，今密及之耳，不可泄非有道者，共祕之乎。

右五條楊書，又掾寫。楊書北帝祝是口口時書，極多僂贍改易。

風病之所生，生於丘墳陰濕，三泉壅滯，是故地官以水氣相激，多作風痺，風痺之重者，舉體不授，，輕者半身成失手足也。若常夢在東北及西北經接故居，或見靈肺處所者，正欲與冢相接耳。墓之東北為徵絕命，西北為九厄，此皆冢訟之凶地，若見亡者於其間，益其驗也。

若每遇此夢者，卧覺，當正向上三琢齒，而祝之曰：太元上玄，九都紫天，理魂護命，高素真人，我佩上法，受教太玄，長生久視，神飛體仙，冢墓永安，鬼訟塞姦，魂魄和悅，惡氣不煙，遊魅罔象，敢干我神，北帝呵制，收氣入淵，得籙上皇，謹奏玉晨。如此者再

祝，祝又三叩齒，則不復夢冢墓及家死鬼也。此北帝祕祝也，有心好事者皆可行之，若經常得惡夢不祥者，皆可按此法，於是鬼氣滅也，邪鬼散形也。此應令以受長史也，但許姓羽音，今去東北徵絕命，是為不同，又九息之名

，墓書無法。

手臂不授者，沉風毒氣在脉中，結附痺骨，使之然耳，宜針灸，針灸則愈。又宜按北帝曲折之祝，若行之百過，疾亦消除也。先以一手徐徐按摩臂，良久畢，乃臨目內視，咽液三過，叩齒三通，正心微祝曰：太上四玄，五華六庭，三魂七魄，天關地精，神符榮衛，天胎上明，四肢百神，九節萬靈，受錄玉晨，刊書玉城，玉女侍身，玉童護命，永齊二景，飛仙上清，長與日月，年俱後傾，超騰昇仙，得整太平，流風結痼，注鬼五飛，魑魍豕氣，陰氣相徊，陵我四肢，干我盛衰，太上天丁，龍虎曜威，斬鬼不祥，風邪即摧，考注匿訟，百毒隱非，使我復常，日月同暉，考注見犯，北辰收摧，如有干試，干明上威。畢。此亦以告長史也，長史極多惡夢，恒有豕注烝，又患飲癖及兩手不理，故每授諸法，并針灸在後。若弟子有心者，按摩疾處，皆用此法，但不復令臨目內視，咽液啄齒耳。

昔唐覽者，居林慮山中，為鬼所擊，舉身不授，似如綿囊，有道人教按摩此法，皆即除也。此北帝曲折之法，諸疾有曲折者，用此法皆佳，不但風痺不授而已也。唐覽無別所出，不知何世人也。

酆都北帝有此數法，亦參於高仙家用也，又有曲折經，藏著西明公處。周文王為酆都西明公也。

鄭子真，則康成之孫也，今在陽濯山，昔初學時正患兩腳不授積年，其晚用針灸，兼行曲折祝法，百日都除。鄭玄唯有一兒，為賊所害，有遺腹子，名卜同耳，既不入山，又復不病腳，此子真又非谷口者，進退乖異，莫辯質據。

唐覽，今在華山得虹丹法，合服得不死。前來至此，並應是保命告。十三過針，三過灸，無不愈，左手勝右手也。少陽左肘手脈內纏，故宜十三過針，乃得理內脈，入少陽也。灸氣得溫浮上，臂血得風痺，故宜三過灸，乃得補定流津，使筋屬不滯也。灸手幽關及風絃，并五津，凡三處急要也，當待佳日，我自別相示也，保不使爾失此手也。

右中候夫人言。手幽關、風絃、五津，凡三處，偃側圖及諸灸經，並無此穴名。

夫風考之行也，皆因衰氣之間隙耳，體有虧縮，故病來侵之也，若今差愈，誠能省周旋之役者，必風痼除也。今當為攝制豕注之氣爾，既小佳，亦可上豕訟章，我當為關奏之也，於是注氣絕矣。

昔鄧雲山停當得道，頓兩手不授，吾使人語之，令灸風徊、曲津兩處耳，六七日間，便得作五禽按摩也？若針力訖，當語所灸處，又心存行道，亦與身行之無異也。

昔趙公成兩腳曳不能起，旦夕常心存拜太上，如此三十年，太上真人賜公

成流明檀桓散一劑，即能起行，後遂得道，今在鵠鳴山下。夫存拜及心行道之時，皆燒香左右，如欲行事狀也，此謂內研太玄，心行靈業，栖息三宮，偃逸神府者矣。

右保命言。風徊、曲津兩處，灸經亦無此穴。冢訟章不見有真本，鄧雲山，趙公成並無別顯出也。

夜卧覺，存日象在疾手中握之，使日光赤芒從臂中逆至肘腋間，良久，日芒忽變成火燒臂，使臂內外通匝洞徹，良久，畢乃陰祝曰：四明上元，日月氣分，流光煥曜，灌液凝魂，神光散景，蕩穢鍊煙，洞徹風氣，百邪蟠然，使得長生，四肢完全，注害考鬼，收付北辰。畢，存思良久，放身自忘。

右保命說此，云案消魔上祕祝法。此經未出世，若猶是智慧七卷限者，未審小君亦安得見之。

右八條並掾書寫。

昨具以墓事請問荀侯，荀侯云：極陰積沍，久經墳瑩，遂使地官激注，冢靈沉滯，風邪之興，恆繼此而作。然衝氣欲散，作考漸歇，鎮塞之宜，未為急也。不如通婦墓之井，以潤乎易遷之塗，救渴惠乎路人，陰惠流於四衢，植棠棣於龍川，散松楊以固標，此其所利耶。荀侯，即應是荀中侯也。此即長史婦亡後所告。

范幼沖，漢時尚書郎， 缺失一字解地理，乃以冢宅為意，魏末得來在此童初中，其言云：我今墓有青龍秉氣，上玄辟非，玄武延軀，虎嘯八垂，殆神仙之丘窟，鍊形之所歸，乃上吉冢也。其言如此。此猶是前所服三氣之范監也，四靈雖同墓法，而形相莫辯，又以朱烏為上玄，亦所未詳也。

積善憩德，慈心在物，兼修長存之方，洞守形中之寶者，雖有此墓，為以示始終之觀耳。至於神全得會，熙鏡玄開，亦何時永為朽物，不復生出耶，此墓之人，斯可謂應運矣。此並論長史婦所葬墓事。

辛亥子所言。辛亥子，事在第五卷中。

右三條楊書。

青龍秉氣 上玄辟非 玄武延軀 虎嘯八垂

夫欲建吉冢之法，去塊後，正取九步九尺，名曰上玄辟非，華蓋宮王氣神趙子都，冢墓百忌害氣之神，盡來屬之，能制五土之精，轉禍為福。侯王之冢，招搖欲隱，起九尺以石，方圓三尺，題其文，埋之土三尺也。世間愚人，徒復千條萬章，誰能明吉凶四相哉。辟非之下，冢墓由此而成，亦由此而敗，非神非聖，難可明也，必能審此術，子孫無復冢墓之患。能知墳墓之法，千禁萬忌，一皆厭之，必反凶為吉，能得此法，永為吉冢，不足宣也。

此一紙異手書，青紙，依如此法，亦為可解。其九步九尺，而不云十步三

尺者，是九尺入冢裏，正取中心為數也。但辟非應是朱鳥，而云冢後，若徵家甲向，朱鳥在西南，羽家庚向，朱鳥在東北，所不論耳。

員三尺，題其文曰：天帝告土下冢中王氣五方諸神趙公明等，某國公侯，甲乙年如干歲，生值清真之氣，死歸神宮，翳身冥鄉，潛寧沖虛，辟斥諸禁忌，不得妄為害氣，當令子孫昌熾，文詠九功，武備七德，世世貴王，與天地無窮，一如土下九天律令。

員三尺，猶是方員。方員之法，六邊皆等，如印形也。趙公明，今《千二百官儀》乃以為溫鬼之名。九功十德，事出《左傳》。

夫施用此法，慎不可令人知，若云冢墓王相刑害諸不足者，一以填文厭之，無不厭伏，反凶為吉，

行下被割，餘一字，如此當是此字後行又被剪，語則未盡也。從員三尺來別一紙，復是異人迹，不與前同，而俱書青紙，色理亦小殊，疑此並寫非真，前范監既有此言，恐後人因以造法耳。

上清真人馮延壽口訣

前云是楚市乞人，西岳真人馮延壽，西嶽之號自不妨上清之目也。此後凡十四事，雖未見真書，類其事旨，不乖真法，故別撰錄，附於卷末。

夫學生之道，當先治病，不使體有虛邪，及血少腦減，津液穢滯也。不先治病，雖服食行炁，無益於身。昔有道士王仲甫者，少乃有意好事神仙，恒吸引二景餐霞之法，四十餘年，都不覺益，其子亦服之，足一十八年，白日升天。後南嶽真人忽降仲甫，而教之云：子所以不得升度者，以子身有大病，腦宮虧減，筋液不注，靈津未溢，雖復接景餐霞，故未為身益，仲甫遂因服藥治病，兼修其事，又一十八年，亦白日升天，今在玄州受書為中嶽真人，領九玄之司，于今在也。此說殊功事要，仲甫父子無餘別顯也。

夫學生之夫，必夷心養神，服食治病，使腦宮填滿，玄精不傾，然後可以存神服霞，呼吸二景耳。若數行交接，漏泄施寫者，則氣穢神亡，精靈枯竭，雖復玄挺玉籙，金書太極者，將亦不可解於非生乎。在昔先師常誠於斯事云：學生之人，一接則傾一年之藥勢，二接則傾二年之藥勢，過三以往，則所傾之藥都亡於身矣。是以真仙之士，常慎於此，以為生生之大忌。此事彌會衆經之旨。

夫學道唯欲嘿然養神，閉氣使極，吐氣使微，又不得言語大呼喚，令人神氣勞損，如此以學，皆非養生也。

凡存神光，行真仙之事者，又不得以衣服借人，亦不服非己之物，諸是中褐履屐之具，皆使鮮盛，三魂七魄，或栖其中，亦為五神之炁，忌垮沾故也。

又八節之日，皆當齋盛，謀諸善事，以營於道之方也，慎不可以其日忿爭

喜怒，及行威刑，皆天人大忌，為重罪也。

右三條亦與經事相符。

凡研味至道，及讀誦神經者，十言二十言中，輒當一二過舐脣咽液，百言五十言中，輒兩三過叩齒，以會神靈，充和血氣，使靈液凝滿，帝一欣宅，所謂沖氣不勞，啟血不泄也。此別一法，經中未見其事也。

學生之法，不可泣淚，及多唾泄，此皆為損液漏津，使喉腦大竭，是以真人道士，常吐納咽味，以和六液。

凡甲寅庚申之日，是尸鬼競亂，精神躁穢之日也，不可與夫妻同席，及言語面會，當清齋不寢，警備其日，遣諸可欲。

凡五卯之日，常當齋入室，東向心拜，存神念炁，期感神明，亦適意所陳，恒如此者，玉女降侍。些三條與經語亦互相同者也。

常以本命之日，向其方面，叩齒三通，心存再拜，而微呪曰：太一鎮生，三炁合真，室胎上景，母玄父元，生我五藏，攝我精神，下灌玉液，上朝泥丸，夕鍊七魄，朝和三魂，右命玉華，左嘯金晨，命我神仙，役靈使神，常保利津，飛行十天。祝畢，又心拜四方，叩齒三通，咽液三過。此名為太上祝生隱朝胎元之道，常能行之，令魂魄保守，長生神仙。未見此經法。

凡入室燒香，皆當對席心拜，叩齒陰祝，隨意所陳，唯使精專，必獲靈感。此亦朝靜之例也。

凡人常存思識己之形，極使髣髴對在我前，使面上恒有日月之光，洞照一形，使日在左，月在右，去面前令九寸，存畢，乃琢齒三通，微祝曰：元胎上真，雙景二玄，右抱七魄，左拘三魂，令我神明，與形常存。祝畢，又叩齒三七過，咽液七過。此名為帝君鍊形拘魂制魄之道，使人精明神仙，長生不死，若不得祝者，亦可單存之耳。《道授》乃有識形，而未見此祝法。

又學道之士，當先檢制魂魄，消滅尸鬼，常以月晦朔之日，庚申甲寅之日，當清齋入室，沐浴塵埃，正席而坐，得不眠者益善，以真朱筆點左目眇下，以雄黃筆點右鼻下，令小半入谷裏也，點畢，先叩齒三通，微祝曰：上景飛纏，朱黃散煙，炁攝虛邪，尸穢沉泯，和魂鍊魄，合體大神，令我不死，萬壽永全，聰明徹視，長享利津。祝畢，又琢齒三通，咽液三過，并右手第二指躡右鼻孔下，左手第二指躡左目下，各七過，當盡陰案之，勿舉手也。於是都畢。按此二處，是七魄遊尸之門戶，鐵精賊邪之津梁矣。故受朱黃之精，塞尸鬼之路，引二景之薰，遏淫亂之炁也。此太極上法，常能行之，則魂魄和柔，尸穢散絕，長生神仙，通炁徹視，行之三年，色念都泯矣。此頗似太靈真人法，可兼修用之。

凡上清叩齒咽液法，皆各有方，先後有次，不得亂雜，使真靈混錯也。

夫叩齒以命神，咽炁以和真，納和因六液以運入，制神須鳴鼓而行列矣。

凡存修上法，禮祝之時，皆先叩齒，上下相叩，勿左右也，一呼一吸，令得三叩為善，須禮祝畢，更又叩齒，乃得咽諸炁液耳，此名為呼神和真以求升仙者也。吾屢見偽俗之人，或誤定經文，先後雜亂，無有次緒，用以為益，良可悲也。此亦同五神經中意旨。

右本巷訖此。

養性禁忌口訣

復有此諸條，亦未見真書，而似是二許抄事，皆仙人條用小訣，有助於施行，故並撰錄。

黃仙君口訣：服食藥物，不欲食蒜及石榴子、豬肝、犬頭肉，至忌，都絕為上。道士自不可食猜犬肉而交房中，令藥力不行。又計食一斤，損籌百日，子其慎之。此彭祖弟子撰傳者。

青牛道士口訣：暮卧，存日在額上，月在臍上，辟千鬼萬邪，致玉女來降，萬禍伏走，祕驗。即封君達也，出《神仙傳》、《五岳序》。

沈羲口訣：服神藥勿向北方，大忌。亥子日不可唾，亡精失氣，喊損年命，藥勢如土。沈出《神仙傳》。

呂恭口訣：入山之日，未至山百步，先却行百步，反足乃登山，山精不犯人，眾邪伏走，百毒藏匿。呂出《神仙傳》。

樂巴口訣：行經山及諸靈廟祠間，存口中有真人，字赤靈丈人，侍以玉女二人，一女名華正，一女名攝精，丈人著赤羅袍，玉女二人上下黃衣。所存畢，乃叱咤曰：廟中鬼神速來，使百邪詣赤靈丈人受斬死，眾精却千里。此是三天前驅使者捕鬼之法。即樂豫章也，出《劍經》、《神仙傳》、《虎豹符》及《後漢書》。

東海上童口訣：道士求仙，勿與女子交，一交而傾一年之藥力。若無所服而行房內，減算三十年。此上相青童君之別號也。

東陵聖母口訣：學道慎勿言，有多為山神百精所試。夜卧閉目，存眼童子泥丸中，令內視身神，長生升天。劉京亦用此術。出《神仙傳》，今為海神之宗。劉京，後漢末人，出《飛步經》後。

女仙程偉妻口訣：服食，勿食血物，食血物使不得去三尸，乾肉可耳。

程偉為漢期門郎，其婦知房事，見葛洪內篇也。

鳳綱口訣：道士有疾，閉目內視心，使生火以燒身，身盡存之，使精如彷彿，疾病即愈，是痛處存其火，祕驗。出《神仙傳》，能釀百草花以起死者。

陳安世口訣：道士結頭理髮，及飲食施履屐枕褥，勿令非道士者見其理髮，干其飲食，動其履屐，用其枕褥，彼俗尸魄形中之鬼來侵我神也。所以道士

棲山林而幽身者，皆欲遠茲囂穢，絕放人間之業，是恐外物凡百犯其性命也，祕之。陳出《神仙傳》。

李少君口訣：道士求仙，不欲見死人尸，損神壞氣之極，人君師父親愛，不得已而臨之耳。所以道士去世，不事王侯，是無君也，塊然獨存，是無友也，唯父母師主，不得不臨喪，致感極之哀，不著性命之傷耳。苟以此故而傷，是以無傷之也。吾其祕之，故口傳焉。漢武臣，出《神仙傳》。

女仙人劉綱妻口訣：求仙者勿與女子。三月九日、六月二日、九月六日、十二月三日，是其日當入室，不可見女子。六尸亂則藏血擾潰飛越，三魂失守，神彫氣逝，積以致死。所以忌此日者，非但塞遏淫淡而已，將以安女宮。女宮在申，男宮在寅，寅申相刑，刑殺相加。是日男女三尸出於目珠瞳之中，女尸招男，男尸招女，禍害往來，喪神虧正，雖人不自覺，而形露已損，由三尸戰于眼中，流血於泥丸也。子至其日，雖至寵之女子，親愛之令婦，固不可相對。我先師但脩此道而仙矣，復不及至親無心者矣，子其慎之矣。

綱妻出《神仙傳》，又《虎豹符》中。凡此雜事，皆與真經相符，並可按而施用也。

真誥卷之十竟

#1『彷彿』，原作『佛佛』，據陶注文改。

#2『何』字原誤作『可』。

#3#4『五蚪』，疑作『五斗』。

真誥卷之十一

金闕右卿司命蓬萊都水監梁國師貞白真人華陽隱居陶弘景造

稽神樞第一

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保命君啞作此言。按啞此應在乙丑年六月己前，甲子歲中事，始論此山受福之端也。其地肥良，故曰膏腴，水至則浮，故曰地肺，曆世遊踐，莫有知其處者。句曲山源曲而有所容，故號為句容里，過江一百五十里，訪索即得。凡此後紫書大字者，并《茅三君傳》所記也，傳既以寶祕，見之者稀，今謹抄取說山事，共相證顯。按山形宛曲，東西這迴，故曰句曲。從山嶺分界，西及北屬句容，東及南屬延陵，句容既立為縣，故其里不復存。昔時應在述墟左右耳。今山去石頭江水，步道一百五十六里。江水之東，金陵之左右間小澤，澤東有句曲之山是也。此蓋呼秣陵之金陵，非地肺之金陵矣。小澤即謂今赤山湖也，從江水直對望山，東西左右，正自如此也。此山洞虛內觀，內有靈府，洞庭四開，穴岫長連，古人謂為金壇之虛臺，天后之便闕，清虛之東窗，林屋之隔杳，衆洞相通，陰路所適，七塗九源，四方交達，真洞仙館也。此論洞天中諸所通達。天

后者，林屋洞中之真君，位在太湖苞山下，龍威丈人所入得《靈寶五符》處也。清虛是王屋洞天名，言華陽與此並相貫通也。山形似巳，故以句曲為名焉。今登中茅玄嶺，前後望諸峰壘，盤紆曲轉，以大茅為首，東行北轉，又折西行北轉，又折東北行至大橫，反覆南北，狀如左書巳字之形。金陵者，兵水不能加，灾癘所不犯。《河圖》中《要元篇》第四十四卷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往，洪波不登。正此之福地也。爾心悟焉，是汝之幸，復識此悟，從誰所感發耶。此《河圖》者，舜禹所受，及《洛書》之屬，今猶有四十餘卷存。此語亦是示長史，言相感悟，乃從楊君宣說，吾之所啟發矣。句曲山其間，有金陵之地，地方三十七八頃，是金陵之地肺也。土良而井水甜美，居其地必得度世見太平。《河圖內元經》曰：乃地肺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又《河書中篇》曰：句金之山，其間有陵，兵病不往，洪波不登，此之謂也。後所稱《河圖》，即是前《要元篇》語，雖山壇字異，其理猶同。此蓋指論金陵地肺一片地，能如此耳，其餘處未必有所免辟耳。金陵，古名之為伏龍之地。河圖逆察故書，記運會之時，方來之定名耳。至於金陵之號，已二百餘年矣。尋金陵之號，起自楚時，至秦皇遇江厭氣，乃改為秣陵，漢來縣舊治小丹陽，今猶呼為故治也。晉太康三年，割淮水之南屬之，義熙九年，移治闕場，元熙元年徙還今處，此是江東之金陵耳。傳所言二百餘年者，是吳孫權使人採金，屯居伏龍山，因名金陵，自然響會，所以歎河圖之逆兆也。句曲山秦時名為句金之壇，以洞天內有金壇百丈，因以致名也。外又有積金山，亦因積金為壇號矣。周時名其源澤為曲水之穴，按山形曲折，後人合為句曲之山。漢有三茅君來治其上，時父老又轉名茅君之山。三君往曾各乘一白鵠，各集山之三處，時人互有見者，是以發於歌謠，乃復因鵠集之處，分句曲之山為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焉。總而言之，盡是句曲之一山耳，無異名也。三茅山隱鏈相屬，皆句曲山一名耳，時人因事而論，今故有枝條數十作別名，舊不爾也。今以在南最高者，為大茅山。中央有三峰，連嶺鼎立，以近後最高者，為中茅山。近北一嶺，孤峰上有聚石者，為小茅山。大茅、中茅間名長阿，東出通延陵句曲阿，西出通句容湖，就以為連石積金山馬嶺相帶，狀如棗形。其中茅、小茅間名小阿，東西出亦如此，有一小馬嶺相連。自小茅山後去，便有雷平、燕口、方嶠、大橫、良常諸山靡迤相屬，垂至破罡瀆。自大茅南復有韭山、竹昊山、方山，從此疊障，達于昊興諸山，至于羅浮，窮於南海也。山生黃金。漢靈帝時，詔勅郡縣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逮孫權時，又遣宿衛人採金常輪官，兵帥百家，遂屯居伏龍之地，因改為金陵之墟名也。《河圖》已得之於昔，可謂絕妙。今大茅山南，猶有數深坑大坎，相傳呼之為金井，當是孫權時所鑿掘也。今此山近東諸處碎石，往往皆有金砂云。兵

帥仍屯居伏龍，今則無復有。唯小近西有述墟，昔乃名木墟，今是良民，述墟前十數里，大茅有昊墟村，以號而言，乃欲相似，而復不關金陵。長史宅西北，近長隱小岡下，乃時有故破瓦器，焦赤土甚多，疑是人居處，既經耕墾，基域不復存，而了無井，亦恐如長史井煙沒耳。又小茅大橫不見採金處，大茅金井若是，復不應頓如此遠居，二三疑昧。金陵之土，似北邙及北谷關，土堅實而宜禾穀。掘其間作井，正似長安鳳門外井水味，是清源幽瀾，洞泉遠沽耳，水色白。都不學道，居其土，飲其水，亦令人壽考也。是金津潤液之所溉耶，子其祕之。吾有傳紀，具載其事，行當相示。定錄君受作，密令示許侯。北邙山在洛陽北數里，北谷關即孟津關也，土色黃黑而肥腴。鳳門即長安北門也，今所擬金陵地，並無土種植及住止鑿井者，乃是無知察，亦為真靈愛護，不使輕得居焉。吾有傳紀者，即是《三茅傳》也。按長史甲子年書云未見傳記，則□此書時，或在癸亥年中也。傳中亦稱良土甘美，居之度世，故因此而顯言也。地處少少耳，隱略十餘頃許，高而平者六七頃也。既知其要，覩其形勢，便朗朗也，故不曲示耳。保命君告。按傳中云，金陵之地方三十七八頃，恐是其大垠所至，至於實錄，正當十餘頃耳。高平者是可住處也，會登其地，依說觀望，自可領略，粗知其處。若為仙真度世及種民者，無患不自然得至，苟其非分，徒擔手築室必當諸方不立，趣使移去耳。悠悠凡猥，勿承此強欲居之。金陵之左右，汧谷溪源，陵之左有山也，右有源汧名柳谷，陵之西有源汧名陽谷。《名山內經福地誌》曰：伏龍之地，在柳谷之西，金壇之右，可以高棲，正金陵之福地也。按今呼為柳谷汧者，其源出小茅後田公泉，而西南流至述墟首，入大汧。陽谷汧者，今無復其名，而長隱山岡後有小汧，西流南折，亦會述墟首。又父老云，陽谷汧源乃出中茅前大茅後，藪川注合為一汧，出山直西行北轉，亦會大汧，論兩汧相交之內即是此地，大略東西不得極正，故兼以左右為言。但今之所云二谷，不知即是昔號不，雖有耆相承，傳譯漸失，兼汧源迥異，不必可指的為□也。上古名此山為崗山，《孔子福地記》云：崗山之間有伏龍之鄉，可以避水，辟病長生，本所以名為崗者，亦金壇之質也。是以百代百易，非復本名，良可歎也。按今小茅東北一長大山名大橫山，云本名鬱崗山，山即在今所謂伏龍之東。世又呼伏龍地為死蛇崗，亦粗有彷彿，又見其長而高，益呼為長隱。隱音於覲切，其言可隱障也。此崗山雖多細石，亦可居耳。近東南取長史宅至雷平間，甚有可住處，義興蔣員葛等，今并立田舍於崗下，近去長史宅四五里。越桐□之金庭，吳句曲之金陵，養真之福境，成神之靈墟也。五倍堯水東海傾，人盡病死，武安兵其如予何，由我帶近洞臺之幽門，恃此而彷彿耳。右弼王王真人□，令密示許侯，此即桐□帝晨所說，言吳越之境，唯此兩金最為福地者也。武安者，秦將白起擊趙於長平，一日坑殺四十

萬人，古來兵傷莫復酷此，故別引之為喻，斯蓋所謂兵病不往，洪波不登矣。既帶近洞天，神真限衛，故能令三灾不干。

右前來至此五條楊書。

大天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週迴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天。傳中所載至第十天，并及酆都五岳，八海神仙，遠方夷狄之洞，既非此限，並不獲疏出。洞墟四郭，上下皆石也，上平處在土下，正當十三四里而出上地耳。此當是至太山頂為言也。東西四十五里，南北三十五里，正方平，其內虛空之處一百七十丈，下處一百丈，下摭猶有原阜瓏偃，上蓋正平也。向云高處一百七十丈，下處一百丈，則是中央高，四邊漸下。今云上蓋正平，是言其質平無凹凸處耳，非直去如板也。亦可是登隴阜之上，則於天為下耳。其內有陰暉夜光，日精之根，照此空內，明並日月矣。陰暉主夜，日精主晝，形如日月之圓，飛在玄空之中。按諸洞天日月，皆各有此名，亦小小不同，蓋猶是大天日月，分精照之，既云晝夜，便有出沒，亦當與今日月同其明晦。今大天崖畔了不得窮，此小天邊際殆可捫覩，日月出入則應有限，當是忽然起滅，不由孔穴，但未知其形若大小耳。句曲之洞宮有五門，南兩便門，東西便門，北大便門，凡合五便門也。今山南大洞即是南面之西便門，東門似在口枝隴中，北良常洞即是北大便門，而東西並不顯。中君告云：東便門在中茅東小茅阿口，從此入至洞天最近，而外口甚小，又以石塞之，事具在後。則西便門亦當如此，正應在今所呼作石墳處也。口枝乃有兩三洞口，恐真門外亦不開。此三門精齋尋之，自可見爾。今南便門外雖大開，而內已被塞，當緣穢炁多故也。北大洞猶有鬼神去來，而真仙人出入都不由五門，皆欽爾無間，設此門者，為示是山洞體製，或外人應入故耳。虛空之內皆有石階，曲出以承門口，令得往來上下也。人卒行出入者，都不覺是洞天之中，故自謂是外之道路也。日月之光既自不異，草木水澤又與外無別，飛鳥交橫，風雲翳鬱，亦不知所以疑之矣。所謂洞天神宮，靈妙無方，不可得而議，不可得而罔也。世人採藥往往誤入諸洞中，皆如此，不使疑異之，而未聞得入華陽中。如左元放之徒是所不論，然得入者雖出，亦恐不肯復說之耳。句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眉，南通羅浮，皆大道也，其間有小徑雜路，阡陌抄會，非一處也。漢建安之中，左元放聞傳者云，江東有此神山，故度江尋之。遂齋戒三月，乃登山，乃得其門，入洞虛，造陰宮，三君亦授以神芝三種。元放周旋洞宮之內經年，宮室結構，方圓整肅，甚惋懼也。不圖天下復有如此之異乎，神靈往來，相推校生死，如地上之官家矣。今按地域方面，則林屋在東南，羅浮在西南，惟岱宗、峨眉得正耳，直道亦當五六千里，此路至穎川間，便應徑通王屋清虛天也。元放當是為魏武所逼後仍來。後《真口》乃云：清齋五

年，然後乃得深進內外宮耳。三種芝，恐是下品者也。

良常北垂洞宮口，直山領，南行二百步，有秦始皇埋藏白璧兩雙，入地七尺。上有小磐石，在嶺上，以覆焰處，李斯刻書壁，其文曰：始皇聖德，章平山河，巡狩蒼川，勒銘素壁。若掘即可得。始皇所履山川，皆祀以玉璧，不但句曲而已。從此後墨書，皆定錄真君口，以告長史。掾寫本前紙所失，恐非起端語，尋埋璧時在三茅得道之前，而後乃具見如此，明真人無所隔蔽矣。按傳所稱，即是登山時，但云一雙為異，或應二字，雙璧之書，亦如禹山所刻作篆跡也，今尋檢其處，亦可見石蓋，亦殊自不小也。茅山北垂洞口一山，名良常山，本亦句曲相連，都一名耳。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祠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藉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至西百二十里，從峽中度，上會稽，祭夏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山，李斯請書而還，過諸山川，遂登句曲此垂山，埋白璧一雙。於是會群官，饗從駕，始皇歎曰：巡狩之樂，莫過於山海，自今已往，良為常也。爾乃群臣并稱壽，喚曰良為常矣。又鳴大鼓，擊大鍾，萬聲齊唱，洞駭山澤，讚樂吉兆，大小咸善，乃改句曲北垂曰良常之山也，良常之意從此而名。檢外書，始皇三十七年正月，出遊雲夢、丹陽、浙江，上會稽祭夏禹，望南海，刻石紀功，還過吳渡江來，並北海至瑯琊，至平原得病，七月丙寅崩於沙丘，九月葬驪山。如此之時，皆未有濱，即是從延陵步道，上取句容江來路，仍過停饗設耳，非必故詣句曲，所以止住山北邊下處，遂不進前嶺。且於時亦未驗此山之靈奇，祀璧之意者，為通是望山設，所以中君云，所履山川皆祀以玉璧也。夫號從主人，名由地表，小君以漢成帝時口紫書，云治于良常北洞，蓋內因此成稱也。又檢始皇崩不發喪，令車載鮑魚以亂烝，此應夏月中，如外書所說相似，今依傳言，乃是三十六年十月建亥之月，為秦正月，為出遊是至雲夢耳，不爾則是三十八年秋崩也，未作秦曆，不能得定癸丑是何月中。比別更詳正之。

王莽地皇三年七月戊申，此七月二十四日也。遣使者章邕責黃金百鎰，銅鍾五枚，贈之於句曲三仙君。王莽制金為貨，名鎰，形如錢，無孔，重一兩，直錢一千，百鎰則百兩也。光武建武七年三月丁巳，此三月二十四日也。遣使者吳倫責金五十斤，獻之於三君，今并埋在小茅山上獨高處，塚上有聚石，入地三四尺也。此則今小茅山積石上最高處是也，此二事不顯真口中。漢明帝永平二年，詔勅郡縣修守丹陽句曲真人之廟。按三君初得道，乘白鵠在山頭時，諸村邑人互見，兼祈禱靈驗，因共立廟於山東，號曰白鵠廟。每饗祀之時，或聞言語，或見白鵠在帳中，或聞伎樂聲，於是競各供侍。此廟今猶在山東平阿村中，有女子姓尹為祝。逮山西諸村，各各造廟，大茅西為吳墟廟，中茅

後山上為述墟廟，并歲事鼓舞，同乎血祀，蓋已為西明所司，非復真仙僚屬矣。

中茅山玄嶺獨高處，司命君埋西胡玉門丹砂六千斤於此山，深二丈許，焰上四面有小盤石鎮其上，其山左右，當泉水下流，水皆小赤色，飲之益人。此山下左右亦有小平處，可堪靜舍。左元放時就司命乞丹砂，得十二斤耳。今此嶺前後甚多大石，而山上左右無正流水，東南近下有一長澗，西南近下亦有小水，度嶺南隱居住處，近山上有湧泉，冬夏無窮，而水色不甚覺赤耳。平處可住，東西唯當近澗左右為好。左氏乞丹砂，當是入洞時所請，以合爐火九華丹。

右楊書。

大茅山、中茅山相連長阿中，有連石，古時名為積金山，此山中甚多金物，其處宜人住，可索有水處為屋室靜舍乃佳。此數處亦任意耳，快可合丹以修上道。中茅之前，大茅之後，下麓長澗，東西亦出山外對縮。此即隱居今所住東面一橫壟也。此壟純絕石，石形甚瓌奇，多穿穴側傍，盤紆下深，乃有無底處，屢投脆物在中間，玲玲之響久之。此云多金物，亦當是久來真仙所投也。西南有大石壁，聳而坼開，內有洞，入數丈漸峽小，不復容人，乃飈飈有風，外數步便有一湧泉，冬夏清流，即下解所資。近外澗口，又有一湧泉，水勢乃駛上者，冬溫而夏玲。今正對遲前小近下，復有一穴湧泉特奇，大水大旱，未嘗增減，色小白而甘美，柔弱灌注無窮。但恨在山西，自不得東流耳，亦別開央，作東流用之。又渡此嶺東南有一石穴，水東流極好，其處隱障，甚可合丹，即後所云菌山之前也，正患去徑路近，車聲人響殆欲相聞，今若斷此路，不復聽車聲人行，便是第一處，方當思為其宜。茅山住止，惟有隱居今所住，及南洞口長史宅處乃極好，所恨迴曠，且此一山通無虺蝮毒螫，時有青蛇，都不犯物，虎亦甚少，自古來未聞害人，山居不問道俗，皆少溫病，山德寬容，不到險阻，但恨無青林冬夏常鬱，如東問諸山耳。自隱居住來，懶養成秀，於形望大好，山出好木，并雜藥，絕宜松相，而本無人植，不容自生，今亦分布歲種之耳。

茅山天市壇四面皆有寶金白玉，各八九千斤，去壇左右二丈許，入地九尺耳。昔東海青童君曾乘獨飈飛瀚之車，通按行有洞天之山，曾來於此山上矣。其山左右有泉水，皆金玉之津氣，可索其有小安處為靜舍乃佳，若飲此水，甚便益人，精可合丹。天市之壇石，正當洞天之中央玄窗之上也。此石是安息國天市山石也，所以名之為天市盤石也。玄帝時，召四海神使運此盤石於洞天上耳，非但句曲而已。仙人市壇之下，洞宮之中央窗上也。句曲山腹內虛空，謂之洞臺仙府也。玄帝時，召四海神使，運安息國天市山寶玉璞石，以填洞

天之中央玄窗之上也。東海青童君曾乘獨飈飛輪之車，通按行有洞臺之山，皆埋寶金白玉各八九千斤，於市石左右四面，以鎮陰官之嶺，諸有洞天皆爾，不但句曲而已。邑人呼天市盤石為仙人市壇，是其欲少有彷彿而不了了也，青童飈輪之迹，今故分明。句曲之山，諸記說今悉分明，唯天市壇石，未知的何所在。以論邇而言，隱量正應大茅左右，而踐行不見其異處，或恐為土木蕪沒，所不論耳。按保命趙承每登壇長嘯，風雲立至，此則不應在小處。長見雲氣出入，恒先起大茅北陰，此或當高而陰故也。夫真人常御九龍，左膠名飈，右服名欵，既履山頂，故指乘其右驂。今大茅嶺上，向東行有路，傍山平治，狀如人功，足通軌轍，相傳皆呼此為飈輪邊，乃無埋沒。石壇既未顯，金寶亦難測所埋，又疑洞天中央玄窗之上，不應乃近南門，復恐在中茅間。邑人耆老，亦不復知仙人市壇處，自隱居來此山七八年，尚未得窮歷踐行，而況悠悠之徒，令其究竟之耶。所以來得遍履者，患於無良倡可同登陟之艱，獨行又覺踽踽，是以遂爾淹稽，常所耻恨。比日方負杖孤遊，庶當委曲所聞所見耳。

中茅山東有小穴，穴口纔如狗竇，劣容人入耳。愈入愈闊，外以盤石掩塞穴口，餘小穿如盃大，使山靈守衛之。此盤石亦時開發耳，謂之陰宮之阿門，子勤齋戒尋之，得從此入，易於良常洞口。其中多沙路曲僻，經水處不大便易，又道路遠，不如小阿穴口，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玄掖門，入此穴口二百步，便朗然如晝日。此即洞天東門也，隱量乃可知處，自未敢輕索入耳。前傳云洞宮出土上，計十三四里許，今此云三四里便至掖門者，是近山下已薄，而門勢又未平，計入門復應向下數里，乃得至宮耳。入口便明者，此為內光出照，不必關外日者也。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相似如一，謂之南便門，亦以石填穴口。但精齋向心於司命，又常以二日登山延迎請祝，自然得見吾也。誠之至矣，陰宮何足不觀乎？左慈復何人耶。此即南面之東便門，應在相枝瓏石穴中。此瓏小穴甚多，難卒分別，必須精感得開，乃可議入。云二日者，謂十二月二日，依傳說，年有兩日，恐三月十八日誼譁雜鬧，非專請之宜故也。左慈以成仙人，質見易於俗，所以三月清齋，便得入洞。長史雖挺分高邈，而形識猶昧，豈可相比，此語是欲相獎勵耳。長史後答亦作此意，仰酬之也。

三月十八日、二月二日，東卿司命君是其日，上要總真王君、太虛真人、東海青童，合會於句曲之山，游看洞室。好道者欲求神仙，宜預齋戒，待此日登山請乞，篤志心誠者，三君自即見之，抽引令前，授以要道，以入洞門，辟兵水之灾，見太平聖君。按中君書云：常以二日登山，延迎請祝，即請十二月二日，不見道三月十八日者，屢有正月中耳。今臘月二日多寒雪，遠近略無來者，唯三月十八日輒公私雲集，車有數百乘，人將四五千，道俗男女，狀如都

市之衆，看人唯共登山作靈寶唱讚，事訖便散，豈復有深誠密契，願覩神真者乎，縱時有至誠一兩人，復患此誼穢，終不能得專心自達，如此抽引乞恩，無因得果矣。唯隱居所住中巖，禁斷清年，得無遊雜，既去洞隔嶺，人自不知至於此也。

良常山西南垂，有可住處，是司命往時別宅處也，亦可合丹。司命初過江，立宅於此，以自蕩滌，質對神鬼。今按垂之為言如是邊際，此正應在長史宅後大橫之西。今父老相傳言如是邊際，此正應在長史宅後大橫之西。今父老相傳，乃言大茅之西北平地棠梨樹間名下薄處，言是司命君故宅，耕墾至肥良，多見磚瓦故物，似經住止處，亦驗烈不可穢犯，君此審是，則宣言中茅之西，不應遠舉良常，大都真人語自不正的，遇所引處便言耳。昔時山下遠近諸處，長林榛芳，遮天蔽日，無處不可隱密，即今斫伐耕稼，四通九達，山中亦皆顯露，時移事異，不復可准，乃言未久如此，正復五六十年來漸劇耳。#1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其間當有累石如竈形，竈間或有寄生樹，樹如曲蓋形，此處至好，但恨淺耳，雖爾自足。此處今亦存，但無復有寄生曲樹耳，亦帶北洞流水，其左右並近大路，所以言淺，即今凋迴，無復可往也。洞口西北有一地，地小危不安，要自足立外靜舍也。今此中以去多荒蕪，漸近村墟，並不足復居，昔時言去縣小近，往來為易，又近洞口，所以屢及之耳。外靜舍當以俟游賓從憩止，非自往修行之所，益知是欲相近之意也。顧居士所撰本，此中向近所標精舍地一篇，今視掾書者，不以相次，乃別出在長史所營宅前耳。此後長史答書，道西北地危，仍次菌山，不酬金鄉至室語，明知本別口之也。

句曲之山有名菌山，此山至佳，亦有金，乃可往採，入土不過一二尺耳。吾昔臨去時，曾埋金於此，欲服金者，可往取，但當不中以營私累耳。今人不復識，呼菌山者，尋此山形當如菌孤立，亦或是困蒼之困，形如困也。按大茅後長阿，積金東凹地，有一山子，獨秀如博山爐，且又近積金山，恐此或當是，即今多石及樹木，但金之所在，指一兩處亦難可尋索，唯啟乞垂賜，所不論耳。意欲營轉鍊之事，亦指此山前臨長澗東流水，至幽隱有形勢，若基構有期，當更宣述耳。

大茅山有玄帝時銅古鼎字，鼎可容四五斛許，偃刻甚精好，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許，上有盤石掩鼎上。玄帝時，命東海神使埋藏於此。此亦當是移安息石時所埋也。今家高處乃多石，每吉日，遠近道士咸登上燒香禮拜，無復草木，累石為小壇，昔經有小瓦屋，為風所倒。尋古來帝王並重鼎器者，以其兩鉉法日月，三足法三才，能烹飪熟成萬物，兼自能輕重，神變隱顯故也。中君後答云，鑄羽山之銅以作之，諸有洞天之山皆爾。

大茅山下亦有泉水，其下可立靜舍，近水口處乃佳，當小危不安耳。今近

南大洞口有好流水而多石，小出下便平，比世有來居之者，唯宋初有女道士徐漂女，為廣州刺史陸徽所供養，在洞口前住，積年亡。女弟子姓宋，為人高潔，物莫能干，年老而亡，仍葬山南。宋女弟子姓潘，又襲住，于今尚在。元徽中，有數男人復來其前而居，至齊初，乃動句容人王文清仍此立館，號為崇元，開置堂宇廂廊，殊為方副，常有七八道士皆資俸力，自二十許年，遠近男女，互來依約，周流數里，廡舍十餘坊，而學上道者甚寡，不過修靈寶齋及章符而已。近有一女人來洞口住，勤於灑掃，自稱洞吏，頗作巫師占卜，多雜浮假，此例亦處處有之。大茅東西亦有澗水，有晉末得道者任敦住處，合藥竈壚猶存，今有薛彪數人居之，又有朱法永，近小山上，快矚眺而乏水。

良常山對穴口，東視小山之嶺，其上有埋銅數千斤，以盤石填其上。漢時其山下有屈氏，家大富，財有巨億，埋銅器於此，于今在也。亦有錢，錢在西北小山上向也。今此山具存，無知其錢銅處，縱有彷彿，亦不識。尋視此山，明地高下墩澗，不似經墟村住處，恐歲代久遠，勢迹乖異故也。

曾得往年三月一日、八月八日二書，此乙丑所受，則長史往年書是甲子年中。按答云直置書於述墟朱家靜中，則非因華僑楊君送之也。三月一日書云：今當墾赤石田，日為往來之階，亦竟不就事也。復云：豈可遐奔坐觀存沒哉？此道自央求真之精誠也，心不在我，不可責人，使必成之也。赤石田，今中茅西十許里，有大塘食澗水，久廢不修，隱居今更築治為田十餘頃，長史昔意欲避形迹，因作田之階，得數處望靈山，而遇早塘壞，竟不果，所以此書譏之耳。都不齋，而有書云齋戒也。此亦有答，明辭奏不可輕妄，動靜必皆聞徹矣。八月八日書云：謹操身詣大茅之端，乞特見採錄，使目接溫顏，耳聆玉音，此語為求道之甚急也。得近書，具至心，可勤道獎志也，司命君自在東宮。又書不應總合，德有輕重之故也。司命常住大霍之赤城，此間唯有府曹耳，具位有高卑，故不宜共作辭啟，二君雖同居華陽而宮府各異，不得同紙，凡書奏不如口啟，於此可具鑒其儀格耳。吾等已自相知之，厚薄書疏亦甚為班班，欲停之如何。此是長史輕脫，置書於他家靜中而去，恐方將人到，又致漏泄，真靈慎密，故有此語，欲戒試其心事耳。長史後答此言，亦殆為巧便。此書疏慎示俗人，脫有見者，掘壞靈山，爾之罪大也。恐俗人貪狡之徒，知此金寶處，堪能鑿掘，則事由宣泄，此罪真為不輕，非但爾時教戒，亦傳貽無窮，將來諸子，咸共祕之。

右定錄中君答長史前書，說句曲山事訖。此長史前書無本出，今唯有後答，亦隨條奉酬，次第如左。

右從前良常來几二十一條，並有掾寫。

昔年十餘歲時，述虛此乃應是墟字，而由來皆作墟字，即今之山西村名也

。閑耆宿有見語，茅山上故昔有仙人，乃有市處，早已徙去。後見包公問動靜，此君見答：今故在此山，非為徙去，此山洞庭之西門，通太湖苞山中，所以仙人在中住也。唯說中仙君一人字，不言有兄弟三人，不分別長少，不道司命君尊遠，別治東宮，未見傳記，乃知高卑有差降，班次有等級耳，輒敬承誨命，於此而改。此長史又更答書云，今有所起草存，故得撰錄，而前紙斷失，亦非起端語也。包公是鮑靚，句容人，悉呼作包也。答書時已是蒙示傳記，是乙丑年初矣。

告小阿口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玄掖門，入此穴口二百步，便朗然如晝日，不審此洞天之別光，為引太陽之光，以映穴中耶？此洞天中官府曠大，云宮室數百間屋，官屬正二仙君兄弟，復有他仙官，男女凡有幾許人為直，是石室亦有金堂玉房耶？宮室與洞庭苞山相連不？包公及妹朱氏昔在世曾得入此宮不？二人為未得登舉，作地下主者耶？治在何處？愚昧冒啟，懼有干忤。包公及妹事，前中君書無有，當復是別口，今更重問，并洞中事，定錄又答有後也。

市山之盤石，市名之存由於此也，今之孜孜志慕於道，無心金玉，尊靈所置，唯助令彌密耳，豈有掘犯理耶，此故為未之照察也。山左右泉水，金玉津液，其地亦可立靜舍合丹，輒當以為意。此上答天市泉水可住事，而竟無所立也。不審玄帝是何世耶？後生蒙蒙，多所不及，願告。顛與水王，故號玄帝，外書亦爾，長史脫致疑問耳，此條復有答在後。

告中茅山東有小穴，陰宮之阿門，入道差易，後當以漸齋修而尋求之，靈宗垂念，便以為造金門而登玉房也，但存運速之間，不敢滯遲。有如此教示，而不速求游關，一何可恨，所以衆靈每勤勤引勸。

告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相似如一，謂之南便門，欣見啟悟，喜稟德音，精誠注向，沐浴自新，既聞吉日，至時密造，區區之誠，靈皇鑒照。此道南面之東門，與小阿東門相似者。

告左慈復何人也，此見獎勸之言，恩念下逮，益令欣慕。傳上亦載此事。

告良常西南垂有可住處，是司命君往時別宅，亦可合丹。穆自見傳記，鄙心竊志，欲尋司命君往昔之舊宇，高棲之所托，患未能審知耳，今輒當隱量求處，臨時告悟。傳上亦載此事，基陞湮役，難可必審，故更乞告示也。

告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累石如竈，寄生樹如曲蓋為誌，往當尋其所告，洞口西北有一地，地小危不安，可立外靜舍，愚意本自欲立內外靜舍，輒當疇量在宜。亦不聞立此外靜事，而今有一累石壇歷然，相傳乃言掾於此壇化逐也，每往拜視，輒感嘆纏心。

告菌山至佳，司命臨去，埋金於此，欲服金者可取，且竊有合金液意，今

未敢議此，若山居積年，修學日進，後而事可得密者，臨時啟質。中君書云：吾昔臨去埋金，不道司命長史此答誤耳。

告大茅山有玄帝時銅鼎，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許，此帝王之所（用）器，疏示後生，益增稟厲承，下亦可以立靜舍，感備告悟。

告昔屈氏埋銅及錢，此通非所擬向也，聞此遠事，世代變易，能不悲歎。昔初拜八月八日書，已操身至述虛此猶是前村徐汎家，尋家信見報云，得應言未可登山，便承此而歸，直致此書於朱家靜中耳。愚心鄙近，亦以肉人穢濁，精誠不懇，無能上達，不悟已暢高聽，得蒙省察，辭與事違，悚息而已。長史玄挺，動靜聞徹，屑辭所向，便已關奏蒙報，或是得楊君所傳者。徐汎家今猶存，後所云徐偶即應是汎後，所以知井宅處，亦云其祖曾為長史門生也。

昔占赤石田利近山下，為往來之階，此乃丹誠，尋遇天旱，佃不收塘壞，穆尋見用出，此事力未展，非為息懷，今方居山下，故當修懇，以此去洞口遠，故不欲安耳。此田既在大茅中茅之西，去大山近，瞻仰禮拜乃佳，而言去洞口遠，當是道去北洞口遠耳。此田雖食澗水，旱時微少，塘又難立，不知後當遂墾之不。今塘尚決，補築當用數百夫，則可溉田十許頃，隱居縮中門人亦於此隨水播植，常願修復此塘，以追遠跡，兼為百姓之惠也。

告書疏班班，欲停之如何，凡書疏之興，所以運達意旨，既蒙眷逮，親奉覲對，司命君二仙靈顏，則天啟其願，沐浴聖恩，豈復煩書疏耶，所謂得魚而忘筌也。此蓋不欲停之辭，故引以回見，於理極好。不審左公今何在？又有葛孝先亦言得道，今在何處？肉人喁喁，為欲知之。葛既鄉人，所以及問，此條亦右答在後。

右長史答書訖。此并是自起本，多黠治，用白棧，次第如此。歲乙丑。此一行本題紙背。

真誥卷之十一竟

#1按此段注文，當有衍文。

真誥卷之十二

金闕右卿司命蓬萊都水監梁國師貞白真人華陽隱居陶弘景造

稽神樞第二

昔累得書見意，深照旨趣，先書以年行西吳，衰頹待老，中夜慨歎，莫與酬諮，夫誠感有在，亦得之無晚也。次書告有年之志，疇昔之好，恒願真人稟受要訣，仰接容景，親奉徽音。夫勤未上徹，精未廣釐，真要之騁，未可豫及也。《後漢書》云：吾發自玄授金闕素名，跨邁世邇，超登清虛，何玄標之渺邈，奇洞之淵遠哉，欲克己洗心，沐浴芳流，若能斯者，今其時矣。末書云：廁聞要旨，當修五靈，自謂西造閭圃，東遊玄洲，不為邈絕，求矜而誘之

，引而致之，是為言貫于心，良可啟矣，恭仗音效五靈，亦復至耳。然道浮外迹，未關內真，是以雲車靈輶，相適猶遐。昔曾幹華僑，依此而言，則知華僑先亦蒙真降矣。蓋應會敖世，事有出嘿，徐不必靜，苟有分無志，申公所病，遇至不為，覆水始惋。是以古言有云：逢時不邁，山客扑粲者矣。夫學道者，固不宜恃其質分，必當保任於清全矣。於焉騁逸松期，回輪紫清，靈觀四響，玄音合唱，玉振雲奏，不謀而和，可謂祕道藏珍，真暉之上挺也。子建志有年，今因以反子昔旨耳。此一書似是裴君言，且楊書。此亦不與後玄帝相連，恐非中君答也。又長史此四書本，今并不存矣。

玄帝者，昔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高陽，德號顓頊。顓頊父居弱水之鄉，頊身陶七河之津，是為玄帝也。仗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導物，役御百氣，名致雷電，於是乘結元之輦，北巡幽陵，南至交趾，西濟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類，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屬焉。四行天下，周旋八外，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丘，皆移安息之石，封而填之，鑄羽山之銅為寶鼎，各獻以一於洞山神峰，不獨句曲一山而已，此所謂玄帝也。此後并中君答前所諮問四條事，復以闕上紙也。說顓頊與五符語，正同五符，唯無理鼎一事耳。

鮑靚，說及妹，并是其七世祖李湛、張慮，本杜陵北鄉人也，在渭橋為客舍，積行陰德，好道希生，故令福逮於靚等，使易世變練。改氏更生，合為兄弟耳。根胄雖異，德蔭者同，故當同生氏族也，今並作地下主者，在洞宮中。靚所受學，本自薄淺，質又撓滯，故不得多也。欲知之，其事如此。亦如子七世祖父許肇，字子阿者，有賑死之仁，拯飢之德，故今雲蔭流後，陰功垂澤，是以今得有好尚仙真之心者，亦有由而然也，物皆有因，會非徒爾而得之者矣。此書時先生誠事未授，所以論及子阿功蔭也。鮑亦通神，而敦尚房中之事，故云撓滯，後用陰君太玄陰生符，為太清尸解之法，當是主者之最高品矣。緣運事乃如此相關，今人之善惡，豈曰徒然。

問葛玄，玄善於變幻而拙於用身，今正得不死而已，非僊人也。初在長山，近入蓋竹，亦能乘虎使鬼，無所不至，但幾於未得受職耳，亦恒與謝稚堅、黃子陽、郭聲子相隨。葛玄字孝先，是一抱朴從祖，即鄭思遠之師也。少入山得仙，時人咸莫測所在，傳言東海中仙人寄書呼為仙公，故抱朴亦同然之，長史所以有問，今答如此，便是地仙耳。靈寶所云太極左仙公，於斯妄乎。

左慈今在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顏色甚少，正得鑪火九華之益。左慈字元放，李仲甫弟子，即葛玄之師也。魏武父子招集諸方士，慈亦同在中。建安末渡江尋山，仍得入洞，又乞丹砂合九華丹，九華丹是太清中經法。小括即小括蒼山，在永嘉橋谿之北。凡此諸人，術解甚多，而仙弟猶下者，并是不聞三品高業故也。許先生所以興歎。

句曲有五門，有心立志，清齋三月，登尋此門，皆可即得，得可入，但人自不能齋尋之耳。來問欲知宮室所作闊狹多少，男女主領人數，當更相示。來疏亦復泰盡邪，勤自當見。亦何事爾，亦何事爾。又當先呈啟司命，司命令答道宮室之委曲者，吾乃敢言之耳。此自是司命之別宮，吾人亦不得為洞臺之正主也。按後所論諸官僚人物，當是已為啟司命，乃具得受說之耳。

右定錄後書答長史所問訖此，從#1玄帝來几五條，並楊書。

東卿司命監太山之衆真，總括吳越之萬神，可謂道淵德高，折衝羣靈者也。賈玄道、李叔升、言城生、傅道流，往並受東卿君之要也。玄道，河東人，周威王之末年生。叔升，涿郡人，漢元帝時生。道流，北地人，漢靈帝殿中將軍也。城生，吳人，後漢劉聖公時為武當郡尉也。受學至勤，并得真道，今在太山支子小陽山中，此所謂地真者也。諸來作試者，非一津而往矣，或亦因人犯者，此最難了也。於斯之際，可不慎乎。此四人隸司命，主察試學道者，所以長史有書與賈，賈即呈司命，司命亦答之，並以在上卷。此諸人名位小，不顯外書。周威王即應是六國時威烈王也，于時雖未立河東郡，而即地已有其名矣。漢官無正殿中將軍，或應中郎將也。此紫陽真人六月二十日受。

右一條有掾寫。

七月十五日夜，茅中君受書與許卿：即長史也，後當為上清左卿。玄感凝會，精期遠範，標神映挺，雙理自分，必能鵬飛辰阿，雲扇靈元，高振玉宇，携轡秀真，可謂邈乎其奇，落絕之視也。於是洞陰之宮，內臺下觀，風無羽琅之鼓，草無瓊金之流，嚮雖濼光正明，動回五象，固乞屈之夾觀，小天之浮景耳，何足桂卿司之至念，紆蘭真以盼汜邪。然鑒無不應，圓想必通，所以興詠事外，迹亦並市，苟誠之所企，吾無隱

也，想善建重離之明，以期於必詣之會，皓清明朗，賢亦俱學而得耳，不令我等有蹙頰下風矣，弘之而已。此是受前書，後一月日復受此，猶論答欲見洞官事，所以有後說也。善建重離之明，如似指魏傳青錄文，而長史名字不相應，既已稱俯玄仰白在瓊刃前，則此別當有義況也。

右一條楊書。

定錄官寮有左右理中監，準今長史司馬職。又有北河司命，主水官考，此職常領九宮禁保侯，禁保侯職主領應為種民者。今洞官自二君以下，便次此三職為大矣。

左理中監準大府長史，昔用韓崇以居之。崇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璋玄會，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大有驗。璋玄語之：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仙舉也。崇遂仕，稍至宛陵令，行仁以為政，用道以撫民，虎狼深避，蝗不集界。遷汝南太守，拔書佐袁安，安後位至

司徒，時人通以崇有識物之鑒也。陰皇后葬，京師近郡二千石妻，當會園陵，而崇獨居清素，妻忿崇，哭泣，詔問其故。太常馮奚答曰：汝南太守韓崇清苦遠尚，味道忘形，身享重官，而妻自紡績，政化仁簡，視民如傷，深達奇博，有君子之鑒，斯則昏夕之夜光，陛下之子產也。妻不通寒儉之節，哭怨無衣，將足以顯崇明德耳。上奇之，加崇俸祿，秩中二千石。後孝明皇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住孤獨老嫗家。上聞歎曰：韓崇，所謂百鍊不銷也。賜縑五十匹。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洽著，舉天下最。年七十四，璋玄乃授以隱解法，得去入大霍山，受璋玄遁化泥丸紫戶衛以度世，今在洞中為左理中監。

《漢書》所載事邇亦略同，而置辭小異耳。袁安，字邵平，初為縣功曹，被舉歷仕，遂至三公，和帝時卒，即袁紹高祖也。晉世又有馮奚，亦為大常，名位同耳。韓既隱解，必是託尸。今晉陵上有韓冢，崔巍高大，從來相呼為韓冢，疑如桃君，或即是此虛讀，而世呼為孫策將韓當冢也。云王璋玄是楚莊王時侍郎，受術於玉君。若是春秋時楚莊王者，疑侍郎之官不似古職，而漢楚王又無莊謚。

右理中監準職如司馬，今有劉翊，字子翔者居之。翊本穎川人，少好道德，而家世大富，常周窮困為事，好行陰德密惠。陳留張季札，當弔師喪，車敗牛困，翊於汝南界逢之，與語，不示名字，即推車牛與乘之。恤死救窮，非一人矣。後都長安，翊舉計掾到都，帝嘉其心，拜郎中，遷陳留太守。出長安五百里中，斂死恤窮，損己分人，行達陽平，遂遇馬皇先生，告翊曰：子仁感天地，陰德神鬼，太上將嘉子之用心矣，使我來攜汝以長生之道。吾仙官也，爾乃能隨我去不？翊於是叩頭自搏：少好長生，幸遇神仙，乞願侍給。馬皇先生因將翊入桐柏山中，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法，今度名東華，來在洞中，為定錄右理中監。《漢書》云：翊字子相，穎陰人，家世豐富，常能周施而不以為惠，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留張季札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敗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季札意其子相也，後故到穎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河南種稀臨郡，引為功曹。後黃巾賊起，翊救給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死亡則為殯斂，鰥寡則助其妻娶。獻帝遷都西京，舉上計掾，爾時道路寇阻，翔夜行晝伏，乃到長安，上嘉其忠勤，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又散珍寶，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仍又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故知饑困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眾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此說大同小異，故備載之論。翊字子翔，於字例相得，而翊義亦是相，相作息亮切音，二者未詳孰正。馬皇出《列仙傳》，黃帝時馬師也。

定錄府有典柄執法郎，是淳于斟，字叔顯，主試有道者。斟，會稽上虞人。漢桓帝時作徐州縣令，靈帝時大將軍辟掾，少好道，明術數，服食胡麻、黃精餌，後入吳烏目山中隱居，遇仙人慧車子，授以虹景舟經，修行得道，今在洞中為典柄執法郎。《易參同契》云：桓帝時上虞淳于叔通，受術於青州徐從事，仰觀乾象，以處災異，數有效驗，以知術故，郡舉方士，遷洛陽市長，如此亦為小異。吳無烏目山，婁及吳興並有天目山，或即是也。慧車子，無別顯出。

十二月一日夜，定錄君所道。此即同是丑年所受。

云北河司命，頃闕無人，昔以桃俊兼之耳。俊似錢唐人，少為郡幹佐，未負笈到太學受業，明經術災異，晚為交陸太守。漢末棄世入增城山中學道，遇東郭幼平。幼平秦時人，久隱增城得道者也。幼平教俊服九精鍊氣輔星在心之衛，俊修之道成，今在洞中，兼北河司命，主水官之考罰，此位雖隸定錄，其實受事於東華宮中節度。桃俊字翁仲者也。《漢書》無此事，今冢在錢唐臨平，墳壇歷然，苗裔猶存鄉，近時聞鼙角之響，故人不忍侵毀之，皆知呼為桃司命冢。錢唐杜徵士事京產，先與隱居共有詩詠，以贊述斯德，別在集中。幼平亦無所顯出。

張激子當為太極仙侯。激子者，河內張奉者也，字公先，少時名激子耳。此人亦少發名字，太傅袁隗歎其高操，妻以女，女服飾奢麗，奉不顧訾，無異路人，婦改服乃後成室家也。後棄世入刻山，遇山圖公子。山圖公子，周哀王時大夫，仙人者也。授激子九雲水強梁鍊桂法，激子修此得道，今在東華宮行，為太極所署也，或領九宮尚書，與北河侯對，職治水考。北河司命或為禁保侯，亦併共業故也。北河司命亦治在洞天之中，與張激子對局。《魏書》云：張範，字公儀，河內修武人。祖飲，漢司徒。父延，太尉。袁陳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徵命不就，後為議郎，參丞相魏武軍事，甚見敬重。好賑救窮乏，家無餘財，以建安十七年卒。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拜議郎、諫議大夫，趙郡太守，後隨魏武西征，至長安病亡。此說名字翻覆大異，承與奉乃相類，而非袁壻。若是範，又其字不同，詳按事邊，恐多是兄也。《魏書口王修傳》又云：修往來南陽，多止張奉舍，奉舉家病，修營拯之。按張範兄弟乃嘗避地往揚州，投袁術，又非劉表，不應在南陽。二三為疑也。山圖公子，出《列仙傳》。

中候夫人所道。尋洞中事皆二君所說，如此兩條，獨是中候夫人者，當本是東華中職寮故也。

我聞易遷中人竇民言，云北河司命禁保侯，似有所擬，想當審爾。竇氏即瓊英也。似有所擬者，當是長史，故中君受云北河司命方驗也，恐受業高後

，定不復為此職，然主領種民，事亦相符。

保命府多女官司，三官官屬有七人，四女三男。明晨侍郎七人，如今世上御史中丞之職。並隸東華方諸宮，保命君總關之耳。明晨侍郎周爰支者，漢河南尹周暢伯持之女也。暢汝南安成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曾作河南尹，遭大旱，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人，為立義冢祭祀之，應時大雨豐收，所行多是此輩。太上處以暢有陰行，令爰支從南宮受化得仙，今在洞中。爰支亦少好道，服茯苓三十年，從遇石長生教之以化遁，化遁上尸解也。暢即周嘉從弟也，性仁慈和篤，某帝時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因收葬萬餘人，應時大雨，位至光祿勳。明晨侍郎張桃枝者，漢司隸校尉朱寓季陵母也，沛人。寓往與陳蕃俱誅，寓母行陰德，久聞在易遷，始得為侍郎耳。朱寓，沛人，桓靈時八俊，後同黨人之例，李膺、杜密俱下獄死，非陳蕃同時。明晨侍郎夏馥，字子治，陳留人也。少好道，服木餌和雲母，後入昊山，從赤須先生受鍊魂法，又遇桐柏真人授之以黃水雲漿法，得道，今在洞中。馥少時被公府辟召，懸辟書著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後漢》及《高士傳》並云：陳留圉人，少為書生，桓帝時舉直言，不就。性質直，不同時黨，為閱人所疾，陷於黨錮之限，避難，乃萬鬚髮，變形逃林慮山中，為人治作，後還家，杜門不出，不與人相見，黨禁未解而亡。赤須子，出《列僭傳》。桐柏，即右弼王。餘數人不能一二道之，例皆取平貞正直，體隱神清，即侍郎之才，不限男女也。前云有七人，今唯說二女一男。

右保命君所道。此當是接中候告，後乃言之。

童初府上帥用劉文饒。文饒者，弘農劉寬也。少好道，曾舉漢方正，稍遷南陽太守，視民如子，怒不形顏，口無疾言，行陰德，拯寒困，萬民悅而附之，如父母焉。後為司徒太尉，上賜酒伏地睡，詔問故，乃答曰：臣任重責大，恒憂心如醉。且使奴至市買菜，奴盜用錢飲酒，晏乃還外於閣內，又不得菜，既醒，乃罵之為死狗，罵畢，即束帶來人，恐奴從後自殺，所以慮之，不覺忽然睡耳，願見哀恕。寬用心仁愛，觸類如此矣。年七十三，一旦遇青谷先生降之於寢室，授其杖解法，將去入太華山，行九息服氣，及授以鑪火丹方，修之道成，今在洞中，作童初府帥上侯，主始學道者。《後漢書》云：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父名崎，順帝時為司徒。寬為人謹厚，常行，有人失牛，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言，解駕牛與之，步歸，頃有誌者得牛而送還，慚懼，寬乃謝遣之。桓帝延熹八年，為南陽太守，恆用蒲鞭。靈帝嘉平五年為太尉，嘗於御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答：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耳。嘗有客來詣寬，寬遣奴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罵為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恐自殺，語左右曰：此是人而罵為畜產，為辱孰甚，故吾懼其死

耳。後封逮鄉侯六百戶，中平二年亡，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時進謚曰昭討侯。子松嗣。按此說復為同異，故詳載之。青谷先生，無別顯出。凡此諸引教仙人，恐皆是下教限，不爾則不應得輒然。

華陽中事當更示爾。正月二十三日，東宮上人來看洞中，時或有龜山賓共集，高會真仙之日，寧可暫登伏龍之鄉，以禮拜於靈岫邪，可示許侯，令知之。此亦應是中君仍前十二月一日言也。東宮上人，即青童君。龜山賓，即西王母。上卷亦有此告。今登伏龍以望山禮拜，便異乎陸嶺，非必以近易為言，恐當宜然也。

昔有一人好道，而不知求道之方，唯朝夕拜跪，向一枯樹，輒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枯木一旦忽然生華，華又有汁甜如蜜，有人教令食之，遂取此華及汁並食之，食訖即仙矣。如是用心，精誠之至也。枯木尚能生紫華，濯甘津，況三秀之靈阿，五芝所播植，而不能數恭山岫，洗拔滓穢者，良可悲也。世人所以儻此一字非真每不得如意者，亦如子所不得如意耳，豈異邪。昔有劉少翁，曾數入太華山中，拜禮向山，如此二十年，遂忽一旦得見西嶽丈人，授其仙道。禁山符有西嶽君，西嶽公不知是此丈人邪。昔有一人數旦旦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與相見，與其白璧十雙，教授水行不溺法，此人見在中嶽得道。河侯、河伯，故當是兩神邪。左慈初來，亦勤心數拜禮靈山，五年許，乃得深進內外東西宮耳。前云三月便得進，與此大殊，恐以深進為異也。

學道當如山世遠，去人事如清虛真人，步深幽當如周紫陽，何有不得道邪。世遠傳未出，其捨家尋學事在讖書，即尹公度弟子，已得為太和山真人。清虛王君、紫陽周君，各自有傳。

建志當令勤，研神令虛，所為所作當令密。青童戒南真，亦云學道唯須勤密，勤即晝夜而勿怠，密則非我而不知。今中君復說此，實為至論，可謂一言以蔽之。

右定錄君所道使疏。此一條又有楊書。

夫望林者豈不想易遷之若人，羨彼子之濯景邪，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長史妻既已在易遷，為長史今眺望林嶺，豈無羨想之懷。昔自謂勝之，今翻在後，蓋以勸激長史之辭也。

右南嶽夫人言。

張姜子，西州人，張濟妹也。濟，後漢末西涼州人，為董卓將，後攻穰城被射死，即張繡從叔也。其妹不顯外書，不知出適末。李惠姑，齊人，夏侯玄婦也。玄，魏末人，與李豐俱為晉文王所誅，不知婦亡在玄之前後。李豐乃是馮翊人，非齊人，不知此是李誰之女。施淑女，山陽人，施績女也。施績，吳

興人，孫皓時為驃騎將軍，守西陵令。云山陽，恐女或出適，取夫家郡，不爾則乖。鄭天生，鄧芝母也。鄧芝，字伯苗，南陽新野人，在蜀為劉禪車騎將軍，後行見媛抱子行，引弓射殺，因感念而亡。母不知鄭誰之女。此數女子，昔世有仁行令問，並得在洞中。洞中有易遷館、含真臺，皆宮名也。計今在易遷館東廂中，此館中都有八十三人。又有協辰夫人者，九宮之女也，太上往遣來教此等法，皆以保命授書，協辰夫人主教領之也。夫人，漢司空黃瓊女，黃景華也，韓終授其岷山丹，服得仙。黃瓊，江夏人，字世英，漢順帝時司空、司徒、太尉，年七十九亡。父名香章，和帝時為尚書令，救活千餘人。瓊子瑰，司徒太尉，為李權所殺，夫人亦不知出適末。今此諸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母，蓋各取名達者而言之，非必因附其功福所及也。含真臺是女人已得道者，隸太元東宮中，近有二百人。前云八士二人，止是易遷耳，含真既為貴勝，當須遷轉乃得進入也。此二宮盡女子之宮也。又有童初、蕭閑堂二宮，以處男子之學也。其男女名氏，又出後，並是略稱標勝者也。計與數人共止，最於鄧伯苗母相親愛，餘亦厚耳。伯苗母，即鄭夫人也。設牀待靈，誠孝子之長想也，計亦已為其兒作惠益也。計前與爾杯布，殆相與為贈，當往洞室之際耳。仙官有禁，不得道實，故假以他惠也，此亦意之至也。其亦欲設牀寢，令精氣之往有所棲者也，可密諸其兒道如此。此令告掾也。其事皆有指趣，不容顯注之。

從定錄官寮來，凡三十一條，並有掾寫，注之一卷相隨。

真誥卷之十二竟

#1『從』字原誤作『後』。

#2『未』字下疑有脫漏。

#3『事』字疑衍。

真誥卷之十三

金闕右卿司命蓬萊都水監梁國師貞白真人華陽隱居陶弘景造

稽神樞第三

地下主者復有三等，鬼帥之號復有三等，並是世有功德，積行所鍾。或身求長生，步道所及；或子弟善行，庸播祖彌；或諷明洞玄，化流昆祖。洞玄，即大洞玄經，讀之萬徧，七祖已下並得鍊質南宮，受化胎仙，非今世所稱洞玄靈寶經也。夫求之者非一，而獲之者多途矣，要由世積陰行，然後皆此廣生矣。鬼帥武解，主者文解，俱仙之始也，度名東華，簡刊上帝，不隸艷宮，不受制三官之府也。又別云：心勤於事欲，兼味於清正，華目以隨世，畏死而希仙者，亦多作文武解主者。其一等地下主者，散在外舍，閑停無業，不受九宮教制，不聞練化之業，雖俱在洞天，而是主者之下者。此自按四明法，一百四

十年依格得一進耳，一進始得步仙階，給仙人之使令也。依《劍經》，主者大有品秩遷轉年限，賒促懸殊，此等數之目，異於品名，反以多為貴，如此階秩矣。其二等地下主者，便徑得行仙，階級仙人，百四十年進補管禁位。管禁之位，如世間散吏者也，此格即地下主者之中條也。李東等今在第一等中。李東，曲阿人，乃領戶為祭酒，今猶有其章本，亦承用鮑南海法。東才乃凡劣，而心行清直，故得為最下主者使，是許家常所使。永昌元年，先生年二十三，就其受六甲陰陽行厨符，既相關悉，聊復及之耳。其第三等地下主者之高者，便得出入仙人之堂寢，遊行神州之鄉，出館易遷、童初二府，入晏東華上臺，受學化形，濯景易氣，十二年氣攝神魂，十五年神束藏魄，三十年棺中骨還附神氣，四十年平復如生人，還遊人間，五十年位補仙官，六十年得遊廣寒，百年得入昆盈之宮，此即主者之上者，仙人之從容矣。張姜子等，先在第二等中，亦始得入易遷耳。鬼帥之位次亦如此矣。主者之位，亦不限男女，按此年限，得棺中之骨，便得出生。世中亦往往有此，改變隱適，難已意量，殆入不可思議之境耳。

易遷、童初二宮，是男女之堂館也。其中間靜，東海青童君一年再遊，校此諸宮，觀見羣輩也。一年再遊，似依傳中曰，而前書云：正月二十三日，東宮上人來，便是不必復有定期也。

趙素臺在易遷宮中，已四百年，不肯徙，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趙素臺，是趙熙女，漢時為幽州刺史，有濟窮人於河中，救王惠等於族誅，行陰德數十事，故其身得詣朱陵，兒子今並得在洞天中也。熙但出入在定錄府，素臺數微服遊行道巷，盼山澤以自足矣。趙熙，《漢書》不顯。微服遊行，蓋謂在洞天中耳，不應乃出世中也。

易遷中有高業而蕭條者，有竇瓊英、韓太華、劉春龍、王進賢、李奚子、郭叔香。此數人並天姿鬱秀，澄上眇邈，才及擬勝，儀觀駭衆，此則主者之高者，仙官之可才。其次及得張善子輩，鄧伯苗母，有善行，故後來人多宗苾之。竇瓊英者，竇武妹也，其七世祖有名峙者，以藏枯骨為業，以活死為事，故祚及於英身矣。竇武，字游平，竇融玄孫，峙則應是融祖也。武亦恒以財物散施天下貧乏，靈帝時為大將軍，與陳蕃俱被誅，其母產武時，并產一蛇，蛇出即走上南山，至母死無何而來，哀泣良久又去，亦所以為異，但未解俱承七世之變，兄戮而妹仙。當非#1道家之北斗也。鬼官別有北斗君，以司生殺爾。按孫皓敗將張悌軍人柳榮，病死已三日，旦忽起，大呼云：至北斗門下，見人縛悌來，因是驚誤。爾日晚，悌戰死。如此即應是第四官也，今第五、第六宮不顯所主者，恐是考責之府也。

鬼官之太帝者，北帝君也，治第一天宮中，總主諸六天宮。餘四天宮，其

四明公各在其中治。雖云各治一宮，又不顯各在何宮。宮既並列，復不得依位作四方言之。尋其公次第高下，則第二宮名為西明公治，第三宮東明公治，第四宮北斗君治，及次南、次北也。二天宮立一官，六天凡立為三官。三官如今刑名之職，主諸考謫，常以真仙司命，兼以總御之也，並統仙府，共司生死之任也，大斷制皆由仙官。道家常呼三官者，是此也。而《消魔經》云岱宗又有左火官，右水官，及女官，亦名三官，並主考罰，今三茅君通掌之，大君為都統、保命為司察矣。所以隸仙官者，以為天下人不盡皆死，其中應得真仙，則非北帝所詮，或有雖死而神化反質者，如此皆在真仙家簡錄，故司命之職應而統之也。鬼官北斗君，乃是道家七辰北斗之考官，此鬼一官又隸九星之精，上屬北辰玉君。天上北斗有所司察，故鬼官亦置此職，以精象相應統領，既關璇璣，是以仰隸太上之曹也。

府耳#2未必盡徑來也。別更一二，密可示爾同氣，令知斗處幽間之泰也，道業可不勗哉。此三人，外書並不顯。後漢有李雲，亦為白馬令，以直言性旨死。令示同氣者，謂以告長史掾也。

七月二十四日夜，保命君告。按前受長史、司馬諸人，雖定錄所告，而應是初說洞中事，是五年十一月，今此說雜人，乃宜繼後，反為七月，復不應是寅年，進退極難詳。

從地下主者來几十四條，并有掾寫，共一卷也。

含真臺，洞天中皆有，非獨此也。此一臺偏屬太元府，隸司命耳，其中有女真二人總之。其一女真是張微子，漢昭帝時將作大匠張慶女也。微子好道，因得尸解法，而來入此，亦先在易遷中。微子常服霧氣，自云霧氣是山澤水火之華精，金石之盈氣也，久服之則能散形入空，與雲氣合體。微子自言，受此法於東海東華玉妃淳文期。文期，青童之妹也。微子曾精思於寢靜，誠心感靈，故文期降之，授以服霧之道也。服霧之道授微子，微子亦時以教諸學在含真、易遷中者，我昔嘗得此方，乃佳可施用者也。

服霧法：常以平旦，於寢靜之中，坐卧任己，先閉目內視，髣髴如見五臟。畢，因口呼出氣二十四過，臨目為之，使目見五色之氣相繞纏在面上鬱然，因又口內此五色氣五十過，畢，咽唾六十過，畢乃微呪曰：太霞發暉，靈霧四遷，結氣宛屈，五色洞天，神煙合啟，金石華真，藹鬱紫空，鍊形保全，出景藏幽，五靈化分，合明扇虛，時乘六雲，和攝我身，上昇九天。畢又叩齒七通，咽液七過，乃開目，事訖。此道神妙，又神州玄都多有得此術者，爾可行此法邪。久行之，常乘雲霧而遊。此服霧法已別抄用，事在第三篇中，今猶疑存此，與本文相隨也。

其一女真是傅禮和。禮和是漢桓帝外甥，侍中傅建女也，北地人。其家奉

佛精進，女常旦夕灑掃佛前，勤勤祝誓，心願仙化，神靈監其此心，亦得來此，久處易遷，今始得為含真臺主也，常服五星氣，以得道。禮和善歌，歌則鳥獸飛聚而聽聲焉。

右定錄君言。張、傅二人，外書不顯，或應各在家譜中。

右#3一條有楊書，又掾寫。

王衍為晉武帝尚書令，其女字進賢，為愍懷太子妃。洛陽亂，劉曜、石勒略進賢，渡孟津河，於河中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之女，而胡羌小子，敢欲干我乎。言畢，即投河中。其待婢名六出，復言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時遇嵩高女真韓西華出遊，而愍之撫接，二人遂獲內救，外示死形，體實密濟，便將入嵩高山，今在華陽宮洞內易遷之中。六出時年二十二三許，體貌亦整，善有心節，本姓田，漁陽人，魏故浚儀令田諷之孫，諷曾有陰德之行，以及於六出耳。《晉書》云：王衍長女名景風，貌美，賈后為弟謚娶之。少女名惠風，以配愍懷太子，恨之如此，則不甚美也。永嘉五年六月，王彌、劉曜、石勒破洛，賊欲逼妃，妃拔刀曰：我太尉公之女，皇太子之妃，有死而已。終不為逆虜所辱，遂見害。家人收葬於城西南洛水之北，追謚曰貞定妃。與此說小異。

范幼沖，遼西人也，受胎化易形，今來在此，恒服三氣。三氣之法，存青氣、白氣、赤氣，各如縲，從東方日下來，直入口中，挹之九十過，自飽便止，為之十年，身中自有三色之氣，遂得神仙。此高元君太素內景法，旦旦為之，臨目施行，視日亦佳。其法雖鮮，其事甚驗，許侯可為之。此法亦以重抄書，在第三篇修有事中。范監者，即其人也。昔得為童初監，今在華陽中。又別云，曾為漢尚書郎，善解地理，以冢宅為意，此亦在第三篇。

右三條並楊書。

河內李整，昔受守一法，并洞房，得道，初在洛陽山，近來入華陽中，又主諸考崇民間之事。整往為常道鄉公傅，受道入山時，已年六十。不知李作何位，亦應是監職。常道鄉公，魏元帝本封也。

罍山東北有穴，通大句曲南之方山之南穴，姜伯真數在此山上取石腦。石腦在方山北穴下，繁陽子昔亦取服。此罍山猶是大橫山，故後云緣恒與方山五人往來。但不知有路通洞天中不爾。繁陽子，即鹿邊洞中何苗也。此北竚山中亦有此物。未詳竚山在何處，今句曲北鹿邊山西，有名竚角山，似當是其處也。石腦故如石，但小斑色而輒耳，所在有之，服此時時使人發熱，又使人不渴。李整昔未入山時，得風痺疾，久久乃愈耳。此人先多房內事，殆不同今者疾之輕薄也。石腦今大茅東亦有，形狀圓，小如曾青，而質色似鍾乳林，下乃皎白，時有黑斑，而虛輒。服之乃熱，為治亦似鍾乳也。

羅江大霍有洞臺，中有五色隱芝，此則南真及司命所任之處也。華陽洞亦有五種夜光芝，此則司命所請，以植句曲內外者也。良常山有熒火芝，此物在地如熒火狀，其實似草而非也，大如豆形，紫華，夜視有光，得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七枚，七孔明，可夜書，計得食四十七枚，壽萬年。從來未聞有見之者，當是無至心尋求耳。包山中有白芝，又有隱泉之水，正紫色。此即林屋山也，在昊大湖中耳。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水，飲之除腹中三蟲，與隱泉水同味，云是玉砂之流津也，用以浣衣不用灰，以此為異矣。此水今從地涌出，狀如沸水，味異美，取浣垢衣，便自得淨，即所呼為柳谷汧者，在長史宅東南一里許也。

昔高辛時，有仙人展上公者，於伏龍地植李，彌滿其地。展先生今為九宮內右司保，其常向人說：昔在華陽下食白李，味異美，憶之未久，而忽已三千年矣。諸曆檢課，謂堯元年戊戌至齊之己卯歲，二千八百三年。高辛即堯父，說此語時，又應在晉世，而已云三千年，即是堯至今，不啻二千八百年。外曆容或不定，如此丁亥之數，不將已過乎。汲冢^{#4}紀年，正二千六百四十三年，彌復大懸也。後有郭四朝，又於其處種五果，又此地可種奈，所謂福鄉之奈，以除災厲。秦時有道士周太賓，及巴陵侯姜叔茂者，來住句曲山下，又種五果，并五辛菜。叔茂以秦孝王時封侯，今名此地為姜巴者是矣，以其因叔茂而名地焉。地號今亦存，有大路從小茅後通延陵，即呼為姜巴路也。但秦孝公時未併楚置郡，巴陵縣始晉初，不知那有巴陵之封，恐是巴蜀之巴故也。此二人並已得仙，今在蓬萊為左卿，今南鄭諸姜則叔茂之後。茂曾作書與太極官僚云：昔學道於鬼谷，道成於少室，養翻於華陽，待舉於逸域，時乘鸞輪，宴我句曲，悟言永歎代謝之速，物存人亡，我勞如何。太賓亦有才藝，善鼓琴，昔教糜長生、孫廣田。廣田即孫登也，獨絃能彈而成八音，真奇事也。孫登即嵇康所謂長嘯者，亦云見彈一絃之琴，斯言非虛矣。叔茂種五辛菜，常賣以市丹砂而用之，今山間猶有韭薤，即其遺種邪。今呼為韭山，在大茅西，甚多大韭，又餘處亦有蒜養耳，非止^{#5}姜巴一處也。今舍前有塘，乃郭四朝所造也，高其牆岸，蓋水得深，但歷代久遠，塘牆頽下耳。今舍，語似是論長史宅，宅前今乃有塘，近西為堤培，即是遏柳汧水，而去郭千甚遠。郭千在北洞西北，今有大陂塘，四朝先應住此。未解舍前之意，恐長史於彼復立田業，又有說在後。四朝常乘小船遊戲其中，每叩船而歌曰：

清池帶靈岫，長林鬱青葱，玄鳥藏幽野，悟言出從容，鼓楫乘神波，稽首希晨風，未獲解脫期，逍遙丘林中。晨風謂上清玉晨之風，非《毛詩》所謂鶉披晨風之鳥也。浪神九垓外，研道遂金真，戢此靈鳳羽，藏我華龍鱗，高舉方寸物，萬吹皆垢塵，顧哀朝生惠，孰盡汝車輪，女寵不弊席，男愛不盡輪。朝

生，蜉蝣也，以喻人之在世，易致消歇耳。遊空落飛飈，靈步無形方，圓景煥明霞，九鳳唱朝陽，暉翻扇天津，菴藹慶雲翔，遂造大微宇，挹此金黎漿，逍遙玄垓表，不存亦不亡。玄垓，九垓，皆八極之外，九霞之頂名也，飛登木星，亦名玄朗東陽之垓，故若士語盧敖云：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矣。駕欵舞神霄，披霞帶九日，高皇齊龍輪，遂造北華室，神虎洞瓊林，風雲合成一，開闔幽冥戶，靈變玄邇滅。四朝為玉臺執蓋郎，故云高皇齊龍輪。

定錄言。右十二條掾寫，共一篇。

四朝，燕國人也，兄弟四人並得道，四朝是長兄也。真法，其司三官者，六百年無違，坐超遷之。四朝職滿，上補九宮左仙公，領玉臺執蓋郎，中間久闕無人，後以思和代四朝也。山下居民今猶呼一平澤地為郭千者，是四朝之姓尚存於民口也。四朝往曾使人種植於此地也，年年四朝每行，皆過詣此山，以造思和，遊看原阜。此是茅傳中言也，按如此說，郭千止是種植處，非居止也，住處則長史宅果應是矣。今塘墻既頽，決水不復甚停，人皆以為田耳，然其地汗闊，小壅猶自成池，可得汎舟而歌，但無人能追蹤遠世，可歎如何。後云此四朝年年行過遊看，是上補去後，猶復憶羨舊居，所以數宴良常，眷盼朋好。

張玄賓者，定襄人也，魏武帝時曾舉茂才，歸鄉里，事師西河蘄公，服術餌，兼行洞房白元之事，後遇真人樊子明於少室，授以遂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中，今來華陽內為理禁伯，理禁伯主諸水雨官也。此人善能論空無，乃談士，常執本無理云：無者大有之宅，小有所以生焉，積小有以養小無，見大有以本大無，有有亦無無焉，無無亦有有焉，所以我目都不見物，物亦不見無，寄有以成無，寄無以得無，於是無則無宅也，太空亦宅無矣，我未生時，天下皆無無也。其所論端據如此，桐柏諸靈亦不能折也。自云昔曾詣蓬萊宋晨生。晨生者，蓬萊左公也，與其論無，粗得人意，過此已去，尚未能本有，安能本無邪。與餘人論空無，天下中皆無人焉。其高氣秉理如此，東卿君紫微玄清亦莫得而干也。理禁伯官，亦保命之監國也。此論空無之理，乃殊得無宗，而玄玄固難可曲竅矣。真人之才義亦是甚有優劣，東卿、桐柏、紫微、玄清，蓋相推並言談之英辯者，故舉此為標也。按《左傳》稱君之世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監國之任則是副貳，疑此監國或因作監司也。

趙威伯者，東郡人也，少學邯鄲張先生。先生得道之人耳，晚在中嶽，授《玉佩金鑑經》於范丘林。丘林乃是漢樓船將軍衛行道婦也，學道得仙，遂授行挹日月之道，又服九靈明鏡華，遂得，昔亦來在華陽內為保命丞。《河圖》云：昊楚多有得見太平者。其常語人云：此語不虛，此驗不久。如此諸學者，何可不彌加勤勵也。其存明鏡，非世間常法也，受范丘林口訣云：善嘯，嘯

如百鳥雜鳴，或如風激衆林，或如伐鼓之音。時在天市壇上，奮然北向，長嘯呼風，須臾雲翔其上，衝氣動林，或冥霧飈合，或零雨其濛矣。保命有四丞，此一人主為暴雨水，及領五芝金玉草，若欲致洪雨者，將可辭詣之也。又理禁伯亦主雨水，若請雨，宜併為辭也。其一丞是咸陽樂長治，東卿司命君鄉里人也，為小君所舉，用漢桓帝中書郎，晚從中嶽李先生受道，行七元法得仙。相去二百餘年，猶蒙卿邦之澤也。一人是孟君入室弟子鄭雉正者，孟君所屬用。孟君，京兆人，或呼為孟先生，不知何名位。其一人是西山唐房。此則《神仙傳》所載，是蜀人，奉事李八百者也。樂長治主灾害，鄭雉正主考注，唐公房主生死，趙威伯主仙籍，并記學道者，并暴雨水靈芝草。洞宮官寮司察昊越非民，在任不過此四丞也，其下則有四師，事在第三篇中。

定錄道此。右此有掾寫，依紙墨亦言前篇，而中間有此失缺，此行後又割，恐別復有事，并遺落，深可恨惜耳。

杜契者，字廣平，京兆杜陵人。建安之初來渡江東，依孫策入會稽，嘗從之，後為孫權作立信校尉。黃武二年漸學道，遇介琰先生，授之以玄白術，隱居大茅山之東面也。守玄白者，能隱形，亦數見身出此市里。契與徐宗度、晏賢生合三人，俱在茅山之中，時得入洞耳。或自採伐，貨易衣糧於虛曲，而人自不知之耳。猶琰者，即白羊公弟子也，今在建安方山中也。琰即禁山符云為孫權所殺，化形而去，往建安方山，尋白羊公，杜必當於此時受道也。契音薛，即與舜同，契字四畫，契三畫，分毫有異也。徐宗度，晉陵人，作孫皓左典軍呂悌司馬，受風谷先生氣禁道，故得契俱。晏賢生，是步陟外甥，即宗度之弟子也。

契弟子二人。一人孫賁孫女寒華也，少時密與契通情，後學道受介琰法，又以法受寒華。寒華初去時，先叛入建安，依邵武長張毅，毅即契通親，故得免脫，事平乃歸茅山耳。寒華行玄白法，而有少容，今嘗俱處也。玄白道忌房室，自契受道，不得行此。吳豫章太守孫賁之子#6也，山陰王孫奚之子寒華也。尋此二人，乃因奔淫，無應入道，而用志能自抑斷如此，此宜其階也。賁是權同堂兄，有子四人，各名鄰、安、熙、，而無奚，或是小名，又無奚或為王者也。其弟一子#7是陳世京。世京，孫休時侍郎，少好道，數入佛寺中，與契鄉里，故晚又授法。契初將寒華入建安之時，時亦同舉，實賴世京濟其密計焉。此數子今處茅山之外，非常在洞中之客也，亦時得入耳，亦數至長史舍屋間遊戲，然多在大茅之間。建安初至孫休即位，六十二年，杜初從孫策，不減年二十左右，則逃時已年八十許矣，不容此爾。世京今服木、澤瀉，寒華無所服。茅山通無石室，則必應起廬舍，既有服餌，便須藥具，兼猶資衣糧，不容都為隱默，但于時林花幽阻，無人尋迹耳。

守玄白之道，常旦旦坐卧任意，存泥丸中有黑氣，存心中有白氣，臍中有黃氣，三氣俱仙如雲，以覆身上，因變成火，火又繞身，身通洞徹內外，如此旦行之，至日向中乃止，於是服氣百二十過，都畢，道止。如此使人長生不死，辟却萬害。所謂知白守黑，求死不得，知黑守白，萬邪消却。尤食#8六畜肉及五辛之菜，當別寢靜思。尤忌房室，房室即死。

此道與守一相似，但如為徑要以減之耳。忌房室甚於守一，守一之忌在於節之耳。初存氣出如小豆，漸大衝天，三氣纏煙繞身，共同成一混沌，忽生火在三煙之內，又合景以鍊一身，一身之裏，五臟照徹，此亦要道也。此數人並已三百餘年，正玄白之力也，並是不死之學者，未及於仙道。玄白事已重抄出，在第三篇修用中。計杜於建安初可年二十許，至晉興寧三年，始一百九十歲，諸人又晚學，而此云並三百餘年，恐長三字，亦強可是二耳。若欲守玄白者，當與其經，經亦少許耳，自可兼行，以除萬邪，却千害，行之三十年，匿身隱形，日行五百里。一名此道為胎精中景玄白法也。

八月十四日夜，保命仙君告。此告必應是告牙，亦可是試以戲長史爾牙守一，竟未起別寢邪。此一誥是論玄白守一事，忽然憶寅獸，寅獸嘗是未免房中，因而及此也。

淳景翳廣林，曖曖東霞升，晨風舞六煙，□鬱八道騰，五嶽何必秀，名山亦足凌，嬌手攝洞阜，棲心潛中興，吐納胎精烝，玄白誰能勝。

右杜廣平恒喜歌吟此，今疏相示。

右定錄君道此。此亦應同十四夜告。

從杜來九條，并有掾寫，共一篇。

峨峨岑山，幽巖嶺芳。卓卓先生，乘和來翔。散髮頽頽，躬耕陵堙。三餐自足，不期裹糧。玉迹東映，鳳響西彰。公侯招之，凌風振裳。處不矜嘿，出不希揚。被褐容與，杖策頡頏。此一篇有異手書，乃接前詩後，而後又仍接以蕭寂華門事，既真書止說前一篇已自右畢，則此詩非復是杜所作，而不知其義是誰。

近所標靜舍地，此金鄉之至室，若非許長史父子，豈得居之，後世當有赤子賢者，乃得居此鄉爾，子孫事祕之，不可輕泄。按此所標，即應是後云長史所營屋宅處也。金陵之地乃廣，則此為最勝之地，非真仙不得居，故唯長史、掾可居耳。赤子賢者，莫測為誰，或是姓赤，或是大人，或將來英賢應運者，乃當復得居之，既方是後世子孫時事，則非今所宜預言，兼以此地福重，不欲宣廣，使人濫住，致有犯穢故也。

許長史今所營屋宅，對東面有小山，名雷平山。周時有雷氏養龍，來在此山。後有姜叔茂、田翁，亦居焉。其山北有柳汧水，或名曰田公泉，以其人曾

居此山，取此水故也。雷平山在小茅北，基址相連。田公泉今具存，左右甚多水柳樹，故名柳汧。此泉即前所云浣衣不用灰者。長史宅自湮毀之後，無人的知處。至宋初，長沙景王擅太妃供養道士姓陳，為立道士癩於雷平西北，即是今北應也。後又有句容山，其王文清後為此廡主，見傳記，知許昔於此立宅，因博訪耆宿。至大明七年，有術虛老公徐偶，云其先祖伏事許長史，相傳識此宅，只在今癩前烏柏樹處，應是似猶有齋堂前井存。于時草萊蕪沒，王即芟除，尋覓果得磚井，上已欲滿，仍掘治，更加甃累，今有好水，水色小白，或是所云似鳳門外水味也。於是審知是故宅，從來空廢，無敢居者，既云金鄉至室，便為伏龍之膏腴矣。其西北即有長岡連亘，呼為長隱者也。

雷平山之東北有山，俗人呼為大橫山，其實名鬱岡山也。《名山記》云：所謂岡山者也，下有泉水，昔李明於此下合神丹而升玄洲，水邊今猶有處所。此山正東面有古時越翳王冢。本墓字，後人贗作冢。此山今連延甚長，後云古人合丹，猶應是此李明，但言在方隅，則疑其小近南水邊，不復見有基迹，或漸蕪沒故也。越翳王是句踐四世孫，初不肯立，逃入菁山穴，越人薰出之，後於吳徙還會稽，以周宣王十一年為孫諸咎所殺，越人

又殺諸咎，不知那得遠來葬此，或當有神異處故也。

今尋視未見指的墳冢，而如有兆域處者。

右定錄君言。

右三條有掾寫。

華陽中玉碣文，在童初府西向，一云四面，其文曰：解帶被褐，尋生理活，養存三亦，洞我玉文，領理八老，二十四真，不眠內視，微氣綿綿，把錄太素，玄之又玄，神道在今，子來乃臻。

易遷云：鄧夫人語之，解此則得仙，此仙之要言，易遷不解此，許侯可解注之。易遷則長史妻也。鄧夫人即鄧芝母也，此碣文乃粗可領解，皆上道中事，但下挺者無由究知之，故令長史解釋，亦或試以戲之耳。

右一條有某書。

隱居今所安經昭靈臺前，欲立小石碣子，刻書華陽頌十五篇，皆讚述此山洞內外事，庶以標誠靈府，永垂遠世，而未辦作石，今且載其文於此，曰：

河篇徵往冊，孔記昭昔名，三宿麗天序，兩金標地英。右樞域。

宅無乃生有，在有則還空，靈構不待匠，虛形自成功。右質象。

總神列三府，分途交五便，陰暉迎夜哲，晨精望曉懸。右形位。

南峰秀玄鼎，北嶺橫秦璧，表裏玉沙津，周回隱輪邇。右標貫。

左帶柳汧水，右浚陽谷川，土懷北邙色，井洌鳳門泉。右區別。

郭千峙流岸，姜巴互遠蹤，廟貌或時饗，別宅乃恒恭。右迹號。

吳居非知地，越家詎隱遷，樹蓋徒低蔭，石竈未嘗煙。右類附。
果林鬱餘口，蔬圃蔓遺辛，熒芝可燭夜，田泉常澣塵。右物軌。
降轡龜山客，解駕青華童，寢宴含真館，高會蕭閑宮。右遊集。
清歌翔羽集，長嘯歸雲翻，子絃有逸調，空談無與論。右才英。
標舍雷平下，立靜連石陰，上道已沖念，飛華當軫心。右學稟。
方嶠遊瓊刃，華陽棲隱居，重離儻或似，七元乃扶胥。右挺契。
號期行當滿，亥數未終丁，迨乃承唐世，將賓來聖庭。右機萌。
濟神既有在，去留從所宜，靈邇何顯晦，冥途自相知。右業運。
刊石玄窗上，顯誠曲階門，動靜顧矜錄，不負保舉恩。右誠期。
右此十五首，下各兩字，是其一篇中意，篇中字字皆有義旨，後之人自以
篇中事求之。

真誥卷之十三竟

- #1『當非』二字上，疑有脫漏。
- #2『府耳』二字上，亦當有脫文。
- #3『右』字原誤作『又』。
- #4『汲冢』，原誤作『汲家』。
- #5『止』字原誤作『山』。
- #6『孫賁之子』，據上下文當作『孫賁之孫』。
- #7『其弟一子』，應作『其一弟子』。
- #8『食』字上當有『忌』字。

真誥卷之十四

金闕右卿司命蓬萊都水監梁國師貞白真人華陽隱居陶弘景造
稽神樞第四

大茅山之西南有四平山，俗中所謂方山者也，其下有洞室，名曰方臺，洞有兩口見於山外也，與華陽通，號為別宇幽館矣，得道者處焉。此山去大茅山可二十許里，西南六七里有一洞口見外，近時有人入見一青蛇在洞中，因與呼為青龍洞。山近上及北面、西面，亦並有洞穴同，不知何者是此兩口耳。山上又有泉水，冬夏不竭，山□□□□□□平#1所以號為四平及方山也，甚多南燭，今積金山東□□□□□□#2此樹皆能高大，館中諸道士所資為藥也。其中先止者有張祖常、劉平阿、呂子華、蔡天生、龍伯高，並處于方臺矣。

張祖常者，彭城人也，吳時從北來，得入此室，祖常託形墮車而死，故隱身幽館，而修守一之業，師事上黨鮑察者，漢司徒鮑宣五世孫也。察受道於王君。鮑宣，漢司雜校尉，為王莽所害。宣子永，永子昱，昱子某。

劉平阿者，無名姓，名姓不示人也，漢末為九江平阿長，故以為號，行醫

術，有功德，救人疾病如己之病。行遇仙人周正時，授以隱存之道，託形履帽而來居此室，常服日月晨炁，顏色如玉，似年三十許人。二君何容不知其本名，既示不欲復說之耳，戴孟之本族，乃亦已陳之在後矣。

呂子華者，山陽人也，陰君弟子，已服虹丹之液，而未讀內經，來從東卿，受《太霄隱書》而誦之，常以幽隱方臺為樂，不願造于仙位也。

蔡天生者，上谷人也，小為嘯父賣雜香於野外，以自業贍，情性仁篤，口不言惡，道逢河伯少女，從天生市香，天生知是異人，再拜上一檐香，少女感之，乃教其朝天帝玉皇之法，遂以獲仙，託形烏杖，隱存方臺，少女今猶往來之也，天生師之。

龍伯高者，後漢時人。漢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稱此人之佳可法，即其人也。伯高後從仙人刁道林受服胎炁之法，又常服青口方，託形醉亡，隱處方臺，師定錄君也。伯高名述，京兆人，漢建武中為山都長，擢至零陵太守，馬援征南日，遺兄子嚴書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勁之士，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

雷平山之東北，良常山之東南，其間有燕口山，三小山相隅故也，一名曰方隅山下，古人曾合九鼎丹於此間也。幽人在此時，心樂居焉，今常遊此。方隅山下，亦有洞室，名曰方源綰，亦有二口常見外也，常有此五人為旅。其山即是大橫西南，別有二墩壠相聚，今人不復有乎其名者，前云李明合丹，即是此矣。幽人者，掾去世後不欲顯名，故號為幽人，此是未受事，且停洞館修業也。山今亦有兩小口，五人為旅，即向之四平山者，既去來相通，故時共遊處也，所以楊君夢緣云向從四平山來也。

右六條是手新寫，應是保命君所告也。

鹿迹山中有絕洞。絕洞者，纔有一二畝空地，無所通達，故為絕洞。洞室四面皆有青白石，亦以自然光明，如無舊作繖字如此張形，下正平，自有石牀石榻，曲夾長短，障隔分別，有如刻成，亦整盛也。東北有小口，纔劣容人入，入二三百步，乃得洞室，初入口甚急，愈入愈寬大也，口外南面有三積石，積石下有汧，索即可得也。亦或以一小石掩穴口，穴口大小俱如華陽三便門。便門亦用小石塞其口，自非清齋久潔，索不可得，鹿跡洞子亦爾，不受穢氣故也。此山今屬南徐州界，正對茅山，北望見之，亦有道士住，鹿跡在石上，故仍以為名，洞口處乃可知而甚嚴潔，亦無人敢觸冒者。此云如華陽三便門，則南洞北洞本大開，餘東西乃東南皆是塞矣。

鹿跡華山中及洞主，有謝稚堅、王伯遼。繁陽子，號名耳，是漢越騎校尉何苗叔達也，進之同母弟。少好道，曾居河東繁山之南服食，故自號為繁陽子

。中君答長史問葛玄，云在蓋竹山，恒與謝稚堅相隨，今稚堅乃在此，不知為去來往還，為當兩人同姓名也。《後漢書》云：何苗是何進異母弟，為車騎將軍，黨附閹勢，進被害時，苗於朱雀闕下，與進將吳匡戰死被斬，董卓又破棺出尸支解之，既非故為兵解去，不知那遂得來居此，其母亦被刑。苗既非進同生，官位復異，具苗而字達，於義不類，恐別是一弟，不必是名苗，戰死者耳。

又有馮良。馮良，南陽冠軍軍人，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迎督郵，自恥無志，因毀車煞牛，裂敗衣幘，遂去從師，受詩傳禮易，復學道術占候。家中謂已死。十五年乃還，整修志節，抗操嚴恪，州郡禮辟不就，詔特徵賢良高弟，半道委之還家，時三公爭讓位於良，遂不降就，年六十七，乃棄世東渡入山，今在鹿跡洞中。後漢安帝時人也，《漢書》所載事亦略同。

又有郎宗者，字仲綏，北海安丘人。少仕宦為吳縣令，學精道術，占候風烝。後一旦有暴風經窗間，占知京師大火，燒大夏門，遣人往叅，果爾。諸公聞之，以博士徵宗，宗恥以占事就，夜解印綬，負笈遯去，居華山下，服胡麻丸得道，今在洞中。《後漢書》載郎宗事云：理京房易，善星筭風角，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安帝徵對策，為諸儒表，後拜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日月，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耻以占驗見知，徵書到，夜懸印綬於縣庭而遯去，遂終身不仕。子顛，字稚元，傳父業研精，學徒常數百人，順帝陽嘉二年，徵詣闕，上書十一事，拜郎中。還家後，為同縣孫禮所害。

其餘其王叔明、鮑元治、尹蓋婦之徒，復二十餘人，並在北山，不能復一二記之也。此數人是絕洞諸山之主耳。此絕洞仙人，亦思得學道者，欲與之共處於洞室，困時無其人耳。此洞既無所通達，正是地仙棲處，必非三十六天之限也。

道喪由簪，良可哀矣，寓家辱人哉。簪者，謂人貪仕宦衣冠，坐此不得務道，家室本寄寓耳，此洞中乃是永宅，為戀戀不去，實足辱敗人矣。此亦諷誘於長史耳。

右保命君告。

右三條楊書。

范帥云：三官有獄官，不名廷尉，名大理。李豐今為大理，都餘一守缺，以擬王附子，不以與許虎也。守職如今獄之三官也。李豐，字安國，改字宣國，馮翊人，李義子。本寒微，有才志，遂事魏為尚書僕射尉，與夏侯玄謀廢晉景王，事泄召來，令人以刀鑿撞腰煞之。大理當為大理，即古之獄官，前漢洎魏時廷尉，亦名大理。此職是仙官也。王附子，是王么之小名，許虎即虎牙

也。

鮑說因吾屬長史，鼠子輩既爾，可語郡守，令得反。映亦屬吾，其家比衰，欲非可奈何，可寫存之耶。鼠子，恐是鮑靚小名，鮑為南海郡，仍解化，兒輩未得歸都，所以屬之，鮑即許先生之師也。

右二條有楊書。

武當山道士戴孟者，乃姓燕名濟，字仲微，漢明帝末時人也。夫為養生者，皆隱其名字，藏其所生之時，故易姓為戴，託官於武帝耳。而此人少好道德，不仕於世矣。少孤，養母，母喪，行服葬，服闋，遂入華陽山，服術，食大黃及黃精，種雲母、雄黃、丹砂、芝草，受法於清靈真人，即裴冀州之弟子也，得不死之道。裴真人授其玉珮金鐺經，并石精金光符，遂能輕身健行，周旋名山，日行七百里，多所經涉，猶未得成仙人也。戴乃授行玉珮金鐺，而止不死而已，未得神仙，於理為小難詳，後又云：玄真亦其鈔要，行之者神仙不死，又與本經不同。及石精金光符，既不為劍用，則止是解化一符，單服者此符，主隱遯，不云健行也。種五品芝，世亦有法。仙人郭子華、張季連、趙叔達，晚又有山世遠者，此諸人往來與之遊焉。昔居武當，今來大霍，欲從司命君受書，故未許焉。山已得為太和真人，則應居在南陽太和山矣，餘三人不見別顯出也。戴公拍腹有十數卷書，是太微黃書耳，此人即謝允之師也。按金相傳《太微黃書》第八篇，有目錄云：凡有八卷，唯此一卷出世。今戴公乃有十許篇，亦為不同。拍腹之義，謂恒以繫腰也。其外傳事亦同此。謝允，字道通，歷陽人，小時為人所略，賣往東陽，後告官被誣，在烏傷獄，事將欲入死，夜有老公授其符，又有黃衣童子去來，於是得免。咸康中至襄陽，入武當山見戴孟。孟即先來數中者，因是受道，又出仕作歷陽、新豐、西道三縣，所在多神驗，年七十餘猶不老，後乃告終也。

黃衣童子者，即玉珮金鐺之官耳，云坐上常有一人，共坐拂者，應是拂拂，不明狀也。即太極真人，時往來也。按說如此，似答問黃衣童意，亦可是午時既及謝，因此面訪其事。

受行《玉珮金鐺經》，自然致太極真人。諺云：服九靈日月華，得降我太極之家，此之謂也。玄真之法，亦其鈔要也，行之者神仙不死。

裴真人有弟子三十四人，其十八人學佛道，餘者學仙道，蓮。應作牖字。弟子劉顯林、辛仲甫、趙子常。

周真人有十五人弟子，四人解佛法。入室弟子王璋達、李建道、泉法堅。

桐口有二十五人弟子，八人學佛。入室弟子于弘智、竺法靈、鄭文成、陳元子，此當略舉標勝者耳，辛、泉、于、竺，皆似胡姓也，當是學佛弟子也。

右八條有掾寫，共一篇相連。

霍山中有學道者鄧伯元、王玄甫，受服青精石飯，吞日丹景之法，用思洞房已來，積三十四年，乃內見五藏，冥中夜書。以今年正且五日太帝遣羽車見迎，伯元、玄甫以其日，遂乘雲駕龍，白日登天，今在北玄圃臺受書，位為中嶽真人。伯元，吳人；玄甫，沛人。

華陰山中有學道者尹虔子、張石生、李方回，並晉武帝時人，授仙人管成子蒸丹餌術法，俱服，得延年健行。又受蘇門周壽陵服丹霞之道，行已五十年，精心內視，不復飲食，體骨輕健，色如童子，以今年二月十二日太一遣迎，以其日乘雲升天，今在玄州，受書為高仙真人，張石生為東源伯。

衡山中有學道者張禮正、冷明期二人。禮正以漢末在山中服黃精，顏色丁壯，常如年四十時。明期以魏末入山，服澤瀉口實丸，乃共同止巖中，後俱授西城王君虹景丹方，從來服此丹已四十三年，中患丹砂之難，得俱出廣州為沙門，是滕含為刺史時也。遂得內外洞徹，眼明身輕，一日行五百里。又兼守一。守一亦已三十年，以三月一日東華遣迎，以其日乘雲升天，今在方諸廳室，俱為上仙。滕含以永和十年甲寅年，為廣州刺史，此得仙乙丑歲十二年，是為前服丹已三十二年，猶更出查也。

廬江潛山中有學道者鄭景世、張重華，並以晉初受仙人孟德然口訣，以入山行守五藏含日法，兼服胡麻，又服玄丹，久久不復飲食，而身體輕強，反易故形。以今年四月十九日北玄老太一迎以雲駟，白日升天，今在玄州。

括蒼山有學道者平仲節，河中人。以大胡亂中國時來渡江，入括蒼山，受師宋君，存心鏡之道，具百神，行洞房事，如此積四十五年中精思，身形更少，體有真炁。今年五月一日，中央黃老遣迎，即日乘雲駕龍，白日升天，今在滄浪雲臺。大胡亂者，是劉淵、劉聰時也，石勒為小胡。

剡小白山中有學道者趙廣信，陽城人。魏末來度江，入此山，受李法成服炁法，又受師左君守玄中之道，內見五藏徹視法，如此七八十年，周旋郡國，或賣藥出入人間，人莫知也，多來都下市丹砂，作九華丹，丹成一服。太一道君以今年六月十七日遣迎，停三日，與山中同志別去，遂乘雲駕龍，白日登天，今在東華。

海中有狼五山，中有學道者虞翁生，會稽人也。昔受仙人介君食日精法，以昊時來隱此山，兼行雲炁迴形之道，精思積久，形體更少如童子。今年七月二十三日，東太帝遣迎，即日乘雲升天，今在陽谷山中。狼五山在海中，對白章岸，今直呼為狼山。

赤水山中學道者朱孺子，吳末入山，服菊花及術餌，後遇西歸子，從乞度世，西歸子授以要言入室存泥丸法，三十年遂能致雲雨於洞房中。今年八月五日，西王母遣迎，即日乘五色雲車登天，今在積石臺。赤水山，云在鄞縣南十

里，從楠谿口入三百里，山正赤，週迴五十里，高千餘丈，如此則應是臨海永嘉東北名赤巖者也。許先生所住赤山，一名燒山，即此。

名山五嶽中，學道者數百萬人，今年有得道而升天者，人名如別。年年月月皆有去者，如此不可悉紀，今為疏一年之得道人耳。有不樂上升仙而長在五嶽名山者，乃亦不可稱數。或為仙官，使掌名山者，亦復有數千。

九月二十日夜，清靈疏出。右八條有掾寫，共一卷相隨。清靈猶是裴清靈也。此九月即應是乙丑歲，即疏其年中得道者。

吳睦者，長安人也，少為縣吏，掌局，枉尅民人，民人訟之，法應入死。睦登委叛，遠遁山林，餓經日，行至石室，遇見孫先生在室中隱學，左右種黍及胡麻，室中恆盈食。睦至乞食，經月不去，孫先生知是叛人，初不問之，與食料理，及誦經講道，說及禍福，睦聞之，於是心開意悟，因叩頭自搏，列其事源，立身所行，自首事實，求得改往，遂留石室，為先生掃除驅使。經四十年，後先生受其道，俱採藥，服食胡麻，精修經教，得三百二十年，服丹白日升天。

朱口者，陳留人也。為人無道，專作劫盜，後人發覺收掩，純得逸出遠他境。至汝南少室山中，見馮先生隱學，云後三年乃受其真仙。留山服食修道三十八年，後入東阮山中，壽百四十七歲，仙人降，將入大有山洞中，成真人。

郭靜者，潁川人也。少孤，無父母兄弟，窮苦依棲無所。年十六，縣召為吏，後得罪，仍逃伏，經二月日不出。遇見鄭先生救度一切，以法勸化之，靜遂隨鄭負擔馭使，經七年不敢懈怠，遂受其導引之要，餌服山木、茯苓，得壽三百歲。復於天維山，赤松子降受其二人真道，今在大有洞中為真人。

范伯慈者，桂陽人也。家本事俗，而忽得狂邪，因成邪勞病，頓卧床蓆經年，迎師解事費用，家資漸盡，病故不愈，聞大道清約無所用，於是意變。聞沈敬作道士精進，理病多驗，乃棄俗事之，得五十日，病疾都愈云云。後詣陸玩之受真內道，玩之不能入山，伯慈不樂於世，遂辭去，入天目山，服食胡麻，精思十七年，大洞真仙司命君下降，受三十六篇經，後服還丹，白日昇天，今為玄一真人。所注云云云處，是抄事人不能併取，非本闕也。

右四條，有人於東間鈔得，云是真書，而不知誰跡，亦無所受者，而辭旨有用，故紀續之。又此四人各有所明，一則酷史，二則凶劫，三則孤瑩，四是事俗，并世間薄運，遂能得道，足知心之所造，非關善惡者也。

司馬季主，後入委羽山石室大有宮中，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於西靈子都。西靈子都者，太玄仙女也。其同時今在大有室中者，廣宵鮑叔陽、太原王養伯、潁川劉瑋惠、岱郡段季正，俱受師西靈子都之道也。季主臨去之際，託形枕席為代己之像，墓在蜀郡成都升盤山之南，諸葛武侯昔建碑銘德於季主墓前

，碑讚末曰：玄漠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浮，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真誥》云：季主咽虹液而頭足異處，《劍經註》云吞刀圭而虫流。今東卿說云：託形枕席為代己之像，似當是作錄形靈丸，兵解去也。漢史既不顯其終，無以別測其事也。

廣育鮑叔陽者，漢高帝時趙王張耳、張敖之大夫也，少好養生，服桂屑而卒死於廁溷間，今墓在遼東薊城之北山。漢高置燕郡，以薊屬燕，當是未分時也。

太原王養伯者，漢高呂后攝政時，中常侍中瑯琊王探也。少服澤瀉，與留侯張良俱採藥於終南山，而養伯不及，遂師事季主。前漢中常侍不用闔人，中郎非侍郎之官，或是後別為此位耳。

穎川劉瑋惠，漢景帝時公車司馬劉諷也，後事季主，晚服日月炁，為入室弟子，道成晚歸鄉里，託形杖履，身死桑樹之下，今墓在汝南安城縣西山岱郡。

段季正，本隱士也，不聞有所服御，晚乃從季主學道，行度秦州溺水，拘得尸而葬川邊，今南鄭秦川是也。此人亦季主入室弟子。尋此四人，並是用靈丸雜解之道。

季主一男一女俱得道，男名法育也，女名濟華，今皆在委羽山中。濟華今日正讀三十九章，猶未過竟。此理亦欲難詳。

季主讀玉經，服明丹之華，挹扶晨之暉，今顏色如二十女子，鬚長三尺，黑如墨也。昨日東卿君道此，如所疏，真奇事也。不知果云何耳。此一行楊君自記與長史。不知之辭，或云別有以。

季主託形隱景，潛跡委羽，《紫陽傳》具載其事也。昨夜東卿至，聊試請問季主本末，東卿見答，令疏如別，為以上呈，願不怪之，省訖付火。此楊君與長史書。今有華撰《周君傳》，記季主事殊略，未見別真手書傳，依此語則為非也。此前似有按語，今闕失一行。

是後聖李君紀也，大都與前者略同，然東卿復兼有注解。注解近萬餘言，大奇作也。昨來多論神化之事，聊及季主耳。去月又見授神虎經注解，注解非世間所聞，亦自不掌其旨也。若更聞如季主，比者自當密白。此亦楊君與長史書也，既是論季主事，故仍以相次，不復出置下卷。長史撰真仙傳，欲以季主在前，所以楊君為請問本末也。司命所注二經，並未出世也。

右十條有楊書。

范安遠適云：湛子不事齊，齊師伐之，《春秋傳》曰：湛無禮也。此則《左傳》上事，湛字作譚字，奇譚，國名也，莊王十三年為齊桓所滅。不知何故述此，似有所指也。

莊子師長桑公子，授其微言，謂之莊子也，隱於抱犢山，服北育火丹，白日升天，上補太極闡編郎。長桑即是扁鵲師，事見《魏傳》及《史記》，世人苟知莊生如此者，其書彌足可重矣。

施存者，齊人也，自號婉盆子，得遁變化景之道。今在中岳或少室，往有壺公，正此人也。然未受太上書，猶未成真焉。其行玉斧軍火符，是其所受之枝條也。施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數。三千之限有此人，而不預七十二者，明夫子不以仙為教矣。壺公即費長房之師，軍軍#3火符，世猶有文存。

右#4三條有楊書。

九疑真人韓偉遠，昔受於中嶽宋德玄。德玄者，周宣時人，服此靈飛六甲得道，能一日行三千里，數變形為鳥獸，得玄靈之道，今在嵩高。偉遠久隨之，乃得受法，行之道成，今處九疑山。

其女子有郭芍藥、趙愛兒，王魯連等，並受此方法，而得道者復數十人，或遊玄州，或處東華方諸臺，今見居也。

南嶽夫人言：此云郭芍藥，漢度遼將軍，東平郭蹇女也。少好道篤誠，真人因授其六甲。趙愛兒者，幽州刺史劉虞別駕，漁陽趙該姊也。好道得尸解，後又受此符。王魯連者，魏明帝城門校尉，范陽王伯綱女也。亦學道，一旦忽委鞏李子期，入陸渾山中，真人授此法。子期者，同州魏人，清河王傅也。其常言此婦狂走，云一旦失所在。此事乃出《靈飛六甲經》中，長史抄出之。

漢大將軍霍光有典衣奴子，名還車，伺見二星，得年六百歲，今猶在焉。此事出《方諸洞房經》，後長史抄出。按《魏書》云：青龍元年，并州刺史畢軌送漢度遼將軍范明友解婢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諸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者光祿小妻，胡友妻是光祿前妻，如依此妻，便非虛矣。

吞琅玕之華而方營丘墓者，衍門子、高丘子、洪涯先生是也。衍門子墓在漁陽滌縣，幽州漁陽有潞縣，今〔上〕黨亦有潞縣。衍門即羨門也。高丘子墓在中山聞喜縣，中山有安喜縣，聞喜乃屬河東。洪涯先生墓在武威姑臧縣，《涼州記》作姑臧縣。此三郡縣人，並云上古死人之空塚矣。而不知高丘子時以尸解入六景山，後服金液之末，又受服琅玕華於中山，方復託死，乃入玄州，受書為中嶽真人，于今在也。衍門子今在蒙山大洞黃金之庭，受書為中元仙卿。洪涯先生今為青城真人。

漱龍胎而死訣，飲瓊精而叩棺者，先師王西城，及趙伯玄、劉子先是也。王君昔用劍解，非龍胎諸丹。恐瓊精即是曲晨耳。服金丹而告終者，臧延甫、張子房、墨狄子是也。挹九轉而尸梟，吞刀圭而虫流，司馬季主、宵仲君、燕昭王、王子晋是也。桐口亦用劍解，當是此吞刀圭者，非九轉也。司馬季主亦以靈丸作兵解，故右英云頭足異處。燕昭學仙而不見別跡，景純云無靈炁，則

為先究其事矣。

周穆王北造崑崙之阿，親飲絳山石髓，食玉樹之實，而方墓乎汲郡。此則《穆天子傳》所載，見西王母時也。夏禹詣鍾山，啖紫柰，醉金酒，服靈寶，行九真，而猶葬於會稽。此事亦出《五符》中，《茅傳》又云：受行玄真之法。

北戎長胡大王，獻帝舜以白琅之霜，十轉紫華，服之使人長生飛仙，與天地相傾，舜即服之而方死，葬蒼梧之野。此諸君並已龍奏靈阿，鳳鼓雲池矣，而猶尸解託死者，欲斷以生死之情，示民有終始之限耳，豈同腐骸太陰，以肉餉螻蟻者哉，直欲遏違世之夫，塞俗人之願望也。古來英聖之王，唯未見顯堯及揚得道，及鬼官之迹耳。至於青精先生、彭鏗、鳳綱、南山四皓、淮南八公，並以服上藥不至一劑，自欲出處嘿語，肥遁山林，以遊仙為樂，以升虛為戚，非不能登天也，弗為之耳，此諸君自展轉五嶽，改名易貌，不復作尸解之絕也。鏗則彭祖名也。青精亦出《彭傳》及《王君傳》。□飯方中鳳綱，并諸仙人，各有別顯。

軒轅自採首山之銅以鑄鼎，虎豹百禽為之視火叅鑪，鼎成而軒轅疾崩，葬喬山，五百年後山崩，空室無尸，唯寶劍、赤鳥在耳，一旦又失所在也。《列仙傳》云御龍攀髯，及子晋馭鵠，並為不同。亦可是化後更出而為之也。

玉子者，帝偁也，曾詣鍾山，獲九化十變經，以隱遁日月，遊行星辰，後一旦疾崩，營塚在渤海山。夏中衰時，有發玉子墓者，室中無所有，唯見一劍在北寢上，自作龍鳴虎嘯之聲，人遂無敢近者，後亦失所在也。帝偁則堯父，外書作譽字。

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復有發其墓者，唯見一劍在室，人適欲取視，忽飛入天中也。

樂巴昔作兵解，去入林慮山中，積十三年而後還家，今在鵠鳴赤石山中。《漢書》云：巴為桂陽、豫章太守，後下獄死，當仍是用靈丸解云也。亦出仙傳中。

右此三條，皆出掾寫《劍經》中。經非可輕見，既是說諸仙人事進，隱居鐘抄出以相輔類耳。

至人焉在，朗曜南辰，含靈萬世，乘景上旋，化成三道，日月為鄰，實玄實師，號曰元人，變成三老，友帝之先。

安知至人，不有來遊，觀化兆間，混俗為儔，釋羽沉鈴，安此南堦，豈將好兆，染俗久留。《七聖玄紀》中云：赤君下教，變邊作沙門，與六弟子俱皆顯姓名也。

為世染俗，不適生期，赤怪潛駭，三柱為灾，賢者南遊，三嶽是之，玄君

來行，人其誰知。赤怪則熒惑星也，三柱者五車星中三柱也，步屢反。

在元炁為元君，在玄宮為玄師，在南辰為南極老人，在太虛為太虛真人，在南嶽為赤松子，此乃天帝四真人之師，太一之友。此四條是長史抄出，不審本是何經書中事，并是說南嶽赤君下教之旨，師友之目，小異諸經。

桐口山高萬八千丈，其山八重，周迴八百餘里，四面視之如一，在會稽東海際，一頭亞在海中金庭。有不死之鄉，在桐口之中，方圓十里，上有黃雲覆之，樹則蘇呀琳碧，泉則石髓金精，其山盡五色金也。經丹水而南行，有洞交會，從中過行三十餘里則得。此山今在刻及臨海數縣之境。亞海中者，今呼括蒼，在寧海北鄞縣南。金庭則前右弼所稱者，此地在山外，猶如金靈，而靈奇遇之。今人無正知此處，聞採藤人時有遇入之者，隴隩甚多。自可尋求，然既得已居昊，安能復覓越，所以息心。桐口真人之官，自是洞天內耳。

紫微夫人言。

右一條某書。

八溟山高五千里，周匝七千里，與滄浪方山相連，比其下有碧水之海，山上有乘林真人鬱池玄官，東王公所鎮處也。此山是琳瑯衆玉，青華絳實，飛間之金所生出矣。在滄浪山之東北，蓬萊山之東南。此即扶桑太帝所居也。方山即方丈山也。海中山名，多載在《五嶽序》中耳。

方丈之西北有陰成大山，滄浪西南有陽長大山，山周迴各一千四百里，高七百里，其山多真仙之人所居處焉。此二山是陽九、百六曆數之標揭也。百六之運將至，則陽長水竭，陰成水架矣；陽九之運將至，則陰成水竭，陽長水架矣。頃者是陰成山水際已高九千丈矣，百六之來無復久時。陰成水際出山高，則是高乃應云陽九，而言百六，似是誤言，亦可是水起際如此高，非先水退際爾。但水性平，又非湍瀨，二山相去不遠，未解那得頓孤懸如此。

右二條有長史寫。

未至廟第一高山，西頭龍尾北汧洪水一所，發地長六丈餘，廣五丈，入土六尺，水流勢撻地二百餘步，去路三里。對廟後第二高山，西頭沃洪水一所，發地長四丈餘，廣三尺餘，入土四尺，水勢撻地三百餘步，去路二里。近廟後汧脇一所，洪水發地長五丈餘，廣四丈餘，入地二尺餘，水勢流入汧中，去廟一百五十步。

右蔣山北，凡三處發洪水，流勢西北行。

此三條是異迹，既不見真手，未審是非，又不知此發洪當是何時事，山南乃經有發處，以積石塞之，世呼為蔣侯飲馬汧，而山後不見有此，或當是將來期運之時乎。

真誥卷之十四竟

#1『平』字上，原本缺損六字。

#2原本『東』字下缺六字。

#3『軍軍』，疑衍一『軍』字。

#4『右』字原誤作『又』。

真誥卷之十五

金闕右卿司命蓬萊都水監梁國師貞白真人華陽隱居陶弘景造

闡幽微第一

羅酆山在北方癸地，此癸地未必以六合為言，當是於中國指向也，則當正對幽州、遼東之北，北海之中，不知去岸幾萬里耳。山高二千六百里，周迴三萬里。其山下有洞天，在山之周迴一萬五千里。其上其下，並有鬼神宮室，山上有六宮，洞中有六宮，輒周迴千里，是為六天鬼神之宮也。周迴一萬五千五百，為宮周迴一千里者，三百二十五所。今此六宮，止得六所爾，其餘空尚三百一十九所，計不容頓耳；恐所盲或有舛漏處也。山上為外宮，洞中為內宮，制度等耳。此山既非人跡所及，故山上可以得立容，不知山復有幾洞門也。

第一宮名為紂絕陰天宮，以次東行，以周過論之，洞中直東西有三千七百五十里，今一宮周過千里，是徑二百五十里，六宮若併列，合居千五百里耳，其兩邊各餘二十餘里，南北有殊遠，悉悉當為藩屏故也，不爾莫測所以也。

第二宮名為泰煞諒事宗天宮，

第三宮名為明晨耐犯武城天宮，

第四宮名為恬昭罪氣天宮，

第五宮名為宗靈七非天宮，

第六宮名為敢司連宛屢天宮。凡此六天宮，亦皆應有義旨，乃粗可領解，自不容輕說。

凡六天宮，是為鬼神六天之治也。洞中六天宮，亦同名相像如一也。此即應是北酆鬼王決斷罪人住處，其神即應是經呼為閻羅王所住處也。其王即今北大帝也，但不知五道大神當是何者爾。凡生生之類，其死莫不隸之。至於地獄所在，盡有不盡一處，泰山河海亦各有焉。此山外宮當是曹局職司，主領文簿，洞中內宮是住止及考謫之處也。今書家說有人死而復生者，並云初北向行詣宮府考署，或如城關檢課文書，恐此皆是至山上外宮中爾。如胡母班往泰山府君處，亦不覺入洞中，恐鬼神恍惚，不使知見實事耳。世人有知酆都六天宮門名，則百鬼不敢為害。欲卧時，常北向祝之三遍，微其音也。前云宮名，今云門名，是為門亦因宮為名，宮直是虛號，門則有榜題，百鬼皆見，而人今亦知之，故所以畏伏也。祝曰：吾是太上弟子，下統六天，六天之宮，是吾所部，不但所部，乃太上之所主，吾知六天之宮名，故得長生，敢有犯者，太上當

斬汝形。此云下統六天者，不為六天所統也。不但吾自所部領，乃太上令吾主之，故復以為威。猶如郡縣官爵有臺除，非白版之例也。第一宮名紂絕陰天宮，以次東行，第二宮名，此二字，楊君書際紙下如此。掾寫不熟詳，乃作七字，今世中諸本皆作第七，此誤爾。宮唯有六，豈容是有七耶。此呪復說以次東行四字者，是欲令鬼輩訝吾知其次第位例也。從此以次，訖六宮止。乃啄齒六下，乃卧，辟諸鬼邪之氣。此一遍呪訖，六啄齒，畢又呪，如此三過，乃卧耳。此法已重抄在第三篇修事中耳。

人初死，皆先詣紂絕陰天宮中受事，或有先詣名山及泰山江河者，不必便徑先詣第一天。要受事之日，罪考吉凶之日，當來詣此第一天宮耳。此宮是北帝所治，故後悉應關由，猶如今州縣之獄，初雖各有執隸，終應送臺定其刑書。泰煞諒事宗天宮，諸煞鬼是第二天也，卒死暴亡又經於此。此宮當得專主收煞也，其卒死暴亡，恐文書未正，或姓名相同者，所以先來檢問之也。賢人聖人去世，先經明晨第三天官受事。後云四明公各治一宮，不知此泰煞、明晨兩宮，當是何公所居，暴亡及賢聖雖先暫經，亦猶應詣紂絕為正也。禍福吉凶，續命罪害，由恬昭第四天宮，鬼官地斗君治此中，鬼官之北斗。是復籍先身之功罪乎，然武以至忠而亡，必復入仙品矣。

韓太華者，韓安國之妹也，漢二師將軍李廣利之婦也。利宿世有功德，利今亦在南宮受化。廣利為漢武名將，伐大宛時，所殺戮殊不少，以先世功德，遂能消之。韓氏字安國，家福建不應關李相扶，夫妻既同條，恐人脫致疑，是以復標別言之，亦或由因結致此也。

劉春龍者，漢宗正劉奉先之女。奉先，漢某帝時為宗正。

李奚子者，李忠之祖母也。忠晉初東平太守，忠祖父田舍人耳，而多行陰德，常大雪寒凍而不覆積稻，常露穀於園庭，恒恐烏雀饑死，其用心如此。李忠不顯《晉書》。如此說，則妻復似是緣夫之功，而夫身反不見有所果，亦難可詳言。

王進賢，王衍女也。事詳在後。

郭叔香者，王脩母。王脩，字叔治，北海人，為魏武郎中令，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不知是郭誰女也。

其童初府有王少道、范叔勝、李伯山，皆童初府之標者。少好道#1漢時人王遯兒也，漢時山陽太守。范叔勝，北地人也，魏文帝黃門郎。李伯山，冲父也。冲漢時為白馬令，行陰德，或積世有道，中行所鍾。此二府仙人，皆一進再進，得入此項梁城，作艷宮誦曰：

紂絕標帝晨，諒事邁重阿，炎如霄中煙，勃若景曜華，武陽帶神鋒，恬昭吞青河，閭闔臨丹井，雲門鬱嵯峨，七非通奇蓋，連宛亦敷魔，六天橫北道

，此是鬼神家。

誦有二萬言，今略道六天之宮名抄出之耳。夜中亦可微讀之，亦云辟鬼邪。前第三宮名武城，今云武陽，或當是有兩白也。《蘇韶傳》云：是之聖者有項梁，義賢者有吳季。但不知項是何世人也，或恐是項羽之叔項梁，而不應聖於季子也。

酆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異大，色味如菱，亦以上獻仙官。後又有叙重思事，既是異日所說，兩出自非嫌。石榴子，即世之安石榴也。

炎慶甲者，古之炎帝也，今為北太帝君，天下鬼神之主也。炎帝神農氏，造耕稼，嘗百藥，其聖功不減軒轅、顓頊，無應為鬼帝。又黃帝所伐大庭氏稱炎帝，恐當是此，非神農也。又外書云神農牛首，今佛家作地獄中主煞者亦牛首，復致疑焉。四明公升擢既有年限，太帝位秩亦應加崇極。此雖已三千餘年，或恐如世中帝王不轉，而公輔屢遷也。

武王發，今為鬼官北斗君。文王之子周武王也，姓姬名發，伐殷紂而為天子，即位二年崩。《禮》云年九十三，《竹書》云年四十五。按後云四明公並得昇仙階，而不道北斗君。既仰隸玉晨，亦應預同遷品耳。

夏啟為東明公，領斗君師。禹之子也，姓姁，《竹書》云在#2位三十九年亡，年七十八。自崩滅後至今己卯歲，允二千四百二十五年。案司命說，啟在位二千四百年，得上補九宮。如此則宋元徽四年去矣。

文王為西明公，領北帝師。文王名昌，《禮》云年九十七亡。此父子並得稱聖德，而不免官鬼，雖為煞戮之過，亦當是不學仙道故也。

邵公奭為南明公，邵公名奭，文王庶子，食采於邵，卦#3於燕國。按周公、邵公、太公，俱佐命剋紂，公#4在不殊。而周公有聖德，仙鬼之中，並無顯出。太公執匏秉鉞，威罰最深，乃載出列仙。邵公恩流甘棠，翻為魁職，亦復難了，皆當各緣其根本業分故也。酆都唯有六宮，而周文王父子頓處其三，明周德之崇深矣。

吳季札為北明公。吳王壽夢之少子，闔閭之叔父，太伯之後也，亦姬姓，讓國居乎延陵，今季子廟是也。雖有仁賢之德，乃亞乎先聖，亦有殊例。尋此諸公，前後參差，當是道時代謝用人也。自夏啟已來二千餘年，方得遷改，乃十倍於地下生者之數，明仙家品例，故為貴妙。

四明公復有賓友四人，然此四公後並當升仙階也。四明主領四方鬼。賓友四人，其事在後。又按後定錄告云：邵奭為東明公，行上補九宮右保。此乃仙階之證，而與前不同。且啟尚未去，邵理不得仙，恐脫耳，誤云邵耳。既云東明公，則應猶是啟也，其疑事別在後也。

西明郎十六人，主天下房廟鬼之血食。此郎亦應是隸西明公。房廟血食

，是受命居職者，非謂精邪假附也。

周顥為鬼官司命帥，今以鄧岳、程遐二人代，以其多事故也。周顥，字伯仁，汝南安城人，仕晉過江，位至尚書僕射。元帝永昌元年，王敦南下，遣收於石頭南門，被害，年五十四，追贈光祿開府，謚康侯。鄧岳，字伯山，陳郡人，討郭默有功，咸寧初為平南將軍廣州刺史，於州病亡。辛亥子後云：鄧岳為謝幼輿司馬，此當是已遷也。程遐，代郡人，為石勒謀臣，妹為勒妻，官至右僕射，開府代郡公，勒死，為石虎所煞也。

西明都禁郎賈誼，昔為治馬融事不當，被黜守泰山，泰山君近請為司馬，已被可。賈誼，前漢文帝時為梁孝王傅，憂憤嘔血而死。後云荀頗為泰山君，用曹洪為司馬，今當代曹也。馬融，字季長，扶風人也，博學有才理，鄭玄之師也，仕後漢為南郡太守，未嘗按劍殺人，忤梁冀，被徙朔方，於路自刺不死，後赦還，拜議郎，延壽九年病亡，年八十九。融別傳復小異此耳。

南門亭長，今用周撫代郗鑒。一門有二亭長，輒有四修門郎，一天門凡八修郎也。門郎為天門亭長下官，此是北帝門也。《後漢》云：主南北門籥，則一宮有二天門也。《蘇韶傳》云：修門郎有八人，乃言顏淵、卜商今見居職，恐此不然。周撫，字道和，潯陽柴桑人，周訪子也。先為王敦將，東下伐都事敗，與鄧岳俱走西陽蠻中，敦被殺，赦出又為將，討蘇峻，後伐蜀平李勢，封建成公，為鎮西將軍，益州刺史，乃三十許年，興寧三年病亡，贈征西將軍，謚襄公。郗鑒，字道微，高平人；即愔父也。永昌元年率諸流民來渡江東，後討平王敦，封高平公，又為車騎大將軍兗州刺史，鎮廣陵，復鎮徐州，蘇峻平，拜司空，改封南昌公，猶鎮京兆城，咸康五年病亡，年七十一也，贈太宰，謚文成公也。

北斗君天門亭長，今是臧洪，臧洪代隗囂。又一人是王波，新補。此亦正是南門爾，其餘四明公四宮門，亦應大有，並不顯出。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慷慨有節義，漢末，洪舉義兵誅董卓，後為清州及東郡太守，背袁紹，紹攻圍，食盡被擒，乃害之。隗囂，字季孟，天水人，有才德，為物所附，前漢末據隴西，自稱王，建武元年光武伐之，憤逼得病，兼餓遂亡。王波，渤海人也，晉尚書會史，有才能，投石虎為中書監彼也。

紀瞻本為撫河將軍司馬，今為北天修門郎，代田錄。瞻與虞潭，更直一日守天門。北天，猶應是北帝門也。紀瞻，字思遠，丹陽句容人，初仕吳為中郎將，吳平還洛，舉秀才，稍遷為會稽太守，遷侍中、尚書僕射、驃騎將軍，泰寧三年病亡，年七十二，贈開府，謚穆侯。田錄，魏武帝時為程昱參軍，後為河間太守，反叛，為閻柔所破爾。虞潭，字思奧，會稽餘姚人，即虞杳孫也。位至衛將軍、右光祿、開府武昌侯。咸陽八年病亡，年七十，贈光祿，謚孝列

侯也。

魏釗領廬山侯。釗字君思，會稽人，仕晉成穆公#8世，司徒、左長史、丹陽尹，至左民尚書平壽侯，永和七年病亡矣。

顧和從遼東戍還，有事已散，北帝當用為執蓋郎。蓋郎范明，遷補典柄侯。顧和，字君孝，吳郡人，少孤有志操，仕晉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吏部尚書、領軍尚書僕射、尚書令，永和七年病亡，年六十四，贈侍中司徒，謚穆公。月書不顯范明，唯前漢有范明友，恐非是此人。又誥試許先生者，稱典柄侯周舫，主非吏者嚴白虎。尋典柄侯猶應是典柄，呼之脫到爾。周舫，字子魚，吳郡陽羨人，周處父也，仕吳為鄱陽太守，甚有威惠。嚴白虎者，吳郡人也，以孫策時入山聚眾，策討之，乃散奔餘杭死，弟名輿，亦勇健，策偽與會，乃戟刺殺之爾。

殷浩侍帝晨，與何晏對。此有八人，事在後。殷浩，字淵原，陳留長平人，康帝建元初為揚州刺史，永和六年進中軍將軍，都督五州，北伐姚襄敗還，為桓溫所廢，徙東陽，永和十二年以憂亡。善能譚論，後與何晏對也。晏字平叔，何進孫，善言玄理，位至侍中尚書，黨曹爽，為司馬宣王所誅。

溫太真為監海開國伯，治東海，近取杜預為長史，位比大將軍長史。溫嶠，字太真，太原祁人，仕晉為江左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下平蘇峻，位至驃騎將軍開府，封始五公，咸和四年病亡，年四十二，贈太將軍，謚中武公。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識多智，注春秋。仕晉，起家尚書郎，位至都督荊州，鎮襄陽，伐吳有功，封當陽侯，太康五年還洛，於鄧縣病亡，年六十三，葬洛陽，贈征南大州軍#9，謚成侯。

何次道始從北帝內禁御史，得還朱火宮受化，以其多施惠之功故也。後辛亥子亦云如此。次道，名充，廬江潛人，位至尚書令、驃騎將軍，除揚州刺史，錄尚書、輔正世業，奉佛，多施惠，立功德，每為善事，以永和二年正月戊寅病亡，年五十五，贈司空，謚文穆公。按如此旨，鬼職雜位非四明公，而猶得受化朱宮，升居仙品者，此當是深功厚德之所致也。

魏武帝為北君太傅。北君，則北斗君周武王也。四明各有賓友，恐北斗君不置此職，當以太傅准之。魏武帝曹操，沛國譙人，英雄撥亂，匡定天下，封魏王，加九錫，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病亡，年六十六。此年十月魏文仍受禪，追贈太祖武皇帝也。

其餘多不能復一二，蓋鬼神之事不足示於世也。荀公言也。荀公即是荀中侯，既隸司命，統諸鬼官，故究知之。但論事叅差，前後遞互，如似隨問隨答，非自然叙述者也。世人多不信幽冥鬼神，故戒勿宣示，若致疑謗，益漏失爾。右此前一段所說，不記何年月，以後王逸少事檢之，則猶應是乙丑年也。

人外床當令高，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干，鬼氣之侵人，常依地而逆上。鬼者陰物，多因藉以宣其氣，或附人畜，或依器物，或託飲食，然後得肆其凶毒耳。昔有人病在地卧，於病中乃見鬼於壁穿下，以手為管而吹之，此即是鬼吹之事也。

人外室宇，當令潔盛，潔盛則受靈炁，不盛則受故炁。故炁之亂人室宇者，所為不成，所作不立。一身亦耳，當洗沐澡潔，不爾無冀矣。故炁皆謂鬼神塵濁不正之炁，此等皆承人為惡，既靈助無主，道豈可議也。

勿道學道，道學道，鬼犯人，事亦不立，使人病，是體未真故也。真誥亟多此戒，云一言一事泄乃滅籌，豈但疾病而已，所謂仙者必實學，何趣說之耶，群魔伺察有如影響也。

山世遠受孟先生法，暮卧，先讀《黃庭內景經》一過乃瞑，使人魂魄自制練，但行此道二十一年亦仙矣，是為合萬過也，得三四過乃佳。北嶽蔣夫人云：讀此經亦使人無病，是不死之道也。此四條並是可承用事，已別抄在第三篇中，孟先生即應是京兆孟君，及屬用鄭承者。前篇有西嶽蔣夫人，今火#10天下岳，未審有兩人，為是誤也。

夜行常琢齒，琢齒亦無正限數也。煞鬼邪鬼常畏琢齒聲，是故不得犯人也，若兼之以漱液祝說亦善。叩齒即神存，故鬼邪不得干。今修上道者，日夜既但有此事，所以並得長生爾。

昔鮑助者，濟北人也。助既少微，外書不顯。都不學道，亦不知法術，年四十餘，忽得面風氣，口目不正，炁入口而兩齒上下恒相切拍，甚有聲響，如此晝夜不止，得壽年百二十七歲，後乃遇寒，過大冰，墮長壽河中死耳。北帝中間亦比遣煞鬼，及日遊地殃使取之，而此數煞鬼終不敢近助。鬼官問其故，天煞答云：此人乃多方衛，以制於我，常行叩齒鳴打天鼓，以警身中諸神，神不敢散，鬼氣不得入，是以無有緣趣得煞之耳。以此論之，若助不行冰渡河，亦可出千歲壽不啻也。當是遇大寒凍，步行冰上，口噤不能復叩齒，是故鬼因溺著河中耳。患風病而齒自叩動者，猶尚辟死卻煞鬼矣，何患道士真叩齒，鳴天鼓，具身神耶。仙方云：常吞液叩齒，使人反少。以此而言，人命便無定限，一切皆是夭遏耳。若修道精勤，如鮑助琢齒，何容不得永年，正患有時懈替，則為鬼所襲，同於溺河之斃也。凡諸鬼亦是不能靈智，乃以風病為多術，豈勝謬邪。

酆都山上樹木水澤如世間，但稻米粒幾大，味如菱，其餘四穀不爾，但名稻為重思耳。杜瓊作《重思賦》曰：霏霏春茂，翠矣重思，靈炁交被，嘉穀應時，四節既享，祝人以祀，神禾鬱乎，浩京巨穗，橫我玄臺，爰有明祥，帝者以熙，此之謂矣。此更說酆都中事，仍復及重思耳。說祝人有祠者，不容有蒸

嘗之義，當即是前所云獻奉仙官故也。又鬼年限足，應受餘生，亦復死便有祠事矣。杜瓊字伯瑜，蜀人也。博學有才思，注韓詩，兼明數術，逆記魏當代漢，仕劉禪時，為鴻臚太常，延熙十三年亡，年八十餘耳。

侍帝晨有八人：徐庶、龐德、爰愉、李廣、王嘉、何晏、解結、殷浩，並如世之侍中。李廣，漢武驍騎將軍，征匈奴時被吏譴，憤慨自刎而死。王嘉，蜀郡人，平帝時為郎中，至王莽，乃棄官還鄉，不肯臣公（孫）述，伏劍而死。徐庶，字元直，潁川人，薦諸葛亮於劉備，後魏武虜其母，乃歸魏，仕至中丞，明帝大和中病亡。龐德，字令明，南安人，隨張鎮南降魏武，拜立義將軍，屯樊城，為關羽所害，謚杜侯，迎喪葬鄴，身首如生。爰愉，字世都，濮陽人，有才辨，多術藝，事晉武，辟司徒魏舒府，位至侍中、中書令監。解結，字稚連，濟南人，係弟也。一仕晉黃門侍郎、中丞、荊豫州刺史、尚書。趙王倫時，為孫秀所害也。何、殷二人，以注在前，前所說唯道二人，今當是更請問，乃悉具顯之。

四明公及北斗君並有侍帝晨五人，其向者八人，是北大帝官隸耳，選用亦同。侍帝晨之號，仙官亦有，俱是侍中位也。此言選用并同，不知止取名位，當品才識，兼論功德耶，此諸人才位永不相類，恐幽途所詮，別當有以耳。

又有中郎直事四人，如世之尚書也。戴淵、公孫度、劉封、郭嘉，今見在職。封者，是玄德之養子。此職應是太帝領僚，如今散曹尚書耳。戴淵，字若愚，廣陵人也，仕晉，歷位至護軍、尚書僕射、驃騎將軍，與周顛俱為王敦所害，贈光祿，謚簡侯。公孫度，字叔濟，遼東人，淵之祖也。初為遼東太守，建安中遂僭號稱王，建太子羽儀，傳國子康，至孫淵，被司馬宣王所煞。開封#11，本羅侯寇氏子，劉備未有兒，養為息，性剛猛，有氣力武藝，後建節度，賜死。此異族為嗣，亦是仍得襲姓也。郭嘉者，字奉孝，潁川陽翟人，魏武謀臣，為軍謀祭酒，病亡，年三十八，謚真侯也。

玄德今為北河侯，與韓遂對統，今屬仙官。仙官又有北河司命禁保侯，亦司三宮中事，乃隸東華官，保命君領之。此則是北河侯，必是相統屬矣。劉備，字玄德，涿郡人，初起義兵，後遂逮蜀稱尊號，三年病亡，年六十三，謚昭烈皇帝。尋于時同為三國之主，魏武、孫策今位任皆高，劉此職雖小，而隸仙官，其優劣或可得相匹也。韓遂，字文紂，某某人，漢末阻兵，構亂西土，建安二十五年魏武伐之，奔金城之內，為其將麴演等所害。遂乃驍雄，而未免寇難，乃得與劉備對仕，殊為不類。兼隸仙官，益復超顯也。

又有大禁晨二人，如今尚書令，漢光武及孫文臺二人居之。光武劉秀，字文叔，高祖八代孫，起兵討王莽、赤眉，平定天下，即位三十三年病亡，年六十三。孫堅，字文臺，吳郡人，策父也。袁術表為破魯（虜）將軍，豫州刺史

，討董卓，後伐劉表。初平二年，為表將軍黃祖部下人所射亡，年三十七。堅雖忠烈而位微，今與天子同職，亦似韓遂之匹玄德也。

又有中禁晨，如今之中書令監，有二人，顏懷、楊彪二人居之。懷字思季，彪字文先者。顏懷，字思季，未聽此人。楊彪，字文先，弘農人，漢司空，楊修父也。值董卓傳亂，扶濟獻帝，東西危苦，備經三司，至魏文黃初六年乃亡，年八十四。

許長史父，今為彈方侯。彈方侯有二人，各司南北。許長史為南彈方侯，劉贊為司馬，鮑勛為北彈方侯，韋遵為司馬，亦各主南北門籥。許領威南兵千人，鮑勛領威北兵千人，大都備門、主收執而已，如今世有羽林監威南威北兵，如道家天丁力士甲卒之例也。二禁晨及南北彈方侯，亦應並是北帝官屬也。受此語時，未必不呼許名，恐是楊自不疏之耳。北帝呪所謂威南、威北，即謂此兵，當是驍勇者也。許氏事具在別篇。劉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為部吏，好讀兵書，慷慨有大志，擊黃巾賊傷足，一腳屈，遂自割筋得伸，後為左護軍，與孫峻征淮南，未至病困，為魏將蔣斑所逼被害，年七十。鮑勛，字叔業，鮑宣九世孫，即鮑信子也，清白有高節，漢建安中為中庶子黃門郎，魏文帝御史中丞，數諫諍忤旨，左遷治書執法，後被誅。韋遵，字公藝，吳人，即韋昭之孫也。博學有文才，善書，仕晉成穆之世，為尚書佐民郎，中書黃門侍郎，代王逸少為臨川郡守，以母憂亡，年六十四也。

孫策為東明公賓友。孫堅長子，字伯符，漢末嗣父領眾，先制江東，乃欲定中國，拜討逆將軍，封吳侯，臨過江輕獵，為仇客所射，瘡發而亡，年二十六，弟權代任，後追鎡長沙桓王。策初從東出，煞道士干吉，後照鏡見之，驚忿叫，故瘡潰而死。尋項羽之英傑，逾於孫遠矣，俱是不得王，而獨不顯出，乃歷世相傳，云為吳興十山王，常居郡廳上，故太守不敢上，上者輒死，亦別為立廟，呼為霸王也。

真誥卷之十五竟

#1『少好道』，應作『少道』，人名。

#2『在』字原誤作『卯』。

#3『卦』應作『封』。

#4『公』字當作『功』。

#5『俱』字原誤作『但』。

#6『赦』字原誤作『赫』。

#7『清州』當作『青州』。

#8『晉成穆公』當指晉成帝、穆帝。

#9『大州軍』當作『大將軍』。

#10『火』字當作『考』。

#11『開封』應作『劉封』。

真誥卷之十六

金闕右卿司命蓬萊都水監梁國師貞白真人華陽隱居陶弘景造

闡幽微第二

漢高祖為南明公賓友，劉邦字季，沛郡豐人，起自布衣，伐秦平項，創漢之基，即位十二年病亡，年六十二。

晉宣帝為西明公賓友，司馬懿，字仲達，河內人也，魏世為大將軍、太傅，嘉平三年病亡，年七十二，贈相國，謚宣文侯，晉武受揮，追謚高祖宣皇帝。

荀或為北明公賓友。荀或，字文若，潁川人，漢武末#1為尚書令，有風儀識鑒。初為魏武謀臣，欲以安漢社稷，被疑，懼服藥自盡，年五十，謚敬侯，追贈太尉。荀之列在賓友，亦如延陵之匹四明，位雖非亞而德望賢矣。

其中宿運先世有陰德惠救者，乃時有徑補仙官，或入南宮受化，不拘職位也。在世之罪福多少，乃為稱量處分耳。大都行陰德，多恤窮厄，例皆速詣南宮為仙。在世行陰功密德，好道信仙者，既有淺深輕重，故其受報亦不得皆同，有即身地仙不死者，有託形尸解去者，有既終得入洞宮受學者，有先詣朱火官煉形者，有先為地下主者乃進品者，有先經鬼官乃遷化者，有身不得去，功及子孫，令學道乃拔度者，諸如此例，高下數十品，不可以一求之。

庾元規為北太帝中衛大將軍，取郭長翔為長史，以華歆為司馬，此所謂軍公者也，領鬼兵數千人。辛玄子所說與此大異，恐是受有前後，或能幾被迴換故耳。庾亮，字元規，潁川人，咸和中為征西將軍、江荆豫三州刺史，鎮武昌。咸康六年於鎮病亡，年五十二，贈太尉，謚文康公。未病時，乃獨見陶侃乘輿來讓之，於此得病而亡。郭翻，字長翔，武昌人，少有高志，庾欲引為上佐，不肯就，亡後與其兒《靈語》云：庾公作撫東大將軍，治在東海之東，統十萬兵，取吾為司馬。問者本欲取謝仁祖，選官以為資望未足，蔣大侯先取為都尉，是以拘逼王長豫為長史，委以軍事，甚有高稱。又云王丞相為尚書令，大用事，決萬機。按如此語，即玄子所說，如復似應在前，今以郭為長史，當是後更轉任，但謝仁祖在世為僕射、鎮西將軍，乃言資望未足，殊為難辨。王丞相即王導，長豫是導之元子，早亡。華歆，字子魚，平原人，為豫章太守，同孫策，策亡從魏武帝，歷顯位為司徒、太尉，封博平侯，太和五年亡，年七十三，謚敬侯。

孔文舉為後中衛大將軍，以張繡為司馬，唐固為長史。孔融，字文舉，魯人，孔子二十代孫，漢末名士，為北海太守，後為曹公所害。張繡，武威人

，濟從子也。漢末因亂起兵，後降魏武，為破羌將軍，從征烏丸，未至柳城亡，謚定侯。唐固，字子正，丹陽句容人，修身謹行，博學儒術，注《國語》、《公羊》、《穀梁傳》。孫權漢武#2四年，為尚書僕射，年七十餘病亡耳。

陶侃為西河侯，亦領兵數千，近求滕含自代，猶未許侃，以徐寧為長史，寧坐收北闕叛將不擒，免官，當以蔡謨代寧。陶侃，字士衡，先自丹陽人，遷居鄱陽，後徙廬江，而屬潯陽柴桑。晉世累經征討，大有功，位至侍中、太尉，都督八州，荊、江二州刺史，長沙公。咸和四年還長沙、亡於樊谿，年七十六，贈大司馬，謚桓公。庾亮代之，而郭長翔《靈語》云：陶公正有罪謫，未得叔用。又《別記》云：陶公亡後，少時遣先奮死，傳教與其兒。相傳云：公謝郎連與庾公相言語天上事始判，故令郎知。于時庾猶存，後三四年而亡。滕含#3，子並，南陽西鄂人，永和中為平南將軍、廣州刺史，于州病亡，謚戴侯。陶以其自代資位，復是奇懸。徐寧，字安期，東海剡人，羨之祖也。初，桓累舉與庾亮，為護軍功曹，稱為添岱清士，後仕至正員吏部郎、冠軍江州、順陽簡侯。羨之年少時，嘗來形見，自稱我是汝祖，戒其禍福，後並如言。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克子也。位至揚州刺史，又授司徒，不受，永和十二年病亡，年七十六，贈司空，謚文穆公。尋此不擒叛將，亦是鬼鬼不能相制，由如人也。人皆非自然威攝，仙真猶尚握節持鈴，以勒比輩，而況其間類乎。

四鎮皆領鬼兵萬人，中官領兵不過數千。四鎮有泰山君、盧龍公、東越大將軍、南巴侯四官，各領萬人。四鎮非正是四方，今此處並在中國，迴還不過數千里耳，他方復應大有，所以後言數百處也。

何曾為南巴侯。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何夔子也。性豪侈而博學孝悌，初仕魏世，稍遷尚書、征北將軍、司徒，封朗陵侯，晉太尉太保太宰朗陵公，太始四年亡#4，年八十餘，謚曰元公。

曹仁為盧龍公。曹仁，字子孝，魏武從弟，雄勇冠世，善弓馬，數從征伐有功，位至車騎將軍，都督荊陽#5益州諸軍事、大將軍，封陳侯，黃初四年病亡，年五十六，謚曰忠侯也。

劉陶為東越大將軍。漢魏晉凡有三劉陶。後漢者字子奇，潁川人也，靈帝侍中、尚書令，後繫獄閉黑而死。魏世者字季冶，淮南人，劉曄之子也，才辨而無行，曹爽用為選部郎，後出平源#6太守，景王誅之。晉初者字正輿，沛國人，永嘉中為揚州刺史。些二人不知何者是東越大將軍，以意言之，多是正輿耳。

荀覲為太山君。荀頰，字景倩，或第四子也。博學有詞理，佐命晉世，起家為黃門郎，遷尚書僕射，司空、太尉、太傅。太始十年亡，年七十，謚曰康

公。《蘇韶傳》云：劉孔才為太山公，欲反，北帝已誅滅之。孔才即劉邵也。又梅頤為豫章太守，夢被召作太山府君，克日便亡。不知此二位與君復各是異職否耳。又云有太山令。

領一萬兵鎮處，亦有數百處也。領數千兵鎮處，亦有數百處，更相統隸耳，皆有長史司馬。王文度鎮廣陵，忽見卒來，召作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王云：我今已作此官。卒云：此是天上職耳。須臾去，尋迎至而亡失。天地間事理，乃不可限以胸臆而尋之。此幽顯中都是有三部，皆相關類也。上則仙，中則人，下則鬼，人善者得為仙，仙之謫者更為人，人惡者更為鬼，鬼福者復為人，鬼法人，人法仙，循環往來，觸類相同，正是隱顯小小之隔耳。達者監之，便無復所關。

荀頴取顧衆為太山將軍，用曹洪為司馬，桓範為長史。顧衆，字長始，吳郡人，顧愷孫，顧祕子也。仕晉丹陽尹，領軍尚書僕射，永和二年亡，年七十三，追贈特進，謚靖伯。曹洪，字子廉，魏武從弟，家大富而儉吝，數征伐，為驃騎將軍，封樂成侯，太和六年病亡。桓範，字元則，沛國人，有才學籌策，仕魏世，位至太司農，黨曹爽被誅也。

王逸少有事，繫禁中已五年，云事已散。即王右軍也。受時不欲呼楊君名，所以道其字耳。逸少即王庭兄曠之子，有風采，善書，後為會稽太守，永和十一年去郡，告靈不復仕。先與許先生周旋，頗亦慕道，至昇平五年辛酉歲亡，年五十九。今乙丑年，說云五年，則亡後被擊。被繫之事，檢邇未見，其咎恐以懟憾告靈為謫耳。

蔣濟為南山伯，領二千兵。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仕漢魏，歷位至太尉，從宣王誅曹爽，其年亡，謚景侯。為領軍時，有其婦夢亡兒為太山五伯，來迎太廟西，孫阿為太山令，求囑阿乞轉在好處。濟即為仍之，阿亦即亡。後又夢云：已蒙轉錄。事凡如此例。鬼官職位雖略因生時貴賤，而大有舛駁，皆由德業之優劣，功過之輕重，更品其階叔，不復得全依其本基耳。

王庾為部鬼將軍。庾字世將，瑯琊人，修齡父也。多才藝政書，善屬文，解音聲，位至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年四十七病亡，贈驃騎，謚康侯也。

此有識位者，粗相識耳。其無位者不可一二盡知之。如此散者無限數也。此皆後段所說，似猶是荀中侯，所以止道或不稱姓，而顛復云姓，恐以分別周顛也，所說人多是近世，當由代謝參差，兼易憶識者矣。三代乃遠，而兩漢魏晉，實有一段才名人，如劉向、董仲舒、揚雄、張衡、蔡邕、鄭玄、王弼、阮、嵇之儔，並不應空散。數術有如管、郭，亦無標邊，故當多不隸三官，頗得預於仙家驅任矣。前論帝王中亦不均，魏文、晉武，受命之主而不顯，反言魏武、晉宣。孫權應與劉備同，亦不載，道策。此並當啟國之基，功高樂推故也

。其繼體守文之君，都無所出矣。

右以前後兩過受事，皆是楊君受旨，書多儻治。又掾更寫兩本，悉無異，並各成一卷，相隨始末訖此耳。

許肇今為東明公右帥晨。帥晨之任，如世間中書監。許肇，字子阿，即長史七代祖，司徒敬也。雖有賑救之功，而非陰德，故未蒙受化，既福流後葉，方使上拔，然後為九宮之仙耳。此帥晨之官，四明亦並應有之。

邵爽為東明公，云行上補九宮右保公。前云邵為南明公，今乃是東，若非名號之誤，則東南之差，既尋當遷擢，則必應是啟中君，脫爾云邵耳，亦可是有甘棠之德，故不限其年月耳。

右七月十六日夜，定錄君所告。

此二條別受，不關酆記部。

辛亥子自叙并詩

此下剪除半行去，不知當是何字也。

玄子，字延期，隴西定谷人，漢明帝時諫議大夫，上洛、雲中、趙國三郡太守辛隱之子。辛隱，字某某，檢外書未得此位業。按諸辛舊關隴豪族，前漢有辛慶忌，後漢有辛繕，並高直之士，辛毗是其七世孫，則隱是毗之八世祖，但一百四五十年中而已，八世嫌其太促耳。玄子少好道，遵奉法戒，至心苦行，日中菜食，鍊形守精，不違外物。州府辟聘，一無降就，遊山林，棄世風塵，志願憑子晉於維岑，倡陵陽於步玄，故改名為玄子，而自字延期矣。不圖先世之多愆，殃流子孫，結眚刊於帝簡，運沉逮於後昆，享年不永，遂沒命於長梁之津。西王母見我苦行，酆都北帝愍我道心，告勅司命，傳檄三官，攝取形骸，還魂復真，使我頤胎，位為靈神，於今二百餘年矣。溺水致命，事同王衍之女，恐即此形骸皆不復得生，並是反質胎神耳。雖有道心，而無道業，故不得便居仙品也。近得度名南宮，定策朱陵，藏精待時，方列為仙，而大帝今且見差，領東海侯，代庖生，又見選補禁元中郎將，為吳越鬼神之司，王事靡盬，斯亦勞矣。若夫冠晨佩青，蕭條羽袂，鳴鈴仙階，轉駟瓊室者，雖實素心而卒日也。恨未便得與玄真併羅，同晏琨塘，察鈞韶之遺音，攘靈芝乎幽峰，振翠衣於九霄，儼玄翮於十方耳。方當攝御群鬼，領理是非，處衆穢之中間，聲交於邪魔之紛紜，事與道德為闊，眼與盱真為鍊，熟比熙寂於玄境，逍遙於太初哉。夫同聲偕合，物亦類分，相聞邈矣，係景委積，是以名書上清，丹錄玄殖，有道之氣，與靈合德，託體高輝，故來相從，今贈詩三篇，以叙推情之至也。其辭曰：楊君既為吳越司命，董統鬼神，玄子職隸，方應相關，故先造以陳情也。尋鬼書既異，不應是自運筆，亦當口受疏之耳。

疇昔入冥鄉，順駕應靈招。神隨空無散，炁與慶雲消。形非明玉質，玄匠

安能彫。蹠足吟幽唱，仰首翫鳴條。林室有逸歡，絕此軒外交。遺景附圓曜，嘉音何寥寥。此篇叙事適之本志也。

寂通寄興感，玄炁攝動音。高輪雖參差，萬仞故來尋。蕭蕭研道子，合神契靈矜。委順浪世化，心標窈窕林。同期理外遊，相與靜東衣。此篇申情寄之來緣也。

命駕廣豐阿，逸跡超冥鄉。空中自有物，有中亦無常。悟言有無際，相與會濠梁。目擊玄解了，鬼神理自忘。此篇論人鬼之幽致也。

玄子云：魏時辛毗，字佐治，是七世之孫也。漢建武一年，從隴西徙居潁川陽翟縣。毗仕魏世，使持節大將軍，司馬宣王軍帥衛尉，封侯。毗子名敞，為河內太守太常卿。所說並與《魏書》同也。

玄子云：庾生者，晉庾太尉也，北帝往用為撫東將軍，後又轉為東海侯，今又用為鄧臺侍帝晨右禁監。近取馮懷為司馬。侍帝晨，如今世侍中。右禁監，如世右衛將軍，而甚重。如說與前大異，當是後遷侍中，領衛，便是勝中懷將軍#7也。帝晨無司馬，此是右禁之職耳。馮衛#8，字祖思，長樂人，晉成帝時為太常、散騎常侍，卒追贈金紫光祿階也。

左禁監是謝幼輿，以鄧岳為司馬。此則准左衛將軍也。幼輿名鯤，即謝安伯謝尚之父也，為王敦長史，豫章郡太守，年五十三病亡，贈太常，謚康侯。鄧岳已在前，而云代周顛為司馬帥耳。

郗南昌公，先為北帝南朱陽大門靈關侯，後天轉為高明司直。昔坐與劉慶孫爭，免官，今始當復職也。高明司直，如世尚書僕射。前云郗為南門亭長，亭長恐即靈關之職，既以周撫代，故得轉司直。而郭長翔《靈語》亦云：郗公甚屈，為天門亭長。舊選常用州征二千石，未有三公作也，如此所以得速遷。劉慶孫，名輿，中山人，劉越石之兄也。才識辯贍，為東海王越長史，永嘉中病指疽而亡，年四十七，贈驃騎將軍，謚真侯也。

何次道今在南宮承華臺中，已得受書，行至南嶽中。此人在世，施惠之功甚多，故早得返形。前荀公說何始得還朱火，今言已受書，則玄子所受後成在後耳。

周伯仁近見用為西明公中都護。中都護，如世太傅之官也。坐選鄧攸不平，左降為中護。中護准少傅。周本司命帥，當得程遐代而遷此官也。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仕晉為太子洗馬、吏部郎、河東太守，為石勒所沒。後得還江東，為吳郡太守、吏部尚書，自咸和元年病亡，贈光祿。攸從胡叛還時，乃棄其己兒，自擔亡弟之子來渡江，遂自無兒，絕後嗣，謝安歎曰：天道無知，令鄧伯道無兒。

右辛亥子所言，說冥中事亦多矣。今粗書其贏者耳，不復一二具說。此記

雖玄子所受，而雜有楊君之辭也。楊書不存，今有掾寫本耳。此紙後又被剪缺，恐事亦未必盡。

夫至忠至孝之人，既終，皆受書為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得受下仙之教，授以大道，從此漸進，得補仙官，一百四十年聽一試進也。此地下主者，亦即是洞中所記李更等者，非別鬼官復為主者也。一百四十年一進，便入第二等，給仙人使，乃得稍受道教耳。至孝者能感激鬼神，使百鳥山獸巡其墳埏也。至忠者能公犯直心，精貫白日，或剖藏煞身，以激其君者也。比干今在戎山，李善今在少室，有得此變鍊者甚多，舉此二人為標耳。比干剖心，可為至忠，至於孝子感靈者，亦復不少，而今止舉李善，如似不類。當李善之地，乃可涉忠而非孝迹也，恐以其能存李元後胤，使獲繼嗣，因此以成其孝功，所不論耳。若程嬰齊、孫杵臼，亦應在孝品矣。李善，字次遜，本南陽育陽李元家奴。漢建武中，元家人之死盡而巨富，唯盡一孤兒，名續祖，尚在孩抱。諸奴復共欲煞之，而分其才。善乃密負續祖逃瑕丘山中，哺養乳，乃為生計。至十歲餘，出告縣令鍾離意，意於是表薦，悉收其群奴煞之，而立續祖為家，光武拜善為太子舍人，後遷日南、九江太守。其事迹正是如此，而《鍾離傳》所說，少復有異耳。

夫有上聖之德，既終，皆受三官書，為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轉補三官之五帝，或為東西南北明公，以治鬼神，復一千四百年，乃得遊行太清，為九宮之中仙也。以年限言之，是聖德更不及忠孝也。計此終後凡二千四百年，乃得入仙階，益知前應是夏啟，非召公明矣。季子亡後，至晉興寧，始八百八十許，未滿千歲，不知那已為明公耶。鄧都中所記，都無頓說五帝者，恐此如北帝之例，復有五耶。所以後言英雄者，為五帝上相，而北帝有秦皇矣。又《蘇韶傳》云：揚雄、張衡等為五帝。揚、張既非上聖，爵位亦卑，不應得與炎帝為儔，復當或有小五帝，不論耳。揚、張之事，亦或不然也。

夫有蕭邈之才，有絕眾之望，養其浩然，不營榮貴者，既終，受三官書為善爽之鬼，四百年乃得為地下主者，從此以進，以三百年為一階。此事是高士逸民之品也。從主者以去，是入仙階，不復為鬼官耳。

夫有至貞至廉之才者，既終，受書為三官清鬼，二百八十年乃得為地下主者，從此以漸，得進補仙官，以二百八十年為一階耳。此格復是小勝高士，而年數倍於忠孝，故知忠孝貞廉，為行之耳。

夫至廉者，不食非己之食，不衣非己之布帛，王陽有似也。此目應以夷齊為標，高士中亦多此例，而今乃舉王陽，當年淳德自然，非故為皎潔者也。王陽，先漢人也。

夫至貞者，紛華不能散其正炁，萬乘不能激其名操也。男言之，務光之行

有似矣。女言之，宋金漂女是也。貞者，非止不淫於色，亦是淡乎榮利也。務光辭揚讓，而負石投河。宋女，恐是子胥所逢浣紗於漂水之陽者，後既投金以報之，故謂之金漂。漂字或應作漂字耳。

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後嗣，或易世鍊化，改氏更生者，此七世陰德，根葉相及也。既終，當遺腳一骨以歸三官，餘骨隨身而遷也。男留左，女留右，皆受書為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進受地仙之道矣。臨終之日，視其形如生人之肉，脫死之時，尸不強直，足指不青，手足不皴者，謂之先有德行，自然得尸解者也。此是先世有陰功密德，不拘於邇者，既非己身所辦，故以一骨酬副三官也。此骨恐是質形之骨，非神形之骨，既被遺落，當復重生之耳。火都論仙鬼中諸人，在世有剖腹刎頸，支體分裂死者，永自不關後形，其神先以離出，故今形可得而斃傷殘，初不斷神矣。而世或有見鬼身不全者，蓋是尸魄託骸者耳，非其大神本經之主也。尸解之說，復有多條，已抄記在第三篇中耳。

右此五條，皆積行獲仙，不學而得，但為階級之難造，道用年歲耳，要自得度名方諸，不復承受三官之號令矣。此雖五條而有七事，事中復有輕重，非至志者亦不辦得此例也。今預在學道之品，微微小業，便可與之比肩，呪乃真妙者乎。由是言之，可不自督耳。

諸有英雄之才，彌羅四海，誅暴整亂，拓平九州，建號帝王，臣妾四海者，既終，受書於三官四輔，或為五帝上相，或為四明公賓友，以助治百鬼，綜理死生者，此等自奉屬於三官，永無進仙之冀，坐煞伐積，酷害生死多故也。酆宮中諸人職皆是矣。疑荀或一人清秀整潔，非跋扈虐害，唯以謀謨智策佐魏武耳，乃得為賓友，與漢高等比位，恐當別有旨趣。凡在世有才識藝解，為一時所稱者，既沒，並即隨才受其職位，不必執其在生之小罪，先充諸考謫也。若過為非理，是所不論，若悠悠冗散，不辯異人者，罪無大小，悉當安之。#9

秦始皇今為北帝上相，劉季今為南明公賓友，有其人甚多，略示其標的耳。此是舉建號帝王者之宗耳，北帝之有上相，亦當如四明之有賓友也。

齊桓公今為三官都禁郎，主生死之簡錄。晉文公今為水官司命。其楚嚴公、趙簡子之徒數百人，今猶散息於三官府，未見任也。此等名位，自是三官之寮耳，無豫真仙家事矣。五霸亦一時之雄，齊桓、晉文處職並要。楚嚴公，即莊王也。簡子雖非霸限，亦擅命專制，所夢天帝使射熊之事，必是北帝之府矣。《劍經序》稱燕昭亦得仙。燕昭，六國時英主，遂不墮於三官，乃知鍊丹獨往，亦為殊拔也。從論忠孝已來，至此，並出掾寫。《劍經》中東卿司命所說，即是鬼神事，謹抄出繼此，以相證發。自三代已來，賢聖及英雄者為仙鬼中，不見殷湯、周公、孔子、闔閭、勾踐，春秋時諸卿相大夫，及伍子胥、孫武

、白起、王翦，下至韓信、項羽輩。或入仙品而仙家不顯之，如桀紂、王莽、董卓等，凶虐過甚，恐不得補職僚也。而異域有冒頓、跋頓、石塊#10、石勒諸驍傑，亦都不預及言之耳。

真誥卷之十六竟

- #1『漢武末』 當作『漢末』。
- #2『漢武』，疑當作『黃武』。
- #3『含』字下疑缺『字』字。
- #4『亡』字原誤作『十』。
- #5『陽』字當作『揚』。
- #6『平源』當作『平原』。
- #7『中懷將軍』，疑當作『中衛將軍』。
- #8『馮衛』，疑當作『馮懷』。
- #9『安之』，疑當作『案之』。
- #10『石塊』，當指鮮卑檀石槐。

真誥卷之十七

金闕右卿司命蓬萊都水監梁國師貞白真人華陽隱居陶弘景造

握真輔第一

蕭寂華門，研神保形，和魂夷炁，守養神關者，豈可以與夫坐華屋，擊鍾鼓，饗五鼎，艷綺統者同日而論之哉。大羅之與籠樊，俱一物耳，是以古之高入，皆去彼而取此矣。老氏寧悶悶，不察察，而況我之鄙夫。未知此一篇是何書中語，既有道之辭，故聊以抄出，是兩手書耳。

玄玄即排起。注之曰：故玄玄以八風為橐籥，天地為隄防，四海為甕罌，九州為裨糠，積之以萬殊，蒸之以陰陽，其陶鑄也。充隆吹累，剛柔清濁，象類不同，呼吸含吐。（調彈）#1恭柏榮。注之曰：九絕獸，神禽也，罔起此在乎，群麗擊搯乎。激奇之際，終年不足以極其變，萬殊不足以適其內，日月不足以曜其目，八澤不足以遊其足，青雲為卑，九垓為淺，八絃為小，四極為近，以此變動無常，恒入芥子之內，玉晨之玉寶，太微之威神矣。玄玄即排起，調彈恭柏榮，並是《神虎隱文口揮神詩》中句，如今再注之，乃取揚雄《玄為論》中語，更小增損易奪之，故當是理符義會可得然也。

夫心與治遊乎太和，唯唐虞能充其任矣。神與化蕩乎無境，唯伏羲能承其統。故二十五絃之具，非牙曠不能以為神；弓矢質的之具，非羿逢蒙不能以為妙耶。此一篇亦是《玄為論》中語，不知此復以何所明喻耳。猶如引《抱朴外篇口博喻》中語也。凡有異處，皆以朱書為別如此也。

若夫奇神條詭，恢譎無方，陰陽之所煥育，川澤之所函藏，則羲和浴日於

甘淵，烏飛司景於扶桑，江婁登湄而解珮，二女禦風於瀟湘，潛蛟龍戰於玄泉，蕃丘喪馬於淮陽，靈洲海運於南極，東山遙集於帝鄉，驛驪抗轡於巨龜，江使感夢於宋王。是以洞庭雖廣，濟之不容刃，廬龍雖峻，越之不崇朝，岷山懸嶺，絕闊千仞，束馬綿竹，則安樂歸晉，遼海泱泱，橫帶天渠，公孫不競，則其亡忽諸。若夫飛壺白馬，即墨天山，三江之浸，九河之源，尚曷足語哉。吾子飛軒結駟，駕陌林薄，徒聞山河之寶，魏國所以未究，夫吳起一言，而武侯心作也。此二條是庾闡《楊都賦》中語也。凡四條並異手書之，小度青紙，乃古而拙。此既與真書相連，故並存錄，相隨載之也。楊君。

秦始皇作長安渭水橫橋，廣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間，漢時橋北置都水令丞，領徒千五百人，署屬京兆，董卓壞之，魏武帝更作，廣三丈，今橋是也。夫鍾，瑞物也。當金氏之世，有六鍾將必見乎。晉朝五霸諸侯，厥德過之，故六鍾嘉瑞耳，非復耳，事誤子孫也，預告寧無咄咄乎。此注下四十八字，黃民手所妄益，是載義羲#2十二年霍山崩出六鍾，故欲附會宋祖，輒立此辭，而不知事類大乖，追可忿笑。

秦為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上坐萬人，庭中可受十萬人。二世為趙高所殺於宜春宮，宮在城南三里，二世葬其傍。司馬相如所云墓蕪穢而不修者，是也。

秦斂天下兵器，鑄以為銅人十二，置此十四字共一行，行前魚爛，餘十在今足令成字如此。之諸官。漢時皆在長安，董卓壞以為錢，餘二人徙在青門裏東宮前。魏明帝欲徙詣洛，載至霸城，重不能致，今在霸城大道南。胸前有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諸侯，以為郡縣，正法律，均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邇六尺。秦丞相蒙恬、李斯所書也。

一缺失秦字廟中鍾處四枚，皆在漢高祖廟中，魏明帝徙二枚詣洛，故尚方南銅駝巷中是也。

漢昭帝平陵，宣帝杜陵，二銅鍾在長安，夏侯征西，欲徙詣洛，重不能致之。在青門裏道南，其西者是平陵鍾，東者杜陵鍾也。此後少始皇陵一事。

鴻門在始皇陵北十餘里，《漢書》云張良解厄於鴻門者也。

秦王應是楚王，作秦王誤耳項籍以沛公為漢王，都漢中，而分關中為三秦。章邯為雍王，都大丘，今槐里是也。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今萬年縣是也。董翳為翟王，都高奴。高奴縣在咸陽西北今雀。

高祖自漢中北出襲，三面皆平之。《漢書》云：乘釁而運，席卷三秦者也。此三縣今皆有都邑故處也。此後少十五六條事，當是零失也。

杜陵，宣帝陵也。宣帝少依許氏，在杜縣，葬於南原，立廟於曲池之北，號曰樂遊廟，因苑為名也。徙關東名族四十五姓，以陪杜陵。司馬相如吊二

世云：臨曲江之隆洲，謂曲池也。此一條增損，語小異，不解那得始此。

右此前十條，並楊君所寫，錄潘安仁《關中記》語也。用白棧紙，行書極好，當是聊爾抄其中事。

東方有赤氣，之內有詠言曰：小鮮未烹鼎，言我巖下悲。此是東華宮中歌詩之辭。

整控啟素鄉，河靈已前驅。此兩句是揮神詩中之辭。

風伯不搖條，神虎所挾扶。十一月二十四日，儵忽之間，聞洞房中云：在丹幘帳中有如人聲，讀書如此。此是存洞房三真事，并前條，並楊所自記所感聞之事也。

得書，知洗心謝過，甚叔虛心，相行復來，張生頓首。

覺題云許君

近知來有北行事，恨不面，今致黃長命縷一枚，後復果不，張生頓首。

覺題云楊君

夢見一人似女子，著烏毛衣，賚此二短折封書來。發讀，覺見憶昔有此語，而猶多有所忘，又夢後燒香當進前室。此并記夢見張天師書信，云張生者即應是諱，今疏示長史，故不欲顯之。又見系師注《老子內解》，皆稱臣生稽首，恐此亦可是系師書耳。

興寧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楊君夢見一人，著朱衣，籠冠，手持二版，懷中又有二版，召許玉斧出。版皆青，為字云：召作侍中。須臾玉斧出，楊仍指此是許郎。玉斧自說：我應十三年，今便見召，未解儀體。向人答：若爾可作刺。玉斧作屬道，未解儀典，方習厲之，言須十三年。向玉斧揖而去。此掾書半紙，是口受寫楊君所夢，故猶內楊事中。侍中之位，所謂侍帝晨者也。版青為字，即青鑱白問也。

四月二十九日，夜半時，夢與許玉斧俱座，不知是何處也。良久，見南嶽夫人與紫陽真人周君俱來，坐一床，因見玉斧與真人周君語曰：昔聞先生有守一法，願乞以見授。周君曰：寡人先師蘇君，往曾見，向言曰，以真問仙，不亦迂乎，僕請舉此言以相與矣。玉斧曰：情淺區區，貪慕道德，故欲乞守一法爾。言未絕，周君又言曰：昔所不以道相受者，直以吳儉之交而有限隔耳。周是汝陰人，漢太尉勃七世孫，故云儉人也。君乃真人也，且已大有所稟，將用守一何為耶？言訖，豁然而覺，竟不知在何處。此夢甚分明，故記之。

四月九日戊寅，夜鼓四，夢北行登高山，迷淪不寤。至明日，日出四五丈乃覺。覺憶登山半日許，至頂上，大有宮室數千間，鬱鬱不可名。山四面皆有大水，而不知是何處。某因仰天，天中見一白龍，身長數十丈，東向飛行空中，光彩耀天。因又見東面有白衣好女子，亦於空中行，西向就白龍，徑入龍口

中，須臾復出，三入三出乃止。又還某右邊，向某，而又覺某左邊有一老翁，著繡衣裳，芙蓉冠，柱赤九節杖而立，俱視其白龍。某問公：何等女子，徑入龍口耶？公對曰：此太素玉女蕭子夫，取龍炁以鍊形也，此人似方相隸為官也。某又問：翁何人來登此宇？公答曰：我蓬萊仙公洛廣休，此蓬萊山，吾治此上，府君故來，乃得相見我耳。某又問：公曰此龍可乘否？公答曰：此龍當以待真人張誘世、石慶安、許玉斧、丁璋寧也。某又問：一龍而四人共乘耶？公曰：此侍晨帝官龍也，譬如世轄車朱鳥，更一日乘以上直也。須臾問，公呼此四賢，未來之問，某與公及此女，以敷席共坐山上，俱北向望海水及白龍，并有設酒食，酒中如石榴子，合食之，拌亦如世間拌，拌中鮭也。覺久久許，四人並束來，共乘一新犢車，青牛青油重車上來，到，並揖此公及某，並共語。語畢，公見語曰：向所道四人，此則是也。覺張誘世年可五十，石慶安甚童蒙，年可十三四，許玉斧年如今日所見，丁璋寧年可三十四五許，並著好單衣，垂幘履版，惟慶安著空頂幘。公又曰：玉斧，府君師友也。某曰：不然。公又曰：張誘世，常山人，公弟子也。石慶安，汲郡人，鉤翼夫人弟子也，才均德敵，並人士也。公因語四人言：君并可各作一篇詩以見府君，老子亦願聞文筆之美言也。於是公各付一青紙及筆各一，以與四人，四人即取曰：但恐倉卒耳。

於是石慶安先作詩，其文曰：

靈山造太霞，堅巖絕霄峰。紫煙散神州，乘颼駕白龍。相携四賓人，東朝桑林公。廣休年雖前，所炁何蒙蒙。寔未下路讓，惟年以相崇。

次張誘世作詩，其文曰：

北遊太漠外，來登蓬萊闕。紫雲遘靈宮，香煙何鬱鬱。美哉樂廣休，久在論道位。羅併真人坐，齊觀白龍邁。離式四人用，何時共解帶，有懷披襟友，欣欣高晨會。

次許玉斧作詩，其文曰：

遊觀奇山峙，漱濯滄流清。遙觀蓬萊間，巘巘衝霄冥。紫芝被絳巖，四階植琳譎。紛紛靈華散，晃晃煥神庭。從容七覺外，任我攝天生。自足方寸裏，何用白龍榮。

丁璋寧作詩，其文曰：

玄山構滄浪，金房映靈軒。洛公挺奇尚，從容有無間。形沉北寒宇，三神棲九天。同寮相率往，推我高勝年，弱冠石慶安，未肯崇尊賢。嘲笑蓬萊公，呼此廣休前。明公將何以，却此少年翰。

四人作詩畢，並以呈公，公讀畢而笑曰：此詩各表其才性也。石生有逸才而輕邁，張生體和而難解，許生廣慎而多疑，丁生率隱而發遲。夫輕邁則真炁

薄，難解則道不悟，多疑則思無神，發遲則得靈稽，所謂殊途者也，若能各返其迷悟，其所悟不當速也，府君弟子所謂管轄請論有疑，疑則無神者矣。

言詩畢，各起兵共下山，下山之頃，又見此女子乘白龍而北去，某與諸人步行南下，至山下而各各別去。公曰：復二十年，當共會於七業宮，遊此地也。於是豁然乃悟，汗流終日，不能飲食。初下半山，見許主簿來上，相逢於夾石之間，公語主簿曰：汝何來遲？吾為汝置四升酒，在山上坐處，可往飲之而還。逐我。主簿即去上山，須臾見還，行甚疾，未至山下相及，公曰：美酒不？答云勵。猶恨酸。公曰：此太平家酒，治人腸也。彥曰欲得長生飲太平，何酸之有耶？故是野家兒也，守一慎勿失，後當用汝輔翼君。於是共至山下，各別，某末將主簿及玉斧東去，公還上山。其三人西去五十步，公又遣一信見告云：許牙累府君。某答云：在意。到口十日夜，某先具疏此夢，上白諸真道：得此異夢，分明如不眠，不審是何等，願告之意。唯紫微夫人見答云：示真炁內感，靈求萬方，神來八玄，形與魂翔，此實著至之象，事顯幽冥，非虛構也，如洛公語也，可密示斧子等，勿廣宣露靈中旨也，非小事哉，深慎。衆真並笑，情靈曰：以冥通冥也，心感洞照，南嶽君之力也。又此一夢事，後東間寫得，既不自見本，不知誰書。所稱某處，是楊君又當書此以呈長史，故云某耳，又此四月或即是乙丑年，亦可是寅年耳。

十月二十三日夜，夢在一大山上，有人見告：此是蒙山大洞室中也。室四面坐相向，皆柏床龍鬚席，四壁多文字而不可了。許長史著葛屨單衣白袷坐東面。西向復有三人，皆錦衣平上幘，其一人自稱曰：我趙叔臺父，昔見汝於吳下矣。定錄告云：昔趙叔臺、王世卿，亦言篤學，竟不知人意，為北明公府所引，則是似此人之子，而不知是何時人耳。吾坐北面南向，許長史伏坐上，因引筆作書，乃沉吟思惟，良久書畢，即見示曰：此書可通否耶？書曰：日月之道，虔晨再拜，今奉佳畫，酒盃盤一具於南方，來年六月，可以入郭，遣送之事，好而又好，水火之期，求我於大木之日矣。晟猶是成音，漢時亦有人名此。

有學之而不得者，未有不學而得之者也，信哉斯言。

右長史寫青紙上，因以見示。意中云作此書，欲以刻名也。

登難之曰：郭是何義？長史答曰：是洞中，似郭，非冢墓之郭也。又難曰：何以為虔？又答曰：虔者敬之始，下有文字，敬之文耳。又難曰：何以為晨？答曰：晟者日下成侍，日成而月得耳。三錦衣人同讚曰：幸哉幸哉，學不可欺往來至道之時。此一條楊自記所夢事，不知是何年，云六月入郭，未測斯徵也。此上半行被剪除，正應是稱姓名耳。

許先生前潛景逸世，隱光九霄，冥神洞觀，頤光靈府，幸甚幸甚。平昔周

旋纏綿，盟誓超羣，先覺獨造方外。先生年乃大楊君三十歲，先生初入東山時，楊始年十六，絕邇時年十九，如此明楊小便好道也。

自隔暉塵，行已今日，東眄雲漢，涕先言隕，伏想玄宮融和，所莅休宜，時乘八風，平蕩滓翳，六天攝威，消滅魔氣，願使真正之信，流行三元，玄無之感，變無窮矣。君前臨發頻煩，想夢所見，贈惠手跡為信，既感冥通，銘得之後，倏忽未頃，如覺千載，適能得之，奇而難解，所謂微乎妙哉，微乎妙哉，近即疏記所夢，密呈。此先生被試後，楊君因書與之也，一書麻紙極好，此是寫本，所以得存耳。

羲頓首頓首，陰寒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未得覲傾企謹白不具，楊羲頓首頓首。

羲白：公第三女昨來委療，旦來小可，猶未出外解，群情反側，動靜馳白。頃疫癘可畏，而猶未歇，益以深憂。給事許府君侯。此六字折紙背題。

羲白：二吏事近即因謝主簿屬鄭西曹，鄭西曹亦以即處聽，但事未盡過耳，事過便列上也。自己以為意，此段陳胄、王戎之徒，實破的也。謹曰：此書失上紙。

羲頓首頓首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劉家昨夜去，使人惻惻似中後定也。羲明日早與主簿至墓上省之也。晚或復覲。

楊羲頓首頓首，先昨亦得車問，想當不審，且以惋怛之，自非研玄寶精，有凌霜之幹者，亦自然之常也。長史許府君侯。此六字題折紙背上也。

羲白：奉賜絹，使以充老母夏衣，誠感西伯養老之惠，然羲受遇過泰，榮流分外，徒銜戢恩眷，無以仰酬，至於絹帛之錫，非復所當，小小供養，猶足以自供耳，謹付還，願深見亮，羲白。

羲白：此間故為清淨，既無塵埃，且小掾住處亦佳，但羲尋還，不得久共同耳，尋更白，羲白。此二條共紙書，又似失上紙。

羲頓首頓首，宿昔更冷，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此覲返命不具，楊羲頓首頓首。

羲白：得主簿書，云野中異事，郟書別答，奉覲乙二，謹白。此背無題，恐失下紙。

羲頓首頓首，旦白反不散風燥，奉告，承安和，行奉勤白書，不具。楊羲頓首頓首。

羲白：雲芝法不得付此信往，羲別當自資，謹白。長史許府君侯。侍者白：此九字題折紙背，尋楊與長史書，上紙重頓首頓首，下紙及單疏並名白，又自稱名云尊體，於儀式不正可解，既非接隸意，又乖師資法，正當是作貴賤推敬，長少謙揖意爾。侍者之號即其事也，都不見長史與楊書，既是經師，亦不

應致輕，此並應時制宜，不可必以為唯。

羲頓首頓首，吉日攸慶，未覲延情，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羲燒香始訖，正爾當暫還家靜中，晚乃親展，謹白不具，楊羲頓首頓首。

羲白：野中未復近問，然華新婦已當佳也，惟猶懸心奉覲乙二。

羲白：承今日穫稻，昨已遣陳伋經紀食飲，守視之，謹白。

長史許府君侯。此六字題折紙背，應在山應中答書，十月五日也。

羲白：符書訖有答教事，脫忘送，適欲遣承，會得告，今封付，別當抄寫正本以呈也，不審竟得服制虫丸未，若脫未就事者，當以入年為始耶，羲前所得，分者即服，日日為常，不正聞有他異，唯覺初時作六七日，聞頭腦中熱，腹中校沸耳，其餘無他，想或漸有理，謹白。

羲白：主簿孝廉，在此奉集，惟小慰釋，小緣獨處彼方，甚當慢憶，羲比日追懷眷想不可言，上下頃粗可承行垂念，謹白。

羲白：昨及今比有答教事，甚忽忽，始小闕爾，頃在東山所得手筆，及所聞本末，往當以呈，比展乃宣，羲白。

羲白：奉告具諸一二動靜，每垂誨示，勞損反側，羲白。

羲白：五色紙故在小郎處，不令失也，謹白。

羲白：明日當東山，主簿云當同行，復有解廚事，小郎又無馬，羲即日答公，教明日當先思共相併載致理耳，不審尊馬可得送以來否？此間草易於都下，彼幸不用方，欲周旋三秀，數日事也，謹白。

右此前五書，並是在縣答長史書，或是單疏，或失上紙也。

羲白：許東興昨中後見顧，主人猶小設，亦不覺久垂當去，張泓續至，其時日猶可也。奉告云：扶關入門，甚為異事，由羲不能節適酒食，量宜遣賓，伏用悚息，顧復察恕，謹白。此事在都答書，長史當在護軍府中時。

羲白：承撰集得五十許人，又作叔真，當可視乃益味玄之徒，有以獎勸，伏以慨然，羲聞似當多此比類，暮當倒岌尋料，得者遣送，謹白。

已具紙筆須成，當自手寫一通也，願以寫白石耳，願勿以見人。此當是煮石方，或是五公腴法，楊書自此後並是掾去世後事，不知誰領錄得存，當是黃民就其伯間得也。

羲白：《漢書》載季主事，不乃委曲。嵇公撰《高士傳》，如為清約，輒寫嵇所撰季主事狀讚如別，謹呈。洞房先進經已寫，當奉可令王曠來取，一作己白，恐忘之，謹又白。今所有紅牋紙書者，即是此也。

羲白：承昨雨不得詣公，想明必得委曲耳，明晴暫覲乃宣，羲白。此三書似失上紙，並是在都時答。

羲頓首頓首，晴猶冷，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比復親展，反命不備，楊羲

頓首頓首，長史許府君侯。侍者白此九字題折紙背。

羲白：季主學業幽玄，且道跡至勝，乃當在卷之上首耶，東卿君大歎季主之為人，又羨委羽之高沖矣。承撰集粗畢，極當可視，未睹華翰，預已欣歎，奉觀一二，謹白。所書東卿論季主事，本別書青紙，與此不相隨，今在第四篇中。所撰要當令得七十二人，不審已得幾人，若人少者，亦當思啟冥中，求其類例也，然造一段作，且當徐徐，未可便出也。亦欲自繕寫一通呈明公，明公常所存棲，乃希心於此者也，羲白。

羲白：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亦七十二人，劉向撰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宗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此陳留耆舊也，此一書首尾具而不見題，當是函封也。

羲白：別紙事覺憶有此，乃至佳，可上著傳中也，輒待保降，當咨呈求姓字，亦又當見東卿，此月內都當令成畢也，動靜以白。此又失上紙書，語是初送《神仙傳》答也。保降者，須保命君來也。又注此并書，並似在縣下時，非京都也。

仙傳猶未得治益，要當代東卿至，乃委曲耳，昨日更委曲，再三讀之，故為名作，益以慨然，符待晴當畫之，別白。

羲白：傳未得書上王生，所以爾者，欲以見東卿。東卿近來倉卒不得啟此，須後至乃呈，尊處已別有一本，不審可留此處本否，羲又欲更有所上，所上者畢，乃頓以奉還也，謹白。長史此仙傳遂不顯世，不解那得如此，恐楊以呈司命，不許真事宜行，因隱絕之也。

不審方隅山中幽人，為已設坐於易遷戶中未，聊白。方隅幽人，即謂掾也，令設虛坐於其母戶中耳。

信還須牛，明日食竟遣送。右此書失上紙，亦應是函封在縣下時。

羲頓首，奉反告，承服散三旦，宣通心中，此是得力，深慰馳情，願善將和，無復感動，羲頃公私匆匆，是故替覲小闕奉展，楊羲頓首頓首。承二紀有患懸情，近得師子書，都不道病，此必輕微耳，小晴遣信參之，謹白。

承石生往可念，羲乃識之，頃者甚多暴卒。亦無題，此似都下書。

羲頓首頓首，奉告見所疏夢并上章本末，尋省反覆，夢既是注，章亦苦到，甚以慨然，想此魍魎，尋散滅耳，比行奉覲，楊羲頓首頓首。

別琉：願不以示人，諸所屈曲，奉覲一二。尊所疏夢，當可解爾，然大要是注氣之作也。

羲白：羲近連亦夢小，掾有所道小云云，大都無他耳，亦欲不復信，夢悟故不上白耳。尊疹患未和，多當是注烝小動所以爾耳，上章根具，亦當足滅之，謹白。

羲白：昔得小掾細白布青紙香珠之屬，然此逼左道虛妄之說，是故不復稍說耳，自當以此物期之甲申也，諸所曲屈，筆不能盡，謹白。自掾去後，楊多有諸感通事，長史既恒念憶，故楊每及之也。世中多不愜信幽顯，所以不欲備說。爾來已經太元九年、元嘉二十一年兩甲申矣，不知此所期謂在何時，謂丁亥數周之甲申乎。

羲頓首頓首，奉告承尊體不和，餘疹連動，懸情灼灼，想當偶爾行損，承欲章書自陳，亦足以斷注鬼之害也，夢悟亦不可專信，惟當以心鎮之耳，尋復平承，楊羲頓首頓首。

承紀謁者還，欣之，尊已相見，問其委曲邪，謹白，自小緣去世後，略無月不作十數夢見之，又於睡卧之際，亦形見委曲也，所言所行，如平存爾，然不信既著，遠近所嗤，不敢復言之也。

見告，今具道夢，聊復以白，願不怪作，若尊意為此為罔罔者，願見還，當即以付火。此書無題，亦是函封，掾恒面來共記託以睡夢耳，于時諸遊貴或聞楊降神，信者多所請問，不信者則興誚毀，故有此言以厲之。

真誥卷之十七竟

真誥卷之十八

金闕右卿司命蓬萊都水監梁國師貞白真人華陽隱居陶弘景造

握真輔第二

三月十九日夜，夢小掾來在此靜中，坐良久，自說小茅山三會水處，極可看戲。向從四平山中來，路上見叔父持火炬滿手，欲以作變，先生可向阿郎道，如此鬼火，使人口噤，不得語此物，乃化為風，先生知之不。小掾又曰：方山大有侯叔草，異佳，葉乃大，昨乃大取，近乃失去布複拭，欲就先生乞此衣。掾兩庶生叔並早亡，不知此當是誰者，方山即四平山，所謂遊處方源，常與龍伯高等為旅也，既採南燭，又乞複拭，則在洞中者猶須衣食，故云杜廣平亦伐薪買糧，而況今洞上之士乎，斯真豈復不知斷穀，特是不應為之耳。

小掾又曰：今葬處不吉，斷墓脉多所，云云。

右十九日夕所夢，此則前書所六以白者，如此則掾亦還葬舊墓，雖曰虛塚，猶須吉地。

右與長史書，今所見真手者訖此。

前少一行，又闕失上兩字。情兼無以喻懷，尋省來告，粗承同之，僕尋往相見近矣，比者翹注，良不可言，給事安和，即長史也。以十九日南州，二十二日當還，功曹已入，昨相見慰懷。功曹，掾庶長兄，小名揆者也。方爾悠悠，未卒歸也，將琴絃之陰德乎，聊當一笑。琴絃事出彭素經，房中之術也。此即日無他，公明日當復南州，與大司馬別，大司馬剋二十六發也，第七似不從

征。公是簡文，為司徒也。大司馬是恒溫也，鎮在姑熟，應北伐慕容。第七似是掾叔，小名嗣伯者，為尚書郎。于時是太和四年己巳歲，三月中書也。

乃遠送米，將供洞齋之備耶。若君遠研玄鏡，澄聲上音，在深林之中，遐人事之跡，使此物之來卒無緣也，於今逢耳，誠理盡備矣。洞齋即大洞齋法，今有真書小訣。如此則掾是備行上品七卷耳。

想所寫已了，校當令熟，秋冬之間，其經當復示也。不知是何經，明年掾便遁化也。

故服飢不，春草生，此物易尋，想數詣玄水之處逍遙也。僕此月必往叙，其不久。南燭冬乃不彫，春時色味彌好，既呼為佩，則是掾合服石和者，所以定錄云，次服訊飯，兼穀無違。但一劑干杞，其事不同耳，即不知玄水在何處也。

亦不煩屬李，李疾病，未攝事。承田已為勞意，敕語陳暉，如此必有秋望也。此誠小小，不暫勞君意者，則事去矣。

給事云，南州還當并急，四月半間欲至東山，想無差錯矣，比更告茶一簿。直注行下云：茶一簿。未正可解，當為寄與掾也。茶則是茗，掾患淡飲所須，兼亦以少寐也。

一日不見君，常恐鄙悵之心已生矣。君未復能屑屑中出於風塵之間耶。

右八條楊書，並是在都送還山與掾，失上紙，此書師與弟子灼然作君僕，用古體也。

承給事體氣如故，且甚延悚，念侍省違懼辭正爾，燒香入靜具啟，夜當根陳情事，使盡丹苦之理，動靜別白，尋更承問。此少上紙，似在縣下答虎牙，道長史病事。

糊連給事前後書，上啟神母，因書小掾，并呈前後答神母云，小掾截留給事書，唯餘此見還。此亦是虎牙，是掾去後事也，神母應是南真夫人。

右楊君在此所寫外書及自記夢事，并與答長史兩掾諸書疏，及有存錄者記此，又別有紀事酬答真人書，已在前篇中。

長史書：暮卧先存斗星在所卧席上。

暮卧存星之時，皆先陰呪星名，然後存耳，祝畢乃存星，安卧其中也，然後密叩齒，祝九星之精。

右二條長史抄修洞房事。

見斧云，酉年學，戌年當歸，戌年道炁當行天下，云從戌年當受法。此一條是掾去後所記。掾記是庚午年，去此戌年，即應癸酉甲戌年。受法者，是就其真人受經二奔之道，十一年成真，故定錄云，復十六年，乃說我於東華者也。

經云：主諸關鏡聰明始。此《黃庭經》中語。

九月十七日，已一百九十過。

已上並是朱畫朱書。

九月二十六日夜始。此前後問中細字注者，皆真手也，自別復一紙。既有兩九月，便是一年中事，其間亦恐多有零落不存。

已上並是朱畫朱書。

右此是長史自讀《黃庭》遍數也。朱墨雜畫者，是因修用時遇得筆，便題記之耳。云長谷出日等亦是經中語，當是讀至此句忽有事應起，故疏誌處也。

大洞真玄，張鍊三魂。出惡夢祝。

太上高精，三帝丹靈。出善夢祝。此二條事，本經並應出《大丹》中，今以抄出，別已在第五篇中。

太都天錄，顯於玄宮。出《紫文仙相》。

左目童子。出《五神經》。

仙者心學。出《二十四神經》也。

先閉炁二十四息。出《紫文玄闕》事。

行之十八年。亦是《玄闕》事。

大帝玄書。《玄闕符》事。

徒行事而不知神名，還精而不知服此符。亦《玄闕》事。

魄唯得飲，徊水月精。出《紫文拘魂祝》云。

吾是天目。出《飛步經祝》。

三啄齒太元上玄。《夢冢墓祝》，今在第三篇。

魄唯聽飲，月黃日丹。《紫文制魄祝》。

沐浴祝太上高真。出《九真經傳祝》。

制虫丸。出《蘇君傳》。

季道、思和。似是記憶二茅君字，疑作道字，是誤耳。

玉簡青錄，高閣刻石，出《空常祝》語。

石精玉馬，照知鬼形。亦是《空常祝》語。

苞山下有石室銀戶，方圓百里。

崑崙山下有黃水，名曰日月水，飲者得仙。此二條未知何出，未見其事。

告王君使傳知真者，告青童使傳成真者。夫知真者，謂知真而得真；成真者，謂勤求而獲真者耳。出《消魔經序》。凡此者，當皆是略記其旨，自以備忘耳。

正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十一日、四月十六日、五月二十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十九日、九月十六日、十月十三日、十一月十日、

十二月七日。

右老子拔白日。此是太清外術事，似長史自抄用。

正月庚申、二月辛酉、三月庚戌、四月癸亥、五月壬子、六月癸丑、七月甲寅、八月乙卯、九月甲辰、十月丁巳、十一月丙午、十二月丁未。

右上帝煞害日，不可請乞，百事無宜。此諸日皆是隨月支干衝破凶日也，可以類求之，亦恐非真受，雖百事無宜，而常所脩行，或值諸吉，恐不可闕也。

所謂靜室者，一曰茅屋，二曰方溜室，三曰環堵。制屋之法，用四柱、三桁、二梁，取同種材。屋東西首長一丈九尺，成中一丈二尺，二頭各餘三尺，後溜餘三尺五寸，前南溜餘三尺，棟去地九尺六寸，二邊桁去地七尺二寸。東南開戶高六尺五寸，廣二尺四寸，用材為戶扇，務令茂密，無使有隙。南面開牖，名曰通光，長一尺七寸，高一尺五寸，在室中坐，令平眉中。有板床高一尺二寸，長九尺六寸，廣六尺五寸，薦席隨時寒暑，又隨月建，周旋轉首。壁牆泥令一尺厚，好摩治之。此法在名山大澤無人之野，不宜人間。入室，春秋四時皆有法，然此蓋本道相承，道家之一事耳，不足為異也，粗要知，是以及。《道機》作靜室法，與此異，恐是別有告受者，而不知審的。今存想入室，亦可依之，或云應有經也。

以正月十五日，尚書省中直，乞夢非常，皆靈仙真像，多所道其子孫慶。以閏月二日夕，又夢仙靈共會，吾請乞佳應，又見有 缺失一字非常好。以月半中，忽見九老先生乘輶，引從詣吾，相見欣然，云連在宣城，四十日始還。問吾消息，云今至蕪湖，二十三日當還，還當省吾，得見之欣然。此是作餘姚，還為尚書郎時也。以閏月四日夕，夢綵物如旛形，皆舒著席上，或如畫，或如錦繡，文字煥炳，如言可解，而不可解，愈舒愈更奇異，云是楊舍人物，時亦不見楊君也。意言當寫取，云須能畫人整頓，所未常見，當有十許旛。太和八年閏十月，而楊君年二十三，簡文始為司徒，恐未為舍人，亦恐是後年諸閏耳。

十一月十二日，夢棺器露有水。

十二月十八日左右，夢以鐵釵刺玄武。此玄武恐是所言墓之玄武也，非所存龜蛇者也。

二十一日，夢見天子，天子當年十六七許，在殿上，此應康帝時，不知是何年。重復夢見在一處，懸瞼自放，落下岐危，遙見劉升遠與語，從此當迴還，迴還道難，得一細以手巾穿之，見吾城扶助，吾遂得迴旋。右六條，並長史自記夢事。

十月九日，詭上廚五人旨南山治，此長史自記事，旨應作旨，謂指誓雷平

宅諍金也。牙詣夫人詭，當用雙金環，汝無，吾當具交以謝恩也。

厚若有金貫，便以奉夫人，云以謝吏兵，華功曹至意密語新，脫婦字。令知，密之密之。若無，便可以二雙金環奉跪，勿勿，若欲得體上所寶玩者為好。華功曹似是華僑，而後又云楊意旨，恐是非也。厚似是虎牙婦也。

吾近日疏與汝，說二君應有詭，其夕即有誥云：吾二人吏兵，若無功詭，後小子不復為人使。楊意旨中，謂可用釵，小君即言釵所以導違開通，自可用也。新婦有金釵，即可用，可停貫也，先詣夫人，次詣二靈，汝疇量之。汝索環如一日疏，新婦銀釵亦可用，良無便當用環，吾停汝辭須詭，當詭辭繼其下也，不復別作。此書即涉前事也。

得佳清閑，云敕汝修內經，是保命，汝不答漠漠，不當爾，然此非常意，皆發自冥妙，當作本末，答當奉行此意，口又無言，為不可也。《內經》或應是《黃庭》，不爾即應是《洞房》中法爾。

陶休以二百紙與汝，吾留百枚。檢陶譜，長史婦親屬不見名休者。

斧，白米已當向盡，汝餉之。此是供染為青飾者。

遷告去：汝當小不佳，防之。遷是易遷夫人也。

右此七條，並長史與虎牙書。

右許長史在世抄記。紀中事目及夢，并與兒書，有存錄者訖此。其與真靈書已別在前卷中。

先生自寄神炁，投景東林，沐浴閑丘，乖我同心。每東瞻滄海，歎逝之迅，西眄雲涯，一反興內發，髣髴故鄉，鬱何壘壘，將欲身返歸塗，但矯足自抑耳。於是靜心一思，逸憑靈虛，登巖崎嶇，引領仰玄，冥志扉上，遊雲竦真，始覺形非我質，遂亡軀遂神矣。浪心飈外，世路永絕，足樂幽林，外難一塞，建志不倦，精誠無廢，遂遇明師，見受奇術，清講新妙，玉音洞審，吐納平顏，鍊魂保骨，沖氣夷泯，無復內外也。此則王世龍等所受服玉液諸法也。

但恨吾遭良師之太晚也，反滯性之不早矣，吾得道之狀，艱辛情事，定錄真君已當說之矣，崇賴成覆救濟之功，天地不能渝也。謂應作踰字，此則是定錄所說被試事也。

聞弟遠造上法，上清諸道也。偶真重幽，雲林降也。心觀靈元，謝過法也。炁陶太素，五神事也。登七闕之巍峨，飛天埋也。味三辰以積遷，日月五星。虛落霄表，精郎九玄，此道高邈，非是吾徒所得聞也，亦由下挺稟淺，未由望也。然高行者常戒在危殆，得趣者常險乎將失，禍福之明，於斯而用矣。道親於勤，神歸精感，丹心待真，招之須臾，若念慮百端，狹以營道，雖騁百年，亦無冀也。三官急難，吾昔聞之在前。重論排遣諸試難事，得為爾前通也。七考之福既以播之於後，子何頁業，當復延及長史父子也。因運乘易，不亦速

耶。幾成而敗，自己而作，試校千端，因邪而生耳。想善加苦心勞形，勤諸功德，萬物云云，亦何益哉。斧子蕭蕭，其可羨也，各不自悟，當造此事，斧獨何人，享其高乎。歎獨絕超邈也。師友之結，得失所宗，託景希真，在於此舉也。吾方棲神岫！室，蔭形深林，採汧谷之幽芝、掇丹草以成真矣。成真之辭，小為夸激。昔約道成，當還詭信，雖未都通徹，粗有髣髴，亦欲暫偃洞野，看望墳塋，不期而往，冀暫見弟，因緣簡略，臨書增懷，映謝。從曾祖本名映，改名遠遊，此十字榮弟注。

右一條先生被試復，因事長史，于時應已在董竹山。定錄云辰年當暫出還人食詭，則此應是丙寅丁卯年中書也。

掾泰和元年八月，服六甲符。此《靈飛六甲》法，別有經。

泰和二年太歲在丁卯正月，行迴元道。此是謝過法，別胤經。

泰和二年二月中，行空常。此飛步別法。

泰和二年四月，服青牙。此青牙始生法，世未見經。

泰和二年七月，行日月在心泥丸之道。

右五條共一片紙記。

存日月在泥丸法，泰和二年六月行。前云七月，而此云六月，字當有舛誤者。此即服日月芒法。

泰和三年五月，行奔二景道。此則儀璘之法，雖已有抄事，未見大經。

又#1二條，又別一片紙，朱書，不與前事相連也。

二月三日夜，脫失兩字，應似是名。夢鄭白夫人，道之交有內密而外疏者，鄭之區區，今即是也，當與繒姑俱來。鄭者，鄧芝母也，與易遷夫人周旋，故夢於掾以結芝冥津。繒姑未測是誰，交夢亦應是二三年二月中也。

四月二十七日夜半，夢見一女子，著上下青綾衣，與吾相見，自稱云：我是王眉壽之小妹也。相見時似如在山林之間，云明日可暫出西門外，有犢車白牛皮巾裹僕御頭者，是我車也，後別相詣於貴解，因口喻作詩如別：

乘炁涉淶津，採藥中山巔。披心煥靈想，蕭蕩無悟言。願與盛德遊，膠駟騁因緣。榮塵何足尋，疾激君清玄，苟能攝妙觀，吐納可長年。王眉壽之小妹，即中侯夫人也，掾既未接真，故假夢以通旨，而有榮塵之句，又恐非掾矣。

泰和元年六月五日夕，夢忽聞天上有金石鍾鼓之音，仍仰看見彩雲如虹，氣狀爽爽，彌漫天上，從東直西趣，意中謂是女靈行，或呼為元君，忽復如從路上行，歎然已過，玉斧又將主簿追望，唯見輦輿後從朱衣人皆迴還見禮，路邊有一人白衣似卜師，因見語云：君體羸不堪事，可專修所行，勿雜他事，若不專，君當得病，君不見信者，自當得夢。此人自稱姓滕。主簿即兄虎牙也。

七月向末，玉斧夢身體飛揚，豁然入一屋下，累床南向坐，自謂是合日揚光顛迴五辰之道，此語出《消魔經》太上之辭焉。見一人在東面立，手舒卷書，看見如畫圖，像山岳狀，下輒有書說，亦與執書人語良久。

八月三日夕，夢忽有一人弊衣長形容，從一小兒來，如徇簫，簫作嘯旨，謂如今徇嘯賣物人也。坐與玉斧語，乃說上道事，斧仍驚愕，更危坐，須臾將進內戶，大論上道，顧小兒，莫令人見我外鼓，斧問樂耶？謂鈞天廣樂上清之曲也。云不來，欲得可取之爾，君自當得鈞樂。因問鈞樂幾人，答曰：十人一鈞，大法乃至於萬，不知道至十萬，仍覺復眠。又夢見卷書，見玉斧書先舒，惟見後是王君事，似四輔傳盡共在上，多論王君學道時見語。學道歷年事，自可須二三年間邪，意甚敬，此人未得拜，便覺，末見主簿亦在坐。

泰和元年八月三十日夕，夢得一帙，有四小卷書，云是神母書，或云是傳，皆以青細布為秩，秩兩頭紅色，書皆是素，時先生亦在間，又為玉斧書此傳上篇於戶外壁辟方素上，其字似符，或如獸像，帙布亦不正似布，謹記。先生即楊君也。

泰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夕，玉斧夢，行見天上白雲彌滿纏合，甚下而不高，仰望雲間，時有空處，狀如山穴。東行數步，覺東北有大道，便順道行，得一深室，或如石室，白炁從室中出，又似水鬱勃，來冠玉斧身。時急坐，亦不恐，向炁忽散，見室裏有牀席器物殊整潔，意中自謂是靈人所住止處，仍向室拜，叩頭訖，請乞。室內有一穴，玉斧復從此前進，穴內甚急小，不得前，意復更欲進，忽見一人在室外，語玉斧未可進，尋當得前，乃向此人再拜揖而退。又見送至道上，說玉斧應受書之言，極殷勤委曲，當勤存南真夫人，使三人送玉斧，令通板橋。初出，又見犢車中有二露頭年少，與向人言笑，未至所住便覺。欣願靈悟如夢之告，謹以記之。

右七條，並緣自疏記夢事，于時區區之心，亦與隱居今日何異。

三月八日拜疏，玉斧言，鄭恨還，奉敕，尊猶患飲痛不除，違遠竦息陰騰，願今餐食無恙，即日此蒙恩，牙近至此，便西願早至，謹及啟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尊欲得六甲符，似在句容牙處，斧都不以書來山中，願就牙器中料，謹啟。此六甲符，非靈飛也，當是在右玄錄也。

玉斧言：承近三日會流盃，尊亦作詩，後信願寄還，謹啟。

鹽茗即至，願賜檳榔，斧常須食，謹啟。恒須茗及檳榔，亦是多痰飲意，故云可數沐浴，濯水疾之痕也。此書體重小異。今世呼父為尊，於理乃好，昔時儀多如此也。

四月十七日拜疏，玉斧言：漸熱，不審尊體動靜何如，願飲漸覺除，違遠

樵竦，急假願行出，即日此蒙恩，謹及啟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有檳榔願賜，今暫倩徐沈出，至便反，謹啟。

四月十八日拜疏，玉斧言：昨徐沈啟願即至，漸熱，不審尊體康和，飲漸覺除，違遠戀煉，牙如常，揆時得出，斧粗蒙恩，謹及馮令史啟疏，玉斧再拜。揆是庶長兄也。

四月二十一日拜疏，玉斧言：陰熱，不審尊體動靜何如，飲覺蒙恩，陳輝來尊，今日當至斧近齋，唯尊來，餘人難相見，願道路安穩，小史在戶內，使不欲經遠，或淹，謹及陳輝啟疏，玉斧再拜。此亦明真齋，惟在斷外人避淹而已，小史當是其名，而猶進小兒於室內使者，貴勝人自不能躬親猥碎也。

玉斧言：揆、牙亦得暫還此，安穩。謹啟。

四月二十三日拜疏，玉斧言：奉敕昨夜至，慰馳煉熱，願尊體餐食無恙，未得侍見，戀慕旦陳，滕啟疏願已至，謹及啟疏，玉斧再拜。玉斧言：楊舍人弟病委頓，為懸耿想行當佳，謹啟。前楊書云老母，今此云弟，唯兩事顯耳，其餘親族皆莫之聞。

四月二十八日拜疏，玉斧言：昨奉敕，慰煉息陰炁，願尊體無恙，飲覺除違樵竦，謹及啟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錢即與母主，此間都無復密付二升餘，華新參得少許，願分之，亦長在中，謹啟。山家貧儉，亦殊為契闊、華新婦即牙妻也。

五月四日拜疏，玉斧言：節至增感思，濕熱，不審尊體動靜何如？飲猶未除，違遠竦灼，服散微得飲水，猶是得益，願彼大小無恙，尊五日當下，願必果，謹遣扶南啟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陳鹿至，尊賜脯及蒸葱，即至帝都，已還東，甚得，失四字，謹啟。從二十三日來，凡三書，長史並似在縣下家中時也。

玉斧言：承舍人下恐過句容，未進此湛家，穀猶未熟，今遣朱生出參，願尊即令口生反得穀，願為都作米，此無可舂者，若至便當就合，恐藥草燥，得米下船，乃可採草，謹啟。

玉斧言：此間釜小，可正一斛，不與甑相宜，又上稻應得釜用，都有大釜容二斛已上者，願與諸藥俱致，無見可否，足借斧當於懸下。少一行十許字。謹啟。此求米及大釜，皆是作訊飯所須也，云穀未熟，當在九月中，此一書長史在都下。

右八條，掾在山與答父書。于時長史在都及縣下也。

右此並掾在世間所記事，及書有存錄者，訖此。又有與真靈辭，具在前篇。

真誥卷之十八竟

#1『又』疑當作『右』。

真誥卷之十九

金闕右卿司命蓬萊都水監梁國師貞白真人華陽隱居陶弘景造

翼真檢第一

真誥敘錄

真誥運題象第一，此卷並立辭表意，發詠暢旨，論冥數感對，自相儔會，分為四卷。

真誥甄命授第二，此卷並詮導行學，誠厲愆怠，兼曉諭分挺，炳發禍福，分為四卷。

真誥協昌期第三，此卷並修行條領，服御節度，以會用為宜，隨事顯法。

真誥稽神樞第四，此卷並區貫山水，宣叙洞宅，測真仙位業，領理所闕，分為四卷。

真誥闡幽微第五，此卷並鬼神宮府，官司氏族，明形識不滅，善惡無遺，分為二卷。

真誥握真輔第六，此卷是三君在世自所記錄，及書疏往來，非真誥之例，分為二卷。

真誥翼真檢第七。此卷是標明真緒，證質玄原，悉隱居所述，非真誥之例，分為二卷。

右真誥一蘊。其十六卷是真人所誥，四卷是在世記述。

仰尋道經上清上品，事極高真之業；佛經《妙法蓮華》，理會一乘之致；仙書《莊子內篇》，義窮玄任之境。此三道足以包括萬象，體具幽明，而並各二十卷者，當是坡璣七政，以齊八方故也。隱居所製《登真隱訣》，亦為七貫，今述此《真誥》，復成七日。五七之數，物理備矣。

夫真人之旨，不同世目，謹仰範緯候，取其義類，以三言為題。所以《莊》篇亦如此者，蓋長桑公子之微言故也，俗儒觀之，未解所以。

真誥者，真人口口之誥也。猶如佛經皆言佛說。而顧玄平謂為真迹，當言真人之手書邇也，亦可言真人之所行事邇也。若以手書為言，真人不得為隸字；若以事邊為目，則此迹不在真人爾。且書此之時，未得稱真，既於義無旨，故不宜為號。

《南嶽夫人傳》載青籙文云：歲在甲子，朔日辛亥，先農饗旦，甲寅羽水，起安啟年，經乃始傳，得道之子，當修玉文。

謹推按晉曆，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正月一日辛亥朔，曆忌，可祀先農。四日甲寅羽水，正月中炁，羽即雨也。起者興也，安者寧也，故迂隱其稱耳，如此則興寧二年正月，南真已降授楊君諸經也。今檢真授中有年月最先者

，唯三年乙丑歲六月二十一日定錄所問，從此月日相次，稍有降事。

又按中侯夫人告云：令種竹北#1字，以致繼嗣。又云：福和者，當有二子，盛德命世。尋此是簡文為相王時，以無兒所請，於是李夫人生孝武及會稽王。福和應是李夫人私名也，于時猶在卑賤。孝武崩時，年三十五，則是壬戌年生，又在甲子前二歲，如此衆真降楊已久矣。

又定錄以乙丑年六月，喻書與長史云：曾得往年三月八日書，此亦應是癸亥、甲子年中也。

又按愕綠華以升平三年降，即是己未歲，又在甲子前五年。此降雖非楊君，楊君已知見而記之也。又按乙丑歲，安妃謂楊君曰：復二十二年，明君將乘雲駕龍，北朝上清，則應以太元十一年丙戌去世，如此二十許載、辭事不少，今之所存，略有數年，尋檢首尾，百不遺一。

又按衆真未降楊之前，已令華僑通傳音意於長史，華既漏妄被黜，故復使楊令授，而華時文迹都不出世。

又按二許雖玄挺高秀，而質撓世迹，故未得接真。今所授之事，多是為許立辭，悉楊授旨，疏以未許爾，唯安妃數條是楊自所記錄。今人見題目云某日某月某君口許長史及掾某，皆謂是二許親承音旨，殊不然也。今有二許書者，並是別寫楊所示者耳。

又按掾自記云：泰和三年行某道。二錄是二年受，自三年後，無復有口。長史正書既不工，所繕寫蓋少。今一事乃有兩三本，皆是二許重寫，悉無異同，然楊諸書記都無重本。明知唯在掾間者，于今頗存，而楊間自有，杳然莫測，自楊去後六七年中，長史間迹亦悉不顯。又按今所詮綜年月，唯乙丑歲事最多，其丙寅、丁卯各數條而已。且第一卷猶可領略次第，其餘卷日月前後參差，不盡得序。

又按凡所注日月某受，多不書年，今正率其先後，以為次第，事有斷絕，亦不必皆得。又本無年月，及不注某受者，並不可知，依先闕之。

又按真授說餘人好惡者，皆是長史因楊請問，故各有所答，並密在許間，于時其人未必悉知。

又按併衿接景陽安，亦灼然顯說，凡所興有待無待諸詩，及辭瑜諷旨，皆是雲林應降嬪，僊侯事義並亦表著。而南真自是訓授之師，紫微則下教之匠，並不關儔給之例，但中侯昭靈亦似別有所在，既事未一時，故不正的的耳。其餘男真或陪從所引，或職司所任，至如二君最為領據之主，今人讀此辭事，若不悟斯理者，永不領其旨，故略標大意，宜共密之。

又按二許應修經業，既未得接真，無由見經，故南真先以授楊，然後使傳，傳則成師。所以長史與右英書云：南真哀矜，去春使經師見授洞房云云。而

二許公世典為膈，未崇禮敬，楊亦不敢自處，既違真科，故告云受經，則師乃恥之耶。然則南真是玄中之師，故楊及長史皆謂為玄師。又云疾者當啟告於玄師，不爾不差，而長史與右英及衆真書亦稱惶恐言者，此同於師儀爾，實非師也。

又按楊書中有草行，多儻躄者，皆是受旨時書，既忽遽貴略，後更追憶前語，隨復增損之也。有謹正好書者，是更復重起，以示長史耳。

又按三君手書，今既不摹，則混寫無由分別，故各注條下，若有未見真手，不知是何君書者，注云某書，又有四五異手書，未辨為同時使寫，為後人更寫，既無姓名，不證真偽，今並撰錄，注其條下，以甲乙丙丁各甄別之。

又按書字中有異手增損儻改，多是許丞及丞子所為，或招引名稱，或取會當時，並多浮妄，而顧皆不能辨，從而取之。今既非摹書，恐漸致亂，或並隨字注銘。若是真手自治，不復顯別。

又按三君手迹，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效邈法，筆力規矩，並於二王。而名不顯者，當以地微，兼為二王所抑故也。掾書乃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鋒勢，迨非人功所逮。長史章草乃能，而正書古拙，符又不巧，故不寫經也。隱居昔見張道恩善別法書，歎其神識，今睹三君跡，一字一畫，便望影懸，了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監，令有以顯悟爾。

又按三君手書，作字有異今世者，有龜龍虛華顯服寫辭闕關之例，三君同爾。其楊飛掾飛、楊我掾我、楊靈長史靈掾靈、楊真長史真、楊師掾師、楊惡，長史惡，此其自相為異者。又鬼魔字皆作摩，淨潔皆作盛潔，盛貯皆作請貯。凡大略如此，亦不可備記。恐後人以世手傳寫，必隨世改動，故標示其例，令相承謹按爾。此諸同異，悉已具載在《登真隱訣》中。

又按三君書字，有不得體者，於理乃應治易，要宜全其本跡，不可從實間改，則澆流散亂，不復固真，今並各朱郭疑字，而注其下。

又按三君多書荊州白牋，歲月積久，或首尾零落，或魚爛缺失，前人糊口，不能悉相連補，並先抄取書字，因毀除碎敗所缺之處，非復真手，雖他人充題，事由先言，今并從實綴錄，不復分析。

又按三君書有全卷者，唯道授二許寫，《鄴都宮記》是楊及掾書，并有首尾完具，事亦相類。其餘或五紙三紙，一紙一片，悉後人糊連相隨，非本家次比。今并挑扶，取其年月事類相貫，不復依如先卷。

又按衆真辭旨#2，皆有義趣，或詩或戒，互相酬配。而顧所撰真迹，枝分類別各為部卷，致語用乖越，不復可領。今並還依本事，并日月紙墨相承貫者，以為詮次。

又按起居、寶神，及明堂、夢祝，述叙諸法，十有餘條，乃多是抄經，而無正首尾，猶如日芒、日象、玄白、服霧之屬。而顧獨不撰用，致令遺逸。今并詮錄，各從其例。

又按有未見真本，復不測有無流傳，所記舛駁不類者，未敢便頓省除，皆且注所疑之意，各於條下。

又按所載洞宮及諸山仙人氏族，并欲以外書詳注出其根宗，恐大致顯泄，仰忤冥軌，唯有異同疑昧者，略標言之，其艷宮鬼官，乃可隨宜顯說。

又按此書所起，以真降為先，然後衆事繼述，真降之顯，在乎九華，而顧撰最致末卷。

又先生事邊，未近真階，尚不宜預在此部，而顧遂載王右軍父子書傳，並於事為非。今以安記第一，省除許傳，別充外書神仙之例。唯先生成仙之後與弟書一篇，留在下卷。

又長史書即是問華陽事，華陽事仍是答長史書，強分為兩部，於事相失。今依旨還為貫次。又顧所記二許年月，殊自違僻。今謹依真口檢求，又以許家譜參校，注名異同，在此卷後。

又按三君書迹，有非疏真口，或寫世間典籍，兼自記夢事，及相聞尺牘，皆不宜雜在真誥品中。既寶重筆墨，今並撰錄，共為第六一卷。顧所遺者復有數條，亦依例載上。

又真誥中凡有紫書大字者，皆隱居別抄取三君手書，經中雜事各相配類，共為證明，諸經既非聊爾可見，便於例致隔，今同出在此，則易得尋究。

又此六篇中有朱書細字者，悉隱居所注，以為誌別。其墨書紐字，猶是本文真經始末。

伏尋上清真經出世之源，始於晉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南嶽魏夫人下降，授弟子瑯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楊某，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句容許某，并弟三息上計掾某某。二許又更起寫，修行得道。凡三君手書，今見在世者，經傳大小十餘篇，多掾寫；真口四十餘卷，多楊書。瑯琊王即簡文帝在東府為相王時也。長史、掾立宅在小茅後雷平山西北。掾於宅治寫修用，以泰和五年隱化，長史以泰元元年又去。掾子黃民，時年十七，乃收集所寫經符秘籙歷歲。于時亦有數卷散出，在諸親通間，今句容所得者是也。

元興三年，京畿紛亂，黃民乃奉經入剡，長史父昔為剡縣令，甚有德惠，長史大兄亦又在剡居，是故投憩焉。為東闡馬朗家所供養。朗一名溫公。朗同堂弟名罕，共相周給。時人咸知許先生得道，又祖父亦有名稱，多加宗敬。錢塘杜道鞠，即居士京產之父。道業富盛，數相招致。于時諸人並未知尋閱經法，止稟奉而已。

至義熙#3中，魯國孔默崇信道教，為晉安太守，罷職還至錢塘，聞有許郎先人得道，經書具存，乃往詣許。許不與相見，孔膝行稽顙，積有旬月，兼獻奉殷勤，用情甚至，許不獲已，始乃傳之。孔仍令晉安郡吏王興繕寫。興善有心，尚又能書畫，故以委之。孔還都，唯寶錄而已，竟未修用。元嘉中，復為廣州刺史。及亡後，其子熙先，休先，才學敏贍，竊取看覽。見《大洞真經》說云：誦之萬遍，則能得仙。大致譏誚，殊謂不然，以為仙道必須丹藥鍊形乃可超舉，豈有空積聲詠以致羽服、兼有諸道人助毀其法，或謂不宜蓄此，因一時焚蕩，無復孑遺。此當是冥意不欲使流傳於外世故也。後熙先等復與范曄同謀，被誅也。王興先為孔寫，輒復私繕一通。後將還東修學，始濟浙江，便遇風淪漂，唯有黃庭一篇得存。興乃自加切責，仍住剡山，稍就讀誦，山靈即火燒其屋，又於露壇研詠，俄頃驟雨，紙墨霑壞，遍數遂不得畢。興深知罪譴，杜絕人倫，唯書曆日，買糧以續烝命。其子道泰，為晉安船官督，資產豐富，數來拜獻，兼以二奴奉給，興一無留納，而終乎剡山。於是孔、王所寫真經二本，前後皆滅，遂不行世。此當是興先不師受，妄竊寫用，所致如此也。

復有王靈期者，才思綺拔，志規敷道，見葛巢甫造構《靈寶》，風教大行，深所忿嫉。於是詣許丞求受上經，丞不相允。王凍露霜雪，幾至性命，許感其誠到，遂復授之。王得經欣躍，退還尋究，知至法不可宣行，要言難以顯泄，乃竊加損益，盛其藻麗，依王魏諸傳題目，張開造制，以備其錄，并增重詭信，崇貴其道，凡五十餘篇。趁競之徒，聞其豐博，互來宗稟，傳寫既廣，枝葉繁雜，新舊渾淆，未易甄別，自非已見真經，實難證辨。其點綴手本，頗有漏出，即今猶存。又朱先生僧標，學增褚公伯玉，語云：天下才情人故自絕羣，吾與王靈期同船發都，至頓破崗棗竟，便已作得兩卷上經，實自可訝。自靈期已前，上經已往往舛雜。弘農楊洗隆，安和四年庚子歲，於海陵再遇隱盟上經二十餘篇，有數卷非真。其云尋經已來一十二年，此則楊君去後便以動作，故靈寶經中得取以相糅，非都是靈期造製，但所造製者自多耳。今世中相傳流布，京師及江東數郡，略無人不有，但江外尚未多爾。此當是道法應宣，而真妙不可廣布，故令王造行此意也。王既獨擅新奇，舉世崇奉，遂託云真授，非復先本。許見卷褻華廣，詭信豐厚，門徒殷盛，金帛充積，亦復莫測其然，乃鄙閉自有之書，而更就王求寫。於是合邇俱宣，同聲相讚，故致許王齊轡，真偽比蹤，承流向風，千里而至。後又有菜買者，亦從許受得此十數卷，頗兼真本，分張傳受，其迹不復具存。菜買善行下道之教，於上經不甚流傳也。馬朗既見許所傳王經卷目增多，復欲更受，營理詭信，克日當度，忽夢見有一玉碗從天來下，墜地破碎，覺而發疑，云此經當在天為寶，下地不復堪用，於是便停。論馬朗雖不修學，而寶奉精至，夢既不凡，解之又善，亦應是得道人

元嘉六年，許丞欲移歸錢塘，乃封其先真經一廚子，且付馬朗淨室之中，語朗云：此經並是先靈之迹，唯須我自來取，縱有書信，慎勿與之。乃分持經傳及雜書十數卷自隨，來至杜家。停數月，疾患，慮恐不差，遣人取經。朗既惜書，兼執先旨，近親受教敕，豈敢輕付，遂不與信我。而許便過世，所賚者因留杜間，即今世上諸經書悉是也。許丞長子榮弟，迎喪還鄉，服闋後上剡，就馬求經。馬善料理，不與其經，許既暫戢，不復苦索，仍停剡住。因又以靈期之經，教授唱言，並寫真本，又皆注經後云：某年某月某真人授許遠遊。于時世人多知先生服食入山得道，而不究長史父子事邇故也。人亦初無疑悟者。經涉數年中，唯就馬得兩三卷真經，頗亦宣泄。今王惠朗諸人所得者是也。元嘉十二年仍於剡亡，因葬白山。榮弟在剡，大縱淫侈，都不以經學為意，所以何公在馬家，快得尋寫。馬朗、馬罕敬事經寶，有過君父，恒使有心奴子二人，一名白首，一名平頭。常侍直香火，洒掃拂拭。每有神光靈炁見於室宇，朗妻頗能通見，云數有青衣玉女，空中去來，狀如飛鳥。馬家遂致富盛，盜產巨萬，年老命終。朗子洪、洪弟真、罕子智等，猶共遵向。末年事佛，乃弛廢之爾。此當是經運應出所致也。

山陰何道敬，志向專素，頗工書畫，少遊剡山，為馬家所供侍，經書法事，皆以委之。見此符跡炳煥，異於世文，以元嘉十一年稍就摹寫。馬罕既在別宅，兼令何為起數篇，所以二錄合本，仍留罕間。何後多換取真書，出還剡東墅青壇山住，乃記說真經之事，可有兩三紙。但何性鄙滯，不能精修高業，後多致散失，猶餘數卷，今在其女弟子始豐後堂山張玉景間。何常以彭素為事，質又野朴。顧居士聞其得經，故往詣尋請，正遇見荷鋤外還，顧謂是奴僕，因問何公在否，何答不知，於是還裏，永不相見。顧留停累日，謂苦備至，遂不接之。時人咸以何鄙恥不除，而失知人之會也。何既分將經去，又泄說其意，馬朗忿恨，乃洋銅灌廚籬，約敕家人，不得復開。大明七年，三吳飢饉，剡縣得熟。樓居士惠明者，先以在剡，乃復攜女師鹽官鍾義山眷屬數人，就食此境。樓既善於章符，五行宿命，亦皆開解，馬洪又復宗事，出入堂靜，備說經廚。先已見何所記，意甚貪樂，而有鑄嚴固，觀覽無方。景和元年乃出都，令嘉興爰季真啟敕封取。景和既猖狂，樓謂上經不可出世，乃料簡取真經、真傳及雜口十餘篇，乃留置鍾間，唯以豁落符及真口二十許小篇，并何公所摹二錄等，將至都。爰即以呈景和，於華林暫開，仍以付後堂道士。泰#4始初，爰乃啟將出私解#5。

陸修靜南下立崇虛館，又取在館，陸亡隨還廬山。徐叔標後將下都，及徐亡，仍在陸兄子瓌文間。此中有三君所書真受，後人糊連裝口，分為二十四篇

。建元三年，敕董仲民往廬山營功德，董欲求神異，徐因分楊書一篇為兩篇與董，還上高帝，高帝以付五經典書戴慶，戴慶出外，扔將自隨。徐因亡後，弟子李果之又取一篇及豁以去，所餘惟二十，一篇，悉以還封昭臺也。

樓從都還，仍柱剡，就鍾求先所田真經，鍾不以還之，乃就起寫，久久方得數篇，既與馬洪為恨，移歸東陽長山，馬後遂來潛取，而誤得他經。樓中時似復有所零落，今猶應一兩篇在。其二卷已還封昭臺。

真誥卷之十九竟

#1『北』，原誤作『比』。

#2『旨』，原誤作『百』。

#3『義熙』，原誤作『義義』。

#4『泰』字原誤作『秦』。

#5『解』字疑當作『察』。

真誥卷之二十

金闕右卿司命蓬萊都水鹽梁國師貞白真人華陽隱居陶弘景造

翼真檢第二

孔璨賤時，杜居士京產將諸經書，往剡南墅大墟住，始與顧歡、戚景玄、朱僧標等數人，共相料視。顧先已寫在樓間經，粗識真書，於是分別選出。凡有經傳四五卷，真口七八篇，今猶在杜家。其經三真並真口，已還封昭臺。宋大明末，有戴法興兄延興作剡縣，亦好道，及吳興天目山諸玄秀，並頗得寫杜經。樓從弟道濟，及法真，鍾興女傅光，並得寫樓鍾間經，亦互相通涉，雖各摹符，而殊多麤略，唯加意潤色，滑澤取好，了無復規矩鋒勢，寫經又多浮謬。至庚午歲，隱居入東陽，道諸晚學者，漸效為精。山陰潘文盛，錢塘杜高士、義興蔣弘素、句容許靈真，並是能者，時人今知摹二王法書，而永不悟摹真經。經正起隱居手爾，亦不必皆須郭填，但一筆就畫勢力，殆不異真，至於符無大小，故宜皆應郭填也。泰#1始四年，終於剡，移還始寧昭山。馬智晚為衆僧所說，改事佛法，悉以道經數十卷，送與鍾，皆是何公先為其父寫者，亦有王靈期雜經，唯四五篇并真口，六七篇是真手，不關樓所得者。其經二卷，此真口等，悉已還封昭臺。鍾亡後所餘亡，應在兄女及戚景玄處。

昔有陳雷者，東陽人，是許長史門附，謹敬有心，長史常使典看經書，頗加訓授，其亦換有所寫，兼得長史自步七元星圖。長史去後，因還東陽。義熙十三年，與東陽太守任城魏欣之兄子，二人共合丹，丹成，三人前後服，服皆有神異，託邇暫死，化遁而去。雷有孫名某，號為長樂，今居永康橫江橋北。菁山道士樊仙亦頗就得所寫經書，但步圖猶在其處，今所服用，即是其本。

自此前凡諸經書在處者，其篇數並別有目錄。若止零牒一兩篇者，今復顯

題卷目如後：

楊書《靈寶五符》一卷，本在句容葛榮間。泰始某年，葛以示陸先生。陸既敷述《真文赤書》、《人鳥五符》等，教授施行已廣，不欲復顯出奇邇，因以絹物與葛請取，甚加隱閉。顧公聞而苦求一看，遂不令見，唯以傳東陽孫遊嶽，及女弟子梅令文。陸亡，亦隨還廬山。徐叔標後將出，徐亡，乃在陸瓌文間。已還封昭臺。

楊書《王君傳》一卷，本在句容葛永真間，中又在王文清家，後屬茅山道士葛景仙。已還封昭臺。

掾書《飛步經》一卷，本在句容嚴虬家。大明七年，饑荒少糧，其里王文清以錢食與嚴，求得之，因在王家。已還封昭臺。

掾書西嶽公禁山符，楊書中黃制虎豹符，凡二短卷，本上虞吳曇拔所得許丞一瓠雜道書，吳以此二卷與褚先生伯玉，伯玉居南霍，遊行諸山，恒帶自隨。褚亡，留在弟子朱僧標間，後褚弟五弟之孫名仲儼，又就朱取之。已還封昭臺。吳曇拔者，上虞且靡人，頗有才致，初為道士，許丞以一瓠書，皆三君小小要用雜訣，以與之，其後事佛出家，悉分散乞人都盡，後又罷佛還俗，遂留者而終，諸書訣並未測所在。

掾書太素五神二十四神，并迴元隱道經一卷，及八素陰陽歌一卷，並東陽章靈民先出都遇得之。章于時未識真書，唯言是道家常經而已，歸東陽以示顧。顧不即向道，仍留之，分迴元為二卷。章後既知，方就求得，今在章間，其二景歌一卷，章已與孫公。已還封昭臺。章云于時又有曲素、金真、金華等數卷，魚爛穿壞，既未悟其真手，不知擋錄，惟寫取文字而已，經本悉埋藏之也。

掾書所佩列紀黃素書一短卷，本許丞以與弟子蘇道會，道會以授上虞何法仁，法仁以傳朱僧標，僧標以奉鍾法師，樓居士見而求取，今猶應在樓間。

掾抄魏傳中《黃庭經》，并復真授數紙，先在剡山王惠朗間，王亡後，今應是其女弟子及同學章靈民處。

永興有一姓解家者，昔亦經供養許郎，又得小小雜書，後菁山女道士樊妙羅，因緣得其楊書艷宮事一卷。樊亡，在其女弟子沈偶間，沈又以與四明山孔總。已還封昭臺。解家所餘，今絕蹤迹。又聞山陰及錢塘數家，皆有古經，恐脫雜真書，從來遂未獲尋檢，想好學挺分之子，可殷勤求之，脫有所得見，使一睹則瓊礫辨矣。又魏夫人小息還為會稽時，携夫人中箱法衣，并有經書，自隨供養，後仍留山陰，于今尚在，未獲尋求之。

真胄世譜

此是今日伸述，故可稱真胄。

謹按許長史六世祖名光，字少張，即司徒許敬之第五子也。靈帝時，兄訓及訓子相，並儻附闔人貴盛，光懼患及，以中平二年乙丑歲來渡江，居丹陽之句容縣都鄉吉楊里。後值吳初，事為光祿勳，今許光祿墓是也。則肇時猶居汝南平輿。顧云句容子阿，謬矣。

《真誥》云：長史七世祖肇，字子阿，有振惠之功。今檢譜，七世祖名敬，字鴻卿，後漢安帝時為光祿，順帝永建元年拜司徒，名字與《真誥》不同，未詳所以舛異。安帝永初二年三年大饑，斗米二千文，人相食。若所救活四百八人，必應在此時也。應邵《漢官儀》載崔緩表云：許敬年且百歲，猶居相位。如此非唯陰德遠流後胤，交目#2陽功著世，所以年永身安，位至台鼎，子訓孫相，並為三公，光來過江，奕世丕承，遂至神仙。蜀司徒許靖，字文休，是長史六世族祖。漢徵士許助，字子將，是五世族祖。吳丞相許晏，字孝然，四世族祖。并同承十一世祖，光武時許交州，後交相子，名聖卿。許姓本出炎帝時姜氏，至周武王封許叔於許，今豫州許昌也，至周敬王十五年，為鄭所滅，徙居山陽昌邑，因國為姓，至交州乃移於汝南平輿也。

敬父名專，公府掾。

敬第五子名光，字少張，尚書郎鉅鹿太守少府卿。過江，值吳初為光祿勳。妻戴氏，同葬今句容安成里。墓為剏造之始，縣人傳呼云許光祿墓，今墳碑顯然，並甲向。

光第二子名闕，字季優，有才學，吳尚書郎長水校尉。妻戴氏，同葬墓次。

闕第三子名休，字文烈，優遊道素，高尚其氣，州辟別駕不就。前妻晉陵華氏，後妻同縣葛氏，侍中葛相女，同葬墓次。

休長子名尚，字元甫，有才學令聞，吳鳳凰三年為中書郎，年五十七。妻同郡陶氏，即荊州刺史陶潛女，同葬墓次。

尚第二子名副，字仲先，庶生，即長史之父也。淳和美懿，州郡所稱，為晉元帝安東叅軍，又征北叅軍，帶下那太守。後為寧朔將軍，與孔坦討沈充，封西城縣侯，出為剡令，有風化，與謝弈兄弟周旋。值蘇峻亂，又携親族往剡，事平還拜奉車都尉，年七十七亡。前妻晉陵華氏，名轉，御史中丞華琦妹也。後妻應氏，名來子，竟陵太守應彥徽女，同葬縣北大墓也。

副有八男，第一奮，一名守，字孝方，庶生，有文武才望，出繼叔父朝，為何次道參軍，後為所後弟夷吾所譖，康帝誅之，年三十六。妻王氏，墓葬縣北大墓。有曾孫昔之，位至三府。

第二炤，字行明，正生，承嫡襲封，通濟有當世局度，亦為何次道參軍，南臺侍御史，淮陵太守，年七十一亡。妻游氏，別葬縣東合留村。

第三群，字太和，正生，明爽有才幹，為虞譚叅軍，年四十四亡。妻歷陽邵氏，同葬縣北大墓。

第四邁，即先生也。

第五某，即長史也，并同正生，別記在後。

第六茂玄，庶生，早亡。母姓陳也。

第七權，字義玄，小名嗣伯，庶生，母姓朱也。出後伯父捷，梗有大度，好學，出為桓溫揚州從事，謝安衛軍叅軍，隨謝玄討苻堅有功，封都鄉侯，尚書蒼部駕部郎、正員郎通直常侍。後患風不能言，隆安二年亡，年七十。妻宣城紀氏，同葬縣北大墓。

第八靈寶，庶生，早亡。母亦姓陳。

副有四女。長女名姜，正生，早亡。第二女名娥皇，正生，出適同郡建康令黃演。第三女名修容，庶生，母姓張，出適安固令晉陵弘升。第四女名暉容，與權同生，出適同郡紀詮也。

副弟名朝，字楊先，勇猛以氣俠聞，歷為襄陽、新野、南陽、潯陽太守，後與甘卓謀討王敦，事覺，卓死，朝自裁，年五十三。還葬縣北大墓，妻葛悌女，抱扑姊也。初養奮，後自生夷吾高子，并又亡，無後。

先生名邁，字叔玄，小名映，清虛懷道，遐棲世外，故自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周旋，子猷乃修在三之敬。按手書授六甲陰陽符云：永昌元年年二十三歲。則是永康元年庚申歲生也。而譜云：永和四年秋，絕迹於臨安西山，年四十八。此則永寧元年辛酉生，為少一年，今以自記為正，絕迹時年四十九矣。娶吳郡孫宏字彥達女，即驃騎秀之孫，既離好，無子歸宗。先生得道事迹在第二卷中，定錄所喻被試事，已具載焉。

長史名謐，字思玄，一名穆。正生，少知名儒雅，清素博學，有才章，簡文皇帝久垂俗表之顧，與時賢多所儔結。少仕郡主簿功曹史，王導、蔡謨、臨川辟從事，不赴。選補太學博士，出為餘姚令，入為尚書郎，郡中正，護軍長史，給事中，散騎常侍。雖外混俗務，而內修真學，密授教記，遵行上道，挺分所得，乃為上清真人。爵登侯伯，位編卿司，治仙佐治，助聖牧民。按泰和二年丁卯歲司命所告云：丙子年當去，時年七十二。此則永興二年乙丑生，太元元年去也。而譜云：孝武寧康元年去世，年七十一。此為泰安二年癸亥生，為多二年，今以真為正。顧云寧康元年七十二，又非也。

妻同郡陶威女，名科斗，興寧中亡，即入易遷宮受學。同葬縣西北二里舊墓。

長史三男一女，長男名剛，小名揆，庶生，郡公曹，妻劉氏。少子名鳳遊，郡主簿。鳳遊子道伏，字明之。明之少子靜泰，字元寶，為海平縣令。久居

會稽禹井山，頗遵承家法，傳受經書，皆摹寫而已。靜泰妻同郡葛氏。唯有一子名靈真，戊午生，今猶在會稽，亦敦尚道業，善能符書。自長史後，唯有此六世孫一人而已。

中男名聯，字元暉，少名虎牙，正生，敦厚信向。郡主簿功曹。謝安為護軍，又引為功曹，除永康令，衛尉丞，晉康太守，不之官，又為輔國司馬。安帝元興三年於家去世，年六十八，則成帝咸康三年丁酉歲生也。顧云咸和三年生，亦大謬。妻晉陵華琦孫，名子容。同葬江乘界新安里中。子赤孫，字玄真，篤實和隱，郡主簿功曹，年七十四亡。有四子及孫，並早亡，今無後也。

小男名翮，字道翔，小名玉斧，正生。幼有珪軍標挺，長史器異之，郡舉上計掾主簿，並不赴。清秀瑩潔，糠粃塵務，居雷平山下，修業勤精，恒願早遊洞室，不欲火停人世，遂詣北洞告終，即居方隅山洞方原館中，常去來四平方臺。故《真誥》云：幽人在世時，心常樂居焉。又楊君與長史書亦云：不審方隅山中幽人，為已設坐於易遷戶中未，亡後十六年，當度往東華，受書為上清仙公，上相帝晨。譜云年三十，而不記去歲。按二錄，泰和二年丁卯，時年二十七，則是咸寧七年辛卯生也。顧云咸和六年生，又云司徒辟掾，皆為非實。自泰和三年已後，無復蹤迹，依譜年三十，即是庚午年去世。又《真誥》云從張鎮南之夜解，而未審張解之法。《耆老傳》云：掾乃在北洞北石壇上，燒香禮拜，因伏而不起，明旦視形如生。此壇今猶存歷然，則是故求隱化，早絕世塵也，事別在第二卷中。妻建康令黃演女，即姑娥皇之子，名敬儀，生黃民，乃遣還家，後離絕，又出適宛陵令戴耆之長史。一女名素薰，庶生。出適越騎校尉晉陵華瑛子名廣。

掾子黃民^{#3}，字玄文，升平五年辛酉生，時掾年二十一。仕郡主簿，察孝廉，司農丞，南蠻叅軍，臨沮令，宋元嘉六年亡，年六十九。妻西陽令葛萬安女。葛安是抱朴子第二兄孫也。

黃民長子榮第，一名預之，宋元嘉十二年亡，不知年幾。有女名道育，隆安元年丁酉生，宋孝建元元年甲午歲，於剡任埭山亡。世謂之許大娘，卧尸石壙不殯。常有芳香之氣。

黃民小子名慶，宋泰始五年己酉歲，亦於剡任埭山亡，不知年幾。有女名神兒，一名瓊輝，元嘉六年己巳生，齊永明四年丙寅歲亡。世謂許小娘，東關道士多有識者。

右所承長史後如此，今唯有揆玄孫靈真而已。

楊君名羲，成帝咸和五年庚寅歲九月生，本似是吳人，來居句容，真降時猶有母及弟。君為人潔白，美姿容，善言笑，工書畫。少好學讀書，該涉經史，性淵懿沉厚。幼有通靈之鑒，與先生、長史年並懸殊，而早結神明之交。長

史薦之相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迹出。顧云是簡文師，或云博士。楊乃小簡文十歲，皆恐非實也。按《真誥》云，應以太元十一年丙戌去。又云：苦不奈風火，可修劍解之道，作告終之術。如此恐以早逝，不必丙戌也。得真職任，略如九華所言，當輔佐東華，為司命之任，董司吳越神靈人鬼，一皆關攝之。楊先以永和五年己酉歲，受中黃制虎豹符，六年庚戌又就魏夫人長子劉璞受靈寶五符，時年二十一。興寧三年乙丑歲衆真降口，年三十六。真降之所無正定處，或在京都，或在家舍，或在山館，山館猶是雷平山許長史廡，楊恒數來就掾，非自山居也。

右楊君事大略如此，須傳出更記。

按《真誥》中，有云鳳巢高木，素衣衫然者，配況長史名也；曾參出田云云者，離合長史字也；許仙侯、許卿者，得真位也；給事、常侍者，在世官也。

有云許朝者，即長史叔南陽也。

有云寅獸白齒者，是虎牙也。亦直云寅獸者，亦云寅客，亦云許虎許牙也。許主簿者，牙位也，華新婦者，牙妻也。似云名厚，即所謂許厚。華侯華書吏者，牙婦弟也。

有云瓊刃者，譬訓掾小名也。即青錄所載若鋒者矣。企望人飛云云者，即離合掾官名也。

有云許純子，似是揆小名也。

有云易遷夫人及斗者，即掾母陶科也。

有云勿憂嗣伯之詭者，即長史弟#4小名也。

有云來子雖善於爾者，即長史後母也。

有云當奈張者何者，即長史父妾也。

有云黃娥者，即長史娥#5，掾婦母也，出適黃家，故曰黃娥，本名娥皇。

有云演小子耳者，即娥皇婿黃演也。

有云赤孫者，即虎牙兒也。

登升者三人。先生、長史、掾也。

度世者五人。虎牙、黃民、榮弟、大娘、小娘。尋虎牙云遂得不死，過度壬辰，必是度世之限，其餘無迹顯出。黃民傳奉經業，道育亡有異微，恐或預例其二人，亦可更在後世子孫，若必以七世為限，則靈真之子，寔鍾斯慶。

長史婦陶威女，雖入易遷，恐此自承陶家福耳，不必關許氏五人之數也。

有云李東者，許家常所使祭酒，先生亦師之，家在曲阿東，受天師吉陽治左領神祭酒。

華僑者，晉陵冠族，世事俗禱。僑初頗通神鬼，常夢共同饗醮，每爾輒靜

寐不覺，醒則醉吐狼藉，俗神恒使其舉才用人，前後十數，若有稽違，便坐之為譴。僑忿患，遂入道，於鬼事得息，漸漸真仙來游，始亦止是夢，積年乃夜半形見裴清靈、周紫陽至，皆使通傳旨意於長史，而僑性輕躁，多漏說冥旨，被責，仍以楊君代之。僑後為江城縣令，家因居焉，今江乘諸華，皆其苗裔也。華與許氏有婚親，故長史書與裴君，殷勤相請也。若如前篇中有保命所告，則僑被罪也，今世中《周紫陽傳》，即是僑所造，故與《真誥》為相連也。

真誥卷之二十竟

- #1『泰』字原誤作『秦』。
- #2『目』字當作『目』。
- #3『黃民』，原誤作『黃名』。
- #4『弟』字原誤作『第』。
- #5『娥』字上當有『姊』或『妹』字。